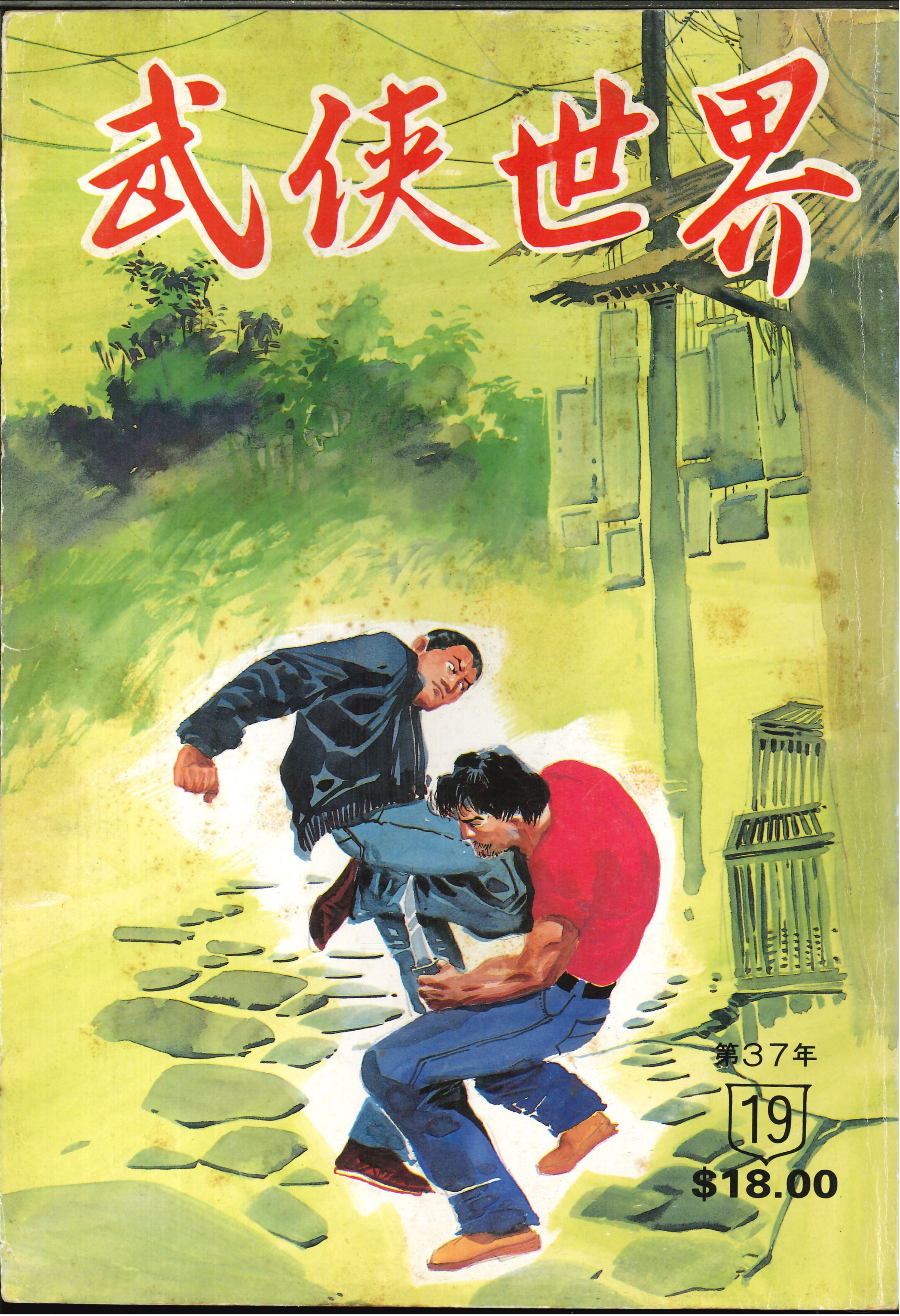


武侠世界
第37年
19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著的「銀行大盜」。李靜乃某銀行的保安部主任，銀行出現僞咭、僞鈔，他與助手梁智明能否破獲？「支票輪盤」又是怎麼一回事？且看誰是眞正的大盜……

* * *

本刊調整價格啓事：敬愛的廣大讀者，三十七年來多蒙您們支持與擁護，使本刊得以創刊至今，爲避免成本上漲導致停刊，使您們驟然失去心愛的讀物，本刊由第二十期起(七月十日發行)，調整每本售價港幣式拾元正，以維持繼續出版，耑此坦誠相告，望諒宥出版者之苦衷。

* * *

今期所刊辛彥五先生撰著的中篇故事「霸王刀」，故事詼諧明快，堪與本刊諸多篇精采絕倫的故事媲美，再獻給讀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紅塵猛將」「黃山五絕」「鬼影」等琳瑯滿目的小說，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51.00
	一年港幣	$1,10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19.00
	一年港幣	$1,23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3.00
	一年港幣	$1,425.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9.13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19期
(總號187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銀行大盗

現代都市奇情俠義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出現僞咭　損失慘重

一輛小車在香港皇后大道上飛馳。

這時是九時十五分。

小車一直向皇后大道中段的華隆銀行駛去。

駕車的人，是華隆銀行的保安部主任，他叫李靜，是一位三十出頭的精壯的漢子。

李靜的父親是華隆銀行會計部主任，跟隨華隆銀行董事長李正隆打天下的老臣子，他父親不幸去世後，李靜才出任保安部主任。

李靜站在銀行的側門，搜索着他應該見到的暗號。終於，他在一個小窗口的窗台上，發現一張淡綠色的紙咭片。

這張綠色咭片，是銀行值夜更的保安員在五分鐘前放上去的，綠色猶如交通燈的綠燈，表示平安無事，可以通行無阻；如是紅色，就表示內有異常情況，掌銀行門匙的人不但不會啓鎖進內，反而會立刻悄然退出，報警求助。

李靜拾起這張綠色咭片，就毅然地打開側門，走了進去。

李靜走到一個靠牆的小方格前，小方格內裝有暗掣，他依照一長二短重覆兩次的規律捺下，暗號就直通向銀行的保安總部。

保安總部的夜間駐守保安員，接到訊號，才可以確證進入的人是安全人物，於是便把銀行各處的警報系統，由「警戒」轉爲「觀察」。從這一刻開始，任何人踏進銀行，他的形像便立刻傳到保安總部的螢光幕前。

類似的警戒分佈在銀行大廈各處，在這種嚴密的監察下，就算被劫匪挾持作人質，只須站着不動，便是最佳的報警方法。因爲只要訊號稍有不對，幾分鐘內銀行就會被警方重重包圍。無論任何人，就算銀行的董事長本人，亦須循此規矩，絕無例外。

這副嚴密的保安防盜系統，是李靜當面向銀行董事長李正隆提議，獲採納後親自設計監造的。李靜雖然僅是中學畢業，但自小喜歡研究電腦，這偌大一副電腦系統，居然被他獨創成功。或許，他正是憑這一手，自然還有一點極秘密的人事關係，他才被華隆銀行董事長李正隆信任，出任銀行保安部主任的要職。

這時，李靜已確信銀行一切平安無恙，因對自己設計的這副寶貝系統的滿意，李靜咧嘴一笑，露出兩隻雪白的老虎牙，這使他就算在微笑也透出一絲森森的煞氣。

片刻後，銀行的各部職員也陸續進來。

「早上好，李主任！」

第一個走進來打招呼的，是信用咭部主任畢之榮。畢之榮待人接物非常得體，行事上上下下，經常都可以聽到他打招呼、問好、探問的聲音，而且是帶有女性化陰柔聲調。據說他還與董事長帶有一點親戚關係。

「早上好！」李靜淡淡的應了一句，當畢之榮擦着他身邊走過時，一股濃烈的香水味嗆得他直皺眉頭，因此忍不住補了一句：「少有呀，今天你是第一個，畢主任！」

畢之榮驀地停住腳步，他明明聽出對方話中隱隱的譏諷，卻毫不爲意，反而更輕柔的扭頭甜蜜的一笑道：「呵呵，所以呀，我要向李主任你看齊哩！」說了這一句，他就輕鬆而迅速的向營業大廳上面閣樓信用咭部走去。

李靜莫名其妙的苦笑一下，他望一望畢之榮的背影，這人太完美了，就算他出於職業習慣的挑剔眼光，亦瞧不出他有丁點的瑕疵，但這世上難道眞有完人麼？李靜下意識的想，但他尋不出答案。

一會後，銀行的職員便到齊了。按照規矩，這是銀行開門營業的最後五分鐘。營業部的職員在保安部的嚴密監視下到銀行的保險庫，由保險庫主管向各人分發經嚴格核對的小錢箱，這通常是一至五萬的數目，職員領到這小錢箱，從這一刻開始，便得對這小錢箱的收

支賬目負上絕對的責任，自然其中有千分之五的允許損耗，但超出這個損失界限，責任便須各人自負。

五分鐘後，一切準備就緒，銀行的大門就打開了，這是一道電子自動大門，每有客人走近，經電子系統的攝影，大門才自動蕩開。

對李靜來說，一天工作最緊張的時刻就這麼平穩的過去了。李靜暗地鬆了口氣，他這時可以斷定了，一切平安無事。

李靜不禁得意的掃了四周一眼。

這時營業大廳的客人已漸多，在儲蓄部的各個窗口前，客人甚至要排起隊來輪候。一些等得不耐煩的人，便乾脆坐在大廳正中兩排長長的軟皮梳發椅上，疊起腿、點着煙、吞吐着雲霧等着：「XXX，請到七號窗！」大廳中，不時響起銀行女職員親切清脆的呼喚，客人聽來，就好像自己的情人在耳邊呼喚。

「這該是銀行最美妙的時刻吧！」

李靜微微一笑，盡力確保這美妙的景象，他認爲這是他應盡的本份。

帶着這輕鬆愉快的心情，李靜返回他的保安部。他在這間舒適的辦公室呆的時間不會超出十分鐘，因爲很快他就會從這兒失踪，要找

他的話，最好就是去銀行最亂而又最忙的地方找，用李靜的話說，也就是最易被「趁火打劫」的地方，這是李靜進銀行任職多年的習慣。

但今早這慣例却不幸被打破了，因爲這時信用咭部的女職員余惠菊匆匆的推門而進。

「李主任，我有事找你，幸虧你在這裏……」

余惠菊神色倉惶的說，她白晰嬌嫩的臉蛋，因焦慮過度而泛起兩朶紅暈，那不大却有如水晶般亮的眼睛有點不知所措的眨着。

這時李靜的屁股剛剛沾上椅子，還沒來得及按開電視螢光幕查察系統，被余惠菊這一衝撞，他的手指就收回來，順便一指他面前的椅子，淡淡的說：「余小姐，請先坐下來，慢慢說！」

余惠菊迷惑的瞪着李靜，緩緩的坐下，但驀地又驚恐的直跳起來，把椅子也弄翻了，她手忙脚亂的扶起椅子，却沒再坐上去，直挺的站着就說：「李主任，我是管信用咭結賬的，但我發現特約店號寄回的信用咭有十幾張是僞造的，這可不得了啦，光這十幾項被騙盜的金額就高達港幣一百萬元，天哪，這叫我怎麼交賬？信用咭是我經手驗收的，我敢發誓那是百分之一百的眞信用咭，但忽然變成十幾張是假的，我這回是跳進黃河水也洗不清啦，李主任！」

余惠菊驚恐的雜七夾八的述說着。

李靜微笑一下：「冷靜一點，余小姐！那麼你把僞咭帶來了嗎？」李靜暗道這些年輕少女，碰上丁點迷惑的事，就嚇得花容失色，未及細辨就趕忙跑來找他，因爲他已是行上出了名的鑑證僞鈔、僞咭的專家。說實在的，他在這精細的鑑證功夫上，也着實下過一番功夫，就憑他的雙眼十指，那些僞鈔、僞咭就休想從他指縫中溜過。

「帶來了！你看看！」

余惠菊把八張信用咭在桌上平放開來：「這裏有四張是假的，四張是眞的，請你判斷一下，我但願這全部是眞的。」她猶存僥倖的說。

李靜往這八張咭掃了一眼，然後拿起其中的一張，用手指在咭上正反上下的摸索好一會，但還不敢妄下判斷，再用五十倍的放大鏡仔細的審描，終於，他默默的點點頭。

余惠菊知道這意味着甚麼，她猶存的半點僥倖心理立刻就被粉碎了。

「是眞的僞咭！凹凸字不對，水印不清，字跡稍覺模糊，咭紙質較爲粗糙……但不仔細分辨瞧不出來。」李靜說，他隨手一撥，把其中的四張分了出來：「就是這四張。」

余惠菊向這四張咭的編號溜了一眼，就知道李靜這位鑑證高手丁點不差，她不禁絕望的嘆了口氣：「天哪！隨便一翻便有十幾張僞咭，那保險櫃內存的有多少？可是，我收回的的確是眞正的華隆信用咭哪！」

「貯存回收信用咭的保險櫃，除你之外，還有甚麼人可以沾手？」

「沒有，絕對沒有，這保險櫃是我單獨管理的，保險櫃匙在我手裏，別人根本無法打開它。」

「嗯，那銀行收回的信用咭，還有沒有使用價值？就是說，它還能不能拿去購物？」

「信用咭本身不能再使用，但其編號却仍然有效，因爲持咭人的編號是長期使用的，除非已經報失或者取消使用，銀行方面才會把這編號取消。」

「發現僞咭的事，除你之外，還有甚麼人知道？」

李靜凝視着余惠菊的眼睛，他發覺她雖然驚恐，但却沒有迴避。於是他咧咧嘴，露出那對令人生畏的老虎牙。

「沒有，我是今早點算存咭才發現的，就馬上來向你報告，就連畢主任也沒告知他。」

「嗯，這事我會着手處理，記住，保險櫃裏的信用咭和其他一切物品都不要移動，爲愼重起見，我要求妳馬上把保險櫃的鎖匙交出來，由保安部接管。」

「李主任，你對我有懷疑？」余惠菊這時驚怒交集，那水晶般的眼睛亦已淚水模糊。

李靜淡淡的一笑：「不！不單單是妳，余小姐，發生了這種事，整個信用咭部都自動被納入懷疑的審查範圍，這是銀行的保安規矩，請妳不要見怪。」

這時有一位保安員被傳呼過來。

「梁副主任，把余小姐的保險櫃鎖匙登記接收。」李靜面無表情的下令。

余惠菊委屈的把保險櫃鎖匙掏出來，交給保安部梁副主任，她心裏禁不住一陣難過，她開始意識到，降臨在她頭上不幸災難的嚴重程度了。

「妳可以回去繼續工作了，余小姐，但切記要若無其事，這件事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妳的家人，知道麼？」

李靜說，他瞧着余惠菊委屈的樣子，已快走到門邊了，不知爲甚麼，破例的用平和的口氣加了一句。「如果妳是淸白的，這措施會對妳有好處。」

余惠菊扭頭瞥了李靜一眼，眼中的淚水已要溢出來，但終於還是抑制住了，她把頭髮一甩，就很快的走了出去。

「怎麼回事？又是這類貨色！」這時，保安部梁副主任──智明拿下巴呶呶桌上的信用咭，說。

梁智明是李靜在華隆銀行保安部最得力的助手，身手與眼力均堪稱保安行業的一流高手。李靜瞧着智明的模樣，不禁微微一笑。

李靜在進入華隆銀行任職前，便已知道有梁智明這麼一個人物。

大約是三年前，梁智明的一位朋友欠了五千元貴利，利疊利一個月後要還二萬，沒錢還被貴利集團抓去，要把他的一隻手斬了。

梁智明聞訊趕來，他把自己辛苦積蓄的一萬元擲給貴利王，說：「他借錢是爲了老婆生兒子！你把他的手斬去，他的老婆、娃娃就得去喝西北風！這一萬元是我全副家當，你們收了就當破財擋災，否則就人財兩空！」

說罷，梁智明就擺開架式，反手一掌，把貴利王的檀木桌子震裂了。

貴利王眼看斬了這人的手，錢也是收不回了，眼前這小子又擺出一副拚命的模樣，來硬的彼此佔不了便宜，便樂得做個順水人情，居然破例收了那一萬元就此了事。

事後那朋友向梁智明道謝，梁智明說：「你借貴利活該你死！我救的並不是你，我救的是那剛出世的BB！」

在華隆銀行保安部混了大段日子，由於他不善於向上司拍馬屁，因此一直祇是一名小角色。直到李靜接任保安部主任後，在半年內便舉薦他升上保安部副手的職位。

這時梁智明一瞧這桌上的貨色，便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幾張僞咭，大概比不上前月那批僞美鈔案嚴重吧！」梁智明恨恨的說，不知爲甚麼，他瞧着方才余惠菊楚楚可憐的模樣，就莫名其妙的生氣了。

李靜的神色却越來越凝重。剛才他已經發覺，信用咭的咭片本身是僞造的，但僞咭的塑膠封套却是如假包換的正品！

一個月前，華隆銀行製造塑膠封套的特約廠戶，被人偷去一千張塑膠封套的事，隨即在李靜的腦裏浮現。

李靜把桌上那張僞咭隨手抄起來，仔細觀察，腦裏下意識的把兩宗案件聯繫起來，他不禁在心裏發一聲叫！嘿嘿，千個塑膠封套全部製成僞咭，就是一千張僞信用咭，每張僞咭就算被盜騙一萬元，那也是千多萬的巨款。

實際上每一張信用咭的使用金額，可以多至五萬到十萬，這意味着甚麼？就是說銀行有可能損失過億元以上的天文數字！

* * *

這可能性的聯想令李靜一陣火燃般的燥熱難當，他再也呆不住了，驀地跳了起來，扯起梁智明就走出保安部。

「智明，走！先到信用咭部轉一圈！」

李靜作爲保安部主任，有權在銀行任何部門巡查，這是董事長李正隆特別賦於李靜的特權。

因此李靜在信用咭部的門口出現時，誰也沒感到絲毫的意外，事實上這「老虎頭」也經常上這兒打轉，「老虎頭」是銀行職員私下給李靜起的綽號。

自然有一個是例外，她自然知道李靜此行的目的，這人是余惠菊，她的辦公桌在信用咭部的一角，她抬頭遠遠的瞟了李靜一眼，就低垂眼皮，強攝心神繼續工作。

李靜立刻就感觸到余惠菊瞟來的眼線，他裝着若無其事，一閃身便從余惠菊身上移開目光，他神定氣閑的例行公事般在信用咭部轉了一圈。

信用咭部是一座獨立的大堂，牆壁及天花板均裝有隔音板，在外面聽不到裏面任何聲音，在裏面也聽不到外面的任何音響。

兩排背靠背的座架前，坐了兩排信用咭部諮詢職員，幾乎是淸一色的年輕少女，每人面前均裝了一架小型電腦，而小電腦直接聯通信用咭部以至銀行的大電腦。

就在這兒將決定信用咭持有人所使用的信用咭，是被接受或是被拒絕。

當信用咭持有人在各地購物或付賬時，營業場所碰上較大的數目，就會直接撥電與他們特約的華隆銀行信用咭部來，每周七天，不分日夜，廿四小時。

收到特約商號的詢問，諮詢小姐的第一句話就是：「請問你的客戶信用咭號碼是多少？」

對方回答後，諮詢小姐便在小電腦上打出號碼，向大電腦發出詢問，很快就有答案在小電腦的螢光幕上顯示出來。

「接受」的，表示持咭人有足夠的按金，或有良好的信用，賒欠款項可由銀行預支。

「拒絕」的，表示持咭人按金已空，或以前有過欠賬紀錄，因此銀行方面不接受賒欠。

「有問題」的，這是一個最麻煩的訊號，因爲這通常表示持咭人所持的信用咭有疑問，可能是已報失的，可能是已經停止使用的，更可能是號碼不符，表示這信用咭是僞造的！

碰上這種「有問題」的訊號，諮詢小姐就得設法通知對方，讓對方審查持咭人的來路，或者着其通知警方追究。

不過，與銀行特約的商號大多怕麻煩，很多時婉轉拒絕對方用信用咭購物便算了事，根本不會主動去追究，而且就算追究，持咭人在諮詢鑑證到警方到來前，依然有足夠的時間逃逸，換言之，利用信用咭作案的人，被法辦的機會很少，成功率特別高。

像進來時一樣，李靜和梁智明並沒驚動任何人，就悄悄的退了出來。在信用咭部的入口處，却恰與走進來的信用咭部主任畢之榮迎面撞上。

「喲！今天來得特別早哩，李主任！」畢之榮那女性化的腔調道。

李靜忽然發覺，在這霎那間，一絲懷疑的目光在畢之榮眼中閃過。李靜咧咧嘴，露出他那對老虎牙。「平安無事囉，到處轉轉算是交差吧！」

「呵呵，那太便宜你這位保安主任啦！」

「是麼？就怕老天嫌我老虎頭太悶，突然降些災難嚐嚐！」

李靜沒心思跟畢之榮扯談，隨口回了一句，便離開信用咭部，走回三樓的保安部。

這時，李靜才把大約的情形對梁智明說了，漸漸地，梁智明也明白這宗案件的嚴重性了。

「主任！乾脆呈報上去，把那些僞造信用咭號碼取消不就一了百了麼！」梁智明焦燥的判斷道。

李靜苦笑一下，「就這麼簡單？你知道製造僞咭者使用的所有號碼麼？除非你把所有的信用咭號碼取消！但這樣銀行的業務會受多大損失？老頭子不活剝你的皮才是怪事！」

李靜一頓，又道：「而且就算眞的這樣也無濟於事，剛才你也見過了，信用咭部的保密工夫非常嚴格，外面的僞咭集團居然能弄到準確的號碼，這不能不懷疑，信用咭部是否有僞咭集團的線眼？假如如此，那就算你換十次號碼，同樣是白費力氣！唯一的辦法是把這伙人內外連根拔掉！同時，絕不能影響銀行的日常營業……這以後再說，智明，你去那間被盜塑膠封套的特約廠戶走一趟，看看是否有有價值的線索！」

梁智明點點頭，李靜想了想又道：「我先去董事局把這事向老頭子說，等下再在那兒與你會合！」

梁智明走後，李靜再把整件案件仔細的想了一遍，他不由一陣心慌。

不是麼？從銀行經過審查發出信用咭——客戶使用——各地商號電話查證——銀行證實——購物消費——特約商號向銀行收數——銀行向持咭人追討欠款或扣除持咭人的按金，到余惠菊收回並取消已失去使用價值的信用咭，其中經過多少環節？是哪一個環節出問題？已被盜騙的金額有多少？繼續被盜的金額又有多少？

所有的疑問均毫無頭緒，而牽涉的範圍又如此廣泛，以至李靜也不得不斷然決定，此事非得馬上呈報銀行董事局不可了！

爲了不致令董事長李正隆太突然，李靜先撥了電話去董事長室。

李正隆正因銀行的業績下降而發火，他接了李靜的電話更火上加油，他咬牙的在電話道：「甚麼？重大僞咭案！涉及的款項有多少？」

「據估計，可能是過億元的大案！所以，我先向你請示，是否需要採取一些特別措施。」李靜鎮靜的道。

李正隆一聽却氣得咆哮道：「嘿嘿！外憂內亂一齊來啦！那些鬼東西！還有甚麼好請示！李靜你聽着，把這事馬上通知警方，把有牽連的人先扣押起來嚴密審查！嘿嘿，這些鬼東西，看情形是要把華隆吃掉了！」

李正隆說罷，狠狠的擱下電話。

李靜苦笑一下，他想了想，便霍的站起來，走出保安部的辦公室。

華隆銀行董事長李正隆正在辦公室內沉思，女秘書在這時走進來，輕聲詢問道：「董事長，李主任來了，你見他麼？」

李正隆的沉思被打斷了，他的眉頭略一掀，道：「請他進來！」

李靜走進來，他往李正隆臉上溜了一眼，那是時下天氣般的陰晴不定，他斷然的違背了李正隆的旨意，而按自己的方法處理的事，他的思忖，等下他是否該把這必定惹他大怒的事和盤托出。

「坐吧！阿靜！以前你見了我那麼隨便，不必客氣！」李正隆往他面前那張椅子一指，道。待李靜坐下，他的面色就一沉，劈頭就道：「那見鬼的僞咭案！你如何處理啦？阿靜！我是說，作案者招供了沒有？損失的數字多少？有沒有同伙？華隆出了這事傳出去是恥辱！你怎不說話？阿靜！有甚麼難處？都說出來！」

李正隆見李靜凝神沉思，便特地加了一句。李靜的視線因而緩緩的抬起，與李正隆碰着了，他也並沒丁點迴避。

「這案子很嚴重！我仔細估算過，賬面損失的已有幾百萬，加上

可能損失的，可能有幾千萬的巨額損失……」

「甚麼？幾千萬！嘿嘿，看來是要把整座銀行吃了！吃了豹子膽啦！作案者招供了沒有？供出多少同伙？乾脆把一干人送到警局算了！跟這些人還客氣甚麼！」

李正隆咆哮道，這節骨眼上的籠裏雞作反，令李正隆份外添了幾分憤怒！但李靜的回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甚至吃驚的張大嘴！

「不！董事長，我把涉案的余惠菊放了！我安排她先休息一段時間再說。」

「見鬼！阿靜，你再說一次！爲甚麼把她放了！你竟然連我的話也不聽！我請你回來幹甚麼的？難怪有人背後向我告狀，說你處事囂張、自大狂妄！我破例把你提上這高位！你看來就得意忘形啦！」

李正隆把對僞咭案的憤怒，按捺不住就往李靜身上發洩出來！李靜鎮靜的直視着李正隆暴怒的臉孔，把這事坦白道出，他心裏反而輕鬆一點。

「董事長，我正是念着你老待我的情意，才盡心竭力希望把這事處理得更好！我不希望別人因這事說你老的長短！」

李靜站起來，禮貌地但却異常鎮靜的說。

李正隆對這答話嘿嘿一聲冷笑，但隨後口氣就放緩了。

「嘿嘿，扣起涉案的人，別人敢說甚麼長短！不馬上送去警局就算便宜了！莫不成把銀行吃掉才採取行動麼？嘿嘿！且把你的想法說來聽聽！阿靜，你坐下，慢慢說。」

「按初步分折，我懷疑銀行裏外有人勾結，否則不可能幹得這麼漂亮！所以我希望利用這機會，放長線釣大魚，把內外的牛鬼蛇神一網打盡，才能徹底杜絕後患！所以我決定先把涉案人放了，讓她在家休息，對外就說因病請假，把這件事暫時掩蓋起來，以免打草驚蛇。如果這事我做錯了，董事長，你老就辭退我好了……」

李靜把他的計劃扼要的說了，然後就迎着李正隆的目光，毫不畏懼的等待他的裁決。這似乎把李正隆打動了，他的臉色亦因而開始放緩。

「嘿，那你是打算利用銀行的錢作餌囉？你需要多長時間破案？如果在這空隙那些鬼東西加緊犯案使用僞咭，銀行的損失豈非沒底深潭？李主任！」

「這是無法避免的，董事長，小小的損失是爲了根除後患！但是要加强電腦的審查系統，我可以及時發現僞咭，以及僞咭的使用者，銀行的損失也可以減到最少！至於那肇事的女職員，我亦不期待在她身上有甚麼發現，按眼下的情形分析，她可能是犯罪集團的無辜替罪羔羊！」

「你敢擔保電腦系統能及時發現僞咭麼？若這樣銀行的損失倒可以接受。」

「不！我不敢擔保！董事長，如果我這樣說，那是騙人的鬼話！因爲這並非我個人的能力所及，需要整個信用咭部，以至整個銀行電腦系統的配合！但我擔保自己會盡心竭力！」

「好！我忘了你是一位業餘的電腦專家！」李正隆不禁咧嘴一笑，李靜的回答令他很滿意，如果他竟敢全部擔保，那他就會斷定他是自大得發瘋了。

說實在的，他之所以提昇他出任保安部這要職，除了顧念他父親開業老臣子的情份外，多半的原因是他欣賞李靜處事的踏實不加掩飾的性子，憑他的經驗，他相信這類人護主是忠心耿耿的，這就夠了。

「這個我就答應你，但要盡快破案，你有甚麼打算？要不要通知警方，尋求他們的協助？」

「不，這樣做警方必定要來現場查探、找人落口供，那就會打草驚蛇！」李靜斷然道。

他一頓，又道：「而且據我所知，警方對這類商業罪案破案率不高，原因可能是他們對這類案件的作案手法不太熟悉，所以還是自己想辦法好。眼下我已掌握了一些線索，我打算來個釜底抽薪，派人打進僞鈔或僞集團臥底，然後伺機把他們一網打盡！至於具體細節，請原諒我暫時對董事長也要保密！」

末了，李靜口氣强硬的說。

這使李正隆怔了怔，但隨即也明白其中隱含的關節。

「好吧，你不說，我就不問。但我要提醒你，你這個辦法好是好，但非常危險！那些黑道人隨時會吃掉你！你千萬要小心！我不想見到你變成浮屍！或大卸八大塊！知道麼。有甚麼特別需要，你隨時提出來，我會知會下面優先處理！」

李正隆那末了的幾句，就很帶了點感情了，他忽爾又想起了甚麼，補充道：「對那位肇事職員的處理就按你的方法吧，但僞咭是在她身上出現，起碼是疏忽職守，總要負上一份責任！銀行賞罰不分明，下面就會造反！休假期間按規定不發薪金！未破案之前也不準復工！就按這樣去辦吧！」

* * *

第五天一早，李靜和梁智明駕車駛去九龍一處荒僻的地方。

梁智明面色青白，李靜一見便知他昨晚又跟人鬥酒了。

梁智明喝越多酒下肚，他的臉色就越青白，這是最善飲的「青面鬼」，許多人却偏偏找他鬥酒，似乎只要鬥敗他，就是酒界中英雄豪傑似的。

梁智明仗着身子精壯，總是來者不拒，能眞正令他敗北的人却也不多，拿梁智明的話說，叫「眞正令我折服的酒鬼尚沒出世！」

因此他的三山五嶽朋友特別多，自然，他那種講義氣的脾性也令這些江湖好漢折服。

「老李！昨天老頭子找你去，着實訓了你一頓吧？他對你擅放嫌疑犯這事怎麼說？」

「他很生氣！」

「嘿嘿！如果他知道你現在又巴巴的去探訪她，他還不活剝你的皮！」

「他是銀行的老闆，銀行出了這事，他當然上火，處理就難免過火了點，但沒確實證據就把人拘押是犯法的！他是人，職員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尊嚴，隨便把她扣起來，你叫她以後如何見人？況且這不但於事無補，反會打草驚蛇，我把這話向他解釋，他最後也同意了！」

「呵呵！你這樣維護李小姐，不是愛上她吧？老李呵，千愛萬愛，這時你萬萬不能愛，因爲你這一愛呵，老頭子準把你當同犯一道抓了！」

「開甚麼玩笑？智明，換了她是阿嬸阿婆，我也會同樣處理，難道說我就愛上阿嬸阿婆麼！」

李靜想起因這事已挨了一頓訓，心中不由一陣窩火，他把軚盤一扭，把車子轉入通向茶果嶺的一條小路。

梁智明偷偷一笑，沒敢再逗他了，其實他對拘押余小姐這事比李靜更動火，要不是李靜把他壓住，憑他的火性，他甚至會跑去董事長室問個究竟！合則留，不合則去，大不了東家不打打西家，這是梁智明處世做人的宗旨。

「這事你打算怎麼處理？余小姐身上的資料，問來問去就是那麼一點點，你再去纏她也是白費心機！」眼看快到目的地，梁智明忍不住問了一句。

李靜在路邊把車停了下車，向前面那間漆成白色的石屋走去。

「看情形再說！等下不要亂說話，不管怎麼說，余小姐也是嫌疑對象之一！幹我們這行的，可動不得眞感情！」

李靜向那石屋走去，一面扭頭對梁智明叮囑道。

那是一間建在茶果嶺下，面向海灣的古老石屋，按銀行登記的職員資料，李靜和梁智明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兒。

石屋的門外幸好還設有現代的門鈴，因此倒不必像鄉村人尋訪般破喉高叫。

門鈴響過，那石屋的木門就依呀的從裏面推開一條小縫，立刻就有一顆小腦袋在門縫中探伸出來，烏溜溜的小眼珠向來人轉了轉：「誰呀？叔叔……你們找誰？」娃娃雅嫩的聲音隨即響了起來。

「小弟弟，你長相跟余小姐一模一樣，我們是找你姐姐的，是銀行的李先生！」李靜用極柔和的聲調說，他雖然拚命的警告自己不可動眞感情，但不知爲甚麼，瞧見這張極相似的面孔，他的心就硬不起來了。

這點，梁智明立刻就聽出其中的三味，他不由在心裏微笑。

小腦袋一晃就不見了，大約是跑去向大人請示去了，但門還是虛掩着的，一會後，這小腦袋又重新出現了。

「我姐姐說請李先生進去！但姐姐她病啦！」

小腦袋嚷了一句，木門被他拉開了，李靜才看清這是個年約六歲的男娃，站在門口，烏溜溜的眼珠直瞪着他，然後一個轉身，搶先跑了進去。

進門處，是一個小花園，栽了清一色的茉莉花，雖經歷了早陣子的暴風雨，但雪白玲瓏的小花朵依然柔韌的掛在深綠色的枝條上，香氣依然。

小花園後面有一道側門，是打開着的，望出去十幾丈遠的巖下，儼然是一望無際的內海灣。

裏屋是兩房一廳的格局，在客廳的一角，有一位六十歲的老婦人，摸索着在穿塑膠花。搶先跑回來的小腦袋這時挨在婦人的身邊，用小手指點着塑膠花道：「阿媽！是這個……是兩個叔叔！」

李靜和梁智明剛踏進客廳，那小腦袋就尖聲的嚷了一句。

婦人驚疑地抬起頭，下意識的向李靜這面望過來，李靜忽然發覺，她的眼睛是瞎的。

婦人的臉向着李靜，道：「我老婆子眼睛瞎了，看不清你，但我知道你在這兒……你告訴我，李先生，阿菊到底出了甚麼事啦？她昨天回來，就說銀行放她的病假！她說了這句就哭了，也沒第二句，好端端的放甚麼病假哪！好啦，不幸言中，就當眞病了，發高燒，才去看醫生打針吃藥回來……她在銀行到底出了甚麼事哪？」

婦人大概是余惠菊的母親，她說着，淚水就從她被白網罩住的眼眶中滾了下來。

梁智明狠狠的哼了一聲，連忙別轉臉去，他天不怕，地不怕，却最怕女人的眼淚。

「伯母！沒甚麼，沒甚麼，我們只是順道經過，就……就來瞧瞧余小姐。你患眼疾，怎麼還穿塑膠花？」

李靜說，不知爲甚麼，他的話也竟然吶吶不清，就連原來的話題也突然轉了，他實在不忍心告知她眞相。

「要生活哪！不穿怎成？她父親早死，一家三口就靠阿菊在銀行那份收入，我眼睛瞎了，幹別的不成啦，幹這個，摸索着還能對付，碰上難穿的就靠他提示啦……」余母說着，手指憐愛地點了點小腦袋。

李靜和梁智明不禁面面相覷，到此地步，他倆也不知說甚麼好！

幸而這時余小姐——余惠菊終於從房裏走出來，這才把李靜他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

余惠菊的嘴唇緊閉着，走到李靜面前，「李主任……還有甚麼話要找到這裏來問我……」她的語氣極不友善，甚至有一點敵對的怨恨。

李靜往她的臉上溜了一眼，連忙又移了開去，因爲他實在怕見到她此時的模樣。

老天！短短的幾天光陰，竟把一位俏麗的少女折磨成老太婆的樣子！

霎間李靜甚至懷疑自己是否來錯了，面對這位病容慘淡的少女，誰又忍心再雪上加霜？

「你……你的病不要緊吧？要不要進醫院？要不，就坐我的車子，我送你去……余小姐！」李靜說着，他自己也奇怪爲何自己竟會說出這探病的話來，他可是專程前來查案的呵！

「多謝，還死不了！這時候我不會讓自己不明不白的死去……李主任！」余惠菊咬牙道。

「你怎麼啦？阿菊！李先生他們是來探病的！這樣說話不怕他們難堪麼？到底出了甚麼事？阿菊，你別這樣好麼，現在一家人就靠你生活的啊！」

余母說着，淚水就不住的淌了下來。她雖然眼盲，但心清，大概已聽出甚麼不幸已降臨到女兒的身上。她把捏着的塑膠花一扔，摸着小腦袋就嗚嗚的哭了起來。

李靜的臉色一陣發白，他連忙向余惠菊一點頭道：「余小姐，你屋後的海灣眞美！我想看看那低飛的海燕，你領我去，行嗎？如果你的身體能夠支持的話。」

余惠菊一怔，但立刻明白李靜不想在她母親面前談那件事，便點點頭，向母親說：「阿媽，我去一會就回來！妳別胡思亂想，沒甚麼大不了的事！」

「那……你多穿件衣服，後海灣風浪大，李先生是不是你的男朋友？我眼睛看不見，但我知道他是好人，心腸好，爲你的事，我聽得出他也很難過哩！有甚麼事都對他說說，不是聽你喊他主任麼？他職位高，會有主意幫你的！」

母親一面用手背抹淚一面說，

這時她斷定女兒是有事了，處於她的徬徨無助的心境，就像在海裏遇溺的人，突然碰上一根稻草，她也會死死的攫住！

這令余惠菊在委屈怨恨中又添了一點羞意，她狠狠的瞪了李靜一眼，欲說甚麼，但終於咽住，改口說了另一句話：「那……請吧，李主任！」

一直悶聲不響的梁智明，這時如獲赦似的跳起來，苦着臉對李靜道：「你們去吧！老李，我在車上等你！」說罷，唯恐不及的連忙溜了出去。

李靜苦笑，他自然明白梁智明此刻的心曲，因爲就連自己亦感到要開口說正事的爲難。

余惠菊引領李靜走出側門，默默的向海灣那面走去，她在海邊的一塊巖石上停住了，一動不動的凝望起伏的海浪，海風吹拂她的長髮，就如一朵在風雨中掙扎的小茉莉花。

這至少在她身後的李靜感覺是如此。他突然浮起一個古怪的念頭，如果不是那見鬼的僞咭案，又……如果自己眞的是她的男朋友，那多好！雖然他也不知道怎樣去安慰她，但至少他不必在這時提起這些難堪的話兒！

「你有話就問吧……李主任！」

余惠菊頭也沒回的說，她的眼睛自始至終凝視着海面，她似乎在期待世上眞有奇跡出現，把她身上的一切不幸讓浪冲掉！

余惠菊在信用咭部是一位出色的職員，但僞咭的災難却降臨她的頭上，她被秘密拘押審查，後來李靜把她放了，但却被告知上頭要她放長假，待事件澄清後才準她復工，大概這份工是保不住了，而且她背着這黑鍋，任何一間金融機構也不敢聘請她，一家三口的生活立刻就陷入困境中了。

「你在想甚麼？余小姐。」李靜說。

余惠菊的沉默令他很不好過，他知道她這是對他以至對整間銀行的無聲的抗議！但他能解釋甚麼？

「請原諒，余小姐，有句話我不能不問你，希望你坦率答我！」

「你問好啦，反正是捕是殺，都握在你們手裏！」

「你抱這種抗拒的態度對你並沒有好處，唯一能救你自己的辦法是盡量跟我們合作……請你告訴我，所有跟你有來往的親戚朋友的

詳細資料，這是我想知道的！」

「你問這個幹麼？難道一人出錯，所有人都變成嫌疑犯了麼！我有權拒絕回答這些私人資料，李主任！」

「不！你必須回答，因爲這對你會有一定的幫助，請你相信我，余小姐！」

李靜固執的說，他的口氣甚至是冷淡的帶命令式的。

陷於痛苦絕望中的余惠菊被他激怒了，她猝地轉過身來，佈滿血絲的眼睛直盯着李靜，咬牙道：「相信你？這世上沒有人值得我相信！我信你，把事情原本告訴你，你們就算不信任我，也該先拿出證據才把人拘押，才把人變相解僱。可你們一句話就把人置諸死地，對我一個女孩子，還不是視作一隻小螞蟻一樣麼！」

「發生了這事情，我很抱歉！詳細的情形請原諒我不能對你說，我唯一可以說的，就是盡我的力量澄清你的嫌疑，這也是我唯一能夠做的！」

李靜緩緩的道，他坦然的迎着余惠菊的目光，他極希望她能夠理解他這時的心曲。

余惠菊的眼神與他的粘着了，倔强、頑固的對峙着，彼此都渴望從對方的眼神去窺破對方的心曲。

終於，余惠菊把目光移開了，因爲她終於挖掘到他眼內深隱的却是强烈的同情，因而立刻把她絕望中的倔强攻破了。

她連忙別轉臉去，因爲她不想被他瞧見她眼中的淚水。

她終於轉過臉來，向李靜點點頭，道：「你認爲有用處，我告訴你好了……李主任！」

余惠菊說罷，就在巖石上坐下來，李靜也湊近了點坐下，然後，兩人交談起來，李靜掏出筆記本，不時把要點記錄下來。

海水冲刷着他和她脚下的泥沙，她和他肩並肩的細說着，她不時凝注着海面沉思，他不時細心的引導她把遺忘的細節找尋出來。他們猶如一對甜蜜中的戀人，誰會想到這其中涉及一宗驚人的大案件？

終於，李靜告辭了，他走了幾步，又突然折轉身去，掏出身上所有的鈔票，遞給余惠菊，道：「啊！我差點忘了，這是銀行發給你的病假薪金，我順便把它帶來了，你先用着，別想那麼多，有病可得趁早治好，有需要幫忙隨時給我電話！」

李靜見她迷惑的猶疑着沒接，猛地把話頓住，把鈔票往她手裏一塞，就逃跑似的飛步走出那道側門。他實在害怕在她面前證實，她已被辦公室親自下令變相解僱的內情！

* * *

車子駛出茶果嶺，然後就向西面飛馳。

「智明！我問你，假如你是僞鈔集團的大阿哥，你要製造僞咭及僞鈔的電版技工，你會從那兒入手？」

在車上，李靜忽然問梁智明道。

「那當然是印刷廠啦！還有甚麼比那更好的地方？但你問這個幹麼？你已挖出重要線索？」

李靜沒頭沒腦的一句，令駕車的梁智明一怔，隨又醒覺的道。

李靜又沉思了一會，他對自己突然被觸發的大膽推斷驀地覺得惴惴不安，這案子假如眞的與那人沾上邊，這是很可怕的！但這個突然的想法却又牢固的纏繞着他，令他無法甩開！

「我告訴你一件事，你想想這裏面是否有聯繫？」李靜對梁智明道，「信用咭部主任畢之榮原來是余惠菊的男朋友！這是她剛才終於向我透露的。她說是畢之榮拚命追求她，他對她無微不至，她被他打動了，曾有過結婚的念頭。但後來不知爲甚麼，畢之榮對她突然疏遠了，直到發生了這件案子，對她不聞不問，他是主任，自然知道余小姐被突然放長假是不尋常的！」

李靜一頓，又道：「畢之榮向她追求，是從她接手信用咭部銷存保險櫃那段時間開始的！就是說，除了余小姐外，畢之榮是最接近保險櫃鎖匙的人選之一！」

梁智明雙眉一揚，道：「但不能單憑這一點就說他有嫌疑！你也知道，畢之榮是董事長大公子的同學，是李家親自聘他入銀行的！」

李靜苦笑一下，忽然又道：「還有重要的一點是，余小姐透露有一次她和他去吃西餐，他身上的CALL機響了，他抽出來按了一下，機面就現出對方的電話號碼，他去打電話，回來對她說是銀行的一位朋友。她想證實他對她是否忠實，就按她偸偸記下的那個電話號碼打去，却根本不是甚麼『銀行朋友』，而是一家印刷廠的倉庫！這點，余小姐本已忘記了，是她在訴說姓畢的寡情薄義無意中透露出來的！」

李靜把這件事的細節道出，他根本不必去看他的記錄，雖然他已愼重的錄下關鍵性的疑點，例如余惠菊提及的那個電話號碼！

說罷，他把頭轉向的一邊，好像忽然對公主道兩旁中西混雜的街景感興趣起來，其實他是有意讓梁智明仔細推敲，以便驗證他自己那個大膽的推斷是否正確。

梁智明沉思了一會，就急促的道：「這件事祇有兩種可能，其一

是姓畢的是一位薄倖郎，其二是他可能與僞咭案有牽連！」

「噢？爲甚麼？」李靜霍的把頭轉過來道。

梁智明道：「第一點不必說啦，這是那些白面書生的通病！」他輕蔑的一撇嘴，續道，「第二點就複雜得多！假如我就是那姓畢的，若有心在信用咭上做手脚，第一步當然就得設法接近那掌管銷存保險櫃的人，這個人恰恰是一位未婚少女，我這個未婚上司最簡單最有效而又最不令人懷疑的手段，就是向這位少女展開追求！第二步雙方混熟了，她已把我視爲天下間最好的人，當然就不會提防我，我就利用千百機會中的最好的一次，把她掌管的保險櫃匙印下模子，然後把原匙放回去，神不知鬼不覺就把保險匙複製出來了！」

李靜微笑一下，說：「說下去！」

梁智明續道：「第三步是最大膽的假設，我趁她不留意時，利用我這主任的身份，用複製匙打開保險櫃，把裏面信用咭的資料拍下副本，然後秘密轉送製造僞咭的工場，僞咭便天衣無縫地完成了。」

「很好，有意思，那我再問你，余小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甚麼？」

「嘿，替罪羔羊囉！」

「不錯，是替罪羔羊，亦是祭品，萬一出事時向銀行進貢的祭品。」

李靜恨恨的道，他的拳頭狠狠的一揑，就好像要把那些推一位小姐落深淵的惡魔一把揑碎，但片刻他的拳頭又緩緩鬆開，就好像他終於明白，他揑着的只是一拳虛幻的空氣。

一切都只是推斷，是大膽甚至是狂妄的推斷，推斷終究還是推斷，一種缺少憑據甚至極難尋着憑據的推斷。

突然李靜眼前一暗，原來這時車子已駛入海底隧道。

這時正好是交通繁忙的時間，在長長的隧道中，車子緩緩的向前移動。雖然是緩慢的爬行，但車子終究是向前推進，終於，車子出了長長的隧道，李靜眼前一亮，太陽的光線射進車窗裏來，原來已是維多利亞海的彼岸了。

驀地，李靜心頭亦一亮，不是麼？人生就有如這長長的隧道，不能退縮，只有向前才是唯一的出路。

就在這一霎間，一個比他的大膽的推斷更大膽的行動方案，在他腦中驀的跳閃了一下，沉下去，又更强烈的向上躍動，終於，像水銀瀉地般，把他的腦海中的每一處縫隙塡滿了。

「智明，你拿去仔細看看，能不能照樣子製一個電腦版出來？」

車子轉上銀行所在地告士打道時，李靜從筆記本的夾層中抽出一張華隆銀行的信用咭，向梁智明揚了一下，輕聲道。

梁智明微微一怔，點頭道：「湊合着還可以，百分之百我不敢擔保，但九成半以上相信沒問題，你也知道我進銀行前幹過幾年印刷技工學徒……你問這個幹麼？老李！」

「這個待會我再跟你說，智明，你坦白告訴我，你覺得余小姐他們一家可憐麼？」李靜忽然很認眞的盯着梁智明道。

這沒頭沒腦的話把梁智明激怒了，湊巧這時有路人打車前橫過，梁智明狠狠的一按號，喇叭鬼叫似的尖叫一聲。

「找死麼？我開快一點點你就得變路鬼……你是怎麼了，老李，打甚麼鬼啞謎，甚麼可憐不可憐的？以後你別扯我上這些三姑六婆家裏，去瞧着人家哭哭啼啼，若再不溜走，連我也得陪着掉淚出醜，但這又怎樣？我又不是神通廣大的孫悟空，一下子揪出那些妖魔鬼怪，證明她是淸白無辜的。」

「很好，回去我就跟你說說孫猴子鑽進妖怪肚子取芭蕉扇滅火的故事。」

李靜望着激憤的梁智明微笑一下，驀地意味深長的說。這把本就滿腹疑團的梁智明氣得幾乎從駕駛座上直跳起來。

第二天上午，當華隆銀行董事長李正隆上班的半小時後，在他的董事長室，就發生了一起令所有職員都吃驚的事。

當時約莫是上午十時左右，銀行開業也僅半小時，華隆銀行保安部副手梁智明，氣冲冲地向董事長室跑來，女秘書要擋住，却被他一手撥開，然後就撞開董事長室的房門。

「豈有此理，你就算財雄勢大，也不能一句話就把人家拘押解僱，余惠菊小姐犯了銀行哪一條規例，要把人家趕上絕路，李董事長！」

梁智明向正在沉思的李正隆怒叫道。

正在沉思中的李正隆被梁智明這一撞，思路就被打斷了，他霍地抬起眼，倏的落在梁智明身上。

「你！成何體統，這是甚麼地方？容得你大吵大嚷，出去！有甚麼事先問準秘書再進來說。」

「不！我不出去，我既然進得來，不問清楚，我無論如何不會出去。」

「嘿嘿！你是甚麼身份？敢如此對我說話！嘿嘿！你說，你到底

想問甚麼？我倒想聽聽……說！」

因梁智明的無禮，李正隆非常憤怒，他大聲喝斥着，聲音之大，直傳出外面的辦公大堂，把靠近這一面的辦公文員嚇了一跳。

女秘書更嚇得面青唇白，她深知這該死的冒失鬼梁智明今番闖大禍了。

「我就是那句話，董事長，希望給人家一點公道。」

「嘿！你是替她出頭麼？你是保安部副手，怎的如此糊塗透頂，她經手的信用咭出了問題，又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釋，她就有嫌疑，按銀行的規矩，有嫌疑就得停止工作，留職停薪已是對她的寬大處理，你還胡鬧甚麼？出去，下不爲例！」

李正隆咬牙道。

在外面窺探動靜的女秘書知道，李正隆的忍耐已到接近爆炸的頂點了，但那該死的梁智明竟然不知好歹，還硬在糾纏。

「停薪人家就沒飯吃，還有，秘密拘押這是侵犯人權，應當賠償人家的損失，不然……」

「不然怎麼樣？嘿！」

「我控告你！」

「哈哈！你控告我……好！很好，你就控告去，去呀！你給我滾出去控告吧！滾！」

李正隆怒極而笑，隨即就暴怒的吼道。

隨即，就見梁智明臉色鐵青的衝了出去，幾乎與在門邊等候傳召的女秘書撞了個正着，他一手撥開她，就衝過辦公大堂，在衆人目瞪口呆的注視中走了。

「通知人事部，解僱梁智明，豈有此理！」隨即，在董事長室響起李正隆一聲吼叫，然後就沉寂了。

女秘書知道梁智明的飯碗便就此打破了，但她不敢有任何表示，答應一聲就向人事部走去。

「哎！這該死的冒失鬼，呈甚麼英雄？强替人家出頭，白白送掉了這份好差事，看情形與那余惠菊有一手吧！但奇怪了，老頭子從來不會如此破口大駡，他的威嚴不在表面而在骨子裏，爲甚麼會如此失態？大概是被那冒失鬼氣瘋了。」

女秘書在走向人事部的途中，惴惴不安地思忖道。

她到底弄不明白內裏的究竟，也就乾脆不去想了，事實上，她也要好好的謀算一下，在今天餘下的時光，如何才可以在火氣正盛的老頭子面前，保持萬無一失的細心體貼了。

很快，梁智明怒闖董事長室，被董事長親口下令解僱的消息，便在華隆的職員中傳開了，但許多人不相信這是眞的，例如信用咭部主任畢之榮就是其中之一。

午飯後不久，他就借故走到保安部，表示自己的同情後，畢之榮湊近李靜身邊，柔聲細氣、不經意的隨口道：「哎，怎的會鬧出這事情？智明這人太冒失了，但李主任啊，事前你就沒瞧出他發作的徵兆麼？制止勸導一下也就沒事啦，他可是你一手提拔的呀！」

李靜手掌一攤，無奈的苦笑道：「我又不是他肚內的蛔蟲，何況他只是我的同事，他喝多兩杯，想必是酒後闖禍吧，我也無能爲力啊，畢主任！」

畢之榮眨了眨眼，也沒再說甚麼，像終於證實了甚麼似的拍拍李靜的手臂，就施施然的走了出去。

李靜望着畢之榮的背影默默的把他送了出去，然後就陷入良久的沉思中。

終於，他從筆記本的夾層中取出一張信用咭，把上面的密碼記下，然後就向銀行的大電腦部撥了個電話，以保安部主任的身份下令道：「從現在起，如果碰上以下的密碼，馬上轉送保安部電腦系統，這事只有你知道，不允許向任何人透露。」

李靜低聲的說了密碼的數字，略微抬高聲調嚴厲的下令說，然後，他把電話一擱，親自跑去保安部電腦系統佈置去了。

漸漸地，隨着梁智明在華隆銀行失去蹤跡，人們對這事也就淡忘了。

吃銀行這碗飯的，手底下幾乎都與錢銀這事有關，誰胡思亂想，誰就是拿自己的荷包飯碗開玩笑了。

＊　＊　＊

所發生的種種，都緩緩的從驚心動魄的緊張中沖淡。

就在人們已對他逐漸淡忘時，梁智明却在一家屬於王氏企業的大型印刷廠，當了一名電子分色製版技工。

梁智明是憑他的眞本事謀得這份差事的，自然也靠他在外面三山五嶽朋友的一點情面。

在他到王氏印刷廠應徵這天，王老闆竟然破例的親自負責對他面試。

王老闆年方四十五，有一個禿鷹般的鼻子，因此第一眼便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不過，他說話的腔調却是出奇的柔和，而且夾雜着英文單字，就像一位喝足了洋水的紳士。

「你就是……MR．梁……智明？OK！成哥提過你，說你是條漢子，因此我就決定親自見見你。」

王老闆見梁智明走進他的辦公室，他是透過反光鏡瞧着梁智明走進來的，他把坐着的高背大班旋椅轉過來，正面地對着梁智明，用這種柔和得近乎老朋友的口氣道。

梁智明默默的向他鞠了一躬，才簡略的答道：「是！王老闆，請多關照。」

「OK！聽說你是被銀行趕出來的，對電版印刷有獨特的認識，是麼？」

「是！湊合着還過得去。」

「OK！」王老闆啪的彈了下手指，腰部一扭，大班椅就霍的旋了一圈，到重新面對梁智明時，王老闆說：「這面試就算通過了，你是成哥介紹來的，怎麼說也得給他一點面子。」

王老闆一頓，忽地微笑一下，道：「但還不夠，這世道光憑面子吃不開，還得看你有沒有眞本事，喏！MR．王，這是一幅美國製的聖誕咭，照這樣子製一電版給我看看，行麼？你現在就去製版部，完成了就馬上拿來我看看！」

梁智明含笑鎭靜的點點頭，接過那張印製精美的聖誕咭。

王老闆對着大班椅後面的反光鏡一招手，在外面守候的護衞就走進來，向王老闆恭敬的一彎腰：「老闆！」

「老關，你領李先生去製版部，照應着，他複製好就領他出來，去吧！」

老關答應一聲，向梁智明一擺手：「請！李先生。」然後就寸步不離的把梁智明領到製版部。

梁智明隨意看一下製版部，這是一個地道的製作電版的部門，設備先進精良，單是電子分色製版機就有三部，這在印刷業中算是一流的了。

除了正常的製版設備外，並無多餘的擺設，四周壁上掛了一些印製精美的半裸美女掛曆、賀年咭、聖誕咭等，上面的落款均是「王氏印刷廠」。

唯一令人奇怪的，是在這兒任職的技工只有兩人，一位是年過六十的老頭，另一位却是雜役模樣的傻小子。

「老闆對電技工的要求極嚴，等閑之輩他也不請，因此這裏確是缺人手，薪酬倒是挺高，就看你有沒有本事坐上去！」老關咧着被煙薰得黝黑的大板牙，象瞧穿梁智明的疑問，隨口解釋一句，然後他走到老頭身邊，大聲說：「老黃，這位是李先生！是新來見工的！」

老黃似乎聾得很厲害，因此老關打雷似的吼叫才令他聽見了，他抬起昏花的老眼，胡亂的在梁智明身上溜了一下，也沒理他，自言自語的喃喃一句：「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來來去去，去去來來……」說着，就自管自的走開了，接着就再沒出聲，那傻小子瞪着梁智明笑笑，也笑嘻嘻的走到老黃身邊去了。

「好啦，你自己選部最好的機子試試吧！」老關露着他的大板牙道。

梁智明在三部電子分色製版機之間走了一匝，他立刻就瞧上其中一部西德製的機器，因爲華隆保安部也有一部類似的，是用來專門分析僞鈔僞咭的製版特點的機器，他的老搭檔李靜就是把弄這玩意的高手，連帶梁智明亦不相上下。梁智明毫不猶豫地便選中了這部西德機。

他俐落的操作起來，用掃描機械對王老闆提供的原稿進行掃描，很快，他就準確的完成了分色、加網、校色、縮放等程序。

到中午十二時，一幅複製聖誕咭的分色片電版就被梁智明捏在手上了。

這時，一直守候旁邊監視的老關，却一伸手就把電版攫抓過去。

「這是試工的規矩！現在你馬上跟我去見王老闆！」老關嚴肅地道。然後就緊跟在梁智明的身後，向王老闆的辦公室走去。

梁智明不禁在心裏歎道：「嘿嘿！任何人想要在這環境中弄虛作假，那簡直有如白日作夢！」

很快，這塊電版就落在王老闆的手上了。

他用幾十倍的放大鏡極仔細地逐點逐點審視，他態度的認眞，就好像鑑證一張定奪命運的生死狀。

終於，就連從容鎭靜的等候裁決的梁智明，亦感到些微不安了，「還眞瞧不出這兀鷹鼻子有這份耐力！這比那些頭指氣使的巨頭强多了！」梁智明不由心中暗道。

這時，王老闆終於抬起盯着電版的目光，轉而落在梁智明的臉上，霍霍的搜刮着這上面是否有任何猶豫的神色，終於他又點點頭，把電版往桌上一扔，道：「GOOD！清晰，立體感强烈！跟原版有九成以上相像！這電版的手藝不錯……你希望得到多少薪酬？MR，梁！說一個數目字吧！」

梁智明想了想，就小心翼翼的報了一個與他在銀行任職差不多的數字。

「OK！就照你這個數字！這是試用期薪酬，好好幹吧，日後還會加！」王老闆這時却很爽快的說，接着，他就親自寫了一張字條，吩咐梁智明拿去人事部辦個入廠的登記手續，說是要依足規矩。

梁智明走出王老闆的辦公室，他才暗地鬆了口氣，他知道，碰上的人物是超乎他想像的不到厲害角色了！

下意識的，他探手進褲袋裏，

觸手的是一張華隆銀行的信用咭，他狠狠的捏了捏，然後就鎮靜地向王氏印刷廠的人事部走去。

出乎梁智明的意料，王老闆似乎是一位地道而正派的印刷商人，他所幹的全部是有關印刷的正行正業。

王老闆待梁智明也很夠賓主之義，梁智明進廠後一月，王老闆就主動提出，送他去日本深造現代最新的製版、印刷技術，在深造期間，由廠方提供學費、生活費、旅遊費等一切費用，另外，還在香港照樣領取三分之二的薪酬，如此優厚的條件，是任何屬員均不可抗拒的機會。

唯一的條件是學成歸來後，必須繼續爲王氏企業效力五年。

梁智明不能拒絕，事實上他沒有選擇的餘地。

梁智明在日本逗留了幾個月，在這段期間一切風平浪靜。

這天，梁智明終於在日本學成歸來了。

他步出機場通道，正想以第一時間撥一個電話，但兩位男子却立刻迎了上來，其中一位是王老闆的私人司機小林，早在王老闆請他上飯店吃飯時，梁智明跟小林便已認識了。

「智明兄，回來了，王老闆知道你乘這班機，特意預備了一席酒菜，替你接風！你就坐車直接上酒店好了！」司機小林道。

「啊！王老闆太客氣了！」梁智明受寵若驚的彎腰鑽進車子，一面說，但他的心却突突的跳，來了！要來的看樣子就要來了。

下了個這麼判斷，梁智明感到渾身灼熱，眞不知是驚恐，還是因期待的事終於到來的喜悅。

小林和那位伴着他坐在後排的男子，自上車後就閉上了嘴巴，看樣子就連一絲風聲也休想在這透洩。

梁智明在心裏苦笑一下，乾脆也來個默不作聲，趁機把繃緊的腦神經盡量的鬆弛。

在酒店，王老闆早就坐着等候他的光臨。王老闆聳着他的兀鷹鼻子招呼梁智明坐下，他的語氣依然如平日般的柔和。

在這席豐盛的接風酒上陪坐的，就只有王老闆的貼身隨從老關，他自始至終一聲不吭，只是咬着他那大板牙。

出乎梁智明意料的是，王老闆席間說的盡是一些不着邊際的話兒，甚至還興致勃勃的說起日本紅燈區的風流逸事。

梁智明微笑着，湊趣地——作答。

說着，王老闆的話風一轉，隨口的道：「說眞的，智明，一個男人儘管拈花惹草，但家裏不能少了一個女人呵，聽說你到現在還是王老五，這不好過吧？哈哈，該打個成家立室的主意吧？」

梁智明略一怔，隨即便笑笑道：「多謝王老闆的心意，但我這號流浪漢，還有女孩子瞧得上眼麼？哈哈！」

「有，」嘿嘿，「一定有！」王老闆的臉色略一沉，以表示他這時是非常認眞的，「你沒聽說麼？鮮花也會插在牛糞上，爲甚麼？還不是因爲『鮮花』愛『牛糞』上面的金錢麼！現在你是學成歸來囉，一手掌握着最先進的電版技術，這就是本錢麼……」

王老闆一頓，微笑一下，道：「當然還得善於運用，能好好運用，這本錢就會翻上幾番，甚至幾百、幾千倍的翻轉！你有了錢，還愁沒有合適的女孩子？我看哪，到時她們會在你後面排着長隊來追逐呢！呵呵！」

王老闆似笑非笑的咧了咧嘴，揣住酒杯底的手往桌上一伸，撐住桌面，兀鷹般的鼻子急促的聳着，眼珠緊盯着梁智明。

「正題兒來了！」這下意識的念頭終於霍地跳上梁智明的腦海，他的心因此而抑止不住的突突地跳，他還來不及表示甚麼，但臉上霎間的漲紅却逃不脫王老闆的視線。

「你說是麼？智明！你好像很害怕了？」

王老闆突地加了一句，他那兀鷹鼻子因此而聳動得更急促，似乎連他自己的眼珠也信不過了，非得要以他這獨特的武器在對方身上嗅出些微的異味來不可。

「嘿嘿！接風酒變成鴻門宴了！」梁智明立刻意識到這點，他知道，假如他的回答稍有偏差，他立刻就會陷入兇險的境地。

他走進這酒店的第一刻開始，便已察覺這裏四伏的危機，廂房後面還有一間密室，密室的門是緊閉着的，顯然裏面伏有「奇兵」，到底有多少，根本無從估計。

而貼着王老闆的老關他就很難應付，只要王老闆稍有暗示，這裏立刻就會變成一個刀光劍影的戰場。

老關雖然默不作聲，但他眼中閃爍的兇光，却瞞不過梁智明的眼睛。

「我很奇怪，王老闆，一本怎可以賺幾百幾千的利錢，我從來沒聽說過有這樣利潤豐厚的生意啊！這，這行麼？」

梁智明咧着嘴，吃驚的衝口而出道。

「行！當然行！哈哈，你懂得運用你的本領就行！至於爲甚麼？這以後再慢慢對你說……來，喝一

杯！這算是我祝賀你學有所成身懷絕技回來王氏企業！」

「這還不是多蒙王老闆的栽培麼，這恩義我會銘記！」

「好！聽到你這話我王某開心極了！瞧，這一杯我先乾了！」

王老闆說着，把杯中的白蘭地一仰脖子喝光了，然後，他含笑的望着梁智明，梁智明哈哈一笑，也把酒乾了。

「對了，智明，酒店我已替你訂好了，回去歇一歇，明天你上我寫字樓，我再跟你好好說一說，老關，先送智明回酒店。」

王老闆他這種熱情幾乎是不容拒絕的，梁智明識趣的謝了，向王老闆告辭，然後就由老關伴着走了。

梁智明和老關剛走出去一會，王老闆朝裏面的密室啪的彈一下手指，沉聲道：「出來！」

立刻，裏面就有四條漢子應聲而出，其中一位穿西裝打領帶的青年男子，赫然竟是華隆銀行信用咭部主任畢之榮！

奇兵突出 一網打盡

「怎麼樣，你瞧清楚了麼？MR.畢！」王老闆瞧着畢之榮的臉孔道。

畢之榮向王老闆點點頭，恭敬的道：「不錯，就是他！以前是華隆銀行保安部的副手，很得主管李靜的信任！」

「噢！那李正隆親自下令解僱他是眞有其事囉？」

「這倒是眞的，這點我在李靜那裏查證過了！」

「李正隆爲甚麼要解僱他，聽說他幹得很好，我接到另一種訊息的說法。」

王老闆沉聲說，眼睛一直緊盯着畢之榮，片刻也沒放鬆。

畢之榮被他的目光刺得微打了個顫，連忙道：「這件事我查證過，姓梁的要替信用咭部的那位女職員打抱不平，公然向老頭子興師問罪，這事教李老頭子如何受得了，當場就親自下令把他解僱了，這事銀行很多人都知道，他可能因此而恨死李老頭子了。」

「唔！他倒眞有點膽氣，但他原來的製電版技術是從哪兒學來的，你知道麼？我親自鑑證過，很不錯哩！」

「在銀行保安部任職的人，都必須掌握這門技術，特別是主管級人物，這是便於鑑別鈔票和信用咭等印刷品的眞僞，那姓李的算得上這門的高手，姓梁的跟着他，手藝自然也不差了。」

畢之榮口齒伶俐的回着話，漸漸王老闆盯在他身上那利刀般的目光也放鬆了，然後他略一點頭，表示這話題已到此爲止，但他最後的判斷却永不會說出來。

他的目光轉向其他三名大漢：「阿炳！你同阿江去酒店把老關換回來，有甚麼動靜直接向我報告。」

阿炳、阿江等應一聲連忙走了，酒店的貴賓房內，此時就只剩下王老闆、畢之榮，以及那位戴眼鏡的自始至終默不作聲的中年男子。

王老闆這時才把畢之榮招近身邊，沉聲道：「你的事怎麼樣了？」

「前陣子緊張了一會，後來就平靜下來了，看來只當作小案處理了。」

「他們沒有懷疑到你頭上麼？」

「當然沒有，銀行發現僞鈔僞咭是平常事，通常只作失職處理了事，有姓余的這小妞背黑鍋，這事就算了結了，再說我跟李大少東是同學，有他頂着，尋常的風雨也刮不到我身上，不過……」

「甚麼？說！」

「……我總覺得保安部那姓李的像幽靈般的盯着我，但也不見他有所行動，這才叫人擔心哪，王老闆！」

畢之榮的女人腔有點抖索，他的眼裏也掠過一陣强烈的驚恐。

王老闆與那位戴眼鏡的中年男子交換了一下眼色，王老闆便微笑一下，隨即沉聲道：「鎭靜點，我會照着你，當然也不能不提防，所以要加快手脚，那幾套信用咭新密碼你弄妥了麼？」

「還沒有，自出了那事後，密碼檔案就換了人保管，要下手得慢慢來，不然讓姓李的嗅出甚麼味道，那就完了。」畢之榮突然頓住，一股强烈的寒氣從他的背上滲入胸口去，他不禁抖了一下：「姓李的這老虎頭可不是好惹的哪！」

他情不自禁地嚷了一句。

王老闆的兀鷹鼻子聳了聳，目光霍的射到畢之榮的臉上。

王老闆沉聲道：「怕甚麼？他沒揪住你的痛脚，還會把你吃了麼？這幾套密碼我等着用，無論如何要在七天內給我弄出來，你既然幹了二次，還怕幹第三次麼？再說我給你的報酬明擺着，弄出一套密碼是二十萬，多弄幾套你就是百萬富翁，到時候雙脚一蹬，到甚麼地方也可以快活一輩子啦，這算盤你好好撥一下，你先走吧！七天後我在老地方等你。對了，還得請你幫一個忙。」

王老闆說着，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大面額的美鈔，遞給畢之榮。

「這是舊版，請替我弄一張最近的新版出來，明天晚上八點，我派人來取……好啦，你走吧，照老

樣子聯絡。」

* * *

「我這張王牌，你看怎麼樣？老宋！」

畢之榮走出去後，王老闆下巴朝他背影消失處一呶，問那戴眼鏡男子老宋道。

老宋的公開職業是律師，同時是王氏企業的法律顧問，他與王老闆的眞正關係，那只有他兩人才知道。

「他的背景値得好好利用，但我看這人膽子很小，也很滑頭，這號人容易壞事，我看得提防着點，以免被他反咬一口。」老宋眼鏡片後眼珠一轉道。

「嘿！他再滑頭也溜不出我的掌心，每一次交易我都給他拍下錄影帶，拷貝我故意讓他瞧了，他自然明白背叛我的後果是甚麼，再說這人太貪心，見錢眼開，每套密碼二十萬，這吸引力對他來說已足夠了。」

「但也不能不防着他狗急跳牆，或者由於他的膽小壞了大事。」老宋陰森的微笑道。

王老闆微一怔，兀鷹鼻子聳一聳，隨即不以爲然的斷然道：「這我心中有數，絕不容他壞事，孫猴子也翻不出如來佛掌心麼，眼下的關鍵倒是在姓梁的身上下點工夫，他絕對是一個製電版的天才。」

王老闆一頓，忽然又道：「泰國那邊有消息來了麼？」

「還沒有，我再派人去接洽。」

「得抓緊點，老宋，爲了減低風險，一定要落實買家才能開始印製。」

末了，王老闆斷然地向老宋道。聽他的口氣，老宋這位法律顧問，却更像王老闆的心腹。

第二天早上，梁智明返回王氏印刷廠上工，他依着王老闆的吩咐，先上寫字樓去見他。

王老闆和顏悅色的吩咐他不必忙着工作，好好在廠裏先熟悉從日本學回來的最新製版技術再說。

一連幾天，梁智明白天在印刷廠製版部上工，晚上就返回王老闆替他長期租用的酒店。要他幹的都是一些鷄毛蒜皮的事，例如修改一下年畫的線條，描摹一下掛歷的字母。

這出奇的平靜，倒着實把梁智明悶得發慌，但他並不敢隨便走動，因爲他發覺無論他走到何處，背後都有眼睛緊盯着他。

這是印刷廠快下工的時份，梁智明正在製版部修描一塊年畫的電版，突然，老關匆匆的走進來，對他說：「老闆請你上他家裏吃晚飯，你這就上車吧，梁先生！」

車子一直駛向郊外，再跑了約莫三里路，才在一座不甚顯眼的郊外別墅前停了下來，駕車的老關按了長短兩下的訊號，別墅的大鐵門就蕩開了。

老關把車子逕直的駛進去，在一幢屋宇前停車。這時，有一名隨從從門內走出來，迎着下車的梁智明和老關說：「老闆剛好來了一位客人，他吩咐先請梁先生去偏廳坐坐，老闆等會就到。」

老關領梁智明走進一個精緻却又有點陰暗的偏廳，然後他就在門口站着，猶如門神似的把唯一的出口堵住了。

梁智明心中一凉，暗道這當眞是「有進無退」了。

但他却若無其事地在一張梳發上坐下，隨便的往客廳四周掃了一眼，憑他的經驗，他立刻就瞧出這客廳的異樣。

客廳的天花板下以及四面的牆壁，分別吊了四盞吊燈三盞壁燈，但這時開着照明的却祇有兩盞吊燈和二盞壁燈，因此偌大的偏廳就顯得有點陰暗。

爲甚麼不把燈全部開了，這只有一種解釋：那些熄滅的吊燈和壁燈內裏另有乾坤，更確切一點說，這乾脆就是電視傳眞掃描器的鏡頭所在。

迅速的判定了這點，梁智明的心頭又一凉，他知道，從他踏進這偏廳的第一刻開始，他的一絲苦笑，只怕也難瞞過主人的眼睛。

想到這點，梁智明乾脆就泰然的合上眼皮養神兒，但他的腦裏却絕難平靜，這半年多來纏繞着他的種種疑問，猶如跳蚤似的從他腦裏彈跳出來。

這撲騰着的跳蚤，把梁智明的腦袋彈得一陣陣的刺疼：「都是這該死一千次的老虎牙，把我誘上這不死不活的可怕境地。」他禁不住在肚裏惡狠狠的咒罵了一句。

但不知怎的，提起「老虎牙」三字，梁智明的心中就掠過一絲溫暖，這奇寒中的溫暖使梁智明從心裏笑了：「嘿嘿！甚麼虎口拔牙，虧這鬼東西想得出這鬼主意，天幸能夠成功，倒是得連他那兩隻見鬼的老虎牙拔掉才可出這口惡氣……」

就在梁智明陷入沉思之際，突地一種他熟悉的腔調，却不知從甚麼地方鑽進他的耳朵裏來了：「眞的活見鬼了，爲甚麼這娘兒腔也跟姓王的纏上了？」

「那麼，我先告辭，改天再通消息，好麼？王老闆！」

隨即，那娘兒腔又鑽了出來，這回梁智明絕對可以確認，這娘兒腔便是華隆信用咭部主任畢之榮，除了他，當世也沒人操得出這教人毛骨聳然的娘兒腔調。

然後，這聲音又沉寂了，似乎

姓畢的已告辭了。

就在此時，梁智明混亂的思緒尚未平復，王老闆却突然在一道暗門前幽靈般出現了，他的兀鷹鼻子聳動着，刀般的目光霍的就投在梁智明的臉上。

「讓你久等了，智明，剛來了一個客人，我想你大概會認識。」

「是呀，我剛才就聽到他的聲音，他不就是華隆銀行的畢主任麼？」

梁智明不待王老闆的話音落下，就坦然的搶先說道。

王老闆一愕，梁智明的回答似乎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一絲獰笑因此在他的嘴角閃了出來。

「嘿！你好像早知道這事啦，所以你不覺得驚奇麼？」

「這有甚麼驚奇，我在華隆和畢主任並不熟悉，只是偶爾碰面而已，再說我已不是華隆的人了，他的事跟我有甚麼關係？我這人就是這脾氣，與我無關的從來不去理會，況且我見了華隆的人就討厭，管他是阿貓阿狗。但對不起，好歹他也是王老闆你的朋友。」

梁智明冷漠的說，他的臉上保持着平靜，迎着王老闆刀般搜刮的目光，丁點沒有退避的猶豫。

王老闆嘴角的那一絲獰笑居然漸漸的隱去了，梁智明在這任何人都會驚惶的突襲下的反應，似乎是一劑萬用的百味草藥，使王老闆的疑心病既沒加重也沒減輕。

王老闆隨即打了個哈哈，道：「是啦，是啦，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是人之常情，再說他們也對你太冷酷無情嘛，我們且不說這些。哈哈，你現在一樣有出頭之日，梁智明啊，來，來，請上飯廳去，這頓飯我是特意爲你擺的。」

這倒當眞是一頓充滿溫馨的家常便宴。

席上的人，除了王老闆、梁智明、老宋外，還有一位不知其身份的妙齡女子。

王老闆殷勤的招呼着梁智明，親手替他倒了滿滿一杯白蘭地，然後他擧起自己那杯，盛意拳拳的站起來道：「智明呵！來，我與你乾了這杯……小燕，你也向梁先生敬一杯！」

那位妙齡女子——小燕，這時也含笑擧着酒杯站起來，道：「梁先生海量，我哪敢和他鬥酒？王伯伯是知道的，我就拿汽水陪你好麼？」

「是是，小燕酒量不行！啊，智明，差點忘了替你介紹，她是我契女，王氏企業的秘書，你們以後多認識、認識！喝了這一杯以後就是朋友囉！呵呵！」王老闆打着哈哈道。

「恭敬不如從命，這麼說，這一杯我定得喝乾了！」

梁智明微笑着站起來，一仰脖子把滿滿的一杯酒喝完了。然後他又在王老闆的盛情下連飲了五大杯。

這時，梁智明暗地估量一下，這酒下肚少說也有二瓶了，雖然憑他酒量算不了甚麼，但這幾杯酒却似乎有點古怪，下肚子後便突覺熱辣辣的使人渾身焦燥不安，一股尋求發洩的慾望，亦因此被誘發出來，而且越來越强烈。

他猛然醒悟這酒中是做了手脚了，但做手脚的目的是甚麼，他不知道。

他祇知道胸腹中翻騰的那股烈火越來越厲害，而且直往腦殼衝，他的腦袋似乎就要爆炸了，他知道自己快把持不住了！

王老闆最後又示意小燕再敬他一杯。

這一杯下肚，梁智明的腹內便如汽油被燃着了，那火焰、煙霧、灼熱夾雜着直冲上腦殼，梁智明痛苦的低吟一聲便摔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 * *

王老闆輕喚了梁智明幾聲，不見答應，便朝後面打了個手勢，立刻，貼身侍從老關和另外兩條大漢阿江、阿炳就從飯廳後面跑了出來。

「把他抬去五號客房！」

王老闆揮一揮手說，老關等三人立刻把梁智明抬了出去。

「準備好了麼？老宋！」

王老闆霍的轉向宋律師，宋律師點點頭，摸出一紙文件，遞給王老闆，微笑道：「這是他向王氏企業預借的一百萬深造費用！祇要他在上面按一個手印，就行啦！」

王老闆飛快的在文件上溜了一遍，夾在指縫間啪的彈了一下，就一聲獰笑：「嘿！就讓他照單全收吧！」

「我不明白，既然你對他有疑心，爲甚麼還要在他身上花工夫？」老宋道。

「嘿，你知道麼，他的確是一塊製電版的天才！以前美國有一位製版大師，他的電版跟眞的有九成五相似，已非常了不起，但姓梁這小子的手藝竟可達九成八相似！這已可亂眞了！你說，這是否値得在他身上下工夫？我不管他到底有甚麼背景，就算他眞的是派進來的臥底，祇要他鑽進來，就休想再飛出去！你馬上去辦吧！」

王老闆把指縫間的文件往宋律師的手上一擲，斷然的道。

宋律師不敢再猶豫，轉身直奔五號客房去了。

「待會你再進去！記住，必須要令他在你身上死心塌地！」

王老闆向旁邊站着的小燕略一點頭，道。然後，他就在飯廳消失了。

在王氏別墅的五號客房，梁智明被擲在一張闊大的梳發床上，攤開手脚，呼呼的昏睡不醒。老闆等三人靜靜的守在外面。

這時，宋律師走了進來，「他怎樣？」他朝裏面呶一呶嘴。

「放心，死豬一樣！」老闆咧開他的大板牙說道。

宋律師走進去，老闆跟在後面預防萬一，但這時的梁智明已失去任何抵抗力了。

宋律師掏出那份文件，一個精緻的印泥盤，按住梁智明的右手食指上，塗上印泥，然後就壓在那份文件的「借貸人」的一格字上。

宋律師朝文件上清晰的指印溜了一眼，才用酒精把梁智明食指上的印泥洗淨，隨即就和老闆一道退了出去。

一會後，那位妙齡少女小燕就悄悄的進來，然後，這道客房門便從裏面掩上了。

到下半夜時分，梁智明才猛的醒來，他睜開眼，觸目的第一件東西便是躺在他身邊的赤裸的女人的胴體！而他自己這時亦同樣一絲不掛，也不必想像，便知道剛才已發生甚麼事了！

他暗叫一聲慚愧，被人如此擺佈竟然毫無知覺，這幾乎是梁智明出道以來的最大的挫敗！

梁智明三兩下套上衣服，向四周掃了一眼，這竟是一間女子的閨房，小小的客廳擺着一張梳粧枱，天花板下垂着一盞水晶燈，光線柔和，襯着粉紅色的牆壁，顯得格外羅曼蒂克。

梁智明朝床上的女子瞥了一眼，那是剛才在席間露臉的「契女──秘書」小燕，他不禁一陣納悶，對方為甚麼不乾脆攤牌，何必費了這許多手脚？

但很快他便獲得答案了，這個答案簡直令人拍案驚奇，在如此精妙的佈局之下，就算他是百分之百純正的臥底，也會忽然發覺，他已被對方扯上賊船，好歹也祇好做個過河卒子，拚命向前，而絕不能退後！

因為這時房門被打開了，兩人先後的走了進來。走在前面的是宋律師，他那尖刻的眼珠在眼鏡片後溜轉；後面的就是王老闆，他皮笑肉不笑的望着梁智明，就像瞧一頭被鐵鍊拴住趕着去玩雜耍的猴兒。

不久，梁智明就奉了王老闆之命，來到九龍尖沙咀一間酒店的地下咖啡室，準備與一位「客商」斟洽一宗價值千萬美元的「大生意」。這是名副其實的「大生意」，不過買賣的却非貨物，而是「鈔票」，一宗最典型的「鈔票交易」。

梁智明依照約定的暗號，逕直走進地下咖啡座一個幽靜的角落。

這裏坐了兩位衣冠楚楚的男子，其中一位是戴墨鏡的彪形大漢，大約是保鏢之類的人物，另一位身材略胖，紅光滿臉，一派上流社會紳士名流風度。

「你好！山高水低……」梁智明以預先約定的暗語對那位紅光滿面的男子說。

「綠水長流……你是梁先生？」

「是。」

「MR．KONG！『鄺先生』」

暗語答對，梁智明就在兩位男子的對面坐下，他沒再作聲，不必問亦不能問，這是這類「錢銀交易」的行規，誰違反了，危機立刻就會降臨，就算你出得咖啡座，亦必定橫屍街頭。

梁智明隨即從手袋的暗格中，取出兩張美鈔，遞給MR．KONG。

MR．KONG接過去，先用手輕輕觸摸表面的油墨，但感十分爽滑，再用手捏着鈔票一角推彈出去，輕輕的「啪」一聲脆響，顯然是如假包換的印刷鈔票的紙張；同時，油墨亦沒有粘手的感覺；更重要的是鈔票的圖案清晰明確，彷彿這是百分百世上最吃香的美鈔！

「GOOD！這是我接手最精美的一種電版！」精於此道的MR．KONG亦不由讚賞的點頭，看他欣喜的神色，若不是行規所限，他必定會追問製造電版的人是誰，欲為己用！

梁智明微笑不語，對方不開口，他是不必說話的。

「OK！開個盤口吧！」MR．KONG終於道。

「大鈔七五折，細鈔七折，最低交收一百萬，超過五百萬，再加一成折扣！」梁智明一字一句清楚伶俐的開出盤口。

MR．KONG默默的思索了一會，猛一咬牙，豎起五隻手指翻了一翻，沉聲道：「這盤口還算可以，就一千萬！大鈔細鈔各要一半！甚麼時間交貨？」

「起碼五天！不超過七天！」

「GOOD！這是我的聯絡電話，有貨馬上通知我！」

MR．KONG朝那墨晶鏡男子遞了個眼色，他便把一張小紙條交給梁智明。三人再沒任何交談。

一會後，MR．KONG兩人便首先站起來，一前一後若無其事走出咖啡座。

梁智明依然端坐不動，因為他知道，很快就會有「王氏企業」的人出現了！

果然MR．KONG剛離開不久，一位兀鷹鼻子和那位「契女」小

燕已悄悄的鑽出來，幽靈般的出現在梁智明面前。

梁智明不禁微一怔，他被嚴密監視這是意料中事，但不料監視他的竟然是王老闆自己！由此可見這宗「大生意」的份量！

幸而咖啡座的燈光本就調得很暗，梁智明又故意低下頭來喝咖啡，因此他霎間的驚疑，避過了王老闆刀般的目光。

王老闆坐下，待侍者送上飲料退開後，他的目光便霍的移至梁智明的臉上！

「談妥了麼？」王老闆沉聲道。

梁智明平靜的點點頭，甚至連眼睛也沒離開他捧起喝着的咖啡。「他對紙質、印製、電版都非常滿意！照老闆你的盤口，他一口就答應了！一千萬，七天內交貨。這是他留下的聯絡電話！」梁智明把那張小紙條在桌面上向王老闆平推過去。

王老闆霍的拿起紙條，向在他身邊的小燕耳語了一句甚麼，小燕點點頭，連忙站起來走了開去。

一會後她就回來了，又在王老闆身邊說了一句甚麼。

王老闆一聽，臉上就泛出笑容，刀般的目光也從梁智明臉上移開了。

「好！你做得漂亮！剛才我吩咐小燕跟他聯絡上了，他的答覆跟你說的一樣！他還稱讚你，說難得有這樣精明幹練的人材！」

「還不是王老闆你引導有方麼！」

梁智明說着，色迷迷的瞟了小燕一眼嘻嘻而笑。王老闆似乎料着梁智明的心曲，哈哈一笑，伸手一拍梁智明的肩膊，爽快的道：「憑你這話，王某絕不會虧待你。這事就交給你，七天內出貨，這筆錢夠你花半輩子啦！還有，到時小燕也是你的啦，任你倆風流快活嘛！呵呵……」

王老闆打個哈哈，捏了捏小燕光裸的手臂。小燕作狀的嬌嚷一聲，「喲！這不是把我當獎品了麼？我不依啦，王老闆！」

王老闆與梁智明對視一眼，兩人哈哈一陣大笑。歇了歇，梁智明忽爾很認眞的對王老闆道：「電版和油印問題不大，我有信心！但紙質也很重要，但眞正的鈔票紙不夠了，我怕過不了關！」

王老闆自負的一笑道：「你放心吧！」

梁智明緊追一句道：「王老闆有把握？勉强拿別的紙質代替，老手一眼就看穿了！」

王老闆盯了梁智明一眼，沉吟一下，終於道：「我把你當成好兄弟，就實說吧！製鈔票的紙張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嚴密管制，在市面無法買到！不過，有錢使得鬼推磨，那些非洲、南美的政府首腦，為了錢，連鈔票紙也有辦法買賣！由他出面入貨，背後再賣給人客，呵呵，這你明白了吧！一切都替你這位鈔票大師準備好了！」

「這我就放心啦！還有，王老闆，我手頭那批信用咭怎麼辦？」梁智明放心地鬆了口氣，隨即又輕輕問了一句。

王老闆瞪了梁智明一眼，嘿！這小子怎的這多問題，他的疑心霍地又跳了出來，但一閃念間就把它壓下去了，在眼下這節骨眼上，他可不能把這寶貝蛋惹翻！「暫時放下吧！等做完這批生意再說！」終於，他只是吩咐了一句，就沒再透露甚麼。

「知道，王老闆！」梁智明微笑道。

然後王老闆就走了。

小燕却留下來，說是要陪梁智明消遣一個晚上。

這自然是男人所沒法拒絕的事，梁智明是男人，所以他不能拒絕。

但梁智明也知道，從現在這一刻開始，套在他身上的天羅地網，也開始更嚴密的收緊了！

「你要去甚麼地方喲？你說吧，我都樂意奉陪！」小燕媚笑道。

梁智明略一沉思間，小燕媚得令男人消魂的蜜語就在他耳畔響起，梁智明嘻嘻一笑，放浪形骸地在小燕耳邊悄語了一句甚麼，這居然把小燕也弄得一陣臉紅。

然後梁智明輕輕吹了一聲口哨，道：「現在就上酒店去！不是這一家，是皇后酒店，你可是我今晚的皇后娘娘！」

小燕噗嗤一笑，拿指頭一戳梁智明的額角：「你呀！倒象十年未聞女人味似的！」

兩人招呼侍者結賬，雙雙依偎着離開這地下咖啡室。

在皇后酒店的一間豪華套房，梁智明浴罷出來，這時小燕渾身上下就只披了一條浴巾，梁智明却套了一件睡袍。

他走近坐在梳粧枱前照鏡子的小燕，小燕輕盈的一扭腰，就欲跳入梁智明的懷抱。梁智明笑道：「等一等，這時候怎能缺了一杯美酒？我打個電話，叫他們馬上送進來！」

梁智明走過去撥電話，小燕對着鏡子沒轉身，但那雙媚眼却盯着鏡子中的梁智明，耳裏絕不放鬆他說的任何一個字眼。

梁智明這浪子要的果然是上等的美酒。

一會兒侍者就送酒上來了，這侍者似乎是與梁智明相熟的，打了

聲招呼。

喜歡帶女人上酒店的男人，認識幾個酒店侍者就方便多了，梁智明這浪子知其中的好處，因此小燕對此也絕不會懷疑。

「謝啦！小張，放下吧！」梁智明微笑一下，就走到衣架邊，從衣袋裏掏錢，把摺着一張「紅底」及三張「青蟹」向侍者小張走過來，「這是酒錢加你的貼士！」

梁智明把鈔票放在侍者的托盤上面，有意無意的拿指頭點點那疊青色的十元紙幣，又睒了睒眼，却沒作聲，連一句多餘的話也沒有。

這時他是背向小燕那面鏡子而站的，因此小燕在鏡中只能見到他的背部，然而他說的話她都聽得清清楚楚。

「多謝！有事多關照！」小張點點頭，就捧着托盤走出去了。

梁智明倒了兩杯酒，拿一杯遞給小燕，他自己端着一杯，嘻嘻一笑，就喝乾了。

然後這充滿羅曼蒂克的套房內，又是另一番令人迷醉的風光！

＊　＊　＊

就在第二天下午四時，華隆銀行保安部主任李靜匆匆走進保安部，立刻，保安部的門便在裏面關死了。

李靜向等在保安部內的青年男子略一點頭，也沒打招呼，便立刻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向青年男子面前一推，急促的道：「承志！你先看看這個！」

青年男子——承志，原來是華隆銀行董事長李正隆的二公子李承志，李正隆把梁智明開除後，便派他剛從美國大學畢業返港的二兒子，出任保安部的副手，一方面協助李靜破僞咭案，自然也有讓李承志歷練的意思。

李承志怔了一怔，接過信封，上面印有華隆銀行的回郵地址，收信人是保安部李靜。

「信內有鈔票……」李靜察覺李承志的驚疑，補了一句。

李承志在信內果然抽出一張十元的青色紙幣，表面並無異樣，他把它反過來，立刻便見到鈔票背面上的二行小字：「大買賣開始，七天內交易，地點待查，接貨人聯絡電話……」側邊還匆匆畫了兩隻很大的老虎牙。

李承志心頭一陣急跳，他突然醒悟這意味着甚麼了，他的身子霍的向李靜這面湊過來。

「是他！」

「是！他托人用信寄來的，這說明他的處境很困難，但他還是把最重要的情報弄到了！」

「這上面說的？」

「意思是說：僞鈔集團的一宗大買賣開始進行，就在這七天內交易，可惜地點還未確定，這種黑道交易通常沒到最後一刻交收，地點是不會暴露的！幸虧他非常聰明，把接貨人的聯絡電話報來了，這可以幫助我們查出接貨人的一點資料！」

「爲甚麼？」

「電話公司的電腦記錄有每個電話號碼的地址和申請人的資料，雖然申請人的資料沒多大意義，但地點却是眞實的！有接貨人的聯絡地點就可以從中查到一點東西！我已找電話公司的朋友去查電腦資料，估計很快就有答案！這次很可能提供一個把僞鈔僞咭集團一網打盡的機會！」

李靜清晰伶俐的推敲着，他的臉上開始現出一股久待將至的興奮，這機會他已等待得太久了。

李承志的神經也被這突然而來的訊息扯緊了。

在兩人略一停頓間，桌上的電話却響了。

李靜一手抄起電話，聽了幾句甚麼，便興奮的下令說：「好極！這樣吧小陳！你馬上趕去帝國酒店，查查那房間住了甚麼客人！」

李靜擱下電話，沉吟道：「電話號碼的資料查到了，我已吩咐小陳馬上去查一查，估計很快就有答案了！」

李承志想了想，有點擔心道：「這麼大的案子，光憑銀行保安部的力量，我怕應付不來吧！」

李靜微微一笑，露出他兩隻老虎牙：「這事我早跟警方聯絡好了，他們答應一有準確情報就立刻採取行動，但我擔心線人的安全，警方到時很難照顧到他的安全，所以到時還得我們自己想辦法。」

「那麼，眼下該怎麼辦？」

「靜觀其變……你會駕駛飛機麼？承志！」

李靜忽然若有所思的道。

「會呀！我在美國讀書很喜歡玩這個，而且有幾千公里安全飛行紀錄……但你問這個幹麼？」

「我想，爲了搶佔先機，將來或許會用得上這個……」

李靜若有所思的道，然後他咧嘴一笑，露出他兩隻令人害怕的老虎牙。

此後的四天內，却根本沒有任何的進一步消息，彷彿送消息來的人已在這世上消失了。

李靜和李承志急得要死，但又無可奈何，他們不敢過份張揚查探，因爲這樣就會打草驚蛇，把身陷虎穴的線人推進絕境。

他們唯有等待，雖然等待是最痛苦的。

到第五天中午，保安部小陳終於從外面回來了，他帶回一個令李靜興奮的訊息，因此他馬上把李承



一架直升機從天而降，及時救了……

志請來了。

李承志一會就趕到了，這時保安員小陳正和李靜說着甚麼，他見李承志進來，便站起來禮貌地向他打招呼，李靜却連屁股也沒移動下。

「你坐着，在這節骨眼上還講這套麼？承志他不會計較的！你先把酒店的情形說說。」李靜的嘴巴向小陳一呶道。

小陳點點頭就說：「終於查到了！那電話號碼是帝國酒店五〇三號房，客人是一位單身漢，偶爾也帶女子進去住一晚，租房用泰國護照登記，據酒店管房的人回憶說，這單身漢年約三十，戴深墨色眼鏡，這幾天只有一位身材略胖、紅光滿面的中年男子上酒店找他，其餘時間就呆在房裏，極少出外，能查到的就是這些了！」

李承志想想，也學着推理道：「這是說，這接貨人很可能是從泰國來的！但誰是眞正的接貨人呢？」

李靜笑笑，接口道：「通常在聯絡地點守候的都是二流角色！眞正的一流人物是不出面的！」

李承志恍然大悟道：「那我明白了，中年男子才是主角，墨晶眼鏡僅是二流角色！」

李靜點頭微笑道：「很好，你越來越內行了，承志，用不了多久，保安部這碗飯你也能吃了！所以我們不能驚動那墨晶眼鏡人，否則就會把主角嚇跑！但時間緊逼，距交貨時間只剩三天，我們也不能白坐着等候！」

「你打算怎麼辦？李靜，阿爸說，我一切聽你的調撥！」李承志連忙道。

李靜胸有成竹的笑笑，決然道：「兵分兩路，小陳留守保安部嚴密監視保安部的電腦系統，碰上編號三〇七二二信用咭的號碼，電腦資料立刻就會發出警告，切記詢問對方客戶使用信用咭的準確地點！然後馬上急電泰國國際刑警組！」

李靜一頓，又道：「承志就請和我一道去一趟泰國，今天晚上就出發！準確的交貨地點雖然還未確定，但八成以上離不開泰國！泰國的僞鈔集團絕不會選擇一個陌生的地方收貨！香港的僞鈔集團得聽買家的，這是黑道的鐵規矩！」

這時手腳快的保安員小陳已在撥電話去航空公司，預訂當晚的夜航泰國機票。

李靜瞥一眼李承志，見他一副躍躍欲試、毫不畏懼的樣子，便微微一笑道：「這次到泰國，你的駕駛技術看來可大派用場了，爲了線人的安全，我們無論如何要搶佔先機。」

＊　＊　＊

夜深沉，月色却明亮，高高的懸掛在中天，下面林木掩映，風也急了，嘯叫着在滿佈林木的山腰、山脚迴旋。

這是九龍新界的一處荒僻村野，在山脚的一間破舊的村屋內依然透着黯淡的燈光，因風聲的呼嘯，只有側耳細聽，才隱約可聞裏面竟傳出陣陣擦擦的輕響，就好像這是一座紡織工場，不過，主人編織的是比衣布美妙百倍的東西，他們編織的是令人神魂顚倒的「鈔票」。

梁智明此時就隱身在這村屋內，他趁每分每秒都在他身邊的小燕不得不去洗手間時，才有機會背轉身來搖頭苦笑。

鐵塔般的老闗和三條大漢的身形不時在外面晃動，就算梁智明是一隻飛鳥，只怕也難飛出這密織的羅網了。

從他接下MR．KONG那筆「大生意」的第二天起，他就被老闗客氣的「請」到了這兒，然後那些精密的印鈔票機才隨後運到，立刻，梁智明被置於最嚴密的「保護」下，替他的主人——王老闆「編織」這世上最美妙的產品！

小燕不久也悄悄而來，大概是先向王老闆密告梁智明當晚的動靜，然後又被王老闆指派來，陪梁智明「解愁消悶」。

在這種情形下，梁智明本身彷佛就成了那台印鈔機，幾乎連上厠所也有人「代勞」，假若有可能的話。

梁智明此刻已身不由己，他知道唯一能夠盡快出去的辦法，就是盡快「編織」完這場甜密的美夢。

有時他自己亦覺得非常可笑，他本來是前來「毀滅」的，但却反而成了狂熱的「製造」者。

更不妙的是，假如警方在這時現場破案，那他這位當場被逮的「印偽鈔要犯」，便是請十個御用大律師怕也難洗脫罪名。

想到這點，梁智明心裏就寒颼颼的一陣發毛。

幸而一切都很順利，到第六天的早上，MR．KONG所要的那批「貨物」便全部趕製妥當了。

然後梁智明便由小燕和老闗伴着，立刻被送進王氏那所幽秘的別墅。

王老闆笑容滿面，居然親自走到大客廳的門口迎接梁智明下車。「辛苦你了，好兄弟！」王老闆拍拍梁智明的肩膊，眉開眼笑的道。然後就伴着梁智明一齊走進大客廳，老闗却留在外面。

「坐吧，坐吧，智明，自家人別客氣。」王老闆招呼着梁智明，自己又緊挨着他坐下，就如梁智明眞的是他親密的好兄弟似的。

實際上，王老闆對梁智明這段時間的表現的確十分滿意，在地下咖啡座斟盤的那晚，他就特意留下一個缺口，最後考驗一下梁智明是否會從這缺口鑽出去，因此他把小燕留下來伴着他，假如梁智明有異心，他就必然會利用這機會有所行動。

但根據小燕的密告，他看來是典型的浪子，根本沒有任何可疑的舉動，因此王老闆對梁智明的戒心也大爲減輕，更重要的是他果然能如期起貨，這是最大的可靠考驗，既利用他的手藝製造「產品」，同時眞刀明槍的對他考驗是否忠誠，王老闆這一箭雙鵰的妙計，委實妙絕。

「你幹得出色，智明，不過還要辛苦你跟我跑一趟，剛才我已跟對方說好了。但這些人很奸詐，我怕他們來個以假冒假，那我們就吃大虧了，所以非要你這位鈔票專家出馬不可，在你的法眼下，眞鈔與假鈔絕對難逃吧，哈哈！」

王老闆客氣的說着，但梁智明的心却一陣急跳，他等待的關鍵時刻立刻就要降臨了，不過他仍平靜的笑笑。

「去哪裏？」

「泰國，先去曼谷，具體地點到時你就知道啦！」

「明天出發？」

「不！今天晚上就動身，所以你就不必出去了，你先洗個澡，躺一躺，七時一道往機場。」

王老闆不容反駁的斷然下令道。他掃了梁智明一眼，破例的解釋似的又跳出一句：「別多心，這是規矩，你在這行呆久了就明白這其中的好處。」

梁智明心頭一震，姓梁的果然厲害，就連這僅有的空隙也沒給他留下，眼下他就算知道了交貨地點也等於不知道，因爲他根本就沒機會向外面洩露。

* * *

第二天早上，王老闆、梁智明、老闗、小燕以及另外四名保鏢便已在泰國曼谷出現了。

王老闆便裝素服，就像一位隨從，梁智明却西裝華服，彷佛他就是老闆，而那位艷裝伴在他身邊的小燕，就是他的秘書兼情婦，後面是五條大漢簇擁着，活像某地的大老闆赴泰國視察業務似的。

不久，MR．KONG就派人和王老闆接上線。來人走後，王老闆却悶聲不響，下令衆人呆在酒店內誰也不准離開。

梁智明嘻嘻哈哈拚命與小燕打情駡俏，但他的心內却急得發瘋。

看情形很快就是正式的交貨時間了，但王老闆却依然毫無動靜，莫非交貨地點就選在這落脚的酒

店？假若如此，那就大事不妙，因爲就連神仙也不可能知道這個交貨地點了。

到中午時份，王老闆終於緩緩的開口說話了。

「大家準備好，現在你們走向對面那間酒店，一個一個走，不要太緊張，老闗，你跟我一道，智明和小燕一起，其餘分成兩組在酒店外面守候。」

對面是一座宏偉的豪華酒店，光顧的客人非富則貴，選擇這麼一處地方交易，的確是最佳地點。

老闗護着王老闆走在前面，梁智明和小燕隨後也進了酒店。梁智明忽然對小燕道：「來泰國一趟，總該送你一點禮物吧？妳喜歡甚麼，隨便說。」

小燕怔了怔，隨即媚笑道：「噢！你送甚麼禮物給我？送金銀珠寶，你捨得麼？」

梁智明笑笑：「好，就送妳一條金鍊。」他爽快的一口答應。

這時王老闆已快走到通上去的電梯口，見梁智明和小燕却向珠寶商場那邊走過去，忙向老闗打個眼色。

老闗即時走過去，不大友善的問梁智明：「去哪裏？老闆在那邊等着。」梁智明笑指着金飾櫃那些光燦燦的金鍊，小燕却嬌笑着搶先道：「他送我一點禮物，也花不了很多時間，等下我跟老闆說說不就成啦！」

老闗沒作聲了，但也沒走開，在梁智明身邊虎視眈眈。

梁智明毫不爲意的笑着拍拍老闗隆起的腰袋，意思是說，有你這枝鐵傢伙頂着，哪還敢行差踏錯？

梁智明替小燕揀了一條她很喜歡的金鍊，然後從口袋中拿出一張信用咭，遞給金舖的職員，笑笑道：「憑這個付賬還可以吧？」

職員接過信用咭一看，原來是香港華隆銀行的信用咭，恰好是這間酒店的特約信用銀行：「你稍等一等。」職員對梁智明道，說罷，她就拿着信用咭走進珠寶商場內室。

梁智明知道職員是進去電訊查詢香港華隆銀行，該信用咭是否可以過賬？這正是梁智明持信用咭購金鍊的目的，亦是他眼下唯一可用的法寶。

很快，香港華隆銀行信用咭部的電腦就接到這張信用咭的訊號，然後又立刻自動轉到保安部的電腦系統。

立刻，日夜守候着的保安員小陳面前的電腦系統的警報紅燈亮了，小陳心頭一震，立刻抄起通話器，道：「你的客戶信用咭號碼，請重覆一次。」

「信用咭號碼三〇七二二一！」

「貴號是？」

「泰國曼谷五星酒店輝煌珠寶商場。」

對方清楚的回答說，小陳的心突突這一陣急跳，連忙依照規矩回答說：「三〇七二二信用咭可以過賬，多謝合作！」

雙方以英語通話，一項隔洋的純商業交易就此圓滿結束。但小陳的手却飛撲向桌上的電話，他必須立刻掛一個長途電話，目的地就是泰國……

在同一時間的泰國那面，梁智明已買好了金鍊，他放浪形骸的就在那兒解開小燕的衣領，親自替她戴上去，然後摟着向王老闆這邊走過來。

這一切不過是數分鐘的時間，隔不遠的王老闆自然把一切瞧在眼內，況且還有老闗在旁邊虎視眈眈，他雖微感不滿，但這只是浪子的行徑，他對梁智明倒沒任何的可疑。

四人走進電梯，升了上去，在最高層處停住，這是泰國曼谷最高的地方，站在這裏，下面的一切盡收眼底，就連任何一部進出酒店的汽車也瞧得一清二楚，這的確是交易「大生意」的最佳地點。

王老闆領頭走入這頂層中一間房間，然後他輕鬆地吐了口氣，向他的心腹一擺手，道：「大家坐吧，眼下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等下MR．KONG一到，我們就大功告成，我答應你們在泰國盡情風流快活幾天。」

王老闆輕鬆，但梁智明却急如火燎，雖然他已使用了最後的秘密武器，但成功與否，他却毫不知情。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他們在這房間內已等候了一個小時了。

就在這時，MR．KONG突然出現，原來他就在這房間的對面預先開了一間房，待證實一切平靜時，才依照約定的時間晚一點，走過來進行這宗交易。

MR．KONG與王老闆也不打話，依照規矩各自交換了一個黑皮箱，接着是雙方仔細的各自着手清點核證。

王老闆這一方負責清點核證的自然是梁智明，他的手拈着這箱足以令人目眩的美金，他的心都幾乎跳出腔外了，老天，眼下已是最後一刻了，如果……那王某人看來就只好埋頭於偽鈔中了。

就在這時，突然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驀地在門外停住，隨即有人在外面叫道：「例行查房！請裏面的人合作開門！」

這聲音很平靜，根本沒有任何異樣，而警方或酒店的保安查房，在泰國是常見的。

王老闆並不以爲意，因爲這次買賣的機密連他自己都感到滿意！他示意梁智明和MR．KONG的手下把鈔票收藏好，朝老闆打個眼色，示意他去開門察看動靜。

這時梁智明已意識到這是怎麼回事了！他必須立刻脫身自救！否則就一切太遲了！

「等我開門！」

梁智明自告奮勇的一個箭步衝上前，運力把擋住他去路的老闆一帶，鐵塔般的老闆冷然間竟被他撞得向後倒退三尺，砰的一聲把他後面的王老闆、MR.KONG一齊撞翻倒地！

梁智明趁這空隙，閃電般把門一拉就衝了出去！

老闆的動作也不慢，隨即亦撲了出來，迎面一拳把一位逮人的國際刑警打翻倒地，緊隨梁智明的身影猛追！一面憤怒的大吼道：「我殺死你這王八蛋！」在這霎間，老闆已然明白，梁智明是引致這場毀滅的內奸！立即朝他放了一槍。

後面又有兩名國際刑警尾隨而來，老闆氣得拔出手槍，朝二人轟的就是一槍，趁國際刑警伏下避槍的霎間，老闆已在梯間失了踪影。

與此同時，十數個國際刑警已向王老闆等人交易的房間一擁而進！

梁智明這時已跑上通向大厦天台的樓梯！他知道下面所有的通道必定被國際刑警封死，衝下去祇是死路一條！他唯一的逃生路祇能是向上跑去！而且祇能拖得一時算一時！

但立刻梁智明的心猛地一涼，右臂一陣劇痛，然後才聽聞槍聲，老闆的怒叫聲，梁智明絕望了，他知道自己落在老闆手上，這條小命就算賠上了！

就在此時，樓梯上面突然閃出一個身影，一手把梁智明扯了上去，隨手向老闆還了一槍，老闆一聲吼叫就倒在地上，後面那兩名國際刑警這時已撲近老闆不到五丈遠的地方了！

上面放槍擊倒老闆的人立刻抱起梁智明，野貓般的竄上天台，隨手把天台與下面分隔的鐵門關死。

這時梁智明已痛得失去知覺。

天台上面原來已停了一部小型直升機，在駕駛室的男子一見那人抱着梁智明出現，立刻就把直升機的引擎發動了，那人抱着梁智明鑽上機艙，直升機立刻騰空升起。

好一會，梁智明在朦朧感覺中像在騰雲駕霧般，梁智明終於甦醒了，他第一眼就瞧見一張他熟悉的，正含笑望着他的臉孔，以及那兩隻令人害怕的老虎牙！

「是你麼……你這鬼東西！」梁智明虛弱的咧着嘴，「我怎麼忽然就上了直升機？你怎麼剛好在這要命的時刻出現？」

老虎牙自然是李靜，他咧嘴一笑，「別問那麼多了！先送你去醫院再說！總之，我不會讓你吃虧的，你知道駕駛直升機的人是誰麼？他是李正隆先生的二少爺李承志！」李靜向駕駛座呶呶嘴。

「是他！」梁智明拚命的抬起頭，朝駕駛室望去，李承志在忙亂中回過頭來，向梁智明點頭微笑，他的眼睛竟含着兩點感激的熱淚。梁智明忽然覺得，他的九死一生，已獲得補償，他忍着槍傷的劇痛，向他還以微笑。這一放鬆，他又昏迷過去了。

一個「銀行大盜」的故事結束了，但另一個新的故事又發生了。

謀定而動 巴結顯貴

魯春齡的眼珠盯着辦公桌上的一份早報，經濟版上的標題寫着：南亞信託銀行收購豐捷財務，豐捷財務起死回生直線上升，南亞信託昨日聞風而動，半日上漲五毫……

南亞信託銀行是香港排名第三位的大銀行，但豐捷財務却是一間不甚顯眼的中型財務公司，大銀行收購中小型金融機構那是常見的事，因此報上這則經濟新聞本也不算甚麼。

但多明尼財務公司恰恰握有大手豐捷股票。

魯春齡恰恰是多明尼財務公司總經理。

這兩者當中就有妙不可言的聯繫。

魯春齡忽然成了兩者的橋樑，他若點頭，南託收購豐捷的事，就幾乎可以斷定大功告成。

魯春齡因此微微一笑，他斷定南亞信託銀行必然會有高層人士拜訪，這是他與南託銀行拉關係的千載良機，而且更是攫取一條「金鎖匙」的起步點！

雖然直到此時，魯春齡尚未能判斷，南託派來的人是誰，但他已可確認，來人絕非二三等的人物，因此他甚至已交織好滿肚的密圈，他唯一等待的，便是屆時憑他的手段去隨機應變。

「嘟！」

就在此時，辦公桌上的對講機響了，魯春齡立刻伸出指頭霍地一按掣鈕。

「總經理！南亞信託銀行董事章仙綺小姐到訪，見客麼？」是他的女秘書嬌俏的聲音。

魯春齡的眼神又霍地亮了，他自然知道「南託董事」，特別是「章仙綺」這三個字眼的份量！

他幾乎按捺不住，要跳起來衝過去開門，俯身躬腰的迎接貴客進

來。但他却忽爾微微一笑，冷漠的說出另一句話來。

「眞痲煩，不是說今早我沒空不見客麼？約個時間，請她明天再來吧！」

啪的一聲，魯春齡把對講機關上了。這樣一來，任何通話也不可能再傳進來。

外面的女秘書明白，在這個時刻絕對不宜干擾，否則那就當眞是自討沒趣！換了別的訪客，她自然立刻就下個婉轉的逐客令，但這是「南託董事」，她決計不敢輕易開罪。

她拿出一副委屈的樣子，攤攤手掌說：「眞不好意思……碰上總經理有特別重要的事，你先稍等一等，轉頭我再告訴總經理！」

南託董事章仙綺小姐狠狠的「哼」了一聲，那「總經理」剛才尖脆的回音她分明聽淸了，一陣怒火驀地就襲上心頭：哼哼，好大的架子，活像他就是那個中美洲小總統！稀罕嗎？不是衝着那二千萬股豐捷股票，你這龜窩財務公司還提不起我章仙綺的興趣！

吃慣了大茶飯的章仙綺此刻感到受了莫大的委屈，她幾乎就要轉身悻悻然離去，而且發誓今生今世也決計不再踏進這龜窩財務公司半步！如果不是她父親章洋龍焦急的臉孔適時在她眼前晃動的話。

「父親——章洋龍——南亞信託銀行董事長」，這些字眼便足夠份量令章仙綺的步子改變方向，但並非向財務公司的大門口，而是決然的向總經理室衝去！

這時，女秘書的臉色一變，猶如一隻青蛙般的一步跳上前，恰好把章仙綺擋住了。「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啦……總經理吩咐過，未經他同意，誰也不準擅自進去！我意思是，請你先等一等，我試試再替你通傳……章小姐！」她這時的語氣已近乎哀求了。

女秘書對「總經理」越是敬懼，章仙綺就越發怒火，她借題發揮的尖聲道：「怕甚麼，怕他炒你魷魚麼？你這位老闆好大的架子！你這份差事看來也不好幹，他炒了你，你就拿我這名片上南託人事部去，偌大一個南託還會少了你這碗飯麼！」

章仙綺狠狠的尖叫着，伸手撥開擋駕的女秘書，就要推開那道總經理室的門。

這時，房門却從裏面猛地拉開了，一位年約三十的男子就站在章仙綺的面前。這男子平凡的一張臉上，却嵌了一雙奇特的橄欖形眼睛。

章仙綺猛地觸着這雙在自己身上霍霍打轉的眼睛，心頭不禁怦然一跳，直到此時，章仙綺才突然記起自己是年輕女子，情不自禁往自己身上溜了一眼，唯恐有甚麼地方失了檢點。這雙橄欖形眼睛是這般的鋒利，以至它令人感覺自己變成赤裸，一切均無所遁形！

「吵甚麼，讓外面的客人瞧見，成何體統？」這男子——魯春齡緩緩的說，在他的臉上，根本瞧不出丁點的喜怒表情。

女秘書惶恐的低垂着頭不敢回話。

章仙綺的心火又往上冒，她把腰一扭，尖聲道：「不關你職員的事，是我自己要闖進來！你的職員盡忠職守，看來是被你的威風嚇怕了！」

章仙綺的潑辣似乎令魯春齡一怔，但隨即想起甚麼，繃緊的臉皮又舒開，一絲莫測高深的笑意在他嘴角掠過。

「你就是南託章仙綺董事？剛才我眞的沒空！」魯春齡解釋似的道，拿這來表示自己的歉意，「那你跟南託董事長章洋龍先生同姓囉？」他隨口不經意的又加了一句，那橄欖形的眼睛疾速的在章仙綺臉上一掠。

「是的，他是我的父親！」章仙綺又把腰肢一扭，道，「那你準是掛着中南美某小國名譽領事大名銜的多明尼財務總經理魯春齡先生啦！」

對這明顯帶刺的話，魯春齡却不以爲意的笑笑：「是啦！章小姐找我有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當然有事才找上魯先生這兒來的！」章仙綺負氣的道，「哼哼！不是瞧在豐捷的二千萬股份上，就算十八乘大轎抬我，本小姐也未必踏上你……」

這後半截話，她費了狠勁，才把它嚥回肚裏。

魯春齡笑了，章仙綺的心事他一眼就窺破了，她越是嬌橫負氣，他就越高興，因爲他深知，越是嬌橫的女子就越是無知。他把手往裏面一擺，抱歉的微笑着道：「那！這就請進吧，章仙綺董事！」

魯春齡的總經理室地方不大，擺設也不多，但却很高雅。一張長形的寫字枱，後面掛了一幅很大的嫦娥奔月刺繡畫，前面則是一套茶几梳發，僅此而已，連一點多餘的陳設也沒有。章仙綺在梳發上坐下，立刻就感到這總經理室的獨特和高雅。

驀地她又觸着魯春齡那橄欖眼射來的奇特的眼神，她的心因此而突突的一跳，心中的怒氣因而就緩緩的褪去，代之而來的是莫名其妙的羞喜，一抹淡淡的紅暈甚至泛在章仙綺白晰的臉上，在這霎間，她甚至已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了。

「章小姐找上這兒來，大概不

是爲了存貸那三幾十萬的事吧？」魯春齡瞧破了眼前這位千金小姐的微妙心態，體貼的適時展開了話題。

「是這樣，怎麼了？」章仙綺收攝心神，帶點嬌嗔的賭氣說，她自己也覺得奇怪，在這位魯春齡面前，她好像不能隱下任何秘密似的，她情不自禁地竟露出了一點她自己幾乎早已忘記了的少女的嫵媚！

「這太簡單囉！憑章洋龍這三個字，一個電話打來，敝公司馬上就給弄妥啦！章小姐也不必勞駕到這兒來了！」魯春齡微笑着說，他的視線始終沒離開她那大眼大嘴配合得恰到好處的臉孔。

章仙綺不禁咧嘴一笑。對方的坦白證實了章家在他心中的份量，這就夠了！「魯先生不愧是外交家出身，眞夠眼力！」她一頓，特地又加了一句，「也夠坦白！」她盯了魯春齡一眼，她證實了自己的判斷，隨即就急促的道出了她的來意。

「南託收購豐捷財務的消息，魯先生大概已很清楚了吧！我就是爲這個來向魯先生請教的！」

「我當然知道，我還知道這是一次對南託絕對有利的收購行動！」魯春齡不動聲色地微微一笑道。

「怎能這麼說？魯先生！」

「不是麼？以一股南託股票換購五股豐捷股票，南託不必動用一個巴仙的現金，就把資產總值近二億的豐捷財務八十巴仙的控制權掌握在手，到時還可以馬上把豐捷的一部份資產轉爲白花花的現銀！你看，章小姐，這不是對南託絕對有利麼？章洋龍先生這一步棋子實在太了不起啦！」

魯春齡緩緩地說，故意把涉及的數字咬得清清楚楚，末了，又特意加上一句對章洋龍表示欽佩的話來。

這投其所好的話，果然就換來章仙綺的格格一笑：「當然啦，我父親走的棋子還會錯麼？南託能有今日的成就地位，老實說，還不是靠他獨到的眼光麼？」章仙綺的大眼睛閃灼着一股驕傲的光芒，她瞟了魯春齡一眼，趁勢把此行的節骨話兒抖了出來。

她續道：「所以啦，實說吧，豐捷的股東能夠轉到南託的旗下，這是他們的福氣！一個走下坡的企業掌握在强者手上，能夠起死回生，股東就能大分紅利！因此，這不也是對豐捷的股東絕對有利麼！就拿魯先生來說吧，據我所知，你的多明尼財務公司就持有二千萬股豐捷股票，是散戶中的最大股東，只要魯先生帶個頭，換股行動就水到渠成囉。當然，魯先生有功於南託，日後有事就好說話啦！」

章仙綺說到這裏，就猛地頓住，緊張的瞪視着魯春齡，捕捉着他的表情變化。

魯春齡自始至終掛着那莫測高深的微笑，靜靜的聽着，他的內心的震盪在他臉上根本難以捉摸。與南亞信託銀行，特別是與章氏家族攀上交情，這是無數在金融界闖蕩的人夢寐以求攀登的天梯！別的不說，單是一個在香港排名第三的超級地位，就如同南託那個太陽商標般的光華四射！而要成功的攀上天梯，眼前女子就是他取得那「金鎖匙」的最佳通道……

這麼盤算的結果，魯春齡從寫字枱後面走出來，很得體的在章仙綺身邊坐下，長長的吐了口氣，像面對一位知己朋友，推心置腹似的道：「說出來也不怕你見笑，章小姐，我是幾年前才從中南美來香港發展的，對金融界的情形不過是剛踏進門檻，一切還得請章小姐多多指點。就拿你們的南託說吧，對令尊章洋龍先生我是由衷的佩服，有機會必定當面向他老人家請教，但說到底，對南託的內部財政狀況的了解，我就不敢自誇啦！拿二千萬股豐捷換四百萬股南託，這對多明尼來說，可不是小事情囉，所以我不得不慎重考慮！章小姐是明理人，希望能體諒則個。」

「說來說去，你還是對南託缺乏信心！你對南託如果有信心，這種種考慮恐怕就是多餘的了，魯先生！」章仙綺焦急的嚷道。

魯春齡不動聲色地微笑。

這無言的默認，傷害了章仙綺的自尊，她霍的站起來，一句尖刻的話就要冲口而出，她掙扎了好一會，才擠出另一句勉强的場面話來：「那！那好吧！我就恭候你的答覆！魯先生！」

章仙綺說完這句，提起她隨身的小皮包，快步搶到門邊，狠狠的一拉門，就衝了出去！

魯春齡微笑着凝注房門，一抹古怪的笑容緩緩爬上他的嘴角：哼哼！許多人說，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她麼？過早摘她才是不能嚥下肚的青葡萄哩！

魯春齡默默沉思了一會，他的橄欖形眼睛忽地掠過一縷寒光，伸手抄起辦公桌上的電話，「……程光兄麼？晚上八點，金馬侖餐廳見吧！」魯春齡在電話中對程光兄說。

程光兄是一間經濟研究社的社長，這間經濟研究社幹的是一門特殊的生意，幹這門生意憑靈活的腦袋及巧妙的手腕，因爲它所「研究」的是深隱於各大機構財團內部的「秘密經濟」，這種「秘密經濟」研究

得越深刻、越徹底就越機密，賣出去的價錢就越高。

魯春齡從來不走輕率的棋子，此時他需要的就是南亞信託銀行的「秘密經濟」內幕，然後他才能決定下一步應走的路子。

＊　＊　＊

魯春齡忍痛付出高價，很快就從程光手上弄到南託的秘密消息。

南託收購豐捷財務，完全是董事長章洋龍個人的主意，而以此爲導火線，章洋龍與南託的第二大股東莊仲謀鬧翻了，莊仲謀正在策動陰謀，一方面破壞章洋龍收購豐捷財務的行動，同時更藉此打擊南託……

這秘密消息對魯春齡非常重要，因爲他據此足以判斷，南託收購豐捷的行動絕不會一帆風順，那背後的一棍，必然會把章洋龍打得昏頭轉向，就算他是鐵打的金剛也必定仆倒！這時如果有人伸出手去扶他一把，哈哈！他對你的印象必定好極了。

或許你可以事先把這秘密向他透露，但這樣好戲就演不成了，當他得志滿意時，他身邊還會少了人去錦上添花？哪會屑顧你這小角色？嘿嘿，那不如就來個靜觀其變，然後才去「雪中送炭」，這時呵，通向南託大門的「金鎖匙」，還愁不穩拿到手麼？

這麼盤算的結果，魯春齡斷然的決定，暫時按兵不動，待暴風雨打到章洋龍身邊，才伺機出擊。

不久，果如魯春齡預料，以「南託收購豐捷」爲風眼的暴風驟雨鋪天蓋地向南亞信託銀行，向章洋龍本人襲去！

這是報上登出南託收購豐捷財務消息的第三天早上，香港證券交易所甫一開市便來了個天翻地覆。

有人秘密大手拋售南託的股票，立刻，大手拋售南託的經紀和洶湧的人羣，已成了交易大堂的核心，許多人湧來，又迅速的湧出去。這個核心成了一個威力强大的輻射場，向四周飛出强烈的射線，牽扯着股民的咽喉，改變着買家的腔調，很快，幾乎所有的聲音都成一個「沽」字！各類股價均大幅滑落，而放出輻射線的南託股，更有如崩堤的江河，向下衝瀉！

「八元五毫……八元二毫半……八元零五仙……七元八毫……六元三毫二仙半！」

到上半日臨近收市時，南託股竟暴跌二元二毫，跌幅高達百分之三十！一石擊起千層浪，南託的暴跌，帶動其他股票亦向下傾瀉！半日恒生指數暴跌七十六點。

這時，接了經紀韓曉艮的驚報，匆忙趕返銀行的南託董事長章洋龍，正咬牙切齒的瞪着他面前的兒女章承業、章仙綺，就連他的續弦妻子方玉嬋，他的老搭檔黃伯祥這一干董事局顯要人物，亦不時被他刀一般的目光刮着！平日他已顯混濁的眼珠，這時却出奇的閃亮！

寬敞的南託董事長辦公室，被一股熾熱的氣流蒸得絲絲的冒着熱氣。

「承業！仙綺！怎不說話？人家韓曉艮一個外人也瞧着不對勁火溜溜向我告急！你們縮到哪裏去了？眼看這驚天大事就只曉得作啞巴……氣死我了！」

章洋龍咆哮着，他的大兒子章承業嚇得臉色蒼白，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方玉嬋故意避開他的目光，臉向着窗外，手指頭却狠狠的揑着她那柄鵝毛扇，似乎在急促的盤算着甚麼。南託副事長黃伯祥滿臉迷茫，似乎直到此刻他還弄不清發生的事是眞是假！

章仙綺欲說甚麼替自己分辯却又不敢貿然開口，白晰的臉皮因而憋得血紅，終於還是按捺不住搶先發了一句話來。「我一直在交易所瞧着，早市南託跌得厲害，我以爲這只是暫時現象，不想因這點事情驚動阿爸你，所以就等到午市開了再說！誰知……南託越跌越厲害，我就馬上趕回來了。」

章洋龍嘿嘿冷笑：「你太天眞了！仙綺！這情形分明是有人惡意拋售！這人來頭不小哪！市場的情形，曉艮已對我說了，他也被弄得很慘！」

黃伯祥忙接口道：「曉艮是經烈投資公司的股東，又是交易所會員，他說的情形當然可靠，那……這幕後惡意拋售的人是誰？曉艮有沒有說？」

「曉艮恨不得把那人活剝皮！還抱怨我誇口累慘他！於他眼下的情形我不怪他，但他也弄不清這幕後拋售人是誰！」

「那可以從持股最多的南託股東身上查起！」章承業忽然道。

「說甚麼孩子話？承業！持股人最多的是你阿爸，其次是各副董事長，而持有不記名南託普通股的外間散戶何止千萬，你怎麼去查？就算你查了又怎麼樣？他既然擺明是惡意拋售，顯然另有目的，股票自由轉讓是法定的，你拿甚麼去制止他？」方玉嬋數落着章承業道。

章洋龍却心頭一動，急道：「你說這惡意拋售另有目的？玉嬋！你接下去說說看！」

「暫時我也猜不透……」

「嘿嘿，那豈非白說？」章洋龍一聲冷笑，這時他就連方玉嬋的話也惹他上火了。

嘟嘟！這時長形檀木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似乎已知道是誰打來的，章洋龍一手抄起電話便道：「

說吧！曉艮……」他問了一句，然後喘了口氣，緩緩的跌坐回椅子上。

「……南託又下跌五毫半了……嘿嘿！」

「這是說南託跌到五元八毫！跌了三十五巴仙！該死，怎會弄成這個樣子？」聽了章洋龍的話，黃伯祥失神的跳起來，茫然的嚷道。

就在此時，另一位副董事長汝年衝了進來，脚根未站定便氣急敗壞的尖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洋龍……我剛從市場那邊趕回，親眼看見幾個持有大手豐捷股票的散戶在怒罵着，說南託和豐捷的聯合收購建議是騙人的鬼話，他們就算瞎了眼，也決計不上以南託換豐捷這大惡當……看情形收購豐捷的事完了。」

「在這節骨眼上別亂說吧，汝年！」

眼見章洋龍漲成豬肝的臉色，黃伯祥制止朱汝年別再往下說，但章洋龍却突地說道：「說！說下去，再說南託也不會就此垮台。」

「也得想個辦法，收購的事先別說，南託這樣跌下去也不是辦法。」朱汝年忍不住又道。

「擔甚麼心？汝年，放着南託這近百億的資產，除非瞎了眼才看不見南託這雄厚的實力，嘿嘿，百年基業，難道還怕了這坑渠小浪麼？我吩咐曉艮留在市場盯着，看看吧，不消一時片刻，南託就會反彈升上去，堵住那些動搖者的口實。」

章洋龍吼叫着，使勁的拍了一下辦公桌，似乎這上面便是那些該死的動搖者：「玉嬋，妳去把我名下的資產核計一下，拿去銀行按揭，看看能弄回多少現金。承業，你去協助妳阿姨處理這事，市場那一頭，就由伯祥、汝年你們走一趟，跟韓曉艮會合，由他的經烈證券出面，收購南託，特別是惡意拋售的，拋出多少收購多少，不惜任何代價，把拋售的火頭壓下去，南託收購豐捷的事，許勝不許敗，我要在三天內見到成效，三天之內！」

章洋龍決然道，他緩緩的轉過身來，他的眼珠閃爍着寒光，嘴角的棱線在劇烈的抖動，他的老年殘餘的生命力，此刻已被激發到極點了。

這時誰都看得出，收購豐捷，已是章洋龍在商場闖蕩半生的最後一役，若然失敗，就會令章洋龍決不能忍受的終生抱恨，爲求勝利，他已不惜任何代價了。

在章洋龍不惜代價的力托之下，南亞信託銀行的股價在六元上穩住了，但市面對南託的信心已大失，因此要反彈上去却十分困難。

股票市場由於南託已下跌了三十巴仙，因此原來提出的，以五股豐捷換一股南託的收購建議，起決定性作用的散戶便大爲猶豫，有的甚至轉而拋售南託股購入豐捷，如此一來，南託要以換股收購豐捷，就除非有奇跡出現了。

這時，不但黃伯祥、朱汝年等南託大股東怨聲四起，只是礙着章洋龍積年的餘威不敢公然反叛，就連章洋龍的妻子方玉嬋亦開始抱怨，因爲力托南託股價，章家付出了大批現金，萬一南託有個三長兩短，章氏家族就只剩下一個空殼了。

就在章洋龍面臨衆叛親離、進退維谷的絕境時，章家却忽然降下一顆大救星。

這是南託股價暴跌的第三天下午。

章洋龍心事重重的返回章家，他終於不勝負荷，心臟病突然發作了。他坐在椅上，難忍心頭的劇痛，發出一聲沉重的呻吟，臉色一變了，豆大的汗珠在他額上冒了出來。

「怎麼啦？洋龍！」方玉嬋最接近章洋龍，猛的瞧見他這樣子，尖叫一聲就撲了過去，雙手使勁的在他的胸口按揉。

黃伯祥、章承業、章仙綺等見狀也趕忙湊上前去，七手八脚把章洋龍扶躺在就近的梳發椅上。

「救心丹！救心丹！快，去拿救心丹！」方玉嬋一疊連聲的尖叫着。

終於，救心丹送來了。方玉嬋餵章洋龍服下，又出人意料的在章洋龍背上使勁拍了幾下，章洋龍吐出一口痰，奇跡般的就恢復過來。

「老毛病了，伯祥，這心臟越來越不聽話了。」章洋龍向黃伯祥點點頭，苦笑道。

「萬事瞧開點，洋龍，身體要緊哪！」黃伯祥伸手抹抹額上的冷汗，章洋龍剛才的樣子着實嚇了他一跳。

就在此時，客廳的電話却響了。但誰也不敢去接，因爲只怕這電話報來的又是要命的壞消息。

「去呀！去接電話，玉嬋，大不了又是南託往下跌，我還能頂得住，死不了的。」章洋龍道，經過這老毛病的心臟發作後，他倒出奇的鎮靜下來了。

方玉嬋猶豫一下，勉强的站起來，走過去接電話，僅片刻，方玉嬋在那邊用手把話筒蓋住，朝章仙綺招招手，道：「多明尼財務公司魯春齡的電話，指定『章仙綺』接聽哩！這姓魯的搗甚麼鬼？來呀，仙綺！」

章仙綺走過去，聽了一會，又嬌聲的說了一句甚麼，然後就得意

的格格笑了。她急急的，幾乎是跳躍着向章洋龍走過來，她緊抿着嘴唇，一臉凝重，但開口說話時，大眼睛閃動的火花却掩飾不住她內心的喜悅。

「阿爸，多明尼財務公司總經理魯春齡托我向你求見。」

「甚麼事？」章洋龍微一怔道。

「阿爸，這時如果有人帶頭拿豐捷去換南託，是否一呼百應且別說，至少可以令人增加對南託的信心，而且可以推動整個收購豐捷的大計。」

「這時誰肯冒這個風險，你這是孩子話吧！仙綺！」

章洋龍搖頭苦笑道，但在內心裏，他倒着實祈盼這並非孩子話。

這時候如果眞有人願意這麼振臂一呼，那就當眞有如鬼域裏的一聲驚雷，把那些向他張牙舞爪的妖魔鬼怪震退。

「如果眞的是這樣呢？阿爸！」

章仙綺胸有成竹的格格一笑道。

「如果是這事，讓他直接給我來個電話就成了。」

「不！阿爸，他說非面見你不可，他說他還獲得有關這次惡意拋售南託股份的內幕，阿爸你當然極想知道，還有，我聽他的口氣，換股這事也大有商量餘地，大概他終於明白我向他下工夫的份量吧，我說，阿爸你非見他不可。」

章洋龍的雙眼霍的亮了，他極專注的望着章仙綺，衡量着她話中的斤兩。終於，他略一點頭，決然的說：「那好吧，妳跟他約個時間，明天早上十點我在家裏等他，十點前，記住，我和他見面的事不能向外間洩露，免得又被那些鬼域小人揪住大做文章，哎！」

章洋龍吸了口氣，又沉重的喘息了一下。多少年來，就算初出道創業的艱難時刻，他也從未感到心臟如眼下般不勝負荷。

* * *

第二天上午九時五十分，距章洋龍定下的「十點前」尚差十分鐘，多明尼財務公司總經理魯春齡就神色泰然的站在章洋龍面前。

方玉嬋微笑不語，章仙綺却滿臉祈盼地緊張地盯着魯春齡。章承業不在家，他一早就被父親趕去銀行處理那托市收購的緊急任務。

「阿爸，這位就是魯春齡先生，我早跟你說過了。」

章仙綺向章洋龍介紹說，但她的眼睛却一直沒離魯春齡的臉。

章洋龍略微欠了欠身子，就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故意不耐煩的道：「嗯，聽說過，章仙綺代表南託和你洽商過收購豐捷的事，你請坐，魯先生，但十點後我要趕回銀行，南託的情形魯先生知道了吧！」

魯春齡點點頭，向前跨上一步，臉上始終保持泰然自若的微笑。但也並沒貿然坐下，以此來向這位赫赫有名的金融巨頭表示敬意。

「我正是爲這事來向你老請教的，章先生。」魯春齡恭敬的從容不迫的說。

章洋龍點點頭，這青年人神態自若的鎮靜，立刻給他印下一個好印象，但隨即又皺皺眉頭，眼睛緊盯着魯春齡的臉，要從這上面瞧出他內心的奧秘。嘿嘿，這類年輕人固然是一種人才，但又是最難駕馭的，決不能讓他利用自己眼下的弱點。心念電轉，章洋龍臉色一沉道：「南託眼下碰上的只是一點小波折，這對收購豐捷絕沒影響，有人在外間說三道四，只是他們在瞎猜測而已，魯先生自然明白這點。」

「我明白！章老先生在金融界的名望地位，憑你老的一句話也就行了，除了一點點意外，我也確信南託收購豐捷必定成功。」魯春齡微笑一下說。

章洋龍的心頭一動，這話有點意思，這姓魯的似乎有備而來，看情形除了收購的事外，他還掌握了一點甚麼。

「噢！那麼，你先坐下，慢慢說，其實把豐捷財務併入南託的旗下，對豐捷的股東明擺着有莫大的好處，魯先生不是有一手豐捷麼？當機立斷一句話就成了，別人信任南託就是信任我章某人，我當然不會令他失望。」

魯春齡把章洋龍的故作不耐煩早就收在眼內，但他臉上的微笑却丁點沒有減褪，也並沒趁勢坐下來，他點點頭，順着對方的話題趁勢就把他的來意逼進一步，不出他所料，這一步立刻就把老頭子打動了，而且是出乎意料的一大躍動。

「對啦，章先生，我當然知道你老的爲人，誰不知道你老在這行上最講義氣，因此我才冒昧拜會你老，因爲我憎恨那些背信棄義的小人，例如說吧，這次南託被人惡意拋售，外面的傳聞很多，而我確信，其中只有一個內幕是值得章先生你重視……」

「你說，甚麼內幕……但等一等，請到我的書房談。」

章洋龍的眼霍的一亮，嘴角的棱線猛抖了一下。

這一切沒逃過魯春齡的視線，他臉上微笑，心中却一陣狂喜：嘿嘿，這老頭子眼下被人反叛的憤怒燒瘋了，看情形這收購的事更令他動情。果然，一切都沒有偏離魯春齡的深謀遠慮。

魯春齡點點頭，却又不失禮貌的向方玉嬋、章仙綺微笑一下，說：「對不起，有空再向章太拜候！」

魯春齡說罷，故意一頓，讓章洋龍先走一步，自己跟在後面，向章洋龍的書房走去。

章仙綺吃驚的失聲道：「阿爸這是怎麼啦，竟讓一個生面人到他的書房。」

方玉嬋往兩人的背影瞥一眼，伸手拍拍章仙綺的腰肢，若有所思的道：「他有點亂了方寸，但這個魯春齡確實有他的神秘魅力！」

在章洋龍的書房，魯春齡施展渾身解數，居然把金融鉅子章洋龍征服了。

魯春齡手上有兩張王牌，其一是他的多明尼握有的替客投資的二千萬股豐捷股票，只要他帶頭同意南託的換股建議，章洋龍收購豐捷的事，幾乎就成功大半了；其二是他掌握的南託兩大股東莊仲謀和雷平康，在市場秘密大手拋售南託股東的內幕資料。

這兩點均是章洋龍眼下的致命弱點，魯春齡積謀遠慮，又在適時發下王牌，自然穩操勝券了。

在獲得章洋龍的親口保證後，魯春齡便決然道：「既然有章先生親口保證，這事就敲定了！等下我馬上通知經紀行，請他們馬上辦理以豐捷換南託股事宜！還有，這份有關莊仲謀先生秘密拋售南託股的內幕資料，也留給章老先生你處理好了！」

「好！魯先生夠爽快！你信任南託這個情我領了，日後你多明尼有事儘管來南託找我，能夠辦的，我會優先考慮！」章洋龍高興的說，很大方的作出承諾。他自負已摸透了對方的心曲，一家小財務公司誰不盼與全港第三位的大銀行扯上關係？別的不說，單是在錢銀貸借方面略略鬆動一點，就足夠他吃飽了！

「這我得衷心說句謝謝啦！章老先生今後多關照多明尼，我這個小經理就心滿意足了！」這似乎正中魯春齡的心事，因此他一聽就馬上接口道。

這就很合章洋龍的口味，他確信在商場上誰不爲己？謀求自己事業發展是天經地義的事，祇要念着一點道義，就算强盜也算一種人才，所謂「盜亦有道」嘛！這商場上的觀念，章洋龍把之奉爲自己處事的鐵則，因此他非但不怪魯春齡的有目的而來，反而喜歡他的爽快！

這時，魯春齡自忖是應該告辭的時候了，他站起來，向章洋龍略一彎腰道：「那麼，我也該告辭了！抱歉，妨碍了你老這許多時間！」

「好！好！」章洋龍點點頭，若有所思的望着魯春齡出去的背影，心中一動，突地又把他叫住了：「不忙，我還有一句話跟你說，如果你碰上在背後打你一棍的人，你會怎麼做？魯……春齡！」章洋龍對魯春齡的稱呼也變了。

魯春齡猛地轉過身來，飛快地掠了章洋龍一眼，就向章洋龍走前一步，緩緩的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好！你果然有兩下絕招！英雄所見略同嘛！」

「謝謝章老先生的誇獎！」

「唔，這事稍後再詳細談，這方面還得依重你啦！對了，如果南託稍後控制了豐捷財務，我出面推薦你出任豐捷董事局執行董事兼總經理，你有沒有膽量接受這項挑戰？但我得事先告知你，要把虧損的豐捷脫胎換骨成盈利企業，這工作將非常艱巨！」

章洋龍這短短的幾句話，就猶如一陣旋風，把魯春齡猛地捲進一座金碧輝煌的寶庫前，而開啟這座寶庫的「金鎖匙」就在他眼前晃動！

魯春齡自覺身上的萬千細胞都被這强烈的金光射中，萬千細胞因而像羣蜂撲蜜般嗡嗡湧動，這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他感到心臟被强烈的擠壓！魯春齡的臉孔漲紅了，費了狠勁總算才把那激蕩的心神按捺住！

「有章老先生的提點，我相信我能承受這項挑戰！」魯春齡鎮靜的道。

「好，年輕人應當有這份勇氣！今天晚上八點，你在帝苑夜總會等我，再詳談剛才的事！」章洋龍說。然後魯春齡就走了出去。

離開了章家，魯春齡的脚步就驀地加快了，他沒有駕車來，他的小車恰好壞了，他祇好搭的士，幸而及時趕到，而且天幸把章老頭子征服，令他向既定的的目標大大的跨進了一步！

＊　＊　＊

魯春齡算得上是芸芸衆生中的奇人，在他的人生字典中沒有「不可能」這三字，「不可能」祇是機緣未到，祇要攫住機緣的一角，再狠狠的扯住，一切也就成爲可能了！」魯春齡的處世宗旨，可以用他自己的這一句話概括。

魯春齡三十五年前降臨人世的那一刻起，就與錢銀結下不解之緣。

他剛出世時滿臉瘀黑啞然失聲，但小手却往虛空胡亂的抓攫。他的父親魯千大奇，不知他要抓甚麼，情急之下便隨手把一塊馬來亞銀幣塞在這小手上。

說也奇怪，這娃娃一抓住這塊銀幣，就揑得緊緊的，隨即才哇哇的哭出聲來。

這娃娃後來便取名魯春齡。

魯春齡的父親魯千恰是一位千道中的奇人，他爲了讓魯春齡歷練

人世，居然在他四歲時，便把他送去一間教會辦的孤兒院，從此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魯春齡與他的家庭就斷絕了聯繫。

魯春齡在孤兒院呆了幾年，在十二歲那年，魯春齡偷偷的溜了出來，從此就沒再回去。他混在一班流浪兒中，白天在街上替人擦鞋，小小年紀就曉得動用靈活小舌頭，把人客哄得歡喜，因此他掙的錢在流浪兒中總是數一數二。

他又善於在流浪兒中施以小恩小惠，因此混了兩年，他儼然成了這班流浪兒的小領袖。他向他的小手下頒下一條規矩，不管用任何手段賺得一馬幣就抽出十分一積存起來，魯春齡替這筆錢起了個名堂叫「鞋金」，意思是他替流浪兒排難解紛四處奔走的報酬。

這樣過了兩年，「鞋金」加上他自己的積蓄，他居然積到了五百馬幣。從這一年開始，魯春齡就離開了流浪的行列，他花了二百馬幣，讀了半年速成英語會話班，到他十七歲那年，他居然便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甚至還能閱讀當地的英文報紙。

就在他十九歲那年，他居然在五百人中被挑中，在一間銀行當見習營業員。這一年算得上是魯春齡人生旅程的轉捩點，因爲這令他明白錢銀與機會的神秘通道。

魯春齡在銀行任職的第二年，他的父親魯千突然出現了，他與魯春齡相會後，便欲策動一次「向銀行進攻」的行動，可惜天意不從人願，向銀行進攻的行動僅進行了小半，魯千便急病身亡，那行動也就半途而廢。

魯春齡後來便離開了吉隆坡，獨自到南美洲闖蕩，在三年前居然挾了中南美某小國名譽領事的銜頭，闖入香港來了。

魯春齡决沒有忘記那「向銀行進攻」的行動，那是他的生父魯千親手設計的，整個計劃的周密完美，簡直可以算得天衣無縫。魯春齡憑他在銀行工作多年的經驗確信這一點，因此他對先父佩服得簡直五體投地。

「嘿嘿！可惜先父出師未捷身先死，先父的遺願，看來祇好由我去完成了！」魯春齡微微一笑道，他的橄欖形眼睛迅即掠過一抹强烈的寒芒。

魯春齡身上奔流的是千道奇人的血液，他眼下策動的整個計劃，比之他的先父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打入南託高層，祇是他整個驚天大計的第一步。

此時，魯春齡確信，他與合夥人見面的時刻到了。

＊　＊　＊

九龍尖沙咀一間華麗的浴室，浴室裏騰飛着混了香水味的蒸氣，人、物朦朧，很有點「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的迷幻味道。

魯春齡和一位半百的男子，下身祇圍了一條浴巾，俯臥在一張絲絨彈簧軟墊上，相距祇有二呎遠。

他們的背上，分別有兩名穿了三點式泳衣的嬌俏女郎站在上面，柔軟的足踝在他們的背上、臀部上、大腿四周等處上下有節奏地踩踏着，斑白半禿腦袋男子反手抄住女郎光裸的大腿，上上下下的撫摸，不時狠狠的扭揑一下，隨即是女郎作狀的嬌呼，斑白半禿腦袋的嘻嘻浪笑。

「舒服，舒服死了！她們簡直是妙極了！」

「當然啦！她倆是剛從泰國來的按摩皇后，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沙飛叔，想不到你這調調幾十年依然勁度十足，哈哈！」

魯春齡靜靜的俯身躺着，享受着這玉足按摩的樂趣，一面扭頭對剛從美國來的「沙飛叔」道。

「沙飛叔」——沙飛是魯春齡先父魯千的師爺，魯千這位千道中的海派大師去世後，沙飛便留在美國潛伏，魯千「向銀行進攻」的未竟大計，便由沙飛協助他的小主人魯春齡來完成了。

「呵呵，這叫寶刀未老嘛！」沙飛打個哈哈道，名義上，魯春齡雖然是沙飛的小主人，但憑沙飛在千道中的輩份，他在魯春齡這位新秀面前，便很有一點老前輩的神氣。「我想先聽聽你的整個部署！」沙飛的笑容一斂，突地悄聲道。

魯春齡掃了浴室一眼，華麗的浴室內，除了他和沙飛，便是那兩位半裸的按摩皇后，他不禁在心裏得意的一笑。他想起一句不知是誰說的話，要幹秘密的勾當，最好去男女光裸相對的地方。因爲男女光裸相對的同義詞是「享樂」，而享樂中的人，通常是不涉任何秘密勾當的，因此越是享樂的場所，就越是安全的地方。

魯春齡確信兩位泰國按摩皇后，全神貫注的祇是憑她們天賦的本錢賺一筆利潤時，便微微一笑，道：「第一步我已走了，而且看來非常成功！」他把他如何揪住艮機，與南託章氏家族攀上交情的事低低說了。

魯春齡用的是他們「千行」中的術語，而且非常簡潔，僅用三言兩語，便把整件事說清了。任何人聽了他這番話，除了以爲他是與人談一宗公開的生意買賣外，根本就不會想及其他。

沙飛却立刻就透徹的明白了，他微一點頭，道：「妙！放出盤口是爲了堅決的獲厚利，這一步你走

得好極了，但未夠火候，還須狠下工夫，把買家緊緊的纏住！」

沙飛說着一頓，伸手往按摩女郎的兩腿間一探，在女郎的浪笑聲中，沙飛道：「就如這——最後防線，你把它攻陷了，你在她面前的說話就動聽多了！」

魯春齡會心的一笑，「你是說買家的千金小姐嗎？」

沙飛微笑道：「這要看你的手段了！」他一頓，立刻又沉聲道：「第二步呢？如何了？」

魯春齡略一沉吟，便決然道：「在香港及美國各成立一家有限公司！香港這家公司做的是跨國貿易生意，它賣出一批貨物到美國的公司，美國的公司就開出一張美元期票付款，香港的公司再把這張美元期票賣給銀行，銀行以稍低於票面值的現金付款給香港的公司！」

魯春齡說着，沙飛臉色却一變，打斷魯春齡的話題道：「等一等！香港的公司是否眞有一批貨物賣給美國的公司？」

魯春齡微微一笑，伸出食指和拇指，作了一個圓圈，向沙飛一晃，却沒再說甚麼。

沙飛立刻明白，他的臉色因此而更難看了！「那麼美國公司開出的美元期票呢？是否也是這個？」他伸出指頭一彈道。

魯春齡也立刻明白沙飛的手語所指，他決然的微一點頭道：「不錯，必須是保證兌現的！」

沙飛不由苦笑道：「嘿嘿，成立有限公司這好辦，湊上兩個名字就成啦！但保兌的美金支票可開不得玩笑！而且金額還要大，這大筆美金向哪兒挖掘？這個的不成麼？我是說憑你的功架！」他作了一個圓圈的手語。

魯春齡斷然的搖頭道：「第一張絕對不成！姓章的買家雖然並非天才，可也絕對不是白痴！開頭不給他們嚐嚐甜頭，他們如何有信心幹下去？硬要他們就範那是白日作夢。」

魯春齡決然的道，看得出，在這點上是很難令他改變計劃的了。

沙飛因此把衝到嘴邊的一句猜疑話嚥了回去，事實上，憑沙飛在這道上的積年道行，他自然亦深知這一步的關鍵性。

這宗策動中的「生意大買賣」，絕對是一場「輪盤賭博」，稍稍不同的是，賭具不是一副機器，而是「美元支票」，他兩人便是「庄家」，是天下絕頂聰明的人才能創造出來的「支票輪盤」大豪賭，既然是豪賭，自然就得攫住那些大豪客，先讓他們贏上一筆，那就不愁他們不繼續下重注了！這可是賭場中屢見不鮮却屢奏奇效的絕頂神功。

「還有，沙飛叔，別忘了我們是這場賭博的莊家！莊家必勝，但決沒有一毛不拔的莊家！」在沙飛沉吟間，魯春齡又微笑着再跳出一句。

沙飛溜了魯春齡一眼，古怪的咧嘴一笑，嘿，這當眞是「英雄所見略同」！這鬼東西精明透了，果然大有老主人的遺風！不，他簡直把他的先父也比下去了！這麼着盤算的結果，沙飛就轉了口風。

「唔……那第三步、第四步呢？我是說整個部署！」沙飛道。

「兌現支票的銀行距離香港越遠越好！例如美國的銀行就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因爲香港通過國際銀行系統兌現美國銀行的支票，起碼需時八天，這八天的時間差就可以做很多功夫！上面只是整個生意買賣的第一個環節……」

「乾脆說，這是正常的支票抵押貸款！這是任何銀行均樂意做的生意買賣！如果是這樣，也犯不着魯老先生的遺孤遺臣出馬動腦筋啦！哈哈！」沙飛故意逗魯春齡道。

魯春齡臉色一沉，迅速的却胸有成竹地道：「嘿，別打哈哈，沙飛叔！接下的第二個環節才是戲肉……第一張美元支票買賣順利做妥，他們嚐到甜頭，有了信心，這就容易辦事！接着美國的公司就開出第二張美元期票，這自然是這個——期票！」魯春齡作了一個圓圈的手語，「期票的金額比第一張太二十巴仙，香港公司把這二張期票再賣給銀行，銀行付出現金後自然要兌現支票，但需要八天時間；香港公司要趕在第七天前以電滙方式滙錢往美國負責兌現的銀行，因此第二張美元期票也可以順利兌現！換言之，香港的公司有六天時間運用一筆龐大的現金！」

沙龍眨了眨眼，道：「雖然如此，但這筆現金到第七天便非要滙出不可！而且還得額外補一筆銀行應得的利潤！這『生意』合算麼？」

魯春齡微笑道：「第二張支票賣出後，還有六天時間，這六天時間可以再開出、賣出第三、第四、第五張支票！每一張的金額都比前一張大出二十至三十巴仙，而每開出一張支票，便多六天時間持有現金，只要不斷的開出支票，這個『支票輪』就會美妙的轉下去，『莊家』持有的現金就如滾雪球般的越轉越大，這『生意買賣』還不合算麼？」

積年的道行如沙飛，這時也被魯春齡這個美妙之極的「支票輪」買賣弄得目瞪口呆了！

好一會，沙飛震蕩的心神才舒緩下來，他不由暗歎口氣，他不得不承認，比之魯春齡的「現代化千術」，他自己的積年道行的確顯得

落後了！

沙飛喃喃道：「那往下的第二、第三、第四……張支票，自然都是這個了？」他作了一個圓圈的手語。

魯春齡微微一笑，「當然啦，不然怎稱得上這個『支票輪盤』！」他一頓，又決然的道：「但第一張無論如何是這個！」他把手指一彈，「不成的話就乾脆取消買賣！沒賭本決計做不成莊家！」

沙飛默然不語，好一會，才悄聲道：「多少本錢？我是指第一張支票……」

魯春齡立刻接口道：「一百萬美金，起碼不少於五十萬，這支票輪盤才夠份量！香港這面由我負責，美國方面就要麻煩沙飛叔你了！」

沙飛不由苦笑道：「成立公司這好辦，但這五十萬本錢，你就剝了我的皮也湊不夠，我若有一百、五十萬的，何必玩這輪盤遊戲？你以爲這很好玩麼？」

魯春齡亦不由一怔，他盯了沙飛一眼，終於確信他並非作虛弄假，而是眞的幾乎已達窮途末路，便放軟口氣，道：「那沙飛叔極其量可以拿出多少？我保證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沙飛伸出兩根手指，叠的一個「十」字，苦笑道：「就這個了，就算是這個，我也要傾家蕩產才可湊足！」

魯春齡不由又一怔，他委實意料不到，沙飛在美國闖蕩多年，竟淪落到這個地步！

沙飛歎了口氣，道：「你就不能湊足尾數麼？」

魯春齡苦笑道：「我這個名譽領事是掛名的，並非受薪領事，在香港交際應酬又大，我哪來餘力湊足尾數？」

沙飛道：「是否可以改變方案？」

魯春齡決然道：「不行！第一張支票的實力不夠，就沒有說服力，缺乏打動買家的份量，這個『支票輪』根本就無法轉下去！」

「那怎麼辦？春齡！」沙飛忙道，他已被魯春齡的驚天大計深深打動了，他把它視爲自己徹底翻身的機會，他豈會輕易放棄？他不知不覺間，已抛下「老前輩」的架子，開始瞧着魯春齡的臉色來了。

魯春齡默然不語，他這時的目光盯着按摩女郎光裸的大腿，忽爾就微微一笑，道：「沙飛叔聽過李白少時求學的故事麼？」

沙飛一怔，急道：「怎麼說？春齡，講清楚一點嘛，這時還兜甚麼圈子！」

魯春齡微微一笑，伸手往按摩女郎光裸的大腿一拍，意味深長道：「只要功夫深，鐵棒磨成針。」

沙飛一聽，隨即醒悟，他向魯春齡會心的一笑，道：「呵呵！不錯，不錯，我倒忘了你是此道中的絕頂高手！買賣就按原計劃進行，明天我先回美國，搭好美國有限公司的架子，但那本錢方面……」

魯春齡略一沉吟，便猛地咬牙道：「分頭籌謀！無論如何湊足這個！」他伸出五根指頭一揚，「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決計不信這輪盤會因此停止轉動！」

稍後魯春齡就先告辭走了，留下沙飛與那按摩女郎獨對，魯春齡心中不由暗笑，但願他明天早上還有氣力趕去機場。

今天是週末，下午魯春齡也不必回多明尼財務公司。但這兩天他的活動却排得滿滿的，今天晚上章洋龍約他在帝苑夜總會見面，看來就是一場鴻門夜宴！他必須預備好打動章洋龍胃口的「美酒佳餚」，自然還得揣上一塊有足夠份量的「籌碼」！

＊　＊　＊

魯春齡向章洋龍揣上的「籌碼」很夠份量。

陷於南託股業暴跌、收購豐捷財務阻力重重兩大火線中的章洋龍，在他自己傾力力托之下，南託股價在抛售風暴中穩定下來，就在此時，魯春齡代表多明尼財務公司持有豐捷的投資客戶，率先表示同意以五換一的條件，以豐捷換股南託。

多明尼持有的豐捷股，幾佔了散戶中的四十巴仙，魯春齡這決然的行動，就猶如給章洋龍收購豐捷打了一支起死回生的强心針。

「金魚缸」的情形就活像那大賭場，在那裏混的人誰不抱幾分僥倖？心理因素往往就決定了一種股票的生死，也決定了一次收購行動的成敗。

在關鍵時刻，只要有人帶個頭，自然這人必須勇猛過人，後面的就會一窩蜂的湧上去，這時，就算是奄奄一息的光景，也會立刻變得龍騰虎躍！

魯春齡率先表示同意南託的換股收購豐捷的建議後，不到半日，章洋龍在南託董事長室，就接到他的經紀人韓曉艮從交易所直接打來的電話，這是下午三時多，交易所的午市已是喧騰騰的熱鬧。

接了這電話，章洋龍的臉色迅速的舒緩了，但他的嘴角棱線却急抖了一下，略一沉吟，他啪的按了對講機的掣鈕。

「司徒秘書，通知伯祥、玉嬋他們上我這兒來！」

一會後，黃伯祥、方玉嬋走了進來。黃伯祥似乎有話要對章洋龍

說。

章洋龍却興奮的搶先道：「好極了！剛才曉良來電話，南託股捧場客不少，短短一個鐘頭價位就上升了五毫，眼下已接近原來的價位了！還有，他的經烈公司，亦有不少豐捷的散戶，湧去辦理換購南託的手續，這下可是兩線都恢復了生機，再堅持兩三天，我敢說這場惡仗就打贏了！」

趁章洋龍這陣的興奮，方玉嬋不失時機的接口道：「是呀！這其中還眞多虧小仙綺扯住的魯春齡！他今早這麼振臂一呼，搶先出閘，那些散戶就唯恐遲到輸了似地跟着他飛跑！洋龍呵，小仙綺這一手還算漂亮吧？嘻嘻！」章仙綺是章洋龍續弦方玉嬋生的唯一的女兒，她對這位心肝寶貝女兒那是無論如何都要拚命維護的。

此時就連黃伯祥也點頭了，「是呀！魯春齡這一下恰到火候，對南託股及收購豐捷助力不少！否則，市面對南託的信心恢復，大概還須一段時間，這樣，我怕在現金調動方面就吃不消了。」

「嗯！魯春齡是一位人才！」章洋龍道，黃伯祥、方玉嬋對魯春齡的讚賞，令章洋龍更堅信自己的判斷，他把自己請他們進來的原意說出來，「他這雪中送炭，很好！收購豐捷已成定局，豐捷董事局的人事改組，眼下就得謀劃。魯春齡既已同意交換建議，怎麼說也算是南託的人了，他也確實是一位人才，我打算派他出任豐捷改組後的總經理，直接向南託董事局負責，你們看怎麼樣？」

方玉嬋乍聽有點驚愕，她想不到魯春齡的魅力居然如此强烈，三幾下便把倔强、自尊的章洋龍打動了，她轉念暗道：魯春齡可算是章仙綺帶來的，若趁機把這小子籠絡住，日後對自己的助力必定不少，她把羽毛扇輕輕一搖，微笑道：「魯春齡算得上是一個人才，豐捷總經理這位子他大概會勝任的，但也得派個人去瞧着，依我看，洋龍，趁這機會讓仙綺歷練一下也好，是不是讓她兼任豐捷財務的執行董事？」

「你看呢？伯祥！」

當着黃伯祥的面前，章洋龍不想讓他產生章家獨斷獨行的反感，因此特地加了一句。

黃伯祥沉吟道：「魯春齡這人的底細我不太熟悉，但你判定他是個人才，你閱人的眼光强，讓他試試也好，不過既然有了總經理，就不該再用執行董事去綁住他的手脚，况且仙綺畢竟還年輕，對金融的細節恐怕還不太熟悉，是不是就讓她兼一個豐捷的普通董事，這樣對魯春齡和她都有好處。」

方玉嬋一陣惱怒，就要發作，但見章洋龍點點頭，便把話鋒一轉道：「是啊，洋龍，伯祥說的也有道理，仙綺就掛一個豐捷普通董事銜也好，反正她是代表南託董事局的，作用也是一樣。」

「好啦，這事就這麼說定了。」章洋龍用決斷的口氣說。

因體會過被人反叛的痛苦，章洋龍此時反而有一陣輕鬆的感覺，他的注意力，已開始轉到狠狠反擊背叛者的謀劃上去。

「董事局會議就在後天舉行吧，豐捷總經理人選提請董事局通過，還有，到時也該把副董事長莊仲謀、雷平康反叛南託的事，作一個交代，我不想再看到他們拿着南託的招牌在外面招搖撞騙。」章洋龍斷然的道。

莊仲謀、雷平康是南託的大股東之一，兩人歷來不滿章氏家族在南託的獨斷獨行，在收購豐捷的事上，莊仲謀終於與章洋鬧翻，他恨怒之下，便串連雷平康，在市場突然秘密拋售手持的南託股，一方面套取大筆現金，同時又狠狠打擊章洋龍收購豐捷的計劃。莊仲謀這背後的一棍，幾乎把章洋龍打昏了，章洋龍對莊仲謀自然恨怒驚心。

魯春齡向章洋龍密報的，就是莊仲謀在市場秘密拋售南託的內幕資料，章洋龍哪會不動心？當晚在帝苑夜總會，章洋龍甚至已定下如何狠狠反擊莊仲謀的行動，這個反擊行動的具體執行人就是魯春齡。

不久，莊仲謀利用拋售南託套回的現金，成功的收購了豐隆銀行的控股權，但章洋龍狠狠打擊莊仲謀的行動，也恰恰在此時策動。

魯春齡成功的控制了豐隆銀行一間分行的經理，利用這分行經理製造亂子，終於導致豐隆銀行發生慘烈的銀行大擠提。

這一棍令莊仲謀措手不及，在短短的二日內，豐隆銀行被人提走了幾達六成的現金。這狠狠的一聲，也幾乎把莊仲謀揍得昏頭轉向，雖然他後來施展渾身解數，勉强穩住了陣脚，但已元氣大傷，豐隆銀行從二級銀行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幾乎末位。

莊仲謀也嚐到被人反叛的滋味，他因此對章洋龍更恨之入骨。但此時南託銀行根基尚穩，憑其全港排名第三位的陣勢，莊仲謀深知暫時無法與之抗衡，他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等待時機，而忍辱負重等待時機的超凡本領，莊仲謀絕不稍遜於魯春齡。

世事就是如此奇妙，魯春齡的敵手，在慘烈的交鋒之後，目的雖然不同，但目標竟然不謀而合。

成功收購豐捷財務，是章洋龍在金融界闖蕩的事業的巔峯，但同

時亦是他在商場中拚鬥的最後一役。

在豐捷財務併入南託旗下不到一年，章洋龍便因心臟病去世了。

＊　＊　＊

章洋龍的逝世，立刻令他留下的這個財雄勢大、錯綜複雜的商業王國，進入一個前途未卜的階段。

章氏家族因章洋龍的去世，陷入財產承繼的明爭暗鬥中。

章氏家族財產分配的結果，是章洋龍的大兒子章承業，以第一承繼人的身份，出任南託董事局常務董事會主席，副主席方玉嬋，常務董事章仙綺。

南託董事局被常務董事會架空了，董事局董事長成了有名無實的名譽虛位，這個名譽虛位，由原來的副董事長黃伯祥出任。

毫無疑問，章氏家族以第一大股東的身份，完全控制了南託的實權。其他大股東就算有任何異議，依據大股東決策的法則，也根本難奈章氏家族何。在南託內部，其他大股東與章氏家族的歧見日益加深，雙方的惡鬥一觸即發。

南託陷入內戰邊緣，這令章洋龍的宿敵莊仲謀確信，他向章氏家族狠狠報復的時刻終於到了。

對南託逼在眉睫的危機，只顧爭權奪利的章氏家族成員却懵然不知，最清楚這點的，反而是經年策劃「支票輪」運轉的主角人物魯春齡。商場如戰場，戰場如人生，人生如棋局，世事就是如此微妙。

就在章洋龍去世後一個月的一天晚上，魯春齡忽然碰上一次艷遇，這次艷遇，令魯春齡策動的「支票輪」運轉速度大大加快了。

支票輪盤　銀行大盗

尖沙咀富貴夜總會。

魯春齡等着章仙綺的光臨，但八點前却接到她的電話。

「阿媽找她有事，嘿，甚麼時候她也染上拿媽媽做擋箭牌的少女通病。」

魯春齡擱下電話，在肚子裏狠狠的咕嚕了一句，就獨自離開夜總會。然後他一閃身，就竄上隔鄰的一間「的士高」去。

近日南託的情形，把他弄得十分煩躁，這時他的內心有一種尋求强烈刺激的衝動。

這有名的「尖東的士高」就是一個絕妙的去處，平日他是絕不踏足的，因爲他畢竟是銀行大班的身份，在公衆場合，自然得做做道貌岸然的表面功夫。

進入這間的士高得先經過一道窄窄的門，門邊站了兩名穿制服的大漢，他們有權阻止不順眼的客人。

踏過一條舖了地氈的通道，才是這所著名的「的士高」的正門，推門進去，撲面而來是一陣震耳的狂放音樂，數十的士高狂熱者圍住一個百呎方圓的舞池手舞足蹈。

在舞池中，一個扮成阿拉伯王子的舞男，與兩名扮成「後宮佳麗」的女郎，在狂野的跳躍，擺出一個個放浪、野性的舞姿。

魯春齡在舞池邊略一駐足，就退了開去，在舞池四周的酒吧間，揀了一個特別陰暗的桌子坐下，侍應生立刻在他面前放下一杯白蘭地酒。

也許是心情煩，魯春齡把這杯酒一仰脖子喝光了，然後就盯着舞池，默默的出神。

章老頭子去世後，魯春齡在南託的地位便很不妙。章承業這位第一繼承人，執掌南託常務董事後，就與章氏家族的另兩位成員方玉嬋、章仙綺母女二人明爭暗鬥。魯春齡不幸沾了方玉嬋的裙脚光，立刻就被章承業視爲「只可利用不可重用」的危險人物，不但撤消了魯春齡在南託董事局受薪董事的職位，更委派了一位親信出任豐捷財務董事局執行董事，在豐捷董事局內制肘魯春齡，因此魯春齡的豐捷財務總經理職位亦岌岌可危了。

這對魯春齡經年策動的「支票輪」大計，委實是致命的打擊。

陷入心事重重的魯春齡並不知道，這時已有人在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

在他進來後不久，一男一女就閃了進來。魯春齡在一角坐下時，這對男女也退到另一邊去。男子向魯春齡那面呶一呶嘴，沉聲道：「他，妳認清了麼？」

女郎點點頭，自負的道：「本姑娘出馬，還怕錯了眼麼！」

「那就好，妳想辦法接近他，但切記莫太露骨，聽說此人比狐狸還更厲害，你當自己是普通出來撈的女人就成啦，其他的我會安排。」

那男人說罷，立刻就失了踪跡。

這時魯春齡已是第三杯拔蘭地落肚了，他的臉開始泛紅，呼吸也粗重了。

南託前段日子發生的事，一一裝在他電腦般精密的腦殼裏。他自進入南託董事局後，更清楚了這個商業王國的內幕。

章老頭子遺下的這個炫目的王國，原來竟是百孔千瘡，章洋龍在世時憑私人感情貸出去的大批款項，竟然沒有任何的文件記載，他猝然去世，立刻就成了無法追討的壞賬，這筆巨額款項到底有多少，那就當眞只有天知地知他知道了。

眼下的南託表面上架子大得驚

人，但魯春齡深知其中的八成以上是客戶的存款，而這些存款又大多極不當地放貸出去，單是一些與章氏家族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東南亞公司，賬面上借貸款項便已達數億元之鉅，其中有些很可能是方玉嬋、章仙綺母女二人在海外的空殼公司，所有這些放貸出去的能夠收回多少那只有鬼才知道。

現時南託勉强可以調動的現金就只有那十億八億，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客戶的信心一動搖，南託就得立即垮台，偏偏章氏家族的人還要挖南託的肉塡自己私人的肚子。

那位掌南託實際大權的章家大公子，却又是狂妄無知的公子哥兒，只曉得與繼母勾心鬥角，製造假溢利年報去哄騙大衆，以此來保住自己的寶座。

嘿嘿，只怕自己的「支票輪」大計未出，南託就先自垮台了，偏偏缺了啓動輪子的本錢。

魯春齡想到這點，心頭就一陣强烈的抽搐，就如急需氧氣的病人，被人猛地抽去氧氣管，他感到一種窒息般的痛楚。

這般盤算的結果，魯春齡把拔蘭地酒仰脖子又喝光了，他在心中已斷然的下了判斷，若無那「秤鈎5」，就「鴨仔2」也幹，再不成便來個「鷄蛋0」塡肚，他無論如何要搶佔先機。

下了這決斷，魯春齡心中的煩燥就舒緩了點，他悄悄的站起來，打算離開，他深知現時他手上的皇牌只剩下「章仙綺」了，他無論如何不能再把她失掉！

就在此時，一位嬌俏之極的女郎，捧着一杯薄荷酒，扭着腰肢走到魯春齡面前，嬌笑一聲，低低的道：「魯先生！我可以坐下麼？」

魯春齡一怔，奇怪這女郎怎會認識自己，但他很快就想起，他與這女子在莊仲謀成功坐上豐隆銀行董事長寶座的酒會上有一面之緣，莊仲謀向南託送來的請柬會把章洋龍氣得半死，後來却派了他和章仙綺代表南託赴會，目的自然是方便魯春齡掌握多一點「敵情」，而那位反叛者莊仲謀的豐隆分行經理，也就是在這個酒會上認識的。

魯春齡的心因此而突突的一跳，睜着血紅的眼珠在女郎臉上霍霍的搜視！

女郎坦然的微微一笑：「在莊先生的酒會上，我們見過一面，是麼？魯先生！」

「嘿，那你跟莊先生是甚麼關係？MISS伊娜！」魯春齡此時甚至記起女郎的姓名。

MISS伊娜格格一笑，「我是莊先生的MISS慧玲的好朋友，跟你一樣，我在那酒會也是第一次與莊先生見面，你放心好啦！」

「嘿，我放甚麼心？我和他毫無關係！」魯春齡忙道。

「喲，這就好啦！那麼我可以坐下來麼？」MISS伊娜嬌聲道，用她的媚眼瞟了魯春齡一眼，又迷人的一笑。

魯春齡心頭一蕩，充斥全身血管的酒精因而激發出來了，他的血紅眼珠，從伊娜的臉上移上她玲瓏浮凸的身上，他猛地發覺，站在他眼前的女子原來竟是難得一見的人間尤物！

他原來稍爲舒緩的心情又暴躁起來，他的呼吸也更粗重，終於，他把手朝椅上一擺，示意伊娜坐下，他自己也重重的摔回椅上，伸手抄起一杯滿滿的白蘭地酒咕嘟的又喝光了。

這時，衝擊魯春齡的是一種尋求原始發洩的强烈慾念！

當晚深夜，在酒店的一間房內，當伊娜那具晶瑩雪白的玉體終於滑走後，魯春齡向美國紐約撥了一個神秘的電話號碼，那是一個祇有魯春齡才知道的神秘號碼。

打完這個電話，魯春齡不由猛一咬牙喃喃道：「嘿嘿！今時不比往日，若再拖延，祇怕就落得老頭子般的下場！雖然並非『出師未捷身先死』，却是『寶藏未獲洞已閉』，嘿嘿！」

第二天上午，返回豐捷財務總經理室的魯春齡，看也不看，便在幾份小額借貸文件上簽了字，然後就靠在大班椅上默默的出神。

「嘿嘿！大額借貸需經董事局執行董事審批，這是南託常務董事會主席章承業親下的指令，看來這小子削權的手段開始實施了！」魯春齡在心裏咕嚕了一句。

然後他就決然的抄起辦公桌上的電話，撥通了章仙綺的電話號碼。

魯春齡直接了當的約章仙綺出去吃晚飯，出乎意料的，章仙綺竟一口答應了，但不是今天，而是明晚。

打過這個電話，魯春齡不由便微微一笑，嘿，女子越是狂妄自大，就越容易陷入男子的迷宮！章家這千金小姐看來也絕不會例外！

祇要緊緊捏住這張王牌，「支票輪」就可以起動！祇要再給他半年的時間，「支票輪」就足以運轉得非常炫目了！屆時就讓姓章的小子去搥胸頓足自誇他自己的「眼光獨到」吧！

辦完了這公事、私事，魯春齡感到一陣輕鬆，他轉而思量，明天晚上如何去緊緊捏住那張王牌了。

嘟……這時，電話却不識時務的響了。

魯春齡一手狠狠的抄起電話，沒好氣的嚷了一句：「誰？不是說

外面的電話一律不接麼？」

「對不起，魯總經理，這人連續打來幾次了，他說有一宗大生意跟你談談，還說你一定很感興趣！」

外面的秘書委屈的解釋說。魯春齡的心突地一動，嘿，誰有這麼大的口氣向我吹噓？他轉了念頭，吩咐秘書把電話接進來。

「是魯先生麼？對不起，打擾你了，但有一宗買賣，我想你一定感興趣！」

對方的口氣居然出奇的陌生而又詭秘，魯春齡不得不往下聽。

「請別問我是誰，我祇想問你一句，有沒有興趣知道多一點伊娜小姐的美妙之處？如果有興趣，那就請魯先生今天晚上八點到美人酒吧見一見面！」

魯春齡不由突突的一陣心跳，他與伊娜昨晚的鬼混，他根本上祇當作逢場作興，過後他根本就沒再放在心裏，對方突然提起，他不禁一陣驚愕。

「鬼話！你大概找錯人啦，我沒興趣聽這些混賬話！」

「請別擱下電話，不然你會後悔，因爲到時你會收到一份珍貴的禮物！你不感興趣不要緊，但你的章家千金小姐會很感興趣！記住，今天晚上八時，美人酒吧見，魯先生！」

對方不急不慢的說，說完就擱下電話，似乎已絕對斷定，魯春齡已是被鈎住腮的肥魚，根本無法掙脫那柔韌的絲線。

這可把魯春齡氣得半死，這對魯春齡來說，簡直是陰溝裏翻船！「嘿嘿，這擺明是一個美人局，拿這來敲我的腿骨！也不打探打探魯某人是甚麼料子！」

魯春齡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這位算計人的積年老祖宗不料也遭人算計了！他一怒之下，伸手就要抄起電話，這電話是打給他在警方的一位朋友的，在這個環頭有這位朋友出面，就算多兇的牛鬼蛇神也得退避三舍！

魯春齡已把電話抄起了，但內心一陣猶豫，終於又把電話緩緩的擱下。

他是這道上的高手，自然深諳這些黑道中的利害關係，對方的口氣如此托大，對他的事瞭如指掌，甚至連他與章仙綺的關係也抓捏在手，顯然絕非普通的打腿骨嘍囉。

若驚動警方來硬的，一擊即中自然萬事大吉，但若留下尾巴可就後患無窮，別的不說，對方一怒之下，如果把他與伊娜鬼混的照片寄到章仙綺手上，他在南託的地位便會立刻動搖，章仙綺這根扶手棍也會應聲而斷，那他就當眞猶如得道成佛的和尚四大皆空了！

這般盤算的結果，魯春齡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在接下的時間裏，這電話就如吐着蛇信的毒蛇，不時向魯春齡作勢咬噬。

到晚上七時四十分，魯春齡終於駕車駛去美人酒吧，他不敢驚動任何人，決然的隻身赴會。

* * *

美人酒吧只是魯春齡偶爾來光顧的地方，今晚依然如平日的神秘而浪漫。

魯春齡却根本沒心情去領悟這情調，他踏進這酒吧門口就霍的站住了，他知道自己這時是不折不扣的獵物，因此他就算不動，獵人也會找上門來。

果然，他僅僅停留了一霎，一個戴茶色眼鏡的男子便走到他身邊，若無其事的亮了亮口訊。

「是魯先生麼？後面廂房有人恭候，請吧！」

「請！你帶路好了！」

魯春齡冷冷的應了一句，鎭靜的跟着向後面的廂房走去。

幽秘的廂房內，早有一位穿西裝打扮斯文的男子等着，這人同樣架了茶色眼鏡，燈光也很幽暗，魯春齡很難瞧淸他的臉容。

「請坐！魯先生，用這個辦法把你請來，對不起！」西裝男子道。

「免了，廢話少說，費了這麼多的心思，到底有甚麼話，就爽快說吧！我可沒時間跟你們玩這套把戲！」魯春齡沒好氣的一句就把對方的故作客氣頂了回去，然後他鎭靜的微笑，似乎根本沒把對方放在眼內。

「先坐一會好麼？魯先生！其實也沒甚麼，不過是我們老闆想見見你，當然是談一宗大買賣，對魯先生你有百利而無一害！」這人乾脆利落的把正題亮了出來。

「嘿嘿！甚麼大買賣？不如說是黑買賣！正經生意犯得着來這一套麼？」

「既然魯先生說是黑買賣，那也沒辦法，就算是這樣，這對魯先生你仍然是絕對有利！請魯先生放心，我們絕非打腿骨的把戲，這宗買賣談妥了，彼此就是朋友，那些資料照片，哈哈，當然就失去價值啦，這可是老闆的意思，兄弟我不過是代傳話而已！」

「你的老闆是誰？甚麼買賣？藏頭露尾算甚麼？拿話來恫嚇人麼？你們又能掌握甚麼資料？弄這些鬼把戲，魯某人出道比你還早！嘿嘿！」魯春齡一聲冷笑。對方越是詭秘、客氣，魯春齡就越是心驚，因此他採用一種拚命激怒對方的策略，試圖在對方的激怒中秤出他的斤兩。

西裝男子嘴角一抖，他知道，

在魯春齡這等角色面前，唯有走老闆預先伏下的第二步棋子了。他微笑一下，嘶的拉開他身邊的一隻皮包，掏出一疊照片，噗的一聲擲在桌上，「請魯先生過一過目，好麼？」

魯春齡的心突突一跳，嘿嘿，王牌終於打出來了！魯某人倒要看看這王牌有多少斤兩！

他微微冷笑，拿起這疊反轉的照片，他翻開第一張，他的心跳就加速了，這上面有一雙男女，正在一個幽暗的酒吧角落抱作一團，他不必細加辨認，便知道那女的正是伊娜，那男的正是他自己！

他再掀起第二、第三張，他的臉孔此時亦不由一熱，那上面正是他與伊娜，在那房中鬼混的情景，那些小電影般的畫面，就算這時瞧了，心頭亦一陣難堪的劇跳！

魯春齡深知，假如這些照片落入章仙綺的手上，他在南託苦心經營的一切也就立刻完了！這一記心理重棍，就連魯春齡亦感難於負荷，他的臉皮一陣發白，軟軟的難於直立，終於，他咬牙切齒的把照片狠狠的撕碎，但身子却緩緩的向椅子上坐下去！

「這底片多少錢？開個價吧……哼哼！」

「呵呵！是魯先生來了麼？失禮，失禮，讓你久等了！怎麼惹魯先生生氣啦？太不知天高地厚啦！怎能用這請客方法……李四，你馬上去把底片拿來還給魯先生，去吧！春齡呵，手下有得罪之處，請勿見怪！」

這時，廂房的屏風後面，却適時步出一位風度翩翩的男子，迎着魯春齡走過來，一面若無其事似地微笑道。

魯春齡霍地轉過頭來，在幽暗的燈光下，一個幽靈般的身影站在他眼前，這不正是曾有一面之緣的豐隆銀行董事長莊仲謀麼，魯春齡鐵青的臉孔立刻被怒火燒得通紅，那位叫「李四」的男子却見機地溜走了。

「嘿！莊仲謀先生，小弟有甚麼得罪之處，犯得着堂堂銀行董事長來這套鬼域技倆！」魯春齡騰的跳起來，狠狠的嚷道。

莊仲謀却淡然一笑，在魯春齡面前站定，隨即冷冷的回敬了一句：「魯先生是人中之龍嘛，用別的方法如何請得動你，例如說吧，魯先生把我那混蛋經理逼得窩裏反的手段，莊某人就甘拜下風。」

莊仲謀說罷，也不瞧魯春齡忽紅忽白的臉孔，哼！了一聲便在魯春齡對面的椅上坐下去。

魯春齡的腦殼嗡的一聲響，莊仲謀冷不防的這記悶棍，比剛才那一棍更厲害。魯春齡根本意料不到這鬼把戲的主人，竟然是南託章老頭子的宿敵莊仲謀，聽他的口氣，他似乎已把他親自指揮的「請君入甕」行動查得一清二楚，現下正是他狠狠報復的天賜良機。

這判斷立刻令魯春齡的心一陣冰涼，若這是因錢銀的敲腿骨倒容易擺平，但這是對他恨之入骨的豐隆大老闆莊仲謀，他哪會把區區的「贖金」放在眼裏，他捏着自己的脖子，必定已把他選作洩恨的頭號炮灰了。

魯春齡感到平生並沒有過驚惶，碰上這號財雄勢大極難纏的人物，他臉上雖仍極力保持鎮靜，但却身不由己的一屁股摔回椅子上。

「你打算拿我來開刀麼？」

「嘿！莊某人的眼睛沒瞎，怎會拿你作報復，你僅是身處其位謀其事罷了。」

「那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魯春齡沉悶的吼了一聲，就如一頭被逼急了的餓狼。

莊仲謀的嘴角掠過一絲自負的笑意，能夠制服魯春齡這等超級角色，莊仲謀有一種滿足的感覺。但隨即莊仲謀的臉色放鬆了，他站起來，坐在魯春齡這一邊，又向他挪近身子，輕輕一拍魯春齡肩膊，這才道：「打開天窗說亮話吧，莊某人信奉這一條宗旨：在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因此我絕不會把這筆賬算到你的頭上，況且你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我約春齡兄見面，完全因爲一宗大生意買賣，這自然與南託有關，但我絕對保證對春齡兄有百利而無一害，當然囉，這得看春齡兄你是否衷誠合作。」

魯春齡眼珠一轉，道：「這就是你……仲謀兄的目的？」魯春齡這時雖心有不甘，但口已放軟了：「這宗大買賣，我怕仲謀兄太瞧得起魯某了。」

莊仲謀微微一笑：「行！一定成功，只要你肯與我合作。」他略一頓，像算準魯春齡必然入彀似的決然把底牌擲了出來：「眼下春齡兄是南託的大紅人，與章家千金小姐有那麼一種關係，南託的情形你比我更清楚，大小股東都在算計如何挖她的牆脚，再不動手，那就太遲啦，春齡兄絕頂聰明，當然明白我這意思啦，呵呵！」

莊仲謀打個呵呵就戛然而止，目灼灼的盯着魯春齡的反應。

魯春齡的心弦崩的一聲，把莊仲謀這隱約的「大生意大買賣」彈了一下，嗡嗡的迴音不絕，魯春齡自然明白莊仲謀的含意，因爲這正是他苦心經營的積年大計，他甚至比莊仲謀算計得更深更遠。

魯春齡震驚的是身爲豐隆銀行的大老闆，竟也萌發謀算別家銀行資產的念頭，而且還是存心積累已

久。

魯春齡這心境，立刻被目灼灼的莊仲謀捕捉住了，他立刻又補了一句：「你很奇怪是麼，春齡兄！但坦白說吧，我被你那一手『窩裏反』逼得很慘，大擠提幾乎把我的資產弄光了，眼下是在勉强支撑，這筆賬難道不向南託章氏家族算麼，這也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

「既然如此，我還有甚麼好說，嘿，但我看不出這合作對我有甚好處？」魯春齡此時確信，莊仲謀眼下亦如一頭餓急了的白狼，他不由開出探盤了。

「呵呵，好處就多着啦，例如說，春齡兄你玩過輪盤賭這玩意麼？輪盤一轉，嘿嘿，就是一大筆的進賬，當然，贏的永遠是莊家，這就得看你是否有做莊家的實力了。」莊仲謀笑呵呵的隨口一句。

魯春齡的眼神却霍地一亮，莊仲謀的算計，竟與他的「支票輪」不謀而合，他所缺的恰恰是做莊家的實力，若兩者結合起來，那就當眞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了！莊仲謀這頭餓狼就算再不濟，也决計不會缺了那啓動「支票輪」的力度。

所有的一切漸漸聚成一個焦點，魯春齡盯着這灼灼的焦點，他的臉色開始發紅發亮，這焦點的亮度是如此强烈，以至把魯春齡心中的羞辱、疑慮迅速的掩蓋了。

魯春齡霍的移過身來，他與莊仲謀因此靠得更近，終於，兩人的頭兒幾乎黏在一起了。

好一會，兩個緊靠的頭才分了開來，兩人均有英雄相見恨晚的感覺，因此兩人互視一眼，均會心一笑。

魯春齡忽然微笑道：「坦率說吧，其實那……千金小姐，在魯某人眼中，不外是一根扶手棍的工具而已，因此仲謀兄你這美人陷阱，小弟原來大可不加理會。」

莊仲謀呵呵一笑，道：「既然彼此合作做這大生意，那就是同船乘客和衷共濟啦，還提這個幹麼？這大可叫兄弟一笑泯恩仇嘛！」莊仲謀一頓，忽然很認眞的加了一句：「但春齡兄務須捏緊這扶手棍，只要把她母女二人扯進漩渦，這『支票輪』的運轉就更美妙極了。」

到深夜十時左右，魯春齡就先行悄悄的離開美人酒吧。

很快，他就駕車駛上彌敦道，霓虹燈撒下一地的紅、橙、黃、綠，魯春齡的車子輾過地上的艷影，他的臉上也因而迅速的顏色幻轉。嘿！如今總算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有人說女人是水做的，但我寧願她是風，一股助輪盤運轉的美妙的勁風。

* * *

第二天傍晚時分，按約好的時間，魯春齡駕車接章仙綺出去吃晚飯。

這時的魯春齡可着實打扮了一番，他的鬍子刮得光溜溜的，很有特色的髮型噴上了名貴髮膠，三件頭的英國料西裝，沐浴時，還特意噴上香味悠久的法國古龍水。

魯春齡把這視作做大生意的手段之一，既然是做大生意，那自然絲毫疏忽不得。

「嘻！挺神氣，幾乎連我也認不出了，怎麼啦？打算去晋見皇帝麼？」

章仙綺上了車，一眼就被魯春齡弄得一怔，然後她坐在魯春齡的左面，忍不住就格格的一聲嬌笑。

魯春齡微笑：「對啦，眞的是去見皇帝，看，皇帝不是上車了麼？不過不是男的，而是美麗的女皇陛下。」他甜甜的說，然後把車子開了出去。

「油嘴滑舌！也不知你肚裏打甚麼主意。」

「不敢，在女皇面前，我是唯命是從啊！對了，仙綺，去吃海鮮好麼？」

「隨便吧，但別去女人多的地方。」

「爲甚麼？仙綺！」

「你這一身打扮啊，還不把那些壞女人迷死了麼？」

「妳是女人中唯一的例外，是麼？我的女皇小姐。」

「稀罕麼！快開吧，說眞的，嗅了你那古龍水，連我的肚子也叫起來了。」

章仙綺撒嬌的伸手一擰他的大腿，說，魯春齡迎合的故意唷了一聲，然後車子的速度就加快了。

魯春齡特意選了間幽雅的海鮮館，正貼合了章仙綺此時的心境。

他又精心挑選了一條老鼠斑和七日鮮，章仙綺這一頓晚飯吃得開心極了，還陪着魯春齡喝了滿滿一杯白蘭地。

也許是酒喝多了點，坐上車子離開時，章仙綺渾身發熱，心兒也突突地跳，她不自禁的軟軟的倚在魯春齡身上。

「妳不舒服？送妳回家吧，仙綺。」

「不，不要緊，一會就沒事了，你知道麼？我今晚喝的酒最多了，但很開心，這麼快回家幹麼？冷冷清清的，我是越來越討厭啦！」

章仙綺嘟囔着道。在黑暗中，魯春齡微笑一下，他知道，這是今晚美妙的路程開始。

「去甚麼地方好呢？仙綺，只要妳喜歡。」

魯春齡體貼的柔聲說，章仙綺軟笑一聲，舒服的靠在魯春齡身

上，閉上了眼睛。

「你拿主意吧，春齡，現在你是主人，你去哪兒都成。這段日子悶死人啦，我想熱鬧一下，你想想有甚麼好去處？」

「那，好吧，我領妳去一個地方，妳準會滿意，是朋友介紹的，我去過一次。」

「甚麼地方？神神秘秘的。」

「等下妳不就知道了，現在先不告訴妳，讓妳更添驚喜，不過妳放心，那是名流聚會的場所，不怕傳出去，而且進去的人都化了粧，誰也認不出誰。」

魯春齡略帶詭秘的道，章仙綺的心突地一跳，她有點醒悟那是甚麼地方了，因為她亦曾經風聞有那麼一處專供名流遊戲作樂的秘密場所，她不禁猶豫了一下，她到底還沒忘了自己的身份，萬一傳了出去，這如何見人了。

「其實光去瞧瞧也行，不一定要參加進去的。」

魯春齡連忙添了一句，章仙綺霎間的猶豫逃不出他的眼睛。終於，章仙綺略微點了點頭。他不禁在肚子裏一陣失笑，嘿，這是典型的名流千金心態，既好新奇玩意，但又怕壞了她的名聲。

車子轉了幾條馬路，就駛上半山區去。在一座豪華別墅的大鐵門外，車子停了下來。

魯春齡按了長短各三下響鈴，這似乎是一種暗號，原來緊閉的大鐵門緩緩蕩開了，在鐵門的兩邊却出現兩條大漢的身影。魯春齡在身上摸出一張精美的小咭片，伸手出車窗遞給右面那大漢，那大漢仔細的瞧了瞧，黑暗中露出兩排白森森的牙齒。

「請進去！」大漢把小咭片還給魯春齡，作了一個請進的手勢。

魯春齡把車子開進去。

「你遞給他甚麼東西？」

「通行證！也可以說是這個會所專有的會員證，這是有位朋友借給我用的，沒有這個，誰也休想通行！」

魯春齡解釋着，一面把車緩緩地駛進停車場，那兒已停放了不少車子，全是名貴的房車，單是平治汽車便有十部八部。

「嘻！看這些車子便知來人的身份了！」章仙綺驚奇的悄聲道，她雖然是有數的富家千金，但在這種場合出現還是平生第一次。

在幽暗中，魯春齡緊攙着章仙綺的手臂，當然啦，這裏面有著名商家、律師、億萬富翁，全是上流社會的知名人物！但不准打探名姓，這是規矩。別害怕，仙綺，現在我領你去化粧，一會就誰也認不出你了！」

魯春齡領着章仙綺，向正中那座別墅主樓走過去，走到側面的一座別緻的房間，在門口同樣有人守衛，待驗看了那小咭片後，才讓人走進去。

這原來是一個設備齊全的化粧間。

魯春齡和章仙綺從裏面再走出來時，竟然已變了兩頭怪物，魯春齡是虎頭人身，章仙綺戴了一頂上面插了羽毛的軟帽，臉上却變成了「ET」電影中的天外來客。

「哈，我這『ET』面具還可以吧，你幹麼偏揀這副老虎面？怪嚇人的！」

「我的身邊有一位女皇，扮兇一點，才能保護女皇嘛！」

「快走吧，今晚你的話最多！」

章仙綺嬌嗔的跺跺脚，興奮的道，這時，她的尋幽探秘心理，甚至比魯春齡更甚了。

魯春齡微笑一下，在虎皮面具上露出的笑容顯得詭秘極了。他攙着章仙綺的手臂，向主樓的大門口走過去。進了大門再進小門，經過三道門衛，走過一條通道，盡頭是一道隔音橡皮門。

「這裏面才是正式的聚會場所！」魯春齡攙着章仙綺的手臂，笑了笑道。

章仙綺這時的心已因驚異而突突的亂跳，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往魯春齡懷裏貼近了。

橡皮門的作用祇是用來隔音，魯春齡伸手輕輕一推，橡皮門便蕩開，兩人走了進去。

立刻，一副令章仙綺臉紅耳熱的場面便撲面而來！

那是一個氣派非凡的大舞場，大舞場內又分成一個個自成一格的小舞場，客人很多，每人果然都化了粧，但從扭動的腰肢和臀部，却立刻可以分出男和女來。

在靠近門邊的一個小舞場上，一個戴了狐狸面具的男子在扭動着身子，戴了白兔面具的女子摟住男的搖擺，這活像「白兔」在挑逗「狐狸」，於是「狐狸」的雙手便插入「白兔」的胸部，在衆目睽睽中一直摸上去，然後就雙雙的倒在地氈上翻滾，就像「狐狸」開始吞噬「白兔」！四周騰起一陣狂野的怪叫。

「天！他們在搞甚麼花樣哪？還是回去吧，讓人認出了就難堪死了……」章仙綺伏在魯春齡肩上，猶豫不定的輕聲說。

「放心，仙綺，誰也不准脫下對方的面具，這是規矩！」

魯春齡說着，堅決的攙着章仙綺的手臂走去，走到舞場的右面。

這是一個供客人隨意飲用的酒吧間，一切的費用全包括在那張神秘的小咭片上了。

魯春齡替章仙綺要了一杯橙汁，他自己却要了一杯冰水。章仙

綺呷了一口橙汁，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輕輕吐了口氣，這時她的心才安定了點。從酒吧間望出去，是那些狂熱扭動身軀的「獸面人身」男女在舞場中尋歡作樂。

就在此時，音樂聲突然一轉而變得狂烈，那聲音就像野獸的吼叫。幾位穿制服的侍者，挽着手提包走到人叢中，向客人派送一包包用白紙包着的東西。

侍者走到魯春齡和章仙綺這面來，魯春齡隨手把那包東西接了，又照規矩把那小咭片交侍者登記上面的號碼。

「這是甚麼？」

待侍者走開，章仙綺驚異的問道。魯春齡輕按一下章仙綺的手臂，帶點鼓勵又帶點詭秘的笑笑。

「很快你就會知道啦……放心，有我伴着你，甚麼也別擔心！」

這時，與魯春齡相隔了一張枱的客人，已把那小包東西拆開了，章仙綺往那面溜了一眼，原來是一小撮白色、晶瑩的粉末，那人把這粉末倒進橙汁中，然後捧起杯子，一仰脖子喝乾了。

在差不多的時間內，所有的客人都把混有料子的汽水喝進肚裏。

一會後，大舞場的氣氛變得越發異樣，音樂聲變得緩慢而强勁，有點類似非洲土人的狂野舞曲，那蓬蓬的鼓聲，把人敲得熱血沸騰，更多的化粧人扭着身軀湧出舞場去。

就在此時，音樂又由慢轉快，舞場的化粧人越來越狂熱，瘋狂的扭動着身子，女的尖聲嘶叫，男的野性沉吼。男女擁抱着，緊貼着，旋轉着，轉！轉！轉！

整個大舞場彷彿千百頭醉酒的野獸在發瘋般的奔騰狂吼！眨眼間開始互撕對方的衣服，也不管對方是誰，也不管是男是女！活像一副世紀末日的狂歡圖！

雖然隔了一層面具，但章仙綺依然感到雙頰像火燒般的漲得通紅！她再也沉不住氣了，站起來扯着魯春齡就要離開。

就在此時，三個分別戴有龍、虎、豹面具的男子發瘋般衝上酒吧間，撲到章仙綺的面前嘻嘻哈哈的胡鬧起來，其中戴豹皮面具的更伸出手來要撕她身上的衣服！

章仙綺嚇得尖叫一聲，躲到魯春齡的背後。「豹子」又撲上來，「龍」和「虎」也手舞足蹈作勢逼近。

魯春齡吃了一驚，他極鎮靜的站着不動，待那「豹子」撲到身前，便疾伸出手扣住「豹子」的手臂，然後一扯一摔，「豹子」便向「龍」、「虎」倒撞過去，「龍」、「虎」、「豹」均被撞翻倒地。

魯春齡趁機扯着章仙綺衝了出去。

車子駛離了那豪華別墅很遠，坐在車上的章仙綺才略微定下神來，她喘息着低嚷了一句，因心情的緊張，她的身子幾乎倒在魯春齡身上。

「剛才幸虧有你，不然準把我嚇死了！」

「怕甚麼？仙綺，我早就說過，有我伴着你甚麼也不用擔心！哈，我這柔道八段的高手，還過得去吧？」

「還呈英雄！都是你，把人嚇死了，我要你賠！那場面嚇死人了！那些女人是甚麼來路，在這瘋狂場所不害怕麼？」

章仙綺嗔道，魯春齡微笑不語。

這時已是凌晨一時了，車子緩緩的駛離半山區。港島上空，晨星寥寥，伸入半空中的大厦却依然燈紅火綠，就好像天堂剛從上面掉進那裏。

「去甚麼地方好呢？我又不想回家！」

章仙綺倚偎在魯春齡身上，仰着臉，輕聲說。因剛才那狂熱的一幕，此時她的臉頰依然是熱辣辣的，心兒也鹿撞般的跳得厲害。

握着駕駛盤的魯春齡微笑一下，「上酒店喝杯酒？是多明尼那邊的朋友送給我的，專門外銷美國，那邊的女孩子都喜歡喝！好麼？」魯春齡柔聲體貼的說，但眼角却銳利的射着身邊的她。

章仙綺沒作聲，身子不自然的蠕動一下，但却也沒反對的表示。這，魯春齡立刻就捕捉住了，他在心裏打了聲忽哨：嘿，單身男子約女子上酒店而沒有拒絕，接下的一切她也絕不會逃避！

車子從海底隧道駛出九龍，向西面拐了個彎便轉入尖沙咀麼地道，駛進一間酒店的停車場。

魯春齡把車子停好，鑽出來，急走兩步，過去另一面攙扶章仙綺下來，然後攙扶着她走進酒店的大堂。在櫃枱那兒，魯春齡取了他租用的房間鎖匙。

這時，章仙綺的身子忽爾輕微的抖了一下，猶豫的低嚷了一句，「不方便吧？」

魯春齡回答她的是無聲的把她的腰肢抱得更緊，他堅決的扶着她進了電梯升上八樓。

進了房間，魯春齡隨手就把門關上了。章仙綺把身子擲在梳發上，朝四面看了一眼。

「這房間不錯，你很懂得享受呀，春齡！」

「一個人孤伶伶，有甚麼享受？但多了一個仙綺你，那就不同啦！」

「啐！油嘴滑舌的也不知是眞

是假！」

說話間，魯春齡已斟好兩杯酒，他把一杯遞到章仙綺手上，他自己一仰脖子就先喝光了。章仙綺飲了一半就停下，臉紅紅的說：「味道眞的很美，但我不喝了，我怕醉！」

魯春齡微笑一下，接過她手上的半杯酒，仰脖子又喝乾了。「是很美，但這半杯更美……你猜爲甚麼？」

「喲，我怎麼知道？」章仙綺軟軟一笑道。

「因爲是你喝過的，仙綺！」

魯春齡說着，就挨着章仙綺坐下，章仙綺甜軟的笑着，臉兒漲得更紅了。

魯春齡突然很大膽的緊緊的擁抱着她！「嫁給我！仙綺，你是女皇，我就是你忠心的使臣！」

「唔……別這樣麼……你這算是求婚麼？」

章仙綺輕輕的掙扎一下，含混的說。這時她觸着魯春齡那獨特的橄欖形眸子，她的身子抖了一下，突然感到一陣寒意，不由伏在他的胸懷，立刻，陣陣暖流從那兒鑽出來，淙淙的注入她的身心，這溫暖使她舒服極了，她閉上了眼睛。

她放棄了任何掙扎的念頭，終於，在半驚半喜的昏眩中，她感覺自己的身子輕飄飄的升離了地面，緩緩的降落在那張柔軟的法式彈簧大圓床上……

* * *

許久，章仙綺才驚醒似的嘆息一聲，把光裸的身子縮在被窩裏，緊緊的閉上眼睛。突然，她把躺在她身邊的男子的頭狠狠的扳進她的懷裏，拚命的摟抱着。

「你！我是你的啦，你可要負責！如果你敢背叛我，我……會跟你拚命的！」

「唔……哪會呢？仙綺你放心，以後你是我最親的人啦！我一定好好待你……」

「那麼，我們馬上註册結婚！我回去馬上對阿媽說……我不準你說個不字！春齡！」

章仙綺突然虎的爬起來，雙手撐着上半身，目灼灼的瞪着魯春齡。然後又格格的一笑，雙手一軟，整個人倒在魯春齡身上了。

章仙綺光裸的身子還殘留着剛才那一刻的餘熱，魯春齡下意識的把她抱住，但他的嘴角却跳出一絲古怪的微笑。「嘿！女人，女人總有女人的弱點！」

「高興還來不及哩，仙綺！你說，我會反對麼……但我，仙綺，爲甚麼我們不好好利用眼下市面的情形，做一筆大生意再談婚事！到時風風光光的，我要所有人都知道，章仙綺看上的是一個眞正本事的男子！」

趁着浸在眼下旖妮風光的時機，魯春齡毅然的向他的既定目標邁進一大步。

直到眼下爲止，一切都按着魯春齡的心腹大計順利發展，眼下是其中一個關鍵的環節，他依然極有信心，因爲他已確信，章仙綺正是他手中所捏的王牌，他絕不會再任她溜掉的了！

果然章仙綺受落的嬌笑，她驕傲似的蠕動着身子。

「喲，你別向我盡扣大帽子！現在金融界誰不知道你那請君入甕的高招？他們說起阿爸如何整治莊仲謀這叛逆，總是把你也扯上去了，你還怕不出名？」

「食君之祿，擔君之憂，這是魯某人的份內事嘛，章老先生瞧得起我，我當然不能讓他失望囉！但男人上了年紀，就應該擁有自己的事業，我早就想着做一宗大生意！當然，這對南託，對你們章家，還有你——我的女皇，都有好處！」

「你越說越遠了，春齡！先別說甚麼南託、章家，我倒想知道，這對我到底有甚麼好處，我是直接的好處，還有這到底是一宗甚麼樣的大生意？」

章仙綺說着，魯春齡突地心一跳，章仙綺這精明的口吻有點出乎他的意料。但隨即就放鬆了，因爲這進一步證實了自己的判斷，方玉嬋母女開始爲自己急謀打算了。

證實了這點，魯春齡搭在章仙綺裸背上的手便狠狠的一握！但他的臉上却跳出甜蜜的微笑。

「近日市面美金滙率節節上升，眼下美元的兌率是六元八角港幣，我敢擔保，不出一頭半月，兌率就是七元八角！你算算看，甚麼生意有這豐厚的利潤？而且這還會一直升上去，這前景美好極了！」魯春齡道。

「炒賣外滙？這風險很大哪！在董事局裏提出，那些老古董還不呱呱大叫麼？」章仙綺吃驚地嚷道。

魯春齡微微一笑，「不，不是炒賣外滙，而是正當的支票買賣！不過這是美金支票，而且是絕對保兌的美金支票！銀行不但可以賺取支票的差額利潤，而且更可以淨賺滙率升高的厚利！」

章仙綺心動道：「打算賣出美金支票的是誰？開美金支票的又是誰？可靠麼？」

魯春齡胸有成竹的一笑，「當然絕對可靠！香港始創行有大批貨物賣給美國的W.K有限公司，W.K開出美國萬通銀行支票付款，始創行做的生意很大，港幣的需求量也很大，才願意把美金支票賣出來，及時兌出港幣週轉，南託買下始創

行的美金支票，轉手便可獲厚利，這生意可靠保險極了！」

章仙綺眨眨眼，道：「萬一美元滙率下跌，南託買下美金支票，不是有損失麼？」

魯春齡微笑道：「小風險當然有一點，但那是最小的，因爲南託可以通過國際銀行系統，把買下的美金支票在美國萬通銀行兌現！」

章仙綺猶豫的道：「我……你這生意既可怕又令人迷戀！我就怕這裏面有那麼一個環節出錯那就壞了！」

「嘿，你信不過我？春齡做事甚麼時候出過毛病？我不敢說十足，但起碼也有九成九把握，你算算看，仙綺，這百分之一的風險率，就做普通的小生意也超過啦，你還擔心甚麼？而且，這宗生意在公在私都有好處，老實講，這種機會不是常常有的，不抓緊就見財化水啦！」

「這，你總得讓我想想再說嘛！你這生意呵，膽子小一點的人也給嚇破膽了！」

「那當然，人人都敢做的生意賺不了大錢。這事你先想想，改天我再和你詳細談，但我敢說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嘻，仙綺！」

魯春齡信心十足的，他這話倒有一半是他的心聲。然後，這房間內，就又響起他充滿男性磁力的低喚，隨即是章仙綺帶呻吟的嬌笑聲。

* * *

三天後的星期五，南託銀行照常營業，但按銀行的規矩，這天是各主管部門周日假前的盤點。

這天早上，南託九龍某分行的經理余少然，在分行開始營業前的十分鐘，就準時的駕車回到分行來了。

余少然停好車後，便打側門直上分行的經理室。一會後，分行的職員也陸續到齊，很快銀行就把大門敞開了。

今天的工作不會多，這是余少然昨天就計劃好的，下午的銀行盤點他已大致弄妥，分行的月終業績報告也早就擬好呈上總行去。要他審批的貸款文件也不多，只有三幾份，而且全是二、三十萬的小數目，這對余少然來說簡直微不足道，他只花了三十分鐘的時間，便把貸款文件妥善的審批好了。

然後余少然就點上一支煙，開始輕鬆的盤算明天週末的節目安排。

就在余少然沉醉在他的私人天地裏時，分行的貸款部主任老歐却不合時宜的踱了進來，他手裏揑着一份文件。

「甚麼事？歐主任！」

余少然有點不高興，通常貸款部星期五是不會再呈送求貸書的。

歐主任却沒理會余少然的神色，反而跨上前一步，把那份文件小心的攤在余少然面前，神神秘秘的低聲道：「你看，余經理，這是眼下最吃香的『美金支票買賣』！許多銀行都搶着做，時下美元吃香哩！」

余少然心中一動，他往那文件上溜了一眼，這果然是一宗大額的美金支票買賣，光支票面值達五十萬美元，按時下的滙率，這可是三百多萬港幣的生意了，雖然這只是拆兌的形式，但對方願付的拆息優厚，而美元的滙率眼下又節節上升，現利加上潛利，銀行的盈利便很可觀了。

余少然心中一陣興奮，現下銀行放貸生意難做，誰替銀行做成盈利的生意，誰的才華便更能顯示出來，這念頭閃過，余少然便拿起文件仔細的閱讀起來。

漸漸地，余少然臉上的興奮緩緩的褪去，代而之的是凝重的沉思，他雖然算不上甚麼金融業的科班出身，但却是銀行業中的典型「紅褲仔」，銀行業務中的任何疑點，要想溜過他的眼睛，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是豐捷財務魯總經理推薦過來的，爲甚麼他豐捷自己不做這宗生意？」

「魯總經理說，美元支票持有人始創行陳先生是他的私人朋友，所以他不方便由豐捷處理，既然大家均屬南託機構，賺錢都是南託的，誰做也是一樣。我看，魯總經理這話倒是誠心誠意的！」

歐主任看來對這宗生意很感興趣，因此針對余少然的疑惑解釋，還得他加上自己的見解。但余少然却沒點頭，依然是滿臉的沉思。

「這始創行是在香港註册的，和南託是第一次交易，他的底細我們摸不清，這生意就比較難做，你看呢？歐主任。」

「依我看公司的實力並不是大問題，因爲這是即時買賣，我們拿港幣買他的美元支票，事情就是這麼簡單！當然關鍵是通漲美元支票的保兌啦！」

「對啦，這就是這類生意的最重要的關鍵之一！這樣吧，這事別忙着下定奪，先審查淸楚再說！必要時還要呈報總行，這比較妥當一點。」余少然說。

實際上余少然亦很想做成這宗生意，但他的敏感本能却警告他千萬不可輕率行事。銀行是以錢銀做貨物的店舖，如果銷售不講究分寸，銷出的貨物收不到錢，那可就連本帶利一併蝕掉！「切不可得一失萬！」這是余少然在金融業浸泡多年堅奉的信條。

得失衡量的結果，余少然決定把這事拖住再說，於是他把文件小心的擺進文件櫃裏去了。

就在此時，辦公桌上的電話卻響了。

余少然抄起電話，他一聽便微一怔，打電話來的是豐捷總經理魯春齡，他平日與南託分行的人甚少來往，魯春齡的話卻很乾脆，客氣兩句後便立刻轉上正題。

「豐捷轉來的始創行美金支票買賣文件看過了？余經理，你看怎麼樣？」

「噢，你看呢？魯總經理！」

「總行方面不是指示各分行盡量以美元結存麼？這很聰明，眼下外滙市場美元行情高漲，以美元結存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法！再說始創行方面也願付高拆息，條件對南託來說是很利的！」

「先謝謝啦！給分行介紹這宗好生意！但我們對始創行公司不太了解，開票公司W.K有限公司又是在美國註册的，對美元支票的兌現能力我們很難把握哪！」

「這點好辦！W.K有限公司的開戶銀行是美國的萬通銀行，客戶的兌現能力，萬通方面有義務向同行提供，這點可以核證清楚！我跟始創行的陳先生雖然是朋友，但在錢銀上我就不好處理，有關他們的信用方面，我倒願意作個擔保人！」

魯春齡在那面毫不含糊的說。

余少然沉吟片刻，才道：「這好，有魯總經理這話，分行方面就安心點啦……但請恕唐突問一句，既然明擺着這是一宗好生意，爲甚麼豐捷方面不自己接了呢？可別怪我多嘴呵，魯總經理。」

「哪裏！哪裏！應該問清楚，這是余經理對銀行負責嘛！這事我跟你們的歐主任在總行碰面時提過，始創行陳先生是我朋友，買賣的對象是他，我在豐捷就不好理啦！我不想人家在我背後說三道四，人言可畏嘛！這事我向總行方面說了，總行也同意由南託接做，所以我就把文件轉過來了。」

「呵，這要謝謝啦，改天請你吃飯……不不，當然是我做東啦！」

問清了這幾點，余少然覺得不宜再糾纏下去了，說到底魯春齡在南託的來頭不小，特別是他處事手段的決斷狠辣，惹怒他可不是好玩的，他犯不着冒這個險，因此他圓滑的客氣一句，就打住了。

然而他還是決定暫時拖住，他也犯不着因魯春齡的一句而「忙中有錯」！因爲這風險比得罪姓魯的還大了數倍。

余少然想了想，便毅然的抄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電話號碼，很快，便響起一位女子清脆而急促的聲音。

「喂！我是，什麼事？余經理！」

「就是始創行那宗美金支票買賣，章董事，我感覺這事分行不好處理，所以我想先聽你的指示。」

「章董事」——章仙綺沉默了一會，便說道：「這事，先說說你的意見讓我聽聽，余經理。」

章仙綺是南託常務董事會執行董事，南託拆息放貸方面的事，除了重大的事情要經常務董事會決定外，日常事務通常便由她決斷。況且常務董事會主席章承業是她的大哥，副董事長方玉嬋是她母親，章氏家族又是南託的第一大股東，章家決定的事，在南託便幾乎是鐵定的了，所以余少然不得不向章仙綺請示。

余少然把自己的看法和疑慮向章仙綺說了，章仙綺出奇鎭靜的聽着，待余少然說罷，她才道：「嗯，始創行的信用，美金支票的兌現能力，你擔心這兩點會出問題？余經理。」

「是呀，因爲這是現金買賣支票，分行方面必須即時兌付扣除利息外的港幣，如果支票的兌現出現問題，銀行的損失就很嚴重，當然，這是我個人的顧慮，章董事。」余少然謹愼的說。

章仙綺沉默了一會，忽然嘿嘿一笑道：「謹愼有餘，闖勁不足，這怎做得起大生意，出票行的兌現能力，不可以直接向美國同行查詢麼？余經理！」說罷這句，章仙綺不耐煩的把電話擱下了。

* * *

兩天後是星期一，銀行每周的第一個工作日，也是銀行最繁忙的一個工作天，同時，也是南託銀行九龍某分行經理余少然終生難忘的一個工作天。

這天早上開業不久，剛在保險庫監察現金提存完畢，返回經理室的余少然，屁股剛沾上辦公椅，貸款部歐主任就顚着屁股匆匆的走進來了。

「早安，余經理，總行方面已把那宗美元支票生意轉發回來了，章小姐捎話說，這事核證支票兌現能力後，就盡快辦理，下午兩點她等你的電話哩！」

歐主任把那份先送回貸款部的文件呈上余少然面前，就欲離去，但忍不住又補了一句：「余經理，依我看，這生意查證清楚就辦了吧！總行那邊對這生意很重視，看來近月生意越來越難做了，況且市面這情形，銀行多儲備强勢貨幣也是上策，如果你同意，貸款部半天就可以把這事辦妥啦！」

余少然思索片刻，他知道，這

事已不能再拖了，否則，憑章仙綺的千金小姐脾氣，臭駡一頓還是輕的，於是他點點頭，道：「好吧，這文件馬上發到會計部向美國萬通銀行查詢，就算總行催辦也得查清楚再說。」

一會後，余少然就在會計部出現了，他決定由自己親自查詢。

信用調查眼看是不可能進行了，因爲根本就沒時間給他迴旋，查證支票的兌現能力，就是進行這宗買賣的唯一保障了。

他逕直的走入會計部的資料室，在資料室的電傳打字機前站定了。打字員小姐正埋頭按着鍵盤，待她操作完畢，余少然才輕聲招呼她說：「我用一下電傳機！」打字員小姐抬頭才知是余經理，不好意思的笑笑，連忙讓開位置。

余少然在打字椅上四平八穩的坐下，先根據文件上的資料寫好草稿，然後才毅然的調正傳呼訊號，在鍵盤上按發了如下查詢內容：

「美國萬通銀行紐約分行：美金支票號碼三七二一一，金額五十萬美元，開票人美國W・K有限公司，查詢貴行該票是否有足夠的現金兌現保證，請速告，謝謝，香港南亞信託銀行九龍分行。」

拍發完畢，余少然撕下電傳打字機上自動打出的英文底稿，他把底稿與他自己寫的草稿核對一遍，證實準確無誤時，他才暗鬆了口氣。

眼下他可以靜靜的等候美國方面的答覆了，通常這種銀行同業國際查詢，是很快就會獲得明確答覆的，而且一經答覆，出票人開戶的銀行便會即時把該票的金額，在客戶的賬號上凍結，以保障查證銀行的利益，同時，也是保證己方銀行的信譽，信譽對於一間健全的銀行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因此在這等候的大約一小時內，余少然雖然焦急，但神經却可以輕鬆了，因爲是或否很快就有明確的答案。

趁這段空檔，余少然向會計師的一位老職員詢問了一會分行的存貨情形，營業的統計是令他皺眉的。余少然不由暗道：若這美元支票是保兌的，那這宗買賣就不失爲一宗美妙的生意，他因此更焦急的等候美國方面的訊息。

「余經理，美國萬通銀行有傳呼信號過來啦！」這時，會計部資料室有職員匆匆跑來向余少然通傳。

余少然連忙跟着向資料室走去，他在電傳機前站定，目光灼灼的盯着打字桿。

不一會，對方的答覆緩緩的在轉筒上自動打出來了。

「香港南亞信託銀行轉九龍分行：貴行查詢項目答覆如下——查W・K有限公司賬號有足夠現金支付編號三七二一一支票所列金額，多謝合作，美國萬通銀行紐約分行。」

余少然一把將電訊稿撕下，使返回經理室，再仔細的把電傳稿審核一次，便把它存放在那份美金支票買賣文件內，然後他就把文件親自送到貸款部。

歐主任瞧瞧余少然便笑道站起來道：「余經理，決定了吧？」

余少然見歐主任這麼熱心做這宗生意，便也笑笑，爽快的答應了：「資料都在裏面，這生意就由貸款部辦了，弄妥了就知會我一聲。」

處理了這宗頭痛生意，余少然一陣輕鬆，他返回經理室後，便開始處理其他的小額貸款的申請上面了。

分行的一切業務都在如常的運作，余少然的經理室也靜悄悄的，這是做銀行經理最美妙的時光，因爲假如經理室熱鬧起來，那對一間銀行來說，多半就不是好事了。

到下午二時，余少然剛吃了午飯回轉，他辦公桌上的電話便響了起來。

余少然剛拿起電話，對方便急促的道：「余經理麼，支票的事怎麼樣，辦妥了麼？」

「上午查證過萬通銀行，支票兌現能力沒有問題，所以我已發到貸款部着手處理了，章董事！」

「好！你辦事還算乾脆，這事弄妥了給我一個電話，還有，既然對方的兌現能力沒有問題，那以後就放膽做，不必請示總行了。」

章仙綺不容反駁的斷然下令道，余少然無話可說，只好答應着，正要放下電話，章仙綺却突然又加了一句：「有關始創行美金支票買賣的事，總行方面由我負責，有甚麼問題直接呈報執行董事室，不必再轉來轉去了。」

章仙綺說罷，就擱下電話。

余少然看着電話直呆了半晌，他本已放鬆的心又被條的扯緊了，他想了想，連忙撥了個電話往貸款部。

「歐主任麼，始創行支票的事辦得怎麼樣了？」

「放心吧，余經理，我在抓緊着辦，剛才已把始創行兌出的港幣給他們入戶了，他們很快就會收妥，這生意就基本辦妥啦！」

歐主任得意的答覆說，余少然却不禁苦笑，這生意人人都起勁的搶着去做，倒像這是鐵定的一本萬利生意似的。

往後的兩天都在平靜中過去，那價值五十萬美元的支票，通過國際銀行系統，也已滙去美國萬通銀

行拆兌，順利的話，整個交易程序可在八天內完成。

這時是八月一日，亦即美元支票通過國際銀行系統滙去美國拆兌的第二天。

余少然這位精明的分行經理，雖然疑慮未消，但在八月九日，編號三七二一的美元支票，果然完滿兌現。

南託在這宗美元支票買賣中，拆出的是三百二十三萬港幣，但兌回的美金却是五十萬，加上滙率的升高，南託在這宗買賣中，轉手便淨賺二十七萬港幣，而時間僅僅是八天，這種生意的美妙及安全保險，如果這時仍有人懷疑的話，那這人就不是謹慎，而是存心要搞垮南託銀行的白痴了。

余少然最後確知這宗生意完滿完成時，他已無話可說，而且也不容他再說，因爲這時章仙綺已代表南託常務董事會，下令余少然的分行，全力加速去辦這類美元支票買賣，特別是美國W．K有限公司開出給香港始創行的美元支票，更被列爲「甲等信用」，而「甲等信用」的銀行客戶，那就連「信用調查」及「保兌能力」也不必花時間去根究了。

余少然的南託分行，不得不向香港的始創行和美國的W　K有限公司敞開綠燈。

八月十一日，香港始創行再向南亞信託銀行九龍分行，賣出第二張面值七十五萬的美元支票，出票人仍然是美國的W．K有限公司。

在當天，南託銀行九龍分行便立刻兌出價值七十一萬二千五百美元的港幣給香港始創行，然後又在同一天，通過香港國際銀行系統，把這張價值七十五萬的美金支票滙去美國銀行兌現。

美金支票買賣就這樣循環地不斷地在美妙的進行。

八月十一日的當晚，魯春齡在香港掛了一個秘密電話往美國紐約，接話人便是那位「寶刀未老」的沙飛。

然後在八月十五日晚上十時，魯春齡與豐隆銀行董事長莊仲謀秘密會面。

那是莊仲謀的幽靜的住所，兩人相對着，書房內靜得猶如死寂。

終於，莊仲謀苦着臉孔，把身子往魯春齡那面一探，他的鼻子幾乎碰着魯春齡的臉面：「開玩笑麼！馬上又要滙出七十五萬美元的港幣，收回的只有七十一萬二千五百美金，連同我墊出的五十萬美元折扣，這豈不叫做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合計先要我虧蝕六萬五千美金，春齡，你簡直見鬼了。」

莊仲謀氣呼呼的，不得不停了停，魯春齡却從容不迫的微笑，這更令莊仲謀激怒！

「還有，事情剛開始就要二百萬好處，獅子口還沒她們張得大！嘿嘿，春齡，這倒像你跟她們串通好了，來向我倒打一耙似的！」

「不，這是我主動向她們放出的盤口！」

魯春齡微笑道。這幾乎把莊仲謀氣炸了！他呼的一伸手，指頭幾乎戳到魯春齡的臉上！

「你搗甚麼鬼？存心向莊某人勒索麼！你別當莊某人是白癡，大不了白蝕了二萬五千美金，停了你這個見鬼的支票輪子！」

莊仲謀悶吼着，魯春齡依然極鎮靜的微笑，他甚至連睫毛也沒眨上一眨，他靜靜的待莊仲謀發作完了，喘着粗氣重新緩緩的坐直身子時，才微微一笑，輕聲道：「不會，你不會！」

莊仲謀眼角一掃魯春齡：「嘿！我爲甚麼不會？」

魯春齡微笑道：「因爲以前所作的一切，祇是啟動輪子的必要工夫！現在輪子已開始順利運轉了，你捨得它停轉麼？仲謀兄！」

「它如何順利運轉？這見鬼的啟動工夫便要了我六、七十萬！」

「嘿嘿，一本萬利的生意也要『一本』嘛！你知道麼？在八月十八日早上電滙七十五萬美元往美國後，我們的第三張一百萬美金支票，便會奇跡般的在南託的分行貸款部出現了！」

「等一等！春齡，這第三張一百萬美金支票，南託肯即時兌現麼？這可半點開不得玩笑哪，春齡！」

「奧妙就在這裏，第二張七十五萬美金支票，在美國萬通銀行兌現期限是八月十九日，因此在八月十八日早上，香港方面就必須把七十五萬美金電滙往W．K有限公司在美國萬通的戶口，這樣就能保證第二張支票的順利兌現！第一、第二張美金支票均順利兌現了，『始創行』，在南託的信用更爲超卓，然後在八月二十日，第三張一百萬美金支票立刻賣給南託，南託自然毫不猶豫立刻兌現！扣除南託的應得的拆息五個巴仙，『始創行』合計得款九十五萬美元對等港幣！嘿嘿！」

魯春齡忽然頓住，盯着莊仲謀，看他如何反應。

莊仲謀默默的沉思了一會，似乎在片刻間已經過精確的計算，他的雙眼霍的亮了！就好像他眼前已現出一座金山銀礦！

「然後在第三張百萬美金支票順利兌現後，再開出第四張一百二十五萬美金支票！以後是第五張、第六張！每一張的面值均增大三十個巴仙！唔，這輪子開始轉得好看了！春齡！」

「這祇是開場的第一幕，好戲還在後面！例如在第七張、第八張美金支票的開出時間，便不必在前一張的兌現後了！」

「呵呵！這便是說，在八天的港美兩地兌現時間差內，『始創行』可同時兌現二張以上的巨額支票現款！嘿，春齡，按這運轉，弄他個三、五、十億港幣並非甚麼天大難事！」

莊仲謀興奮的道，此時他的臉亦被那「金山銀礦」照耀得發出紅光了！

魯春齡却淡然的一笑，「所以我說，先拿出二百萬給章家的孤兒寡婦點好處，也不過是九牛一毛之事！『支票輪盤』能否順利運轉，還得看她們是否閉着眼睛，任由綠燈開放！呵呵，再說……」

魯春齡打個呵呵，故意一頓，瞥了莊仲謀一眼。

莊仲謀的臉上這時已被興奮的光彩塗抹着，他自然有他自己的精密算盤！嘿嘿，祇要能弄到三幾億現金在手，莊某人便大可像孫猴子般在黃金、外滙、股票場上打滾了！章老頭呵章老頭，枉你聰明一世，但你作夢也想不到，你的妻子兒女，還有你這位得力助手，今日全成了莊某人的生財工具！這閃念間，莊仲謀的嘴角掠過一絲得意的微笑。

「你說，春齡！」

「這二百萬好處也不是全部入章家母女的腰包，她們還得分出三分之一給一位必須給的人兒！」

「呵呵！你是說章承業——這自命不凡的頭號笨蛋！」

「對啦，你想想，如果把他——也扯進這個輪盤遊戲裡，嘿嘿，還有誰可以阻止它的運轉呵！」魯春齡不緊不慢的說。

莊仲謀不禁咧嘴一笑，道：「這好極了！一家子泡到一塊挖章老頭的肉來了！」

* * *

支票輪在美妙的運轉。

八月十八日的早上，莊仲謀和魯春齡的秘密公司始創行，及時把七十五萬美元電滙存在美國W．K有限公司在萬通銀行的戶口。

八月十九日，始創行賣給南託銀行的第二張美金支票七十五萬，在美國萬通銀行順利兌現。

八月二十日，香港始創行向南託銀行九龍余少然的分行，賣出第三張面值一百萬的美金支票，南託銀行即日以九五折兌現港幣給始創行。

八月二十七日的早上，始創行又把一百萬美元現金電滙往美國。

八月二十八日，南託買入的第三張一百萬美金支票，又在美國萬通銀行順利兌現。

八月三十日，始創行向南託賣出第四張面值一百二十五萬的美金支票。

九月六日早上始創行電滙一百二十五萬美金往美國。

九月七日，香港南託銀行順利兌現第四張一百二十五萬美金支票。

然後在九月至十二月這段期間，始創行與南託銀行穩妥的買賣了第五張至第八張美金支票，這時支票的面值已增大到二百萬美金了。

一切都在商業法律的縫隙中順利進行。

翌年的一月三日至九日，七天內，香港始創行向南託銀行連續賣出三張美金支票，金額合共千萬美金。

在每一張美金支票的兌現期前一天，始創行均及時往美國電滙出等值的美金，因此南託持有的美金支票，均可在兌現期內順利兌現。

香港始創行賣給南託銀行的美金支票，每一張相距的時間却越來越短。最初是十五天一張，然後是十天、八天、七天、六天、五天，到這時的三月十九日，始創行賣出的每張支票相距時間便不足兩天了。

換言之，在一個月內，南託買入的美金支票達十五張以上，而香港始創行手上持有的現金已達十億港幣的巨款！

支票輪運轉得美妙絕倫！就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大得猶如金山銀礦般炫目！

滾動的雪球沾着南託銀行的現金，風車般的運轉到「香港始創行」——魯春齡、沙飛、莊仲謀的手上。

南託章氏家族中的方玉嬋、章仙綺、章承業，他們的「好處」自然也在滾雪球般的擴大，最初是六十五萬、一百萬、二百萬，到翌年的三月，他們每人的「好處」已增加到二千萬港幣了。甚至連南託九龍分行那位貸款部主任老歐，也幸運的獲得三百萬的進賬。

所有參與支票輪運轉的人，人人都心情愉快，興高采烈。

唯一越來越痛苦不安的是南託分行經理余少然。

他知道美金支票的買賣越做越大，南託所冒的風險也越來越厲害。

余少然發覺，貸款部主任老歐的行動也開始反常。以前在錢銀的交易上，不論大小他都會主動跑來說一聲，但眼下這越做越大的美金支票買賣，老歐却居然一聲不吭！

余少然到底忍不住了，便趁着處理一宗本地小額貸款的事，過去

貸款部探聽動靜。他進去時，歐主任正在一份文件上簽上他自己的名字。歐主任抬頭見余少然突地站在他面前，神色略微不安的笑笑，但也沒有掩飾他桌上的那份文件。

余少然往文件上溜了一眼，他的心立刻就突突的一跳，這份文件的旁邊又是香港始創行賣出的美金支票！而且面值已達二百萬美元！

「咦？這張美金支票，爲甚麼不先送我審核？歐主任！」

「啊，對不起，余經理，這是總行方面的指示！這類美金支票以後由貸款部——我直接處理！所以我，就不敢驚動余經理你啦！」

歐主任鎭靜的客氣的解釋。余少然的腦袋却嗡的一陣迴響，他委實意料不到，「總行方面」——大概不過是章仙綺董事——竟然作出這種違反常規的決定！

余少然的疑慮因此驀地加重了！他若無其事的離開貸款部，却轉入會計部，與那位老會計隨便交談了一會。

回到經理室，余少然的神色越發越痛苦不安了。他現在已清楚的知道，南託與香港始創行做的美金支票買賣，在八日的兌現期內竟高達一千八百萬美金！

余少然憑經驗立刻便驚覺，這實際上是南託給始創行的八天信貸額高達一億三千萬港元，換言之，在八天之內，香港始創行可以自由運用這一億三千萬現金，而一個月內便高達五億港元！這豈非典型的「支票輪」麼！

「支票輪」猶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不斷澎脹，假如支票無法兌現，留給南託的將是天文數字的巨額空頭支票，這種損失足以立刻把整個南託銀行拖垮！

這可怕的前景幾乎把余少然嚇昏了！他緩緩的伸出手去，搭落電話上，但猶豫了一下，又把手縮了回來。他所猜疑的是天崩地裂的驚世大事，而且隱隱涉及南託的最高層人物，他小小一個分行經理，竟敢這般胡思亂想，那當眞是嫌自己的飯碗太硬朗了！

但如果眞的如此呢？那自己豈非成了日後的替罪羔羊？而且明知有這種可能的危機而無動於衷，起碼也被行內人視爲庸才而再難在金融業上立足！

這念頭把余少然激怒了，他余某人並非靠拍膊頭裙帶關係混上今日的地位！他可是穿着「紅褲仔」打滾出來的眞材實學！章老先生待他不錯，但今日却被人視作昏頭昏腦的阿福！

「哼！爲公爲私，我也得睜眼瞧着這——鬼輪子生意！」

余少然發狠的悶哼一聲，他暗暗打定主意，哪怕冒着被炒魷魚的風險，也要盯着這宗支票買賣，這可是他日後萬一被逼作替罪羔羊的唯一護身符！

從這一刻開始，一種被壓逼、欺騙、愚弄的痛苦，强烈的折磨着余少然這位精明而自負的南託分行經理，可惜他無能爲力！

支票輪在銳不可擋的快速的旋轉着。

到這年的十二月，這個「支票輪」在八天運轉週期中，所包括的金額，竟高達十億元。

就在同年的十二月十三日，莊仲謀炒賣股票虧蝕嚴重，不但損失了「支票輪」得回的三億元，就連豐隆銀行的現金亦幾乎被他輸光了，合計莊仲謀共輸去四、五億元。

十二月十五日，豐隆銀行因現金週轉不靈引發致命的大擠提，豐隆銀行僅支撐了半日，便宣告破產。

南託此時亦已危機深重，現金大量虧空，只能勉强應付日常的週轉。

十二月十九日，莊仲謀和魯春齡突告失踪。兩人失踪後，香港始創行亦人去樓空。

到此地步，南託分行經理余少然毅然決定，把「支票輪」的有關交易內幕資料，根據他知道的向香港廉政公署呈報。

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廉政署聯同商業罪案調查科探員，悄悄的駕臨南亞信託銀行。

他們在南託的行政秘書處逗留了一會，就逕直的走入南託常務董事會主席章承業的辦公室。他們進去後，辦公室的房門便嚴密的關上了。

章承業和來訪的客人直逗留到下午四時，才見神色倉惶的章承業送客出來，然後他又失魂落魄的走回辦公室，許久不見出來，本就陣陣疑雲的行政大樓職員的心跳都加快了，都擔心這是甚麼不祥之兆。

這天晚上，過了晚飯的時間已許久，神色倉惶的章家大公子章承業才返回章家。

章家大客廳這時空蕩蕩的，魯春齡失踪的消息獲得證實後，章家的千金小姐章仙綺，這位氣焰逼人的南託常務董事會執行董事，就把自己關在睡房裏，整整五日五夜，銀行也失了她的踪影，只偶爾傳出她哀哀的哭聲。這時却沒再傳出哭聲，大概是哭倦了。

這一切章承業根本就無懈理會，他登登的跑上樓去，直向他的後母方玉嬋的睡房跑去。

「阿姨在嗎？」

「進來，門沒上鎖！」

章承業推門進去，他氣吁吁的走到坐在窗台前的方玉嬋面前。

「甚麼事？我很煩，想一個人

靜靜！」方玉嬋瞥一眼章承業，不耐煩的說。

平日很畏懼這位後母的章承業，這時却極不禮貌的嘿嘿一聲冷笑。

「嘿！這事眼下不說，只怕就再沒機會了！魯春齡這混蛋失踪的事，廉政公署、商業罪案調查科今天上午追到南託來了，他們盤問了我一整天，我瞧得出，他們已掌握了大量證據了……」

「甚麼證據，你說！」方玉嬋一聽就虎的跳起來，鼻子幾乎撞上章承業的臉上！「他們盤問你甚麼？到底怎麼回事，你說清楚！」

「還不是盯着魯春齡這混蛋麼！嘿，我可給你們害死了！」

「鎭靜些！你慌張甚麼？魯春齡那批美金支票不是保兌的麼？他們查出來也沒甚麼了不起！頂多是銀行制度不健全這小事情！」

「嘿嘿嘿！如果事情眞的這麼簡單，你們也犯不着把我硬拉進去插上一脚啦！明說吧，商業罪案調查科的人乾脆就把事情挑白了，他們說魯春齡涉嫌同豐隆銀行董事長莊仲謀，運用一種支票輪盤的手法，並且串通南託某個高層人士，大量詐騙南託的資產，涉及的款項達二億美金……他們還明確的通知我，爲了與廉署和警方合作，最好暫時不要離開香港，否則他們就會採取斷然的措施……嘿嘿嘿，這跟軟禁有甚麼區別？我可給你們害慘了！」

「等一等，他們有沒有具體提到甚麼人不準離開？承業！」

這時方玉嬋突然失聲的插了一句，剛才章承業在說話中，她的臉色已變換了數次顏色！

她見章承業緩緩的搖搖頭，才暗地鬆了口氣，這時她已斷定，她在南託輕搖羽扇的日子已徹底完結了，而眼下最關鍵的，便是先穩住眼前這位驚慌失措的公子哥兒！

這麼想着，玉嬋忽然就舒緩了面皮，甚至還露出她平素悠然的微笑。

「噢，事情是有點嚴重，但也別給人家三言兩語就嚇掉了魂魄！有些話分明是嚇唬你，套你的口供，魯春齡這鬼東西連我和仙綺都欺騙了！但我不必負直接的刑事罪，因此犯不着掉魂失魄的，鎭靜點，聽阿姨的話，阿姨瞧得很準，這難關總會平安渡過！」

方玉嬋從容鎭靜，滿懷信心的安慰說。

章承業雖仍在驚疑，但還是無奈的走了出去，事實上他自己也知道，他根本就想不出任何的主意了。

下意識的，章承業走下樓後，便立即登上章洋龍留給他的那部平治房車，駛去半山區。

章承業要斷然的向自己證明，他還是他，至高無上，一呼百諾的南託常務董事會主席！因此他決定立刻就上半山區去，昂然的去赴那只有名流顯貴才有幸擠身的「滑雪晚會」……然後是服食了「白雪」，戴了雄師面具的章承業，摟着四位赤裸艷女郎狂歡了一夜！

兩天後是星期三，籠罩了香港市面幾日幾夜的雨霧終於散去，一大早，高聳的南亞信託銀行大厦迎接了第一縷投下的陽光，頂層上面那個充滿氣勢的浪潮托日商標灼灼炫目。

這似乎是一個絕妙的好預兆！起碼此時坐車回銀行的章承業心內是如此，他把頭探出車窗外，朝那商標溜了幾眼，才又把頭縮了回去，他的臉上居然露出一點笑容。

他走進他的主席辦公室，點燃了一支煙，消磨着等候的時光。

昨天上午他就決定，今早就開始商議南託董事局以及南託各部門人事重組重整的事宜，他甚至已打好了一些人事上的腹稿，他斷然的確信，經過這次重整南託，他必能令南託重振雄風。

斷定了這點，他的心頭就更加篤定，也更舒泰、悠然從嘴裏噴出的煙圈。

砰！

就在這時，辦公室的門被人猛然撞了開來，闖進來的竟然是南託九龍某分行經理余少然！他的一個小小的下屬。

「你幹甚麼，失魂落魄的成何體統？該死！」在默想中的章承業猛的嚇了一跳，手揑的香煙也幾乎掉落地面，他的臉色一沉，厲聲的喝斥余少然。

余少然對章承業的喝斥却根本就不以爲意！他的臉色反而是强烈的沉痛！

「不是我該死，章主席！是另外一些人該死！你知道麼？你的母親方玉嬋和妹妹章仙綺，身携巨款打算潛逃，在啟德機場被商業罪案科的探員拘捕了！眼下正在商業罪案科落口供！聽說她們打算逃出去，再和魯春齡會合……南託完了！一切都完了，章主席！」

章承業呻吟着，喃喃的道，他的眼前，整座銀行大厦在搖晃，他死死的攫住窗台，試着支撐那抖顫發軟的雙腿。

忽然，一個黑壓壓的彷似輪盤的東面，雷霆萬鈞的向他的頭頂砸下來，他驚叫一聲，再也支持不住，軟癱的跌坐在地上。

盜鈔、盜咭者，盜去的是三五千萬，但銀行的內鬼、銀行家族的花花公子，盜去的却是整座銀行。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小豹子被裝病扮瘋的百變虎狄神通看中，意欲收爲弟子，將他培養成武林高手，以補「中原七虎」之缺。但此舉遭到佛門兇僧智通和尚阻攔，挾持小豹子之父作人質，威逼小豹子，「金脚虎」戴順救出小豹子父子，小豹子正式拜狄通爲師，在山谷中勤練武功，十年後，小豹子高大健碩，威武非凡，眞正成爲「中原七虎」之一……

湖海中原七虎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小豹子



武功卓絕　鏟除魔頭

小豹子道：「原來是王老闆？」

王大德乾笑了一聲：「看大爺的樣子，似乎是從外地來的？」

小豹子點點頭，忽然問道：「大古堡距離這裏有多遠？」

王大德道：「西南三里左右。」

小豹子暗暗的記下。

椒雪肉片和三絲魚卷都很不錯。

江南女兒紅也是一絕。

小豹子的確是餓了，兩道佳餚很快變成碟底朝天。

王大德又走了過來：「味道如何？」

「不錯。」

「實不相瞞，有人說美食不如美器，但鄙人却認爲美食美器，俱不如美女。」

「王老闆，實不相瞞，在下現在祇想吃喝，美色二字休再提起。」

「是，是！」

這時候，小二又再端上第三道菜，也是小豹子所要的最後一道菜——水晶蝦餅。

這一道菜，色、香、味俱佳。

小豹子正欲一嚐其味，忽然有人在他背後嘆了口氣。

「豬吃蝦，哈哈哈……」

小豹子聽得爲之傻了一陣。

甚麼「豬吃蝦，哈哈哈！」這是甚麼意思。

他轉眼一看，又不禁的再傻了一陣。

剛才他是給這句莫名其妙的話弄得發傻，現在却是給一張清秀脫俗，美貌迷人的臉蛋所迷惑。

他看見一個妙齡的女郎，正在癡癡的望着自己。

過了很久，小豹子才忍不住的說道：「剛才是不是妳在罵人？」

妙齡女郎眼珠子一轉，微微一笑道：「你若吃了這些蝦餅，你就是豬！」

小豹子一楞。

「爲甚麼？」

「因爲祇有蠢得要命的豬，才會把有毒的蝦餅照吃不虞。」

「甚麼？妳說蝦餅有毒？」小豹子差點沒跳了起來。

妙齡女郎嫣然一笑。

「你不相信。」

「的確很難相信。」

妙齡女郎又嘆了口氣。

「想不到你看來似乎很聰明，其實比最笨的豬還更笨百倍。」

她一面說，一面扭動她那纖瘦的腰肢，走到桌邊。

她忽然伸出柔軟的手。

她的手裏有一枚銀釵。

颯！

銀釵忽然閃電般的刺向蝦餅上。

轉眼間，銀釵變了色。

小豹子臉色驟變。

「王老闆，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大德的臉色也變了。

「這……這……」他的聲音似乎在顫抖：「一……一定是廚房出了差錯，來人哪……」

他在大叫。

立刻就有十幾個人從四方八面湧了過來。

小豹子眉頭一皺。

這十幾個人，都是手裏攜帶兵刃的漢子。

他們不像是酒家的伙計、廚師，而是像一羣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王老闆，他們是……」

王大德的聲音忽然又變了。

他的聲音不但不再顫抖，而且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冷酷。

「小子，你是從那裏來的？」

「與你何干？」

「嘿嘿！」王大德冷冷一笑：「當你還沒有踏進青銅鎮之前，王某就已知道你在此處打聽蕭堡主的下落。」

小豹子道：「就算我打聽蕭堡主的下落，那又怎樣，你是大古堡中的人？」

王大德冷冷的道：「鄙人正是大古堡外四堂的第二堂主。」

小豹子道：「我打聽蕭堡主的下落，未必就是懷着惡意。」

王大德道：「但是王某人早已知道，你對蕭堡主心懷不正的。」

小豹子道：「何以見得？」

王大德冷冷的道：「因爲你佩的刀，正是蕭堡主死對頭魏懷烈以前的佩刀。」

小豹子道：「誰是魏懷烈？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王大德道：「你會不知道？你騙誰來着！照本堂主看來，你一定是魏懷烈的後人。」

小豹子哼的一聲。

「現在我無論說甚麼都是多餘的，你也是一樣！」

王大德怪笑。

「好小子，說得好。」

他接着打了一個手勢。

那十幾個漢子，立刻蜂湧而上。

「殺！」吆喝之聲四起。

小豹子冷笑。

他突然亮出了一把刀。

但這把刀並不是腰佩的那把寶刀，而是一柄看來銹迹斑斑的刀。

漢子中有人獰笑道。

「這也算是刀嗎？」

獰笑說話的，是個手持鋼斧的大漢。

他看不起小豹子，也看不起小豹子手裏的刀。

呼！

鋼斧急揮，直劈向小豹子的胸膛。

他出手極兇悍，絕不留情。

但被他看不起的小豹子，忽然用那把銹迹斑斑的刀，刺進了他的肩頭。

小豹子冷笑道：「你不是我的對手。」

這大漢連臉都黃了。

但他仍然不相信這是對方對他手下留情。一聲巨喝，又再揮斧而上。

那妙齡女郎却冷冷一笑：「大個子，你是自尋死路！」

持斧大漢忽然感覺眼前一花，祇見寒芒閃動，一把鋒利的長劍已貫穿他的咽喉。

小豹子吃了一驚。

他想不到這妙齡女郎，居然有一手這麼快的劍法。

王大德臉色一變，怒道：「連這野丫頭也一併幹掉了！」

局勢更兇險。

但陷於險境的却不是小豹子和那妙齡女郎，而是王大德的手下。

小豹子留有餘地，祇傷敵而不殺人，但那妙齡女郎却是劍法辛辣，一出劍，對方就得送命。

王大德原以爲輕易就可以把小豹子收拾了，那知，一經交手才知道這是一根硬釘子。

更令他摸不着底細的是，那個不知從何而來的「野丫頭」。

* * *

妙齡女郎身子矯捷靈活，而且劍法自成一家，那些漢子雖然來勢洶洶，但却全然不是她的對手。

王大德看見勢頭不對，忽然悄悄地溜了。

可是，他才溜出門外，妙齡女郎的劍忽然又在他面前出現。

* * *

大古堡出現一種不尋常的氣氛。

平時每逢黃昏，蕭無忌總是喜歡在花園裏剪修花草，今天這種習慣似乎變了。

他並沒有在花園裏剪花修草，而是在大廳裏抹刀。

他的臉拉得比馬臉還長，使他看起來似乎蒼老了十年。

還有十年，他就是六十歲了。

他打算在六十歲的時候，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他認爲自己到了六十歲，就該安靜地享福。

但這十年內，他一定繼續爭取成果。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應該要爭取到怎樣的成果，才可以讓自己滿意。

他要向上爬。

他要武林中每一個人都知道，大古堡的主人是個强者。

* * *

爲了要成爲一個强者，蕭無忌一向做事的宗旨是只求成功，不擇手段。

在大古堡方圓五百里內，現在已沒有任何人敢得罪這位蕭堡主。

更沒有可以跟大古堡分庭抗禮的勢力存在。

這十年來，蕭無忌的死對頭，紛紛死得不明不白。

其中有人遇刺，有人被圍襲身亡，也有人死在脂粉陣中。

這一切一切，都是蕭無忌安排的毒計，但今天，他遭到了挑戰。

他最信任的心腹王大德，居然給人在咽喉上刺了一劍。

* * *

刀早已抹得一塵不染。

蕭無忌年輕時，曾經是一個刑場上的劊子手。

他的刀法迅速，準確，一刀砍下，絕對致命。

他在刀法上曾下過苦功，而且數十年如一日，只要不是太忙，就絕不放棄練刀的機會。

能夠做到這一點，他的刀法一定不會差到那裡去。

蕭無忌的刀法，當然不差。

他自信世間上已沒有幾人能接得下他十刀。

* * *

能夠接得下蕭無忌十刀的人也的確不多。

而且大古堡中高手如雲，想接近蕭無忌，也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一個年輕人却輕易地闖過了重重警衛，忽然出現在蕭無忌的眼前。

這年輕人當然就是小豹子。

當蕭無忌看見自己的面前忽然出現這個年輕人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就像是看到臥室裡忽然出現了毒蛇一樣。

他的刀迅速亮出，同時喝道：「你是誰？」

小豹子回答：「我是秀才小子。」

「秀才小子？」

「不錯，因爲我用來殺人的刀，是秀才刀。」

「這把刀鋒利與否？」

「鋒利，非常之鋒利。」

「能否讓本堡主一看？」

「能。」小豹子緩緩的道：「但這是最後一次，你以後再也不會看見這把刀子了。」

他把秀才刀亮出。

一看這把刀，蕭無忌突然的大笑起來。

「你說很鋒利的刀，就是這一把麼？」

「不錯。」

「比本堡主這把紫鱗寶刀又如何？」

「略勝一籌。」

蕭無忌又是一陣大笑。

「小子，你一定是瘋了。」

颯！

紫鱗金刀突然閃電而出，猛的劈了出去。

小豹子比魚兒還溜滑，一個翻身，人已從蕭無忌的身邊溜過。

蕭無忌一咬牙，刀光飛舞閃動。

「卡察」一聲响，紫鱗寶刀砍在一張堅固的木椅上。

木椅立刻從中分開兩片。

小豹子正在木椅後，木椅雖毀，人却無恙。

蕭無忌一聲大喝：殺！刀勢急變，攻向小豹子的心臟。

他已看準了才發出這一刀。

但他的刀才攻出了一半，就已給小豹子手中的刀擊退回去。

蕭無忌猛吃一驚。

他一直以爲這年輕人只具有輕靈、快捷的身手，却沒想到對方在刀法上的造詣和耐力極是强勁。

他居然在寶刀擊出的時候給對方反擊回來，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他急退八尺。

他退後八尺，一撫刀鋒，不由臉色驟變。

紫鱗寶刀竟然被一把銹迹斑斑的刀砍出了一道缺口了。

他實在又驚又怒。

「小子……」

當蕭無忌只叫出這兩個字，咽喉已突覺一涼了。

秀才刀已穿過他的咽喉。

小豹子冷笑。

「蕭堡主，我已證實，這是一把非常鋒利的刀。」

蕭無忌看着他，臉上的表情不再是驚怒，而是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

從這一刻開始，他的一切都完結了。

但他仍然不相信，自己會死在這麼一個年輕人手上。

他更不相信，紫鱗寶刀竟然會不如一把銹迹斑斑的秀才刀。

* * *

孫彭身高不足五尺，臉黃而削瘦，但却有一雙銳利如鷹的眼睛。

在大古堡裡，他也許是個矮小的人，但他的地位却高過絕大多數的人。

事實上，除了蕭堡主之外，就再也沒有人可以命令他幹任何事情。

現在，蕭堡主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死人當然不能命令孫彭。

但他沒有取代蕭無忌的地位。

他向大古堡裡的每一個人宣佈，從現在開始，大古堡主的主人

就是小豹子。

* * *

小豹子並不是個熱衷名利的人。

倘若不是狄神通早已對他說過，他一定不會當上這個堡主。

但現在，我已是大古堡的主人。

蕭無忌的家眷，都被送回紅葉鄉。

他們雖然痛恨小豹子，但却沒有人要爲蕭無忌報仇。

也許他們都已瞭解，即使小豹子不出手，蕭無忌仍然遲早會死於別人手下。

因爲蕭無忌的仇家實在太多，而他的所作所爲，也難令人同情。

至於那妙齡女郎，却沒有再出現。

小豹子不想再去想她了。

可是，不知如何，他居然辦不到。

小豹子想念的那個女孩子，的確很美，但他却連她的名字叫什麼都不知道。

* * *

一個月後，「喬小豹」這個名字已响徹半邊武林。

不少人都知道，蕭無忌就是死在這個年輕人手上的。

有人要爲蕭無忌報仇，但不成功。

有人親自趕到大古堡，感謝小豹子爲他們除掉這個可怕的惡魔。

大古堡好像比以前更受武林中人矚目了。

* * *

在一個薄霧的清晨，大古堡外忽然出現了五個人，其中一個竟然是戴順。

小豹子立刻把他們迎接入內。

戴順甫坐下就對小豹子道：「當今武林的中原七虎，現在已有六虎在此，其中一虎，就是你自己。」

小豹子環視衆人一眼，不由臉露驚喜之色。

「這四位是……」

戴順微微一笑道：「他們是東山虎雷苗，平西虎趙裕，翻山虎宗飛鴻及禿虎郝定開。」

戴順又說：「你師父很快就會來這裡，但百絕教中人已開始對你虎視眈眈。」

小豹子道：「弟子早已有了準備。」

戴順微笑道：「你是個可造之材，但切莫沾沾自喜，須知驕兵必敗。」

小豹子點點頭道：「弟子會記住。」

戴順一笑道：「很好，十年前你還是一個少不更事的黃口小兒，但現在已眞正長大了。」

* * *

就在戴順等人進入大古堡後，黃昏時分，堡外來了兩個黑衣老人。

這兩個黑衣人，一個高瘦如竹竿，另一個却是又肥又矮，身裁臃腫不堪。

他們要見孫彭。

孫彭帶着四個心腹手下，來到了堡外。

兩個黑衫老人盯着孫彭。

孫彭抱拳沉聲道：「在下就是孫彭，未知兩位老丈有何指教。」

身如竹竿的黑衫老人說：「老夫何鐵民。」

身裁又肥又矮的黑衫老人說：「老夫高萬仞。」

孫彭目光一閃，冷然道：「原來是百絕教天絕、地絕兩堂堂主。」

何鐵民嘿嘿一笑：「孫大總管在武林中也頗有聲譽，想不到你竟然是個叛徒。」

「叛徒？」孫彭冷笑道：「孫某背叛了誰？」

「蕭無忌。」

孫彭大笑。

「何堂主，你對孫某的認識實在太膚淺了，我一直都不是蕭無忌的心腹，而是蕭無忌的敵人，這又怎能算是他的叛徒？」

「只可惜蕭無忌不知道。」

「他當然不知道，否則又怎麼會這樣信任孫某？」

「所以，蕭無忌雖然並不是死在你的手上，但他若可重生，第一個最想殺的人，必然是你這位孫總管。」

「可惜人只能活一次，他永遠沒有殺我的機會了。」

「但他還有朋友。」

「你們都是？」

「正是。」

這兩個字甫出口，何鐵民突然刺出了一劍。

* * *

孫彭沒有看見何鐵民帶劍來。

但何鐵民却像是變魔法般，忽然手中亮出一把鋒利的長劍。

嗤！

好快的一劍。

好準，好兇悍的一劍。

劍影一閃，又已不見。

孫彭站在那裡，動也不動。

但他的臉色忽然變了，變得就像一張白紙。

高萬仞冷冷的道：「何堂主只用一劍就殺了你，最少，你不會死得太痛苦。」

孫彭的咽喉已經被硬物堵塞。

但他仍然迸出最後一句話：「好……劍……法……」

這時候他的手下才看見，這位孫大總管的衣襟已緩緩的沁出鮮

血。

漸漸地鮮血流得更快。

孫彭終於倒了下來。

他的手下個個面面相覷。其中一人突然怒叫道：「咱們跟這老頭子拚了。」

何鐵民冷笑道：「憑你們的武功，還不配老夫拔劍。」

高萬仞冷冷道：「回去告訴戴順、喬小豹知道，他們的朋友將會遭殃了！」

四手下神色駭然，突然紛紛出手。

但他們才出手，就齊齊遭殃。

高萬仞狂笑，當這四個人出手的時候，他也動手，他只用四個看來很簡單的動作，就把他們右手全折斷。

＊　＊　＊

戴順站在大古堡廣雲廳前一列石階上，已整整一個時辰。

小豹子在廣雲廳內，也坐了整整一個時辰。

兩人的臉色有說不出的沉重。

戴順忽然進入廳中，對小豹子道：「我想起來了，他們一定是去朱家莊。」

「朱家莊？是不是浣紗西峽下的朱家莊？」

「不錯。正是那座朱家莊！十年前，你師傅曾給仇家暗算，險些死在浣紗西峽下，但却給朱員外救回了性命。」

「朱員外也是武林之家。」

「百絕教若要對付他，朱家莊就很危險了。」

「咱們現在馬上就去。」

「不，不必去，」戴順說：「你一定要守在這裡，等候你師傅的消息。」

戴順說完這兩句話之後，立刻就和禿虎郝定開忽忽趕赴浣紗西峽。

在茫茫夜色中，朱家莊看來像是隻沉睡中的巨獸。

戴順和郝定開策快馬急趕到此，路上無半點敵人的靜動。

朱家莊似乎沒有發生任何變故。

戴順心裡頭暗暗慶幸。

他在深夜中求見朱員外。

＊　＊　＊

朱員外是個慈祥的老者。

還有半年，他就已屆七十高齡，但他仍然精神奕奕，滿臉紅光。

百絕教也許並不是要對付這位慈祥的老人，而是自己多疑吧了。

當朱員外在廳中接見戴順的時候，侍婢菊香捧出一盅清燉人參，放在一張木几上。

朱員外很高興的見到戴順。

「戴先生，一別多年，你還是那麼的年輕。」

戴順微笑。

「員外也沒有半點老態。」

朱員外大笑：「人豈會長春不老？只是老朽向來心情開朗，又常喝人參湯，所以看來比別人蒼老得慢一點而已。」

說着，捧起參湯，輕輕的呷了一口。

戴順忽然看見那侍婢的眼睛，流露出一種異樣的光芒。

朱員外微笑着，問戴順道：「戴先生深夜登門，可說是蓬華生輝，卻未知有何事賜教。」說到這裡，朱員外忽然一陣猛烈的嗆咳。

戴順臉色驟變：「朱員外……」

朱員外還是面露笑容，揮了揮手道：「我沒事，你不必……」

但是他才說到這裡，臉上的表情也變了。

他看見自己的手居然變成了灰黑之色。

不但他的手變了色，連臉龐、脖子也是一樣。

「這參湯有毒！」戴順驚呼。

朱員外又是一陣嗆咳。

「菊香，菊香！」他渾身戰抖，驚怒已極。

但他才叫出兩聲「菊香」，人已支撐不住，仆跌倒下。

戴順急忙追出去，但菊香早已不見了踪影。

＊　＊　＊

百絕教果然來到朱家莊下毒手。

朱員外死了，他的家眷也在同一時間被人用暗器所殺。

好兇殘的手段！

戴順睚眥欲裂，狂吼道：「百絕教的兔崽子，有種的滾出來，見識一下老子的虎王掌！」

禿虎郝定開突然在身邊大喝：「何鐵民，你給郝某站住！」

一聽「何鐵民」這人的名字，戴順立刻轉身飛撲了過去。

當他一轉身剛欲飛撲之際，忽然心胸感到一陣冰冷。

戴順臉色如土，飛撲之勢雖然沒有改變，但人已癱軟下來。

他臉上露出一種僵硬，絕望，憤怒得無以復加的表情。

「老郝！」

郝定開直視着戴順道：「你不是要找百絕教的人見識一下你的虎王掌嗎？」

戴順雙目怒睜道：「老郝，你，你……方大哥昔年被暗算，原來是你……在作怪……」

郝定開冷冷的道：「你現在才知道，但已經太遲了，太遲了……」

戴順怒撲向前。

但他已力不從心，身子一動，人已氣絕倒下！

＊　＊　＊

郝定開看着倒下的戴順，臉上毫無表情。

他慢慢的抹刀。

好一柄虎頭金刀！

好陰毒的禿虎！

＊　＊　＊

此時，在一株梧桐樹後，站着一個妙齡女郎，目不轉睛的瞧着郝定開。

她很美。

但她現在臉上的表情，却充滿了驚訝與憤恨。

她發誓，一定要揭穿郝定開這個僞君子的假面具。

＊　＊　＊

郝定開帶着悲憤的心情，抱着戴順的屍體回到大古堡。

他在哭，而且哭得很悲傷。

「西門百絕！郝定開不殺你這老賊，誓不爲人！」

當郝定開說這話的時候，小豹子、雷苗、趙裕和宗飛鴻都在場。

還有狄神通，他也已來到了大古堡。

郝定開哭得很傷心。

但忽然間，他的哭聲止住了。

因爲他發覺，狄神通和小豹子，正用一種可怕的目光凝視着自己。

狄神通忽然問：「虎頭金刀的刀背有多厚？」

郝定開臉色一變。

「你問這一個是甚麼意思？」

狄神通冷冷的道：「我已檢查過戴順的傷口，那是刀傷，而且，從傷口可以證實，殺他的那把刀，刀背最少超過一寸五分厚薄，那正與虎頭刀相符。」

郝定開臉色如土。

「狄老，你怎可以懷疑我，這豈不是太荒謬，太荒謬了？」

狄神通冷笑道：「我也覺得很荒謬，世間上有許多看來合情合理的事情，却偏偏不合理，但又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郝定開怒道：「你是在侮辱我？」

狄神通冷冷的道：「朱家莊的人，給你們殺了不少，算來算去，你們還是殺漏了一個。」

郝定開神色一凜。

「你說的這人是誰？」

「朱員外唯一的孫女兒朱靜靜。」狄神通怒於形色，厲聲道：「她親眼看見你動手暗算戴順！」

郝定開臉色蒼白。

這時候，一個妙齡女郎急步走了出來。

「惡賊，我跟你拚了！」她悲傷的嘶叫着。

郝定開陡地發出一聲怪笑。

「好，今天咱們總算是弄個明白，要剮要殺，隨便動手好了。」

他已拔出虎頭金刀，擺出一副無賴的樣子。

他已無法否認，唯有孤注一擲，與狄神通等人一拚。

他最大的目的，並不是要把狄神通等人全部殺掉，因爲這是他無法辦到的。

他只希望能突圍而出，離開大古堡。

＊　＊　＊

話已說盡。

郝定開的眞正面目也被揭露了。

戴順不能白死。

朱家莊的人也不能白死。

狄神通已下了必殺郝定開的決心。

雖然他知道，殺了郝定開，並不能補償些甚麼，但不殺郝定開，難叫死者瞑目。

＊　＊　＊

妙齡女郎朱靜靜，正是小豹子忘不了的女孩子。

朱靜靜傷心。

小豹子也同樣的不高興。

郝定開原來一直與百絕教有所勾結，但他却是中原七虎之人。

這實在是中原七虎之恥辱。

在中原七虎之中，除了狄神通外，小豹子最尊敬的自然是戴順。

所以，他和狄神通一樣，也下了必殺郝定開的決心。

看來，這一次郝定開實在很難逃出生天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了。

大古堡的大門突然被人猛烈撞開。

十輛寬敞的馬車疾馳而來，衝進大古堡中。

更令人吃驚的是，馬車裡還大有文章。

馬車停下，車廂門紛紛打開。

第一輛馬車，衝出五頭餓狠。

第二輛馬車，殺出三頭雄獅。

第三輛馬車，放出毒蛇百條以上。

第四輛馬車，暗藏弓箭手，見人就放箭射殺。

其餘六輛馬車，各藏黑衣武士，人人手執利器，伺機發動攻勢。

＊　＊　＊

百絕教的攻勢已展開。

這是突如其來的偷襲。

狄神通大怒叫道：「這算是甚麼兒玩意？」

郝定開嘿嘿冷笑道：「你們的末日已來臨了，本教馬上就要把這座古堡夷爲平地。」

宗飛鴻怒道：「老郝，枉宗某認識你數十年，一向推心置腹，想不到你竟然是這種小人。」

郝定開笑了笑，他的笑聲很刺

耳：「自古以來，識時務者爲俊傑，像你們這種冥頑不靈的人，焉能成大器，創大業？」

小豹子喝道：「看刀！」

郝定開一直就看不起小豹子。

他冷冷的道：「小子，你跟老爺子交手，恐怕……」

話猶未了，小豹子的秀才刀已刺出。

這一刀，彷彿沒有招式。

這一刀彷彿完全沒有速度。

然而，沒有招式的這一刀，却似有千變萬化。

這一刀沒有速度，但却比極快的一刀更加兇險。

看見這招刀法，郝定開的臉色忽然變了。

他甚至沒有招架，立即就踉蹌倒退了八尺。

小豹子的這一刀，突然脫手飛出。

嗤！

不偏不倚，一刀刺中了郝定開的心臟，直至沒柄。

郝定開瞪大了眼睛：「這是方大哥的……旋空七斬？」

狄神通神色黯然的嘆了口氣。

「方大哥雖然已經死了，但他的武功還未失落。」

郝定開咬牙道：「你……你偷偷的霸佔了方大哥的武功秘笈……你……」

狄神通搖搖頭道：「我沒有練過旋七斬，現在世間上唯一能繼承方大哥武功的人，只有小豹子一人而已。」

郝定開終於在驚怒交加之中倒下。

在此同時，大古堡已變成了一個屠場。

這裡屠殺的不是猪牛羊，而是人！

* * *

西門百絕終於出現了，他是一個銀髮黃臉，身高七尺，神態威猛的老人。

他手中的武器，是一根盤龍銀杖。

「大古堡所有的人聽着，只要你們願意自剜雙目，本教主可以給你們一條生路！」

他在朗聲叫喚。

此言一出，立刻有人怒罵道：「老賊，小心你自己的一雙狗眼好了。」

這人是雷苗。

他不顧一切，連殺數人，向西門百絕挑戰。

西門百絕冷笑，杖影如山，封住了雷苗。

雷苗久攻不下，突見一隻拳頭，向自己的臉上飛襲過來。

原來西門百絕的銀杖已插入地底足足一半，却用拳頭重擊雷苗。

雷苗雖然武功造詣不弱，但這一拳他居然無法閃避，也無可抵禦。

這一拳實在太兇，也太快了。

雷苗連悶哼一聲沒有，就已中拳連連後退。

小豹子一看之下，不由臉色如土。

雷苗的臉已不再是一張人臉，而是像一個被撞得四分五裂的爛柿子。

狄神通沉聲道：「小豹子，別胡來，這老魔的武功又精進了不少。」

西門百絕大笑。

「狄老二，你還總算有點眼光，方祖擎的武功秘笈，你現在還是乖乖的交出來，以免遭受皮肉之殃。」

狄神通冷冷一笑：「你不必做夢，方大哥的武功秘笈，早已被一把火燒掉了。」

西門百絕沉默了一刻，淡淡的道：「既然如此，本教主也不必手下留情。」

狄神通冷笑。

「看你剛才的流星追命拳，似乎已達到了第八層境界。」

西門百絕沉吟着，忍不住說道：「狄神通果然神通，好眼力！」

狄神通冷冷道：「狄某也有一套拳法，雖然比不上流星追命拳，但也頗堪與教主一戰。」

西門百絕瞳孔收縮。

「本教主也想看看，狄神通究竟有多大的神通。」

話猶未了，狄神通已閃電一般連續發出三拳。

拳快而狠，招式似是平平無奇。

西門百絕却是肩不動，只是左脚踏前一步，拳頭直伸。

只聽得「蓬蓬蓬」三聲响，如擊朽木一般。

兩拳已相交，雙方已互擊三拳。

狄神通突然臉色發白，說不出話來。

他練的是「九星天地拳」，而且火候已練到了九成以上。

這本是無堅不摧的武功。

但這三拳對西門百絕來說，竟然是全然沒有作用。

西門百絕冷冷一笑道：「你現在是不是覺得血氣翻騰，很不舒服。」

狄神通吁了一口氣，緩緩道：「西門百絕你別得意，我雖然打不過你，但還有個寶貝弟子……」

說到這裡，臉上肌肉一陣抽搐，忍不住彎下了腰，吐出一口鮮血。

西門百絕目光一轉，落在小豹子的臉上。

「你就是狄神通的徒弟？」

小豹子長長的吸了一口氣，但沒有半點慌張，很鎮靜的，慢慢的說道：「在下正是狄神通的弟子，姓喬名小豹。」

西門百絕仔細的看了他幾眼，忽然點頭道：「不錯，眞的很不錯，你的確是一個練武的好材料。」

小豹子冷冷道：「這一點，不必你誇獎。」

西門百絕搖搖頭道：「只可惜你拜錯了狄神通爲師，他根本就不配做任何人的師父。」

小豹子忽然大聲道：「他不配？誰配？難道你配嗎？」

西門百絕臉上似乎有點驚訝之色，但更多是不悅。

「小子，你太無禮了。」

小豹子道：「你是不是也要用拳頭對付我？」

西門百絕道：「除了拳頭，本教主還有很多方法可以置人於死地。」

小豹子冷冷的道：「聽說你的魔王百絕杖法，罕逢敵手。」

西門百絕淡淡笑道：「除了已經死去的方祖擎之外，本教主直到現在，還遇不上任何一個可以接得下本教主十招杖法的人。」

小豹子昂首道：「在下倒要領教一下教主的功力。」

西門百絕道：「只怕你一試之後，永遠再也沒有機會再試第二次。」

小豹子道：「我若死了，當然無法再試第二次，同樣的，你若死在我的刀下，我以後也無法再領教西門百絕的高招了。」

西門百絕臉色一寒道：「好刁的一張利嘴，只怕你的武功不如嘴巴那麼厲害。」

小豹子冷然道：「西門教主，還是請動手吧！誰都不必客氣。」

狄神通這時候已盤膝坐在地上，一張臉色蒼白得可怕。

但他却還是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徒弟。

* * *

西門百絕的臉色看來全無表情，但却顯得更詭秘，更可怕。

小豹子的臉色也很不好看。

他正在擔心。

他並不是在擔心自己，而是擔心師父的安危。

現在，他絕不能爲此而分心。

否則，對西門百絕這一戰，他是必敗無疑的。

狄神通當然也看出這一點，雖然他受傷不輕，不宜開口說話，但爲了安定小豹子的情緒，他仍然朗聲說：「小豹子，你不必擔心爲師，爲師答應你，絕不會死。」

聽見了這番話，小豹子戰意陡增。

他突然踏前一步，舞動了秀才刀。

刀光並不奪目。

但却帶着一種使人窒息的殺氣。

* * *

自出道以來，小豹子從來未曾聽人稱讚過自己的刀。

但這一次，西門百絕却是例外。

他由衷的讚嘆：「好刀！」

「過獎。」

「祇不知你的刀法如何？」

小豹子猛然暴喝，右手疾揚，一刀刺出。

刀刮起尖銳的破空响聲。

西門百絕一聲怪笑，挺起銀杖，凌空疾轉。

一聲霹靂暴喝聲中，西門百絕一杖擊下。

這一杖威猛、凌厲，威勢驚人。

但小豹子却也在同時，人如飛鳥般躍起。

不但避開這一杖，還反手一刀刺向西門百絕的胸膛。

西門百絕目光一轉，刹那之間，杖勢急變，封住胸前要害。

小豹子這一刀，刺在銀杖之上。

叮！

刀杖相擊，迸出一蓬燦爛的火花。

刀無缺。

杖也無恙。

西門百絕冷然一笑：「果然有點門道，只是力道還是太嫩一點。」

小豹子却默然不語，右手刀勢接着暴展。

嗤！

好快的刀。

西門百絕陡地又是一聲怪笑。

「你若肯投在本教主門下，倒是個可造之材。」

他身形極快，小豹子屢出奇招，都被他一一閃開。

小豹子冷冷一笑，身形微微一挺，一頓足，人再度躍起，反手刺出三刀。

這三刀猶如春雷暴發，完全沒有半點可以挑剔之處。

但西門百絕却竟然在這三刀下，找出了小豹子唯一的破綻。

那是右脅的一個死穴。

絕少人能把握這個時機攻進去。

但西門百絕是什麼人？豈能錯過這種機會。

他以左手持杖，右手戟指如劍，急划過去。

這一指，絕非等閒之輩可以施展出來的。

這一指含有深不可測的內力，又蘊藏着七八種令人連想都想不出來的變化。

這時候，無論小豹子怎麼閃避，也絕不可能避閃開這一指。

這一指已足可把他送進地府裡去。

一指擊中死穴，誰能不死？

世間上似乎絕少有人例外。

但小豹子例外。

不錯，西門百絕已一指擊中他脅下的死穴。

但小豹子却沒有死。

他甚至好像沒有半點反應。

＊　＊　＊

西門百絕並非常人，但仍然像常人一般，在這刹那間為之一怔。

他實在很難相信，小豹子中了這一指之處，居然還能若無其事。

難道他能移動體內的穴道？

不！

以他這樣年紀，絕不可能有此驚人的成就。

西門百絕心念電轉，很快就獲得了答案。

小豹子身上，一定穿上了某種護體的寶甲。

＊　＊　＊

西門百絕猜對了。

小豹子的確穿了一件金絲軟甲。

若沒有這件金絲軟甲，他絕對捱不起西門百絕這一指了。

西門百絕是老江湖，但老江湖未必就能每戰必勝。

雖然西門百絕近年來未吃過敗仗，也絕不能吃敗仗，但這一次，他却是一敗塗地。

因為就在西門百絕一怔，繼而猜中小豹子何以無恙的時候，小豹子已把握了一個最佳的機會，一刀刺進了西門百絕的咽喉。

西門百絕嚥氣前最後的一句話，是：「好刀法！」

＊　＊　＊

又是黎明。

曙光斜照在小豹子的臉上。

他已很疲累。

他已心力交瘁。

他更想哭，却又哭不出來。

狄神通死了。

他死得很安詳，臉上的表情和他活着的時候同樣勇敢。

他的確是個勇敢的人。

小豹子沉聲喃喃地道：「師父，你答應過我不死的，你……曾經答……應……你不會死的。」

然而，狄神通再也聽不見他的話。

＊　＊　＊

黃昏。

小豹子離開了大古堡。

他要回平安縣。

＊　＊　＊

又是另一個黃昏。

在平安縣的不夜橋頭，出現了一個白衣青年。

沒有人認識他。

墟裡的古老頭，賣饅頭的方三叔，豆腐店的周八，他們全都不認得這個年輕人。

直到他在劉二嫂的麵攤子吃了兩碗白菜湯麵，劉二嫂才突然驚覺：「你豈不是小豹子？」

這白衣少年點點頭。

「二嫂，妳還認得我？」

「認得，怎會不認得，尤其是你左耳後的一顆痣，我怎會忘掉？」

小豹子又淡淡一笑。

「你現在是不是還願意給我賒賬？」

「只要你高興，為什麼不可以？」

小豹子笑了。

他忽然覺到，這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這裡有親情。

這裡更有着他童年值得懷念的一切事物。

然而，他已非昔日的無知少年。

他若在平安縣，恐怕很難會有平安的日子。

西門百絕雖然死了，百絕教雖然也已風流雲散了，但是，却有不少武林人，正在找尋小豹子。

有人要找他為西門百絕報仇。

有人要找他比刀。

更有媒婆找他撮合姻緣。

凡此種種，對小豹子來說，都是麻煩透頂的事情。

他從前沒有名氣，反而沒有這些不必要的煩惱。

＊　＊　＊

白菜湯麵仍然好像以前那樣甘香可口。

但他剛放下碗筷，長街上又已有一個戴着竹笠的黑衣人，手中持着長劍在等待他。

小豹子不勝其煩。

他忽地走出去，大聲叫道：「你走！不要逼我殺了你！」

黑衣人沒有走。

他反而慢慢的掀開了竹笠，露出了一張雪白的臉龐。

小豹子呆住。

「朱靜靜！」他忽然驚呼。

他的確大吃一驚，但却有更多的喜悅。

這黑衣人原來竟是他朝思暮想的女孩子。

朱靜靜的臉忽然有點嫣紅，就像西山遠方的艷霞……

（完）

現代城市千門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都市的戰爭

上文提要：榮振南擁有五種博士銜頭，家財逾百億，但自從其獨子榮國業五年前因誤殺罪被判入獄後，他從此深居簡出，亦因心力交瘁而病倒，五年來全靠私家看護露娜照顧他。他所擁有的榮通集團事務大部份由三大天王：林力德、張寶鑑、徐庭主理。但榮振南要買下港島南部某地方，三大天王竟然毫不知情，林力德極力向露娜打探亦無所獲……

藥物控制不留痕　改造大亨變低能

卓傑却乾笑着，臉上的表情像隻食屍鷹：「憑我的感覺，最近似乎有人把妳亂攪一通！」

她的臉更白。

這是對女人最嚴重的一種侮辱！

她抖得更厲害，但忍住淚水，不再哭泣。

卓傑冷笑：「妳要把身體送給別的男人折磨、糟蹋，那是妳自己的事，別以為我會太緊張……老實告訴妳，在我眼中，妳並不是甚麼天使，祇是一個愚蠢的賤貨！」

露娜咬着牙：「你說得對！我是個賤貨，而且愚不可及……」

卓傑再冷笑：「人貴自知，所以，妳在我面前，千萬不要把屁股左扭右扭，要是再不識相，我祇好對鳳老哥說一聲：『露娜拒絕合作』！」

聽見「鳳老哥」這三個字，露娜全身冰冷，整個人僵硬得連指頭都無法動彈！

她美麗的雙目，更充滿悸懼、悲傷、無助。

她早已傷痕纍纍。

她傷得最嚴重的，是她的一顆心！

而最能把她徹底摧毀的，並不是眼前的卓傑，而是卓傑口中的「鳳老哥」。

鳳凰無寶不落。

鳳老哥是著名的「鳳凰」，千門中的「隱形鳳凰」。

沒有人知道這鳳凰人物是何方神聖，祇知道「鳳老哥」是千門至尊，無敵千霸！

＊　＊　＊

一間投資公司的寫字樓，原本黑沉沉的，但在凌晨十二點零六分，其中一間辦公室的燈光亮了起來。

這間投資公司的老闆就是卓傑。

但他祇是幕後的人物，平時，他絕不會踏入這公司的寫字樓。

可是，這公司的寫字樓有一間特別的辦公室，祇有卓傑才有鑰匙。

他帶着露娜進入這間辦公室。

這辦公室根本就是一間修飾奢華的套房。

酒吧、電視機、音響組合、卡拉OK、沙發、柔軟的雙人大床……

露娜並不是第一次進入這地方。

她很瞭解卓傑的一切！

卓傑把兩瓶XO擺在桌上：「賤種，來吧！」

也不理會她喝不喝，他自己首先抓起一瓶，仰首便灌入喉嚨。

露娜遲疑着，她不想喝。

但她却知道，既然已給卓傑押

了上床，那是絕對身不由己的。

卓傑已喝了半瓶，對他來說，一口氣喝掉整瓶拔蘭地並不是一件難事。

露娜沒得選擇，也抓起酒瓶喝了。

但她才喝了兩口，就發覺不對勁，她把第二口酒嗆咳出來，灑得滿桌都是酒液。

「卓傑！這是甚麼？」

「當然是XO，還有祝博士最新發明的瘋狂造愛丸！」

「甚麼？是迷幻藥？還是……淫藥？」

「差不多了，正確一點來形容，應該是迷幻淫藥，而且還是功效最卓著的一種！」卓傑怪笑着，他一面說，一面繼續喝酒。

「你這個畜……生！」露娜又驚又怒，桌上有一盤生果，果盤側有一把果刀！

她抓起了生果刀。

刀鋒在抖動，那是因爲她的手正在顫抖！

她的情緒極不穩定，瞳孔裏發射出異樣的光芒。

她在這種情況下，隨時會做出一些可怕的舉動來。

但卓傑不但沒有害怕，更逼近了她，還把脖子放在生果刀的刀鋒上！

「卓傑！不要……逼我！」露娜尖叫，她手裏雖然抓着刀，却比卓傑更害怕得多。

卓傑獰笑，伸手扼住她的右腕。

他的五指有如鋼鉗。

他稍爲用上三成力道，露娜手裏的生果刀已鬆脫，掉落在厚厚的地毯上。

卓傑滿嘴都是酒氣，他狂態十足：「妳要殺人，就得用殺人的武器，這把刀祇能用來削掉蘋果的皮！」

他拉着露娜，把她拉到酒櫃旁邊，然後拉開一個抽屜。

抽屜一打開，立時寒芒四射，利那間使露娜連眼睛也睜不開來。

祇見抽屜裏放着的，全是鋒利無比的刀！

這些刀，有長有短，但無論長或短，都是殺傷力超級可怕的武器。

和那一把生果刀相比，當然大有天淵之別！

卓傑很欣賞這些刀！

他把一柄尺半長的日本斬骨刀塞進露娜手中，然後怪笑着說：「妳要殺人，最重要的是選擇一柄有威力的刀！這就是最好的一種！」

刀已在露娜手裏。

刀鋒鋒利無比，刀尖尖銳之極！

這絕對是一柄殺人的利器！

卓傑怪笑着，居然把脖子抵向刀尖！

刀尖在他的咽喉上，露娜的情緒極不穩定！

她是極度憎恨卓傑這個獨眼龍的！

卓傑唯一的左眼厲光暴射，聲音也在暴長地喝問：「賤女人！刺我呀！爲甚麼不刺？祇要輕輕向前一插，就可以把我送上西天極樂世界了！妳不是很痛恨我嗎？爲甚麼還不動手？」

他連聲喝叫，額上青筋湧現，有如一頭瘋狂的野獸！

露娜喝了有藥的XO，她的精神陷入了極端混亂的境界！

誠如卓傑所言，她是極度憎恨這個獨眼男子的，但她不敢殺他！

她雖然抓住殺傷力强大的利器，而且狂態猙獰的卓傑更把脆弱的咽喉抵在刀尖之上，但她無法下手！

她無法下手，是爲了甚麼？是否爲了害怕將來會面對法律的制裁？

不！到了這個田地，她害怕的並不是法律。

她顧忌的並不是自己的將來，而是今年祇有五歲的女兒筱美！

露娜有個女兒，一個私生女兒。

她叫筱美，她父親是個負心的男人，在她還沒有出生之前，已飛往南半球另一個地方，和另一個女人雙宿雙棲。

情郎無情，情郎薄倖，但筱美是露娜的命根！她可以甚麼都不要，她可以放棄所有的一切，但筱美是她唯一的希望！

但筱美不在她身邊！那是老千集團的傑作！

爲了要確保計劃可以完成，老千集團把筱美帶走了，祇是每個月給露娜一套筱美的生活錄影帶。

* * *

露娜從沒見過鳳老哥。

她祇是在電話裏聽過鳳老哥的聲音，和聽過一些有關鳳老哥的傳說。

他是「隱形鳳凰」，更是千門至尊，無敵千霸。

卓傑是鳳老哥的手下，當然，他也是千門中十分卓絕的人物！

雖然都是千門，但在千門中，也有正道，邪道之分。

千門有惡魔，也有奇俠。

千門魔王，千而無道，雖是老弱婦孺，甚至是用作救急扶危的善款，也照千如儀，不理貧困者的死活。

相反地，千門俠者，往往以千術制千術，又或者是以千術警惡懲奸，從而達到行俠仗義的目標。

可惜，露娜遇上的並不是俠，

而是魔！

甚至是魔中之魔！

* * *

「叮」一聲響，露娜的刀又鬆脫了，掉落在地上。

她的眼神已開始渙散，她的脚步變得虛虛浮浮。

她極憎恨卓傑，但却無法向他採取任何報復性的行動，縱使這狂態畢呈的魔王，自動把咽喉抵在刀尖下，她也不敢傷害對方。

都是爲了筱美！

要不是爲了這個令她寢食不安的女兒，這一刀——「若不是爲了她，這一刀我一定戳死你，戳死你！」露娜的心在狂嚎！

縱然如此，她也只是相差一線而下不了手！

要是藥力發作更早一點……

她在那樣的情況下，還能自我控制，忍手不殺嗎？

沒有人知道。

露娜不知道，卓傑也不知道。

但最後，可怕的武器終於掉落地上，卓傑並未作法自斃，反而感到極度刺激，極度過癮！

自從他失去一隻眼睛後，他就有着「左右不對稱」的感覺。

他只有左眼。

於是，他感到左半邊身子，越來越重要。

他失去了右眼。

不知如何，由第一天失去右眼開始，他就感到右半邊身子，似乎是空空蕩蕩的。

那種空空蕩蕩的感覺，與體能無關。

他的右手、右脚還是强而有力，但他不再信任自己的右手。

他本非左撇子，但却在失去右眼之後，漸漸改用左手做一切大大小小的工作。

包括寫字和殺人！

他的心態一天一天在變，他變得比以前更兇狠、更癲狂！

這種心態的變化，若簡單直接地形容，便是——變態！

這種人，是世間上最危險的。

不但對別人危險，他自己也同樣危險，但他所追求的，偏偏就是由極度危險中所產生的刺激感覺。

對於有這種心態的人來說，最危險的，也最刺激的遊戲，便是玩命！

玩別人的命，固然也是一種刺激，但卓傑却喜歡連自己的性命，也暴露在死神的陰影中！

從死亡邊緣再活回來的刺激，便是生命中最大的快感。

這絕對是病態，世間上最危險的病態！

卓傑是知道的，但他無法自控，甚至沒有請教任何精神病醫生。

露娜喝了「有料」的酒，卓傑也同樣喝下去。

露娜不清醒，卓傑更不清醒。

他像是一頭狂獸，把她身上所有衣物，一一撕破！

她腰肢仍然纖細。

她是個曲線玲瓏的女人。

卓傑長嘯一聲，猛然撲向露娜。

她在呻吟。

她美麗的身體在抖動。

卓傑狂態十足，他要侵佔這女人。

這一男一女，並沒有喝太多的酒，尤其是卓傑，就算一口氣喝掉兩三瓶XO，也不會弄得酩酊大醉。

但這時候，露娜和卓傑，都像是醉得十分厲害。

那是藥物在作祟！

危險的男人，危險的藥物！

他唯一的眼睛，竟似在發射出碧綠色的光芒！

但她渾然不覺。

她似已墮入深不見底的深淵中……

就在這時候，房門的鎖給扭動着。

外面有人！

外面的人正在用百合匙開鎖。

藥力使卓傑的視線「扭曲」，他看見的，並不是露娜的臉孔，而是一幅怪異莫名的圖案。

這「圖案」有眼、耳、口、鼻……

但眼是金色的、耳是長條形的、口是個大洞、鼻却有如正在發脹的麵包！

全都是不眞實的「構圖」。

「構圖」不眞實、觸覺、味覺、一切的感覺，同樣都不眞實。

她墜入了虛幻的境界，他沉醉在肉慾的孽網。

門鎖已被打開，兩個西裝筆挺的男人走了進來。

一把裝上了滅音筒的手槍，指着卓傑的後腦。

噗！

只是一槍，卓傑的腦袋立刻爆裂，血漿四濺。

在露娜胴體上的卓傑突然慘死，但露娜並不慌亂。

她不慌亂，並不是她有過人的定力，而是神智迷糊不清，根本不曉得卓傑已經死了。

就連她自己是否活着，她也懵然不知。

* * *

兩個殺手，一聲不響就解決了卓傑。

這兩人，都是一臉深沉。開槍的那一個，在開槍的時候，連眼眉毛也沒動一下。

卓傑腦袋開花，他的鮮血噴在

殺手的臉上。

殺手冷笑，用一塊絹巾把血漬擦乾。

另一人早已帶備了巨大的布袋，卓傑很快就被抬入袋裏。

門外還有人。

四個動作矯捷的「清潔工人」，把布袋迅速抬走。

自此之後，地球上再也沒有卓傑這一號人物。

前後不到兩分鐘，卓傑消失了，殺手和「清潔工人」也消失了。

只賸下露娜。

她已昏睡，她進入了奇異的夢鄉。

這種「夢」，比她以前的每個夢，都更奇特更不可思議。

* * *

二十四小時後，在一幢高尚住宅樓宇的頂層，大廳中氣氛沉重之極。

五男一女，圍坐在一張長桌旁邊。

六個人，五張緊繃繃的臉孔。

那個女的，年紀六十不到，衣着顏色大紅大綠，頭髮花白，瘦如白鶴。

五個男的，有四個都是彪形大漢，雖然一律穿着西裝結上領帶，但一望而知絕非善男信女，更不會是甚麼斯文人。

在這六張臉孔中，唯一沒有表現得緊繃繃的，是坐在白髮婦人對面的青年。

這人大約二十三四年紀，他身材修長有型，一臉眉清目朗。

他衣飾追得上潮流，但卻在前衞之餘而不顯得過份刻意，容易令人接受。

至少，任何人在看他第一眼的時候，都會覺得他又漂亮，又順眼。

這樣的男人，爲他爭風呷醋的女子，當然絕不會少。

但很少人能想像得到，此刻坐在對面，快有六十歲的白髮婦人，居然是他的「大姐」。

不是一般的「大姐」，而是入幕之賓，關係非比尋常的「大姐」。

她姓仇。

她是他的「仇大姐」。

* * *

在這層高尚住宅單位的套房裏，露娜外罩一身紫色睡袍、臉龐一片蒼白。

她已昏迷了一晝一夜。

在她身邊，有一個戴着深度近視鏡的白袍老者，看他的裝束，他是個醫生。

他姓祝，叫祝道庭，是大老千集團成員之一。

這位祝老先生，也就是卓傑曾經對露娜提及過的祝博士。

那些「瘋狂造愛丸」，就是祝博士研創出來的害人藥物。

他是一個掛牌正式註册的醫生，但他的醫務所已在八年前歇業。

但他絕不寂寞，因爲他已成爲「鳳老哥」的得力助手。

在老千集團，祝博士有着超然的地位，除了鳳老哥之外，唯一敢頂撞這位老先生的人，也許就只有大廳裏的仇大姐。

祝博士無疑是個經驗豐富的醫生，更是一個極出色的科學家，但他並不是一個有道德的醫學界人士。

倘若翻查這位祝醫生的歷史，簡直是醫學界的恥辱。

凡是熟悉祝道庭的人，都知道他嫖、賭、飲、吹無所不精！

到最後，他索性不做醫生，投靠在一個實力驚人的老千集團麾下。

這個大老千集團的老大，就是鳳老哥。

鳳老哥是千門至尊，無敵千霸！

而仇大姐，卻是鳳老哥最信任的人！

* * *

自從露娜被送到這套房後，祝博士就一直在床邊看着她。

他爲她注射藥物、測量血壓、計算脈搏跳動情況。

仇大姐親自出動，可見事情非同小可。

仇大姐十二小時之前，曾經嚴重警告祝博士：「無論怎樣，露娜絕不能出岔子！她是『C計劃』的重要關鍵人物。」

祝博士立刻向仇大姐保証：「不必擔心，她很快就會清醒，她絕對不會受到任何程度的損害！」

仇大姐冷笑。

雖然祝博士再三保證，但她還是沒有離去。

她要親眼目睹露娜平安無事，才肯罷休。

可是，十二個小時過去了，露娜仍然不省人事，並未甦醒過來。

仇大姐又再推門而入。

她首先看看躺在床上的露娜。

露娜還是和十二小時之前一樣，動也不動。

仇大姐沉着臉，冷冷地盯着祝博士：「死老鬼，你這次闖出大禍了！」

祝博士把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抬了一抬，道：「仇婆，妳不斷在我面前晃來晃去，也是無濟於事的！」

仇大姐怒叫：「兩分鐘前，我跟老鳳談過這件事，你可知道老鳳怎樣說？」

她口中的「老鳳」，就是鳳老哥。

祝博士的臉一陣青一陣白：「他……他怎麼說？」

仇大姐「哼」一聲：「老鳳告訴我，要是露娜不能復原，『C計劃』勢必大受影響，九成九再也不能繼續下去！死老鬼，你想一想，卓傑和你這條老命，湊起來可值得我十億港元嗎？」

祝博士怒形於色：「都是姓卓的不是人！我怎曉得他會用這種新藥物去對付露娜？」

仇大姐火起來，咬牙切齒地戟指大罵：「卓傑犯了大錯，他固然是死有餘辜，但你也是幫兇！若不是你胡亂提供害人的淫藥，又怎會陷入這等田地！」

祝博士道：「就算我不給他藥，他也會到別處刮回來！」

「卓傑若在別的地方刮藥，威力決不會如此强大！他媽的，你用的究竟是甚麼藥料？」

「是新產品……」

「我入你屁……」

仇大姐難聽之極的駡人話，忽然停頓下來。

那是因爲就在這一秒之際，露娜突然虛弱地在叫：「給我水，給我一杯……水！」

祝博士陡地長長吁一口氣！

他不再理會仇大姐的指責，急急爲露娜斟了一大杯清水，然後小心翼翼遞到她的唇邊。

仇大姐也同樣地吁一口氣。

但她在吁一口氣之餘，仍然擔心露娜的精神狀況。

她把祝博士拉出大廳，又派兩名打手在套房門外看管，以防露娜走出來。

但爲求慎重起見，仇大姐又令祝博士和狄高，一起到另一間房子裏商議。

狄高，就是那個俊美的青年。

甫進入房內，仇大姐就一拳抽向祝博士的小腹。

但狄高眼明手快，及時伸出左掌擋住這一擊！

別瞧仇大姐已有一大把年紀，她是會家子，而且寶刀未老，要是這一拳眞的狠狠抽中祝博士，可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

但狄高阻止了她。

仇大姐怒道：「你怎麼了？這死老鬼好事多爲，差點誤了老鳳的大事，要是不給他一點教訓，將來怎麼得了？」

祝博士給仇大姐嚇得面青唇白，一副深度近視鏡差點沒因爲顫抖而掉落下來。

狄高是三人之中最冷靜的一個：「大姐，祝博士也許做了一些糊塗事，但他太老了，妳若把他揍得半死不活，而致影響他的工作，恐怕也同樣不是明智之舉。」

仇大姐怔住。

她的怒火同時迅速地消散，那是因爲狄高提醒了他！

做大事的人必須保持冷靜！冷靜！絕對的冷靜！

事實上，祝博士的年紀比仇大姐還老得多，要是眞的捱上重拳，很可能會支撐不住。

權衡利害，更爲顧全大局，只好暫時强忍怒氣。

祝博士吸一口氣，又對仇大姐保證：「她會沒事的！」

仇大姐懋着一肚子氣，却也不敢再發洩在祝博士身上，只好抓住狄高的手：「小高，跟我走……」

狄高跟着她，但兩人並沒有走遠，只是走到隔壁的另一間房子。

這房子也是一間華麗的套房，中間擺放着一張鋪上粉紅色被褥的圓床。

看來氣氛很浪漫。

但仇大姐並不是個浪漫的女人。

也許，她曾經懂得甚麼叫浪漫，但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也許，那時候狄高還沒有出世。

「給我，」她喉嚨裏發出了雌性野獸般的叫聲。

她並不是在挑逗狄高，也不是請求狄高，而是命令他配合他的舉動。

她的舉動，作爲一個女人來說，是相當粗野的，但狄高早已習慣。

女人，可以是男人的玩物。

男人，也同樣可以是女人的玩物。

* * *

翌日，是六月十五日。

仇大姐在清晨時份，登上飛機前往泰國。

她到泰國是例行公事。

鳳老哥在曼谷有生意，而且規模甚大，仇大姐每隔一段時間，都得循例視察業務。

這一天，也是狄高的「好日子」。

他要在這一天之內玩得痛痛快快，把所有工作的壓力徹底清除。

他有一艘私人遊艇，雖然只有三十二呎長，但設備齊全，動力十足。

他把遊艇駛出大海，臂彎裏拖着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

她叫雅娃。

她在狄高身邊，嬌艷欲滴的紅唇一直都在露出醉人的微笑。

雅娃是個婀娜多姿，變化多端的熱女郎。

有時候，她會像隻是千依百順，溫柔服貼的小鴿子。

有時候，她却會跑跑跳跳，整晚吵嚷個不停，活潑得令人眼花撩亂。

在這時候，她又是另一種美態。

她穿着顏色嬌艷的三點式泳衣，布料少得可憐，完全遮掩不住她那玲瓏浮凸的豐滿身材。

她的頭髮烏亮而柔軟地迎風飄動，她臉沒有任何化粧，但她那天然的膚色，令她看來更是嫵媚動人。

遊艇在一個恬靜的海灣裏停了下來。

在艙裏，傳出了輕柔的聲音。

「狄高，吻我！」雅娃的聲音，溫柔甜膩。

「妳眞美！」他的聲音聽來也是那末甜甜蜜蜜。

她是青春的，健美的，而且在她面前，他不再是一個性的奴隸。

這才是最重要的。

在老千集團中，狄高能夠迅速崛起，仇大姐雖然是一個重要的推助力，但他本身在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類拔萃，可說是「材堪大用」。

不然的話，鳳老哥也不會重用這個青年人。

在老千的世界裏，可以說是多采多姿，也可以說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陰險招數層出不窮。

要成爲一個出色的老千，最主要的並不是苦練，而是天份。

要是以爲單憑苦練就可以成功，那未免是太輕視「老千」這一種行業了。

鳳老哥曾經這樣說過：「沒有人可以訓練一條牛，能夠在賭局中取得同花順，二十一點或者是十三么。」

小老千、小把戲，街頭巷尾屢見不鮮。

但眞正的大老千，眞正的老千騙局，却是一般人連在做夢的時候都夢不出來的！

＊　＊　＊

但對他來說：「愛情」並不是垂手可得的玩意。

狄高不是沒有愛上過女人，但還是沒有結果。

他要走的，並不是一般人要走的道路。

他立志要成爲一個必贏的賭徒。

而世間上只有一種賭徒，才配說「必贏」這兩個字，那便是老千！

他要成爲一個「偉大的老千」！

他心中的天王巨星，他所崇拜的偶像，都是一些成功的老千大王，例如鳳老哥。

＊　＊　＊

狄高要做大老千，爲了要達到這個願望，他捨棄了一段已孕育長達三年的愛情。

愛情和功利主義，往往是有衝突的，問題祇在於是否能夠協調和解決。

但狄高不能。

他只能有一個選擇。

他可以選擇愛情，也可以選擇成爲一個「偉大的老千」，最後，他毅然決定，加入鳳老哥的老千集團。

要在這個老千集團中出人頭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這種神秘的圈子裏，鳳老哥手下堪稱人材濟濟。

狄高很快就認清楚了「大方向」，他毫不猶豫地，投入仇大姐的懷裏。

祇有仇大姐，才能令他在集團中平步青雲，提早達到他的夢想境界！

＊　＊　＊

又過了兩天，天氣清涼。

露娜已如常工作，她的職責表面上看來是榮振南的私家看護，但在骨子裏，她是大老千集團下的一枚棋子。

而且是一枚十分重要的棋子。

對於老千集團來說，她的任務祇許成功，絕對不許失敗，因爲再也沒有人能在這關鍵性的時刻取代她的位置！

這一天，榮振南的精神似乎比平時略佳。

他抓着露娜的手，巍巍顫顫地進入了書房，還沒有在椅子上坐下，便對露娜說：「我已把數十億資金順利抽調出來……英國人那邊的情況怎樣？」

露娜語氣平靜地告訴他：「放心吧，一切都很順利，交易很快就可以完成。」

榮振南蒼白的臉綻出了一絲安慰的笑容：「好……好極了……我要儘快完成這件事……時間……對一個老人來說，實在是太寶貴了……」

露娜還想再說一兩句安慰老人的話，但不知如何，她喉頭似有物哽住，說不出話來。

榮振南沒有察覺到她的神情有異。

就算他能夠察覺，也以爲她是因爲太關心自己，所以才會出現那樣激動的神情來。

事實上，露娜是關心榮振南的。

她畢竟已和這老人相處了一段悠長的日子。

外界有好事者傳言：「這一老一少有曖昧行爲。」

但那只是不負責任的謠言，榮振南就算在年輕時候，也不是個隨便的男人。

到了他這把年紀，這種狀況，他心中早已沒有「性慾」這碼子事情存在。

他心中只是記掛着獄中的兒

子。

那是他的命根，他的一切。

＊　＊　＊

露娜在老人背後，悄悄地掉下了兩行珠淚。

老人看不見。

她也立刻把淚痕擦乾，她心中經常有一種衝動，她越來越想把事實的眞相，告訴榮振南知道。

倘若她只是孑然一身，她一定早已說了。

但她不能這樣做，那是因爲她唯一的親骨肉，正落在大老千集團魔掌中。

筱美！

可愛的筱美！

可憐的筱美！

爲了老千集團可怖的陰謀，她成爲了人質。

當然，大老千自有大老千的法則，除了威脅之外，還會加上利誘。

「露娜，只要事情大功告成，妳不但可以母女團聚，更可以獲得五千萬元的分紅。」

五千萬！有誰能夠在一件「工作」之上獲得五千萬元的酬勞？

這當然也是驅策露娜「努力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這「工作」，却是太卑鄙、太殘酷了。

露娜接受過特殊的訓練，而訓練她的，却是一些擁有高科技專業知識水平的醫學家和科學家。

這些高級專業人士，利用藥物、電腦科技、精神催眠等等技倆，在榮振南身上，進行緩慢、有效而不留痕迹的「改造」。

這計劃主要目的，就是把一個精明老練的工商界大亨，變成一個愚昧、低能的白痴！

但在這「白痴」之中，他又擁有某方面的「思考能力」！

而這些「思考能力」，却是完全接受大老千集團幕後所操控的。

「把赤柱監獄買下來！」這是榮振南腦海中最重要的「構思」！

他這種「構思」，要是向外界任何人發表，必然會令廣大市民產生極度的「震撼」。

但這種「震撼」，恐怕最多只能維持五秒。

五秒鐘過後，「震撼」將會變成嘲笑、謾罵、以至把榮振南當作一個白痴。

事實上，榮振南已變成了一個「白痴」，一個有限度的「白痴」！

＊　＊　＊

這一晚，露娜直至深夜十一點四十五分，才離開了榮府。

她甫踏步出大門，已看見了林力德在外面等着她。

他等了多久。

露娜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只是感到疲累，一種難以形容的疲累。

她的疲累不單止是肉體上的，也是心靈內的。

心靈內的疲累，遠比肉體上的疲累，還更足以令人意志消沉，甚麼事情都提不起勁去幹。

她甚至沒有跟林力德打招呼。

一輛空置的計程車恰好經過，她揮手將之截停，然後說出了一個地址。

計程車走了，只賸下在榮府大門外足足苦候了五個小時的林力德。

他傻住了，目送着計程車揚塵而去。

他大惑不解。

他敢肯定，露娜是看見他的。

但她却視他如同陌生人，只是看了他一眼，便跳上了計程車，一走了之。

林力德怔呆了大半天，忽然用拳頭敲打自己的腦袋，同時罵道：「笨蛋！爲什麼眼睜睜地看着她走？難道你是個啞巴，是個木頭人嗎？」

這時候他才惱恨懊悔，却是太遲了。

露娜已消失了踪影，冷冷清清的街道上，只賸下了他一個人。

又過了幾分鐘，他長長的吐出一口氣，自褲袋中掏出車匙。

他是駕駛着車子到這裏來的，爲了不被榮府裏人注意，他把車子停泊在三百公尺外的樹林下。

他沒精打采地走往樹林。

樹林裡除了他的車子之外，還有一架黑色的小型客貨車。

但他並不在意，他心中想念着的只是露娜。

露娜的影子，在他腦海中盤旋了好幾天，他很想對露娜吐出心事，說她對她是認眞的。

但她只是在他眼前一掠，很快又消失了。

他一面走向樹林，一面在分析着這件事。

他在想：「我太自信了，滿以爲她一看見我在門外等候他，她就會像小鳥依人般撲入我的懷裏。」

這「情景」，他在那五個小時之中，最少幻想着好幾十遍，可是，等到露娜出現的時候，她不但沒有「飛撲而至」，更一聲不響地把他視如路人揚長而去。

這當然是一件很沒趣的事。

正當林力德想得出神之際，背後忽然響起了一個人冰冷的聲音：「不要動！」

林力德這才如夢初醒，他立刻抖擻精神，視察四周環境。

他沒有轉身去看看背後的是甚麼人，因爲那人的命令是：「不要動！」

而他向前望去，只見在自己的汽車左右，都站着了人，而且左邊三個、右邊兩個，總共是五個彪形大漢。

「是打劫！」他第一個判斷很快就浮現在腦海中。

可是，他背後那人却又立時說道：「我們並不是劫匪，只是有一件事，想跟林先生閣下商議。」

林力德怔住。

對方能夠說出自己的姓氏，當然不是一般攔途截劫的匪徒，但動用了六、七個人來包圍自己，這種「商議」恐怕並不怎樣友善。

只是，他已別無選擇餘地，只好相機行事。

「你們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彌敦道、英皇道、太子道、大埔道以至軒尼斯道都有。」背後那人乾笑着說。

林力德聳肩苦笑：「很幽默的答覆。」

背後那人的聲音，十分低沉，但却分不出是男是女。

像這樣的嗓子，既可以是屬於男人的，也可以是屬於女人的。

只是，林力德下意識地判斷：「這是個男人！」

他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爲他覺得這人的語氣充滿着不可抗拒的威嚴，能夠這樣子說話，而又有五、六個彪形大漢作爲夥伴的，當然是個男人。

可是，他又錯了。

在他背後的，不但不是一個男人，而且還是一個身材美妙，眉清目秀的年輕女郎。

她穿着一身黑衣、黑褲、連鞋襪都是黑色的。

但她的膚色却很白。

她手裏沒有任何武器，但她命令林力德「不要動」的語氣，却令人以爲她手裏正握着一柄手槍。

黑衣女郎沉聲道：「上車吧！」

林力德走向他自己的車子，但一個大漢却對他說：「不是上你的車。」

這大漢把林力德用力一推，推向小型客貨車那邊。

林力德心想：「難道是擄人勒索的匪徒嗎？」

但在這情形下，無論對方是那一類型的歹徒，他也只有乖乖就範的份兒，根本不容反抗。

鑽入車廂後，他感到兩團軟綿綿的東西，正向自己身邊壓了過來。

他猛然回頭，隨即震懾住。

令他震懾的是一張清麗得難以形容的鵝蛋臉。

「妳……妳是甚麼人？」林力德既驚詫、也驚艷。

女郎嫣然地一笑。

她這一笑，有着說不出的嫵媚，說不出的誘惑力。

露娜已經是萬中無一的美女，但眼前的女郎，她膚色更白晰，笑容更清麗、更迷人。

「我姓丁，名艷冰。」她告訴林力德。

她說出自己名字的時候，鼻尖已貼在林力德的鼻尖上。

她呵氣如蘭。

她身上散發着一種令人陶醉的香氣，那是淡淡的，也是深入肺腑的幽香。

林力德從沒見過那樣誘人的女郎，即使是露娜，也不會令他有着如此怦然心動的感覺。

丁艷冰看着他，不再說話。

她的眼神，已經是另一種說話。

而且，這種「說話」，也可以說是一種「武器」，一種女孩子用來對付男人最厲害的武器。

* * *

二十分鐘後，丁艷冰已和林力德雙雙躺在一張柔軟的大床上。

這是什麼地方，林力德並不清楚，他只知道，這是一幢獨立的私人別墅，地方幽雅，格調不落俗套。

當然，最令他目眩心醉的，却還是眼前這位活色生香的美人兒。

但他知道，丁艷冰是一朵有刺的玫瑰。

他甚至無法弄清楚，她這個名字是不是杜撰出來的。

然而，一個名字的眞實與否，在這時候也是一件毫不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是他已墮入了一張充滿着情慾的巨網中。

這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爲他是給一夥來歷不明的人擄劫到這裏的。

雖然，丁艷冰並沒有對他「不客氣」，而且還故意地在誘惑他。

林力德感到迷惘。

在理性上，他知道這並不是一個「溫柔鄉」，可是，丁艷冰嬌艷欲滴的朱唇，却悄悄地印在他的唇片上。

林力德感到像是觸電。

這種感覺，他已很久沒有體會過了，甚至是和露娜親熱的時候，他的感覺也遠遠不如此刻的强烈！

林力德的身體一陣顫抖，一時間，他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

接受她？還是拒絕她？

最後，他祇好「順其自然」。因爲他知道，現在他的一切行動，都逃不出對方的掌握。

丁艷冰笑了，她笑得像是狡猾而美麗的狐狸。

「我不美嗎？」她在他耳邊輕輕問。

「小姐……」他叫了一聲。

他看着這神秘的女郎。

事實上，林力德是個非常有形有款的男人。

露娜是個眼高於頂的女子，等閒異性，她決不會放在眼內。

但這丁艷冰又是何方神聖？

「跟那個女人相比，你認爲我怎樣？」她忽然這樣問，問得直接，問得絲毫不留餘地。

「甚麼女人？妳在說誰？」他愕然。

「除了那個舉足輕重的女護士，還有誰？」

「露娜？」林力德眨着眼，更感到事態並不尋常。

「你對她是認眞的？」丁艷冰似乎在試探地問。

林力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他怔怔地凝視着眼前這個不可思議的女郎，良久才緩緩地說：「我知道，妳是有任務在身，但可以直接一點對我說個明白好嗎？」

「聰明！你果然是個聰明的人，可是，你若繼續和那個女看護糾纏下去，那可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丁艷冰警告他。

他苦笑了一下：「最近，榮通國際集團發生了一些難以理解的怪事，妳是否很清楚其中的內幕？」

丁艷冰睨視着他：「你以爲我是個私家偵探？還是黑社會鉅頭的情婦？」

林力德忙道：「請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就算你眞的這麼想，也不是甚麼誤會，」丁艷冰忽然寒着臉，「老實告訴你，我雖然並不是個私家偵探，但却眞的是黑社會鉅頭的情婦！」

林力德聽得連頭皮都麻了起來，他呆了很久，才吶吶地說：「不要開這種玩笑……」

丁艷冰的臉色更冰冷，更突如其來地一個耳光重重地抽刮在林力德臉上！

雖然她祇是個女子，但這一掌之力，竟是巨大得異乎尋常，難以想像！

林力德並不是孱弱書生型的人，但却給這一記耳光打得天旋地轉，不分南北西東。

「妳怎麼打……打人？」他又驚又怒，瞪大眼睛望着這神秘的女郎，但却不敢發作。

因爲他完全不曉得這女郎的底蘊。

丁艷冰冷冷一笑：「我給你這一記耳光，是要你知道，我是認眞的！我沒有興趣和你這種愚不可及的蠢材開玩笑，林先生，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林力德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

這朵玫瑰不但有刺，而且還歹毒得不可想像！

他苦笑了一下：「我也許眞的是個蠢材，但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妳可以告訴我嗎？」

丁艷冰冷冷一笑：「最近，你老是纏着一個女人，但你可知道，她根本和你合不來！」

「妳是說露娜？」

「當然，除了這個女人，還有甚麼事情足以讓我親自出馬的！」

「我和她祇是很尋常的關係！」

「就連發生性行爲這種關係，也算很尋常嗎？」

「在這個年代，祇要兩情相悅，就算發生了肉體關係，也不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但我們的看法，却並不一樣！」

「甚麼意思？」

「確切原因，你最好不要問，」丁艷冰看着他，「知道得太多，並不是一件好事！」

「不！妳不要再用這種語氣求求妳，我受不了妳這種忽冷忽熱的作風！」

「林先生，你用不着求我，我本來就是個忽冷忽熱的女人，但我既然已看上了你，那麼，在以後的日子裏，除非是我玩厭了，否則，你休想擺脫我的掌握！」

「妳不是說自己是黑社會鉅頭的情婦嗎？他絕不會容許妳這樣任性妄爲！」林力德在毫無辦法下，祇好搬出了這一套！

丁艷冰嘻嘻一笑：「黑社會鉅頭的情婦？嘿嘿！你眞的以爲有這種事？」

「是妳親口說的！」

「但我是個女人！一個玩世不恭的女人，我這種瘋言瘋語，就連我自己都不肯相信，你這個傻瓜又怎能如此認眞？」丁艷冰一面說，一面在笑。

她笑得花枝招展，很動人、很好看！

但林力德却越看越是爲之心寒。

丁艷冰又再說：「你現在可以走了，但請你記住，那個女人和你是沒有結果的，你現在就要和她一刀兩斷，劃清界線，要是繼續拖泥帶水下去，你將會得到意想不到慘痛的教訓！」

林力德爲之悚然。

這女郎，顯然是在恫嚇他！

但她是個有力量的女人！在她的背後，必然有個惡勢力集團支撐着……

* * *

翌日下午，狄高獨自來到了中環一幢高級寫字樓大厦的頂樓。

那是一間地產公司的總寫字樓。

（未完・二）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撞破姦情遭陷害　命不該絕出生天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心頭恨，兩者皆可拋。

這話是誰說的？這話自然是沒有人說出口來，只不過江湖上有許多事情就是這個樣子，而且還眞不少吶！

＊　＊　＊

「哎……你不要臉呀……哎……」

這是聲撕破喉管的尖叫聲，而且是由大小姐的房中傳出來的。

這聲音也傳進「四維鏢局」的前面大廳上，便也立刻引得三個正在喝茶的大漢抓起刀，便衝進二進院中。

三個怒漢分兩邊，兩人堵住前面的門與窗，另一人越過堵牆的後房。便在這時候，房門「轟」的一聲拉開了，從房內躍出一條人影來。

不到二更天，天却黑呼呼，那人影只一躍出房，迎面就是兩把刀劈過去，其中一人厲吼：「大膽淫徒你找死！」

另一大漢怒吼似虎，道：「師兄，先斷他的雙腿。」

這二人手中刀猛一緊，黑影可就開口了：「二位師兄，是我呀！」

兩把砍刀中途往回收，差一點未砍在黑影的身上。

只見一人已自房上躍下來。

三人把黑影圍在正中央，只聽房中傳來哭泣聲。

後院的「四維鏢局」總鏢頭「三刀震乾坤」金東陽與副總鏢頭「八手飛刀」卓太平也併肩奔過來。

金東陽只一看是小徒阮不悔被圍住，立刻奔進房中去，他只一進去便又退出來。

老鏢頭金東陽走到阮不悔面前去，劈手就是兩個大嘴巴，打得阮不悔吐血水，差一點未倒地。

「畜牲！老夫白疼你一場了！」

阮不悔急忙道：「師父……我……沒有……」

「叭！」

金東陽又送上個大嘴巴，打得阮不悔臉也腫了，話也不敢再多說。

說了還要挨打，還是別說。

「八手飛刀」卓太平道：「看不出多老實的人，這小子怎麼會變得人面獸心呀！」

他問金東陽，因爲這時候他自覺不便進去看。

「金姑娘她……」

金東陽沉聲，道：「你去看看……」

卓太平是要看，他原本就怕不方便，才未冒進，聽了總鏢頭金東陽的話，一個箭步躍進房門。

他只一看便咬牙回過身：「畜牲！原來老實是裝出來的呀！」

卓太平看到甚麼了？

他看到房內的金大姑娘上衣被

撕破，露出白淨的脊與胸，秀髮也亂了一大半，坐在地上哭泣吶！

只要看到這光景，別的也就十分明白了。

卓太平舉步帶聲音，他一步步的走近那個木然呆滯的阮不悔，咬牙聲宛似嚼乾豆一樣，響得好清脆：「個畜牲啊！」

卓太平只這麼一聲沉罵，突然出拳打上去，他幾乎拿阮不悔當練拳靶子似的打起來。

阮不悔被打得難以招架，拚命大叫：「我沒有，我沒有，我……啊……」

卓太平一脚踢在阮不悔的肚皮上，響聲像擂鼓，直把阮不悔踢得滾出三丈外，撞在牆邊不動了。

卓太平奔上前，一把揪住阮不悔的後衣領又欲下重手，却被金東陽攔住：「太平！」

卓太平沉聲咬牙：「似這樣沒良心的小子，早早送他回老家算了！」

「送他回老家，」那是要阮不悔的命，也就是說打死算了。

但金東陽心中明白，杭州府不能亂殺人，杭州府乃是有王法的地方。

金東陽目盯着阮不悔的臉，一咬牙道：「那麼老實的一個年輕人，竟會是人面獸心，太令我失望了。」

金東陽的大徒弟柳成川走過來，道：「師父，休爲了這畜牲傷了身子。」

金東陽一嘆，道：「怕是活不成了，你們把他弄出城去，林子也好，河裡也罷，要乾淨，休叫人看到。」

柳成川道：「師父，交給我去辦，錯不了。」

鏢師蔡同走上前道：「要快，二更天會關城門，再出去就不方便了。」

那柳成川立刻奔到馬廐拉出一匹健馬，並自一邊廂房取出一隻大麻袋，一夥人匆匆把阮不悔裝上麻袋馱在馬背上，就由柳成川騎上馬，直往杭州城外馳去。

騎在馬背上的柳成川臉上露出那份得意樣子，那裡像是師兄的模樣，光景就好像拔掉一根眼中釘似的。

柳成川拍馬直到錢塘江岸邊，黑夜裡他找了個柳蔭深處下了馬。

姓柳的嘿嘿笑，一面自馬背上解下大麻袋扛起來。

他扛着大麻袋走到岸邊上，然後抬頭看天空。

姓柳的爲甚麼要看天色？重要呀！

要知錢塘江湖起潮落潮有定時，每年還會起大潮，姓柳的扛着大麻袋，他想了又想，因爲如果漲潮，大麻袋便會往內陸升，阮不悔的屍體很快會被人發現，如果是落潮，那就順潮水流入杭州灣大海中了。

就在柳成川稍稍猶豫中，他忽覺大麻袋中有蠕動，心中猛一怔，不由分說，舉起大麻袋，振臂拋去。

就聽得「噗通」一聲響，江面水花飛濺，大麻袋已沉入江中了。

柳成川拍拍手，可也有些不自在。

姓柳的自言自語：「哎！得意忘了形，應該綁個大石頭的，弄個大石頭不就永沉江底嗎？」

雖然有些懊惱，姓柳的還是騎上馬，折回杭州西湖大街的「四維鏢局」去了。

＊　＊　＊

金東陽氣憤的端坐在鏢局的正廳上，金夫人與兩個丫頭也來了。

金夫人一屁股坐在金東陽身邊，她火氣也不小。

不等金東陽開口，金夫人說話了：「去，把玉梅丫頭給叫出來！」

有個丫頭拔腿往廳外走，當然是去叫金大小姐了。

這光景已變成家務事了，在座的卓太平與鏢師們便也起身告個便，紛紛回屋去了。

金東陽咬牙沉聲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五年來我沒虧待他，他是猪也會搖尾巴呀！」

金夫人怒道：「不悔不是犯賤的人，老婆子不相信不悔會做出這種人神共憤的事！」

金東陽怒道：「妳們女人懂個屁，女兒的衣衫都扯爛了，難道是假的？」

金夫人一瞪眼，道：「那麼好的孩子，我心中一直想着，等他滿了二十歲就把……」

金東陽叱道：「還好，畜牲提早露出馬脚，否則咱們把女兒許了他，豈不後悔一生？」

金夫人搖頭道：「也許他一時昏了頭。」

她只一頓，又道：「可也不至於死罪吧？你把他……」

金東陽道：「咱們江湖人最重要的就是戒色，這小子却對玉梅不軌，那是罪加一等，死有餘辜。」

金夫人急道：「你把他做了？」

金東陽道：「由他的師兄馱出城外了。」

金夫人一聲嘆息，道：「糊塗啊！」

她這說誰糊塗？是金東陽處事糊塗？或是阮不悔做了糊塗事？不知道。

＊　＊　＊

金家大姑娘走進正廳來了，她身後跟着個丫頭，那是去叫她的丫頭。

金大姑娘還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在抽噎着。

進得正廳只一瞧，立刻奔向金夫人，哭道：「娘……」

噯！她一頭撲進金夫人的懷裡了。

她那個哭還眞悲切，彷彿天下所有委屈都落到她一個人身上似的。

金夫人却古井不波的，面色罩滿寒霜，她等女兒哭了一陣，才問道：「怎麼回事？」

金大姑娘抬起頭。她噙淚道：「阮不悔太可惡，喝了幾杯酒，膽子大了，乘院子沒有人，衝進我的房間，不由分說就抱我，還扯我衣裳，眞是平日看錯人了！」

金夫人道：「可惡！」

她老人家起身就走，轉往後院去了。

金夫人又是一句令人摸不透的話，到底她老人家說的是何人可惡？不知道。

* * *

夜深了，快三更天了吧，那個柳成川已把馬匹送回馬廐，轉而來到正廳上。

金東陽仍然獨坐在大廳的太師椅子上，老人家面前的那杯茶早涼了。

柳成川奔到廳上，金東陽道：「處理好了？」

「師父，妥當極了。」

金東陽道：「你如何處理的？」

柳成川道：「徒兒把馬停在錢塘江岸柳林裡，扛着阮不悔那小子的屍體，趁黑沒人，拋入江中，只怕此刻正往海上沖去了。」

金東陽聽得一瞪眼，道：「一天十二時辰，潮漲潮落共四回，算時辰，應是漲潮時，你沒算時辰呀？」

柳成川急忙微笑道：「師父，活不成了，等天亮以後又退潮，還不是流入海中呀！」

金東陽無奈的搖搖頭，道：「但願如你說的。」

柳成川道：「師父，別煩心了，回房睡吧！」

金東陽已站起來了，但他忽的又對柳成川道：「成川吶！」

「徒兒在！」

「轉告局子裡面的上下人等，叫他們忘了這件事，忘了咱們這兒曾經有過一個阮不悔。」

柳成川道：「這事就不用師父操心了。」

金東陽忿忿然的回後廳去了。

* * *

「玉梅！」

「成川哥。」

「是我。」

「成川哥，還是你的主意高，咱們……」

「這幾天咱們別說話，我回房去了。」

「成川哥，乾淨嗎？」

「放心，乾淨得很。」

姓柳的一頓之後，又接道：「撞破咱們好事，他該死！」

「快回去吧！嘴巴緊一點。」

「當然，我走了。」

聽聽，嗨！原本是這麼一回事呀！

* * *

「咚……咚……」

這是撞小舟的聲音，就如同樹幹頂船邊，船上的人自然會伸頭看江面，這萬一眞的樹幹撞上船，那得儘快把漂來的樹幹推送開，以免小船被撞個大洞。

黑漆漆的夜晚，小船艙中伸出個灰蒼蒼的人頭，這人似乎身子不靈光，右手撐起上半身，左手去抓一邊的竹篙。

小船上離江面不過二尺半，他已發現一個黑忽忽的東西在江水的推送下，撞着他的小船一邊未離開。

老人竹篙猛一頂，覺得軟呼呼的，便一個反手把竹篙的鐵鉤鉤過去，於是，他發覺那是個大麻袋。

老人看得一怔，不由分說的便把大麻袋拖拉到小船上來了。

還眞是稀奇，麻袋中竟然有人開了腔：「救命啊！」

「是人吶！」

灰髮老人挺起上半身，雙手衹稍一用力，立刻撕開麻袋口。

「啊！」好一聲深長的悶氣，衹見麻袋中伸出個頭，仔細看去，鼻青眼腫。

那老人急忙把年輕人拖拉到小艙內，豆油燈衹一照，不由吃驚：「天爺，被打得不成人形了。」

他還備有刀傷藥，匆忙的把年輕人衣褲剝光，就把傷藥抹上了。

年輕人當然是阮不悔，他用力睜開雙眼瞧，衹瞧見一點點光線，老人的模樣也瞧不清，他——雙目腫脹青紫一片，好不凄慘哪！

* * *

這就叫奇蹟嗎？不是的，因爲阮不悔自小水性不差，他被拋入江中是喝了不少江水，可也使他清醒過來。

阮不悔在麻袋中掙不脫，他衹好盡力的在水面上漂。

幾次未被浪捲入江心，却撞到了小舟，阮不悔還以爲是撞了岸邊，他極力的在麻袋中扭動，却也把小船上的老人撞醒過來。

阮不悔眞叫命大呀。

* * *

天亮了，阮不悔却正睡得旣香又痛苦。

他年輕容易睡，所以睡得香。

他挨了痛打幾乎斷氣，所以又

痛苦的不時傳出凄苦的「哎呀」呻吟聲。

灰髮老者坐在一邊喝稀粥，他不去喚醒阮不悔，因爲這時候休息比之吃稀飯重要多了。

這老人也衹能喝稀飯，而且一天衹兩頓，所以看上去，他是皮黃骨瘦的可憐人。

至於稀飯配的什麼菜？小魚小蝦菜脯乾。

吃的是苦了些，但老人更苦的是他行動不方便，一條腿有一半不見了，這在老人而言，他的心比之他的身子又苦凄多了。

至於老人是何許人也？那得以後才知道。

* * *

「啊！」

阮不悔醒過來了，他睡到天黑才醒過來，可也恢復不少精神。

「老……人家，謝謝！」

「別謝，我老人家不能見死不救。」

阮不悔道：「我……叫阮不悔……這條命是你老人家給我的……」

老人哈哈一笑道：「好像你要回報我什麼了。」

阮不悔道：「大恩不言謝，大恩定要報。」

老人哈哈一笑道：「我的乖，是個有良心的小子耶！」

他取來一碟小魚乾，再端一碗粥道：「小子，你吃吧，應該餓了吧！」

阮不悔張口也艱難，但還是把一碗粥喝完。

老人一邊看着阮不悔道：「睡吧！我不多話。」

阮不悔還想開口，見老人一邊閉上眼，便也歪身吃力的又躺下來。

阮不悔心中可發了狠，他恨在心頭難開口。

他想着師父五年教導之恩，這口怨氣他是當成了苦果嚥下肚子了。

* * *

就這樣，一連五天老人不多言，而阮不悔的傷也漸漸的有了起色，尤其是他的面貌。

現在，可以描一描阮不悔的模樣了。

阮不悔的身材細高，細並非不壯，他還虎臂蜂腰吶！

尤其是一張帶着幾分娃娃樣的臉上，那個細直的鼻子，再加上稍厚的雙唇，他看上去給人的印象就是個靦覥木訥的人。

尤其是他那一雙獅目的上眼皮稍見下垂，便更令人對他的模樣有了一個老實人的感覺。

那老人就越看阮不悔越順心，也忍不住的一聲哈哈笑。

這天一大早，阮不悔可以站起來了。

他站在船邊舉起雙臂，便也忍不住的舞了一會拳術。

老人坐在船頭瞧，臉上帶着微微笑，偶爾他還把嘴角一牽，有些不屑似的。

阮不悔身上的傷好了一大半，臉皮也快復原了，那老人這才拍拍身邊道：「過來，過來！」

阮不悔立刻走到老人身邊，他欠身一禮道：「老人家，你也別再審我了，我老實，可這年頭老實也倒楣，我差一點被老實坑死。」

老人道：「這麼說，你小子以後打算不再老實了？」

阮不悔道：「那倒不是。」

老人哈的一笑，道：「這光景想要走了？」

「晚輩忘不了你老的大恩，你老放心，且等晚輩離開杭州府去闖闖，一旦有了好光景，第一個前來接你老人家，你老……光喝粥？」

老人哈哈笑道：「你還沒有告訴老夫，你小子原是在甚麼地方幹活呀？」

阮不悔道：「不瞞老人家，小子原是在杭州府，西湖大街的四維鏢局辦事，總鏢師金東陽乃小子師父。」

老人打自鼻孔哼了一聲道：「那個三刀震乾坤，他那三脚貓功夫呀！」

阮不悔一怔道：「老人家，你認得晚輩師父？」

老人淡淡一笑道：「是你師父高攀。」

阮不悔道：「你老是……」

老人道：「小子，休問那麼多，老夫隱居小舟七年了，心中塞滿了忿怒，不到時候老夫是不會說的。」

阮不悔道：「原來老人家你……」

老人向阮不悔招招手道：「別走了，你要去那裡呀？天下之大，你能幹甚麼？」

阮不悔道：「晚輩年輕力壯，先去找個差事混口飯，等有一天遇上高人，當懇跪以求學藝。」

老人哈哈一笑道：「學了功夫去報仇？」

阮不悔道：「晚輩知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的道理，當然不會去找師父討公道，但……那……」

他不說下去了，難啓齒呀！

老人已問過二遍了，阮不悔說至此便不言了。

忽的，老人對阮不悔道：「小子，你搖櫓。」

阮不悔道：「去那裡？」

他看看江面，又道：「晚輩打算離開你老，遠去他鄉找前途，你老叫我搖櫓？」

老人雙目一厲，道：「搖櫓！到時有你的好處。」

阮不悔楞然抓起船尾木櫓，祇聽老人指着江下，道：「搖！」

阮不悔一邊搖一邊道：「出海啊？」

「不錯！」

「到甚麼地方？」

「普陀山！」

阮不悔一怔道：「老人家，去上香？」

老人道：「咱們不上香，咱們去找件東西。」

「找東西？甚麼東西要去普陀山找呀？」

老人忍不住低叱道：「別問那麼多，你祇管搖船，記住，船出杭州灣，你要叫醒老夫。」

他似乎變了一個人似的，就如同嚴師對徒兒的模樣。

其實他還眞的這麼打算，因爲這老人在小船上都睡了整整七年了，直到出現阮不悔，他老人家有了主意了。

老人在心中已把阮不悔當成他的徒弟了，祇不過他是不會眞正收阮不悔爲徒弟的。

* * *

小船在行駛，阮不悔搖得也不慢，就快到海口了，那老人伸出頭來指向東南方道：「那個方向，搖吧！」

海上波濤大，比之錢塘江面的浪可大多了。

水花不住的自船頭濺起來，越過小艙濺濕了阮不悔的衣裳，阮不悔不時的抹去臉上海水，搖得很辛苦，但躺在小艙中的老人家連眼皮也不翻動一下，就好像阮不悔應該爲他搖船似的，他老人只管睡他的大覺。

瓦罐裡裝滿了稀飯，兩包小菜擱一邊，過午的時候，老人才又取了些稀飯，招手叫阮不悔別搖船了，喝碗稀飯。

這時候才由老人坐在船尾搖着櫓。別看老人坐在船尾搖櫓，那可不比阮不悔搖得慢。

這光景，阮不悔已漸漸發覺這老人非等閒之輩，祇不過老人不說，他是不敢再多問的。

* * *

小船總沒有風帆快，搖了一整天，才看到遠處幾座小島，阮不悔初次來海上，他不知普陀山在何處。

老人却已自言自語的道：「七年了，整整七年了，老夫隱居錢塘岸，總算老天有眼吶！」

他在喃喃自語些甚麼？阮不悔當然不知道，他祇是奮力的搖着櫓。

於是，前面的島漸漸的放大了，就聽老人指着一個大島道：「往那大島的左邊搖去。」

阮不悔道：「島上有大廟耶！」

老人道：「普陀山乃佛家聖地，當然有大廟，上面的和尚有上百人。」

阮不悔道：「大叔，咱們上普陀山幹甚麼？咱們又未帶來香火紙銀。」

他看看老人，又道：「大叔，咱二人都是窮光蛋。」

老人哈哈一笑道：「你小子說對了，咱二人都是窮光蛋，祇不過咱們不上普陀山。」

阮不悔道：「不上普陀山？却又搖船到普陀，大叔呀！咱們這是搖船海上遊玩呀？」

老人哈哈一笑道：「咱們以後就在海上搖船玩耍，但此刻却是去個地方。」

「地方？又不上普陀山？」

「去觀音洞。」

「觀音洞在那兒？」

老人伸手一指，指向普陀山西邊，道：「你小子看清楚了，就在那個斷崖下面，小船祇一到，便看見了。」

搖吧！

阮不悔聽到目的地，他便立刻盡力的往普陀山西面搖過去，不久，果然看見浪濤沖擊下，有個山洞就在水面上。

阮不悔擧頭看過去，嚄！洞高有三丈，寬也三丈餘，附近懸崖峭壁，暗礁隱隱，乃險惡之地也。

突然，老人爬到船尾來。

「拿來！我搖櫓！」

阮不悔道：「大叔，你老躺着，你老祇要對我說如何進這觀音洞就可以了。」

老人沉聲道：「洞口有大漩渦，洞內有暗礁，你小子地方不清楚，我這安身立命的舊船是經不起碰撞的，免得咱二人淹死在大海裡。」

阮不悔一聽，忙把櫓交在老人手中。

老人接過櫓，沉聲對阮不悔道：「坐好了，小心摔入漩渦裡。」

阮不悔剛抓牢小艙門，就見小船急速的打了個漩便一沖而進入觀音洞，於是，觀音洞的「轟轟」之聲更見響了。

從兩邊與上方不時的有光線射進來，祇不過進入洞中十多丈深之後，已是黑呼呼一片了。

* * *

猛古丁小船「碰」的一聲震動，老人急忙往另一方向轉過去，小船便也平靜下來了。

祇聽得老人深舒一口氣道：「準備繫船了。」

阮不悔四下一看，隱隱約約的發現不遠處有個平岩。

他便拾起船上麻繩在手中。

那老人突然一個急轉彎，小船已貼上那塊平岩了。

阮不悔不怠慢，他立刻跳到石岩上，用力拉住小船，道：「拴那裏？」

老人放下櫓，指着右面尖石，道：「弄個繩圈套在那個石頭上。」

阮不悔依言把繩索套在石頭上，老人却不下船，他對阮不悔道：「小子，上船來，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阮不悔心中何止一個疑問，他早就憋在心裏快要爆炸了，他當然急於想聽了。

他要聽一聽老人對他說的甚麼事。

跳上船，阮不悔走到老人身邊，他可眞規矩，慢慢的坐下來了。

老人却又對阮不悔道：「咱們先喝稀粥，我老人家快餓壞了。」

阮不悔一聽，忙着爲老人盛了一碗稀飯，雙手端在老人面前，道：「您老吃。」

老人接過稀飯，他大口大口的喝起來。

阮不悔也餓了，他裝了一碗也在一邊吃起來，一邊還等着老人說些甚麼。

* * *

觀音洞中盡是洞口浪濤撞石的「轟轟」聲，聽起來是挺嚇人的，阮不悔就有些不自在。

重重的放下破碗，老人抹了一下嘴巴，他看看岩石上的水印，點點頭，道：「還在落潮時，小子，你從這兒往水中潛去。」

阮不悔一驚，道：「大叔呀！天黑啦！此時潛水怕會難辨東西吧！」

老人已取了一根繩子在手上，道：「我老人家當然知道，你快把繩子拴在腰上，脫光了下水呀！」

阮不悔道：「大叔，下水去做甚麼？」

老人沉聲道：「老夫自會告訴你，快，潮水升，又得等上三個時辰了。」

阮不悔心中一緊，却也不再多問了。

阮不悔心中想：「反正自己的命也是這老人救的，便是死吧！也認了。」

他匆匆的把繩子紮結在腰上，光赤溜溜的坐在小船邊，就等着老人說下去了。

果然，老人抬頭看上方，上方似乎有個神台，就聽老人自言自語又施禮，道：「觀音菩薩你開了眼，七年時間我挨過了，今日取回我的傢伙來，但願能遂我龍某人的這個小心願。」

阮不悔忍不住的道：「大叔姓龍？龍大叔。」

老人猛的一聲暴喝，道：「忘了我姓甚麼，知道嗎？」

阮不悔一驚，囁嚅道：「是，大叔。」

姓龍的老者冷冷道：「聽着，你順着右邊往下潛去，大約三丈五六尺左右，那兒有個石縫，石縫不大，可是有件東西在裏面，你去取上來。」

阮不悔道：「大叔，是甚麼東西呀？咱們迢迢海上晃到這兒來……」

老人叱道：「就你這樣囉嗦，令我老人家不樂，你還不下去？」

阮不悔心中一緊。

這老人怪脾氣，但他急忙點頭，道：「不囉嗦了，我這就下水去。」

「噗通」一聲響，阮不悔潛入水中去了。

那老人手拉繩子另一端，灰暗中，他伸頭往水中看，喃喃自語：「霸王刀呀霸王刀，七年不見，你可好？我龍一飛想死你了呀！」

龍一飛何許人也？那得以後才知道。

* * *

阮不悔憋氣潛在水下面，他心中在計算三丈七八尺有多深吶！

他潛下一段距離後，忽聞得鏗鏘之聲傳來，好像刀聲在發音。

阮不悔吃一驚，怎麼這水底下會有這聲音？

他再往縫中摸過去，立刻觸到一件東西正卡在一道石縫中橫在那裏。

阮不悔就以爲這聲音是發自那件東西的。

於是，阮不悔毫不遲疑的伸手抓在手上。

他覺得有些沉甸甸的，足有七八斤那麼重。

阮不悔雙足力蹬，腰桿一挺，便直往水面浮上來，當他擧着手上那件用黑皮套包紮的東西時候，就見老人忍不住的掉下淚來。

老人伸手接過來，他幾乎忘了阮不悔的存在。

祇見老人匆匆打開黑皮套，自套中取出一把青龍寬刀鞘，刀鞘中當然還有一把寬刃刀。

「嗆！」

「哇呀！好亮！」

是的，這個灰暗的洞中立刻精芒流竄，宛如一道火焰，炫人雙目。

「刀呀！」

「是的，刀，但是它與一般刀就大不相同了。」

老人邊說，邊愛惜的撫弄着刀身，又道：「七年深藏水下，它依然神光不減，果然神兵利器也。」

「颼颼颼！」連閃中，老人坐在船上舞了幾手，他滿意的哈哈笑

了。

阮不悔也笑了。

阮不悔也練過刀法，杭州府西湖大街的四維鏢局總鏢頭，「三刀震乾坤」金東陽也是在刀上有一手。

金東陽的徒弟，當然會刀法。

祇不過老人那麼掄了幾招，阮不悔就看不出如何的去破解，忍不住叫了一聲：「好呀！」

老人收刀哈哈一笑，道：「小子，你大概不知道甚麼叫刀法吧？」

阮不悔道：「您老說笑，小子學藝五年，怎麼會不懂刀法呀！」

老人道：「好，你說說，甚麼叫刀法？」

阮不悔道：「刀法分門派，南北少林刀法較正派，餘下的甚麼乾坤刀、地堂刀甚麼的，端的要看各人修爲了。」

老人一聽，冷冷道：「狗屁不通！」

阮不悔道：「您老指教了。」

老人握刀在面前，他雙目直視手中寶刀，道：「簡單啦！能殺人的刀就是刀法，甚麼這派那幫的全是吹牛，老夫嗤之以鼻。」

阮不悔道：「聽您老之言，好像你很有幾手呀！」

老人哈哈一笑，道：「甚麼叫有幾手？老夫如果出刀，少有人能活着退走。」

阮不悔道：「我師父金東陽的刀法比你如何？」

老人冷叱道：「哼！少拿你那個害死你的師父同我比較，他給老夫磨刀也不夠格！」

嚄！阮不悔也有些不自在了。

他雖然幾乎死師師父之手，但他仍然對師父金東陽一片尊敬。

阮不悔一直在心中存有那麼一句話：「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呀！」

老人的話令阮不悔不愉快，他忍不住的道：「我師父刀法不好，可是他保鏢走道一路平安，而您老……」

老人眼一瞪，道：「老夫却斷了一條腿，是嗎？」

阮不悔道：「這話是您老說的，我沒說。」

老人嘿嘿一笑，道：「當年如果在刀上過招，他們一個也休想活，他們對老夫來陰的……」

阮不悔立刻道：「大叔，對不起，勾起您傷心事了。」

老人道：「小子呀！我早晚會對你明言的。」

「何時？」

「看你的造化，你若學了老夫的刀法，老夫自然會對你詳細說明，否則，說了對你我都有害。」

阮不悔道：「這麼嚴重呀？」

老人道：「老夫何人，怎會對你小子打誑？」

阮不悔道：「您老欲教我刀法？」

老人道：「而且是天下最厲害的刀法。」

阮不悔道：「好，晚輩這就給您老叩頭了。」

老人立刻叱道：「老夫不收徒，叩的甚麼頭？」

阮不悔道：「晚輩不能白受您老的調教呀！」

老人點點頭，道：「果然有良心，小子呀！你學了老夫的刀藝，等你磨練有成，爲老夫去討個公道就等於你報答老夫傳藝之恩了。」

阮不悔道：「當然，當然，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嘛！」

他老弟認定了這句話。

* * *

刀長帶把二尺八寸半，刀寬三寸整，刀厚在中央，刃芒在兩邊，刀把是犀牛骨纏以金絲葉片，有三個十分令人吃驚的篆字刻在刀把上——「霸王刀」。

「嗆」的一聲脆響，老者把刀入鞘，他重重的往阮不悔懷中一塞，道：「刀是你的了。」

阮不悔接刀在手，恭敬的道：「老大叔，你得指點我刀法呀！要不然這刀我怎麼使？」

老人道：「首先老夫告訴你，帶刀刀不離身，你要把它當成你最心愛的女人一樣看待。」

提到女人，阮不悔雙目黯然，他想起那天晚上的事。

那天夜晚眞倒楣，明明是玉梅師姐把自己叫進她屋子裏的，却突然她大叫。

是她自己扯破自己的衣衫，却又一口咬定是我阮不悔不規矩，非禮了她。

處在那種時刻，眞是百口也莫辯。

既然百口難言，那祇有挨揍了。

但再也想不到他們竟然也要他的命。

阮不悔心中不是味，他一聲嘆。

他這麼一嘆，老人可就不愉快了。

老人沉聲叱道：「小子，你嘆的甚麼氣？須知一旦手握此霸王刀，你就是刀王，你要抬起頭直起腰桿，你知道王者之尊嗎？」

他拍拍小船板，又道：「你要橫着膀子走大步，莫忘了你身上背了一把霸王刀！」

阮不悔道：「大叔，我還未學刀法呀！」

老人道：「你就快學刀法了，老夫要你首先培養出霸王的氣概，休再唉聲嘆氣。」

他怎知阮不悔是因爲想到師姐

金玉梅，才忍不住發出一聲哀怨嘆息。

阮不悔聽到老人的話，立刻誠惶誠恐的點點頭，道：「大叔，小子一切聽您老的，就算我不習慣擺出一副霸王架勢，您老放心，晚輩必會很快的習慣如何叫人害怕，如何走路走中間。」

老人哈哈一笑，道：「這些話可並非說着玩的，小子呀！等你會了老夫的刀法之後，你就是不要霸也由不得你了。」

阮不悔道：「至少我不敢在您老面前霸吧！大叔。」

老人再是一笑，他撫髯道：「好小子，你如果在老夫面前擺霸，良心何在？」

阮不悔道：「所以啦！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嘛！」

老人一聽，不由搖頭，道：「又來了，你小子就祇會這麼一句文縐縐的話呀！就不會來上一句新鮮詞兒呀？」

阮不悔道：「老爺子，我讀書不多，除了這句詞兒之外，我還會那麼一句。」

老人又問道：「你小子還會一句甚麼詞兒？」

阮不悔道：「尊師重道。」

老人一拍巴掌，道：「嗨！兩句詞兒一個意思，你呀！還得多學習，多多的學習。」

阮不悔道：「是，是，您老多栽培！」

老人這才對阮不悔道：「睡覺，睡覺，精神養好了，咱們天亮出洞去。」

阮不悔道：「回錢塘江呀？」

老人道：「咱們不回錢塘江，咱們搖船去紹興。」

阮不悔道：「去紹興呀！不就在杭州灣裏面？」

老人道：「我知道紹興有個好地方，老夫帶你去個地方躲起來，咱們關起門來好練功，你小子吃點苦挨點累，只要一旦學成功，你可也就拽了。」

阮不悔道：「大叔，那是個甚麼地方？」

老人道：「關帝廟呀！老知道那間大廟早就破落了，只不過廟中沒住持，咱們就在裡面住起來，因爲……」

阮不悔道：「因爲那兒清靜無人打擾咱們。」

老人搖搖頭道：「非也。」

一怔，阮不悔道：「大叔非也，甚麼意思？」

老人道：「白天你去酒坊工作去。」

阮不悔道：「我不會造酒呀！大叔。」

老人淡淡的道：「紹興府南大街最大一家酒坊，每天僱人往紹興東湖去挑水，小子呀！你知道嗎？紹興酒爲甚麼那麼香又甜？」

阮不悔道：「不知道。」

老人道：「老夫告訴你，紹興就是有個東湖，東湖的水好像上天專爲紹興人設的，東湖水釀出來的酒特別好喝，你去了就知道。」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你有工作，咱們爺兒倆也好改善生活呀！這兩年盡喝稀粥，甚麼力氣也沒有了。」

阮不悔道：「大叔，，您放心，小子應該要侍候您老人家的嘛！要知道一日……」

老人忙搖手制止，道：「別再說了，你又是那一句，老夫聽都聽膩了。」

阮不悔靦覥的笑了。

這一老一少便在這小船上挨着身子睡下了。

大海上搖來一條小船，見那船頭忽左忽右的直晃蕩，船艙中有個老人盤膝坐，坐雖坐可也坐不穩，因爲小船左右擺，便也擺得他老人家左右晃。

看上去老人似乎睡着，爲甚麼知道老人睡着了？

那是因爲有個蒼蠅落在老人的鼻頭上，老人也未伸手去趕走蒼蠅。

別管老人了，目看船尾搖船人，嚄！左腿撐前方，右腿伸後面，雙臂用力搖着櫓，那腰桿還用力的躬起來。

年輕人當然是阮不悔，他此刻搖得一身汗。只喝稀飯，汗水當然更多。

小船只在離開普陀山觀音洞的時候，方才由老人搖船出洞，一旦到了大海上，搖櫓的工作便交由阮不悔了。

現在，小船已進了杭州灣，年輕人見老人閉目在養神，只得低聲的道：「大叔，大叔醒醒。」

老人未睜眼，但說出的話有力量：「由平水村轉小河到紹興府。」

阮不悔抬頭看岸邊，他明白，平水村就在紹興府的東南方，他記得走鏢到南方，曾走過這條路。

阮不悔拚了命的搖，直把小船搖到海岸邊，這時候有條小風船過來了，阮不悔大聲吼起來：「喂！船老大呀！平水村還有多遠呀？」

風船上的大漢站在船頭上正觀望，聽了阮不悔的問話，回頭指向岸上一片老樹林，可就是未開口。

小船上的老者開口了：「樹林邊上一條河，那河直通紹興府，搖吧！小子！」

不搖能行嗎？不搖到不了，阮不悔拚命的搖，小船很快到林邊，果然那兒有一條河，阮不悔笑道：「老爺子，我曾保鏢路過那條河，那……已兩年多了耶！」

提到保鏢事，他老弟似乎仍然津津樂道，可也忘了他幾乎死在他師兄柳成川之手。

* * *

老人的雙目亮了，他抬頭看岸上，不由冷冷的道：「那是老夫傷心之地呀！嘿嘿……」

阮不悔不由問道：「大叔，您說那大片林中是你的傷心地呀？」

「不錯。」

「可不可以說來聽聽？」

老人雙目一厲，道：「是要對你說的，小子，那要你學了老夫的刀法之後。」

他雙目一直看着那一片老樹林，從他的全身顫抖中，可以看出在他心中存着一件令他難以忍受的仇恨。

阮不悔當然不會知道這老人心中的仇恨是甚麼？

* * *

坐在艙門的老人伸手指向老樹林邊的那條小河，道：「搖過去，那是紹興府的水路。」

阮不悔側身撥動櫓槳，那小船順流地往小河駛去，但見兩岸漸漸出現許多楊柳樹，深入河道不過七里處，有一道斜斜的荒山坡，幾隻老鷹盤旋在高空，而坡下有個破舊的廟，孤伶伶的面對那條河。

小船上老人似乎很興奮的道：「到了，到了，看到了嗎？就是那間廟。」

阮不悔道：「關帝廟呀！」

「不錯，廟雖破舊，廟神却靈，老夫……」

他未再說下去，心中的喜悅已泛現在他的臉上，似乎那座破落的關帝廟對他來說多麼的有好感。

阮不悔把小船搖到小河岸，他對老人道：「大叔，到了，咱們下船進廟去。」

老人道：「進廟嗎？老夫住在小船上。」

阮不悔道：「大叔，不是說關上廟門，您老教晚輩練功夫嗎？」

老人沉聲道：「夜間練功，白天住船，小子，今天你休息，明日去紹興府南大街的東湖酒坊挑水去。」

阮不悔道：「我聽大叔的話，明日就去找那家大酒坊，我幹挑水，當然，如果有銀子多的工作，我自會幹別的，多弄些銀子來，也好叫大叔補補身子。」

不料，老人立刻叱道：「不許幹別的！」

阮不悔一怔，道：「為甚麼？」

老人道：「別問為甚麼，你只幹挑水，知道嗎？」

阮不悔心中好不愉快，但他只有把怨氣吞下肚，對於老人的話，他只有順從。

阮不悔也看看小艙，那把刀光窒人的霸王刀。

他心中在想，不知大叔這把刀有多大的威力，大叔好像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託在這把怪刀上面了。

阮不悔開始煮稀飯了。

他這些天都是吃的稀飯拌小魚乾，醬菜也只一小塊，眞不知大叔這七年是怎麼過的？

* * *

老人與阮不悔二人對坐喝稀飯，老人喝了一半，他對阮不悔道：「明日去工作，回來咱爺兒倆每人可以吃上一個饅頭。」

阮不悔道：「當天工作就拿人家錢呀？」

淡淡一笑，老人道：「應該加吃一個饅頭了。」

阮不悔道：「怎麼說？」

老人道：「小子呀！你聽過臥薪嚐膽這故事嗎？」

阮不悔道：「聽說過，是我師父說的。」

老人道：「老夫就是在臥薪嚐膽。」

一楞，阮不悔道：「原來每日兩頓稀飯，大叔是在臥薪嚐膽呀！」

「不錯！」

「晚輩我也跟着臥薪嚐膽！」

老人看看阮不悔道：「你也應該臥薪嚐膽，你如果不是碰巧遇上老夫，你早完了，難道你不思報仇？」

阮不悔道：「仇是要報的，我要找師兄師姐討公道，至於師父金東陽嘛！唉！一日為師……」

老人立刻阻止他說下去，道：「你又是那麼一句話，我聽了起雞皮疙瘩。」

阮不悔不好意思的笑笑道：「大叔，我的師娘也對我不錯呀！您以後……」

老人淡淡的道：「別提你的過去了，吃過了快睡，二更天咱們上岸去。」

阮不悔心中明白，二更天是要去關帝廟練功夫的，不由得抬頭看看山坡下林子裡的關帝廟。

老人已推碗躺下了。

* * *

阮不悔還是被老人喚醒過來的。

阮不悔在大海上搖了一天小船，他早累了，年輕人容易睡，倒下去就鼾聲起來了。

老人看着阮不悔睡的模樣，忍不住為阮不悔拉拉那條破被子。

老人的雙目似有淚光出現。

他蠕動嘴唇有聲似無聲的喃喃道：「孩子呀！老夫的兒子如果健在，與你的年紀差不多呀！唉！老夫苟且偷生，天可憐見，希望在你一人身上了。」

這老人有些唏噓的擰了一把清

鼻涕，甩到河上。

此刻，他收起了心中的悲哀，變了個人似的，把阮不悔吼醒過來。

「起來，起來，別睡了！」

阮不悔眞想大睡三天三夜，累呀！

如今阮不悔一身肌肉才鬆散，又被老人呼叫醒，他揉揉雙目，抬起上身，道：「大叔，搖船？」

老人冷冷道：「不搖船，上岸！」

阮不悔半睡半醒的猛一怔，道：「對，對，上岸。」

他爬出小艙，躬下身道：「大叔，我背您老。」

老人道：「莫忘了帶上刀。」

他口中的刀當然是那把霸王刀。

阮不悔立刻低頭自小艙中取出霸王刀，他也背起了老人下了小船。

老人手指着蔓草已把小道覆蓋的林邊，道：「繞過去，咱們自廟後進去。」

阮不悔當然聽這老人的話，立刻往廟後繞過去，還眞叫絕妙，因為一道破牆有個大窟窿，也正好可以從這破洞中走進去。

那眞叫荒涼，一間破廟沒香火，有一片蛛網自關平的身上連到對面的周倉神像頭頂上，還好，關二爺的坐像是乾淨的。

廟門關起來，神案上一層落塵半寸厚，廟一邊有個支架，上面兩塊木板合併着一張床，上面舖着稻草已經破爛了，這光景一看便知道許久未有人來過了。

* * *

阮不悔把老人放在那木板床上坐下來，忙着取來雜草一束為這廟中清掃。

老人看看關二爺的神位，口中喃喃的道：「關聖爺，我龍一飛來了，七年前那一戰，您老親眼所見，蒙您老的聖靈，我姓龍的逃過一劫，這仇恨……」

他見阮不悔怔在一邊，立刻不再說去了。

* * *

「嗆郎」一聲龍吟，灰黯中，極光閃耀，關帝廟內出現一把刀，那比神案上周倉手上的刀可就厲害多了。

當阮不悔潛入水中取回老人藏於石縫中的霸王刀時候，水中就聽到「叮噹」響聲，當時還嚇了阮不悔一大跳，水下面還有聲音呀？

如今阮不悔見老人舉刀，他單腿來一個金雞獨立，便對一旁似乎傻眼的阮不悔道：「你小子學過刀法？」

「是呀！我是『三刀震乾坤』金東陽徒弟。」

老人冷然一哂道：「姓金的三刀算個屁，我的三刀才是天下無敵。」

阮不悔哈哈笑起來了。

不料，老人暴吼一聲道：「且看老夫舉刀！」

他把手上霸王刀厲烈的用雙手捧在面前，立刻間，一副十分傲然又莊嚴的架式。

阮不悔就覺得老人好像有着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老人祇有一條腿，嚄，他站的可眞穩當，阮不悔就以為此刻上前推，怕也推他不動。

「咻！」

霸王刀突然指向天，老人的臉色像是欲噬人的樣子。

突然，大叔收刀，他對阮不悔道：「老夫少了一條腿，你記住，另一腿是半提起，足尖沾地面。」

阮不悔立刻比劃着提左腿，足尖觸地。

老人似乎很滿意的道：「好了，你今天夜裡就練這架勢了。」

刀往阮不悔手上遞，阮不悔笑道：「就這麼捧刀再往上空猛一指呀？」

他接過刀又一笑道：「大叔，這太容易了，我早就會這一手了。」

老人一聽火大了。

他把指尖幾乎戳在阮不悔的鼻尖上，沉聲叱道：「小子呀！你太小覷這一起手勢了，手舉霸王刀，需有氣吞山河的氣魄，那是威風之姿，霸王之態！

「初習刀法之人，首先是培養這種威震山嶽的架式，絕非是隨隨便便就出刀，那是凡夫俗子亂殺一通，不值一提的刀法，你竟然說你早已會了這架式，太豈有此理了。」

（未完・一）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上文提要：武小郎受僱當門房，半夜受傷女子前來求援，訴說血案經過：劉押司與滄州惡霸勾結，明裡暗裡欲奪泰山縣王覺傳家寶「翡翠玲瓏塔」，其家翁預先將此事書於衣襟內，果不出所料遭滅門。爲此盧小玉懇托武小郎將此衣衫送往橫山。劉押司與程捕頭均對王家財寶心懷鬼胎，互相猜忌。武小郎除了智謀賞銀五百兩外，更與二惡人斡旋……

王宅又遇心上人　發現秘密假押司

不旋踵間，他嘿嘿一聲低笑又到了另一人面前：「個豬仔。」

「怎麼樣？睡得沉吧！」

「不錯，祇不過你可得多加小心了。」

這二人說完，彼此點點頭，忽的二人拔身而起，雙雙消失在牆外面。

這光景還眞的嚇人一大跳。

武小郎就嚇一跳，祇見他一個箭步跳出房門往上看，口中喃喃的道：「那不是劉押司嗎？奶奶的，他是個冒牌貨呀，眞的嚇死人了，難怪他的武功叫人叫驚，天爺，這是何人設計的陰謀呀。」

武小郎發現了這個劉押司並非眞的劉押司，他正打算往二道院走去，忽的勁風中傳來人聲，好像也是兩個人。

「到了。」

「我知道到了，別出聲。」

「不用擔心，看大門的祇是個貪婪的混混，此刻怕是早已喝了酒睡着了。」

「你就那麼放心呀。」

「進去瞧瞧便知道了。」

祇見這二人自另一院牆上躍落下去，二人雙雙逼近門房外，嘒，好大的鼾聲傳出來。

鼾聲代表房中人正睡得自在過癮吶，打鼾的人很舒服，聽鼾的人不自在，但此刻門房外的兩人很愉快，因爲他二人高興房中人睡得沉。

這二人一路也走到二院邊，才聽得其中一人道：「老程，你可千萬多費神，案子懸在半空中，懸得越久對咱們越有利。」

「這一點我知道。」

「我同杜押司打過商量了，暗中知道是何人下的手當然更妙，萬一不知道，杜押司的另一條妙計就出來了。」

「甚麼妙計？」這是程百里的聲音。

武小郎在暗中躲着，驚怒交加，當然更令他又驚又怒的乃是另一人。

另一人可不是別人，乃是泰山縣的上司衙門，滄州知府的捕頭甘元是也！

這甘元押解人犯燕大山，荒山中被劉風拚命劫走，如今他單槍匹馬的又來了。

武小郎心中明白，這是官官爲歹呀，娘的，黑白兩道大結合，天下百姓可苦了，如今是官官聯手爲歹呀，難怪血案無人管。

武小郎也聽得甚麼杜押司的，此人必是滄州府的刀筆押司，他們這是大串連大勾結，王員外怎麼也鬥不過他們這羣人。

*　*　*

此刻，那人道：「關於囚犯的

事情怎麼樣了？」

程百里道：「就如同在咱們這地界失踪的四個人一樣，一點消息也沒有。」

忽聽那姓甘的道：「程兄，我告訴你，那四個人的來頭大，滄州知府大人也不願惹他們，你知道，滄州太歲司馬亮這人吧？」

程百里道：「我同他們沒來往。」

姓甘的道：「滄州太歲司馬亮，他的武功奇高，天雷拳暗含十二生肖招式，有人見他一拳打死一頭牛，聽說他也善易容，我可是沒見過。」

程百里道：「司馬亮在你地盤上，我不信他敢對你甘大人怎麼樣！」

甘元道：「嗨，我不說你不知道，府台大人上任當天，還得指名道姓的接見這人吶，想也知道司馬亮的神通有多大了。」

程百里不開口了，知府都不敢惹的人物，他程百里又算老幾呀。

兩個人漸漸走遠了，一點兒聲音也聽不見了。

武小郎忽的跳出來，他指天指地罵大街道：「他奶奶的，這還有天有地呀！」

忽向黑暗中傳來一聲低低的聲音道：「武大哥。」

這聲呼叫令武小郎一驚，忙回頭，祇見暗影中站着一位纖細的人，那當然是盧小玉。

武小郎急忙奔過去道：「妳怎麼出來了？」

盧小玉道：「我要看來的是何人。」

武小郎道：「來了兩批人，兩批有野心的傢伙。」

盧小玉道：「武大哥看出他們甚麼人麼？」

武小郎道：「一共是兩批人，這頭一批來的兩個人，一個是假的劉押司與一個大高黑漢，聽他們的話，那大黑漢來自滄州府。」

盧小玉一驚道：「甚麼，劉押司是個假的呀，那眞的劉押司去那兒了？」

武小郎道：「我以爲八成早死了！」

盧小玉道：「他們是甚麼人的手下呀？」

武小郎道：「滄州除了滄州太歲司馬亮的勢力大之外，何人敢如此大膽的前來作案！」

盧小玉憤憤的道：「武大哥，你以爲兇手是司馬亮嗎？」

武小郎道：「尚未確切證實，但至少可以斷言，他們早已覬覦妳公公的傳家之寶。」

盧小玉道：「那第二批人又是甚麼樣的人呀？」

武小郎道：「第二批來的全是官府中人，他們可不是來辦案，哼，他們也在打寶物的主意！」

「誰呀？」

武小郎忽然的道：「泰山縣的程捕頭再加上個滄州府的甘捕頭，哼，他們同滄州府衙門的杜押司有勾結。」

盧小玉道：「天爺，他們是官家人呀。」

冷冷一哂，武小郎道：「官家人祇是披了一張官家人皮，骨子裡誰會看到他們心眼裡，以合法掩護非法的勾當，朝朝代代都會有，那種人才叫男盜女娼的傢伙。」

盧小玉嘆息的道：「我們鬥不過官家呀！」

武小郎冷笑一聲道：「盧家妹子妳安心，祇要被我武小郎遇上，皇帝老子又怎樣！」

「你一個人……」

「單打獨幹我在行。」

盧小玉走近武小郎，她主動的貼近武小郎小聲道：「武大哥，如今我除了這身子，我還能用甚麼報答你的大恩呀！」

武小郎聽得一瞪眼道：「盧家妹子呀，妳這就想差了，我武小郎可不是庸俗的人，妳不要這樣，妳想想當年大叔大伯們在梁山上開山立寨扮强梁，忠義二字在心上，何況妳爹又是我的盧大伯，咱們這是自己人吶！」

盧小玉落淚了。

「謝謝，武大哥。」

武小郎十分黯然的道：「回去吧，回去把傷養好，我自會有所安排的。」

盧小玉轉身緩緩而去，黑廊上她傳來低聲的道：「武大哥，千萬小心吶。」

武小郎未出聲，但在咬牙。

*　*　*

蹄聲「得得得」，小鞭兒打在叫天驢屁股上「叭叭」響，那個騎在驢背上的女子被叫天驢有規律的，顛呀顛的顛得好像全身骨節快要鬆散了似的，祇看她頭上插的海棠小紅花兒便知道這個女人多愛俏。

不錯，張水柔來了，張水柔非來不可，因爲她的武小郎已多日未回十字坡了。

張水柔不但要找她的武小郎，她也要趕來泰山縣城再買一輛車，因爲她的那輛藍布小篷車送給劉風與燕大山二人，由柴大官駕着回橫山去了。

張水柔在十字坡開野店，她經常要趕車到縣城去辦貨，柴米油鹽醬醋茶，外帶葱薑大蒜和辣椒，樣樣都用得到。

張水柔不能用肩挑，更不能雙手拿，她當然需要大車了，而且她還有個自己定下的規定，上縣城辦貨不能自己帶銀子，她祇要找上一

兩戶土豪與劣紳，半夜三更順手拿就甚麼也有了。

爲甚麼不說是偷呀盜的？張水柔對此有解釋，她說過，拿好人家的銀子或者是一般百姓家的銀子，那才是偷與盜，至於找上土豪劣紳弄幾個，那叫取或拿，那種人的銀子泛黑色，拿了也自在。

這是張水柔的規矩，她如今又來了。

* * *

張水柔進了泰山城門，不遠處她發現有人在看告示，忍不住的拍打着叫天驢也過去了。

五七個漢子指手劃脚看告示，張水柔斜身坐在驢背上看得清，祇見一張新貼的告示上寫的是：「凡是知道前日所貼告示任何案件、賞銀一百兩，兩件全知道，賞銀二百兩。」

張水柔再看中間貼的告示，兩件案她都知道，因爲兩件事她最清楚，尤其是殺的四個人。

張水柔裝做不知道，她在驢背上還哎呀呀的喃喃道：「天下眞要大亂了，好端端的人會失踪呀。」她這是說給自己聽，當然更說給別人聽。

祇不過她心中好笑，可也又有了歪主意。

張水柔想到甚麼歪主意，那得等她找到武小郞後才會有結果。

張水柔在泰山客棧大門外跳下驢背，有個伙計認識張姑娘，張水柔祇要進城來，驢車總是在這家客棧上槽修車，如今這是老主顧上門，他便自門內跳出來了。

「喲，姑娘呀，今天進城不趕車呀！」

張水柔說謊言最平常，也從容不迫的：「車被人偷了。」

那伙計狠聲道：「娘的，年頭變了，姑娘的車也有人去偷。」

他也不想想，甚麼笨蛋祇偷車身不偷驢呀！

張水柔道：「麸子絆乾料加上一斗黃豆，好生餵餵我的叫天驢，再替我找一輛車子，就如同我從前的差不多，當然啦，老棉被墊上兩大床，天冷了吔！」

伙計吃吃笑道：「妳請進，吃點喝點再睡一覺，所有的事情我包了。」

張水柔早已進入店中去了。

* * *

這年頭巧事多，可是不巧的事也不少，張水柔剛走入泰山大客棧，那個自後街北頭來的武小郞慢幾步過了客棧的門，他差一點未遇上張水柔。

武小郞還以爲張水柔仍然在十字坡吶。

武小郞上街來估酒，順便看看街上情況，他如果祇在凶宅門房睡大覺，天下大事他就不會知道了。

武小郞也到了衙門口附近，他並不是來找程捕頭，他雖然知道衙門中的劉押司是個冒牌貨，但他是不會馬上拆穿這件事，他必要在最佳機會的時候才會叫劉押司吃驚的伏首承認他是冒牌貨。

* * *

武小郞一手提酒壺，一邊抬頭來看告示，不由得吃吃的笑起來了。

武小郞愉快的忍不住猛喝一口酒轉身就走，他心中想着，娘的，先賺二百兩銀子花花。

於是他匆匆的又折回王覺的那座凶宅去了。

武小郞轉回後街，妙的是張水柔匆匆的走出來，張水柔祇差一點又錯過與武小郞遇上。

張水柔走在大街上，她別的人未遇上，却偏偏遇上個她不喜歡的人。

張水柔正在往街中心走，身後面傳來一聲低吼：「是妳呀，開野店的。」

張水柔猛回頭，她心中厭惡這個人，她不笑却也得擠出個笑來，道：「喲，是程大人呀，怎麼這麼巧，咱們偏偏又遇上了。」

是的，程百里過來了，他上下看看張水柔，冷笑道：「張水柔，又上街來呀。」

「是呀，大人。」

「幹甚麼來了？」

「大人，看你說的，我在十字坡開野店，賺的是辛苦錢，可也得下本錢，譬如說，柴米油鹽都得辦，一應吃喝少不了，這些都得錢呀。」

程百里道：「老實說，妳令我心驚肉又跳。」

張水柔吃一笑笑道：「喲，大人呀，你開甚麼玩笑呀，我怕見你倒是眞。」

「妳爲甚麼怕見我？」

「我怕你又要抓錯人呀，你拿我當成海棠大盜了，嗨，笑死人了。」

程百里抽動鼻尖哼一笑道：「劉押司仍然懷疑妳，張水柔，妳……」

張水柔臉色掠過一陣冷寒，又是這姓劉的，這姓劉的押司眞可惡。

她忽然想到武小郞這幾日是不是出了事，立刻問道：「大人呀，難道海棠大盜仍然未抓到？」

程百里道：「快了，快了。」

他重重的看了張水柔一眼，又道：「妳放心，我會早早破案的，妳……嘿……」

程百里走了，他走出十幾丈又回頭瞧，口中也不知喃喃說的甚麼。

張水柔也走了，張水柔走到泰山一家藥舖前，她祇把頭看了藥店內幾眼便冷笑着走了進去。

藥店的伙計見了她，笑着迎上去道：「姑娘，妳是看病還是抓藥？」

張水柔道：「大夫呢？」

二門傳來一聲蒼老聲音道：「誰找我？」

張水柔走過去道：「大夫呀，找你配幾服藥呀！」

大夫臉皮一緊道：「藥單子。」

張水柔道：「我抓這幾服藥，必得大夫點頭。」

「我瞧瞧。」

張水柔把藥單往大夫手中遞去道：「吶，你瞧瞧！」

那大夫扶正藥單上下瞧，他猛抬頭道：「妳姑娘是幹什麼的？」

「開了一家客店呀。」

「妳要這種藥幹什麼？」

張水柔道：「野店開在荒山坡，那兒老鼠多，還有黃鼠狼子偷鷄子。」

大夫嘿嘿一笑道：「好啦，妳是不會自己承認這些藥是拿去坑人的，我還是賣給妳，只不過……」

張水柔道：「不過什麼？」

大夫嘿嘿一笑道：「不管妳是毒人也好毒鼠也罷，這些藥的價錢我加倍。」

張水柔道：「大夫，你以爲我會坑人呀！」

大夫道：「姑娘，妳這幾樣藥平日裡少人買，我放上一年賠利息，所以嘛……」

「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是？」

「嘿……不錯，要不要我不勉强。」

張水柔道：「要，你開價吧！」

那大夫叫一個伙計把算盤取來，只見這大夫就在桌上撥打起算盤子兒來。

他撥了半天一聲笑：「嚄，眞不少，七樣藥加起來十七兩銀子，然後再加一倍，這一共就是三十四兩呀！」

他抬頭看看張水柔，又道：「這是大數目，姑娘，妳身上方便嗎？」

張水柔一笑道：「我是不方便，只不過我趕在明天再來買，我一定會把銀子一個不少的拿來的。」

那大夫點點頭道：「沒關係，主隨客便嘛！」

他看着張水柔悻悻然的走出藥店外，還發出冷冷的笑聲，聽得張水柔火大了。

張水柔便是毒藥之類的東西也快用光了，難怪她匆忙的趕到縣城來。

* * *

先別提北城後街的那座凶宅事，三更天街上傳來梆子响，泰山客棧後院中「颼」的一條人影衝天起，這可不是什麼鬼怪出現，而是個人，只見這黑影登上房頂左右前後直打量，雙手猛一甩間，立刻拔空直往街中心方向躍去，眞快，眨眼之間便在幾十丈外了。

仔細看，這人並非別人，正是張水柔是也。

張水柔今夜把主意打在那家姓錢的藥店大夫身上了，只見她房頂奔躍如飛，認準地點沒弄錯，她便閃身貼着屋簷來一個倒捲簾式往下看，藥店中她什麼也沒看見。

張水柔見這藥店院中夠沉寂，她大膽地落在院中，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她發覺這藥店的院子夠大，店前面住的是伙計共兩人，後面住的是那錢大夫的一家人。

張水柔站在黑暗的屋角處，她貼背在牆壁不動顫，豎起耳朵仔細聽，這時候便地上掉根繡花針也聽得到。

就是太過靜，靜得令人覺得不舒服，因爲附近隱隱約約的似乎有呼嚕聲，那可絕非有人在打鼾。

張水柔就明白那種聲音邪得緊，因爲她與武小郞緊抱在一起的時候也會發出那種聲音來，那可是忍無可忍而又忍得到了那種至高境界時候才發出來的聲音。

張水柔愉快極了，因爲這才是她動手的大好時機來到了。

半夜裡四處有着一定的恐怖，但張水柔不在乎，十字坡開黑店她專門製造厲鬼，她怕什麼？

張水柔側耳聽一半，臉皮一緊，她錯步賣個身法，已到了正屋右邊的圓形窗子外，於是她聽得更清楚了。

她聽得聲音眞叫怪，嗯嗯呀呀的叫人以爲這人有多麼的不自在，其實那是過份的自在才發出來的女子聲，這中間偶爾也傳來男人的嗯哼。

張水柔冷冷一笑，心想：「好哇，大冷的天你這可惡的郎中在熱被窩中製造快樂呀，娘的，我今夜找上你，我叫你不快樂。」

張水柔把帶來的五更鷄鳴香對準了圓窗處吹進去，動作十分的老練。

有人說她這是下五門的手段，但她以爲江湖上太多不擇手段，只爲達到目的，她才不管什麼上五門下五門，幹了再說。

張水柔在窗外把鶴嘴頂在窗洞口，一陣子的迷魂烟被她巧妙的吹進屋子裡，於是，屋內的哼呀嗨嗯呀啊聲好像變得有氣無力了，漸漸的就快沉寂了，忽聽屋內一聲叫：「哎呀不好了，這是迷香……呀……」

只一聽便知道是那錢郞中呼叫的聲音，只是他再是呼叫也是聲音不大。

錢大夫乃是賣藥的，他當然聞出這味道來，想也明白，此刻三更天，那兒來的這迷藥味。

錢大夫知道上當了，他身子却已無力的癱瘓了，再看他的女人，嚄，口中流出白沫來，想哼也哼不出來了。

錢大夫的最後一句話乃是「上當了吔」。

江湖上天天有人上當，當然也有人天天叫人上當，上當的人無奈何，錢大夫就直瞪眼，叫人上當的人最快樂，因爲張水柔喜得嘴也咧開了。

只見她身上取出小刀子插進門縫撥門閂，卡的一聲起處，張水柔已閃身走進門去了。

張水柔急又把門關上，她暗中看這正屋內，只見收拾得十分乾淨，有條桌太師椅，藥王神像是瓷的，笑彌勒一尺高一尺寬，好像在衝着進來的張水柔在瞧。

張水柔再推開內房門，嚄，她發覺內屋中一張大床上正有男女二人半掩被的抱一起，那男的正是錢大夫，他身下壓着個直喘大氣又快斷的俏女人。

張水柔以爲那女人再挺一刻必弩死，她一笑便伸出手把女人上面趴着的錢大夫推一邊，至少她不想在此刻弄出人命來，她只是來弄錢大夫銀子的。

大棉被已掀一半，張水柔發覺床上的女人皮眞白，白得有些反光，如果張水柔不是爲銀子，這遊戲她倒是想從頭再看一遍。

張水柔腦中想的是銀子，她開始在這房中找起來，先是床頭一個大木櫃六尺八寸高，五尺三寸那麼寬，拉開來，裡面堆了三口小皮箱，另外還放了些衣被帶錦緞。

張水柔不用去開小皮箱，她只用手去提，那皮箱重的就開那一個。

張水柔把個重的小皮箱提出來，卡的扭去皮箱上的那個小銅鎖，只一開間，嚄，耀眼明晃晃的兩種光芒便出現了。

張水柔自腰中取了個黑小袋，她盡撿發黃光的往她袋中放，她好像並不貪心，夠她拿的就好了。

掂一掂黑布袋，好像有個五七斤重，她愉快的笑了。

張水柔已經躍在矮廂房頂上了，那光景她已經準備往黑巷中落去，却忽然間抖手往回甩，「錚」的一聲响起，錢大夫的正屋門上多了一朵海棠花，張水柔露齒一聲冷笑，她扭身便往地上落去。

「什麼人？」

這一聲沉喝對於張水柔而言並不陌生，那是程捕頭發出來的吼叱聲，她只一聽便知道。

一個大旋身，張水柔再次騰身上了房，她的心中罵天爺，怎麼這麼巧就遇上這煞星。

張水柔轉頭跑，她還回頭瞧，黑暗之中後面有一團人影直往這面追過來，她心中想，姓程的也會輕身術呀。

也不知穿過多少屋脊，隱隱約約的聽得後面那姓程的大吼：「站住！」

叫是白叫，張水柔跑得更加快，所幸另外還有幾個捕快無法攀高走低，只得在地上奔跑，於是，張水柔奔到城北的城牆角，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躍而入了王員外家的凶宅中了。

張水柔心慌慌，她急着找地方去躲藏，這時候前面的大門拉開了，就聽武小郞道：「什麼人這麼慌張呀？」

回應的不是別人，乃後面剛追到的程捕頭是也。

程捕頭高聲對武小郞道：「武小郞，你快快幫我抓强盜。」

武小郞一聽强盜二字，他急忙大聲道：「程大人呀，你看到什麼强盜了？」

程百里已到了大門下，他指着宅內道：「武小郞，你我分開左右堵，今夜非捉到這賊盜不可。」

武小郞道：「好好好，我與大人合力捉强盜。」

他返身又進了大門，然後提刀又走出來，他指着前大院道：「大人，你在前院搜，我去後院找，咱們誰先發現誰先叫，然後合力捉强盜。」

程百里道：「那就快去找。」

武小郞立刻往二院奔去，他心中想笑，因爲來人不會躲在有人的地方，來人必會往後院逃。

武小郞一心要瞧瞧這人會是誰，但他想不到來人會是他的張水柔。

武小郞到了二大院，他低聲的道：「喂，朋友，那條道上的？我來助你的。」

他邊叫邊在每個房門口探頭瞧，他就快走到柴房門口了，忽的一條黑影撲上來，嚄，「嘖嘖嘖嘖」的抱住武小郞就香吻起來了。

黑暗中武小郞發覺是張水柔，他吃一驚：「別親了，我的乖，程百里率人圍來了。」

果然，幾個捕快才趕到凶宅的大門外，有人大聲呼喝道：「在那兒？快找！」

武小郞看看不在乎的張水柔，急道：「妳……怎麼這時候來了？」

「找你呀，小郞哥。」

「別小郞哥了，快找地方去藏藏。」

「你在這兒做什麼？」

「有工作。」

「你在這兒混生活？」

武小郞已無時間再回答，前院有了快速的脚步聲傳來，想是有人往後院奔來了。

武小郞是個猴兒精人物，他拉過張水柔便奔進右大廂房中去了。

右邊廂放了五口大棺材，他來不及做解釋的便掀起一口棺材蓋，道：「盧姑娘對不起，我的水柔同妳擠一擠。」

「轟」的一聲他把張水柔推入棺材中，低聲道：「別出聲，盧姑娘只是受了傷，先躺下來再商量。」

張水柔吃一驚，因爲她發覺棺材中的人怎麼會動顫，遇上殭屍就難看了。

她正要挺身坐起來，一隻手臂伸過來用力的把她抱起來：「別出聲，武大哥有辦法的。」

張水柔吃驚的道：「妳是人是鬼？」

「我是苦命的人，姐姐。」

張水柔道：「原來妳不是死人呀。」

棺材中正是盧小玉，她再低聲：「人來了！」

張水柔自己也用力的把嘴巴閉上了。

* * *

武小郞不在正門跳出這間大廂房，他閃到後窗才大聲的道：「我看你往那兒跑！」

他的聲音叫得大，剛進後院的兩個捕快也聽到了，有個捕快急問道：「在那兒？在那兒？」

武小郞指着牆外大聲道：「吶，他往那邊奔去了。」

兩個捕快到牆下，二人雙臂往牆上攀，武小郞道：「二位盡忠職守令人欽佩，可是你們的功夫……」

忽聽程百里奔來道：「武小郞，人吶？」

武小郞道：「往那邊跑了。」

「你看淸什麼模樣？」

武小郞道：「我看是個半遮面的小老頭。」

程百里大吼一聲道：「追！」

但他忽然回轉頭對武小郞道：「武小郞，如果抓住大盜，你一樣的有功勞。」

武小郞道：「功勞？賞多少銀子？」

程百里道：「衙門裡正在商議着，尤其對付那個海棠大盜。」說完率人又追入黑暗中了。

武小郞哈哈笑，半天未回頭瞧，他喃喃的道：「娘的，好險吶！」

於是，武小郞走回大門內，他急急忙忙的奔到停棺的地方道：「水柔，人走了，出來吧！」

「轟」聲起處，只見張水柔坐直了身子，她衝着武小郞一瞪眼，叱道：「好哇，難怪你不回十字坡，還說進城去找那劉押司爲我出氣吶，原來你在此姘上這女人了。」

武小郞一聽，眞是啼笑皆非道：「妳呀，妳誤會我武小郞了。」

張水柔跳下地，她伸手抓起正在落淚的盧小玉叱道：「人兒是個苗條女，她怎麼同你在一起？」

武小郞道：「聽了我的解釋妳會氣個半死。」

張水柔道：「我已經氣得快斷氣了。」

武小郞道：「水柔呀，妳知道她是誰？」

「誰？」

「她乃盧俊義盧大伯的女兒，她叫盧小玉。」

於是，武小郞便把這幾天發生的事說了一遍，聽得張水柔果然驚怒交加出氣有聲。

張水柔上前拉住棺材中坐起的盧小玉道：「哎呀，大妹子，眞是苦了妳了。」

她忽的又重重的道：「想當年，大伯們梁山起義多威風，朝廷也心驚，不料咱們這後輩不成材，被惡勢力欺壓還不算，便官府也欺侮。」

武小郞道：「妳爲了找我嗎？」

張水柔道：「小郞哥，我想你，便又進城來了。」

武小郞道：「我告訴妳，我原是找機會整治那個姓劉的押司，可是這人不是眞的劉押司。」

張水柔道：「不是眞的劉押司？」

「是呀，眞的劉押司怕早已被害了。」

張水柔吃驚的道：「這劉押司眞大膽，他是個冒牌貨，就不怕被人識破呀？」

武小郞道：「所以我十分佩服他易容之術，哼，我要等最佳機會再整他。」

忽的，武小郞指着張水柔腰上黑袋子道：「好像沉甸甸，裡面裝的是甚麼？」

張水柔吃吃笑道：「金子之外還有銀子。」

武小郞一笑道：「弄甚麼人的？」

張水柔便把整治錢大夫的事說一遍。

武小郞呵呵一笑道：「娘的，江湖上最可惡的人便是那毫無心肝的大夫們，他們挾救人濟世之術坑那些傷病之人的銀子，還要被人稱他們仁心吶，操，整得好。」

但他忽然又楞了，道：「水柔呀，你住那兒？」

「我落脚在泰山客棧的後大院。」

武小郎道：「把妳弄的金銀留下來趕快潛回去，要知道程百里乃是一頭老狐狸。」

張水柔道：「我想把盧大妹子帶回十字坡住下來。」

武小郎道：「不行，她此刻不能走。」

盧小玉道：「武大哥，何不把我公公的那件血書由張家姐姐帶回，然後想辦法送去橫山。」

武小郎搖頭道：「不行，眼前水柔也危機重重，這麼重要的東西，只有我親自前去橫山一行了。」

他看看外面，又道：「走，我爲妳在前面開道，如有動靜，妳快藏起來，直到泰山客棧。」

張水柔只得用力摟摟盧小玉，便與武小郎二人走出這座王員外凶宅。

便在這時候，遠處又傳來梆子聲，已是四更天了。

* * *

「開門，開門。」

五更天過一半，泰山客棧外有人在吼叫了，客棧中七個伙計全跑到大門去拉大門，只見程捕頭率領八名捕快堵在大門口，那程捕頭指着裡面道：「多少客人住此地？」

有個伙計搬指頭算人數道：「從太行山運藥材的有五位，他們住在西跨院，東偏院住的是南邊黃河岸販子有七位。」

他衝着程捕頭笑笑，又道：「初冬的黃河鯉魚肥美又可口，他們今年生意好極了。」

程捕頭沉聲道：「還有呢？」

那伙計道：「後院只住一位女客人，她是咱們同行，十字坡開野店的。」

程捕頭聽張水柔住在泰山的客棧後院，他大手一撥吼道：「快隨我進去，搜！」

十個伙計楞然吃一驚，程百里已奔到後大院。

「她住那一間？」

伙計指着一間客房門道：「就是這一間。」

「叫門。」

伙計輕拍門，但房中沒聲音，程百里急了，他出掌對着房門猛一推，「彭」的一聲門開了，舉目看過去，炕上正有個女人擁被呼呼大睡吶。

床上的人不是別人，張水柔是也。

緩緩的轉過身來，張水柔打着哈欠道：「誰呀，你們幹甚麼的？」

但當她發覺程百里的時候，她木然的坐起來道：「喲，大人呀，天不亮就找來了，幹甚麼呀，你一年是不是發二十四個月薪呀，怎麼黑夜白天你都不得閒。」

程百里冷笑道：「娘的，妳怎麼一出現，那個海棠大盜就做案。」

張水柔道：「海棠大盜又做案了呀，他做了甚麼案？」

程百里叱吒道：「起來，妳的嫌疑大。」

張水柔道：「幹甚麼呀，捉賊抓贓，捉姦捉雙，你怎麼專門找我的痲煩呀！」

程百里冷笑道：「妳還叫寃呀！」

「我本來是好人呀！」

程百里道：「妳是不是好人，且等搜過以後再說。」

張水柔道：「程大人呀，搜甚麼呀！」

程百里道：「娘的，咱們追那飛賊未追上，奔到大街上，錢家藥鋪有人跑到大街上，他們被盜去金銀可不少，錢大夫還中了道，妳……」

張水柔道：「好像我非答應你搜我不可了！」

「妳認了吧！」

程百里守在一邊不動手，他的部下全動手，當然，這房中每個地方搜一遍，甚麼也未發現。

程百里還有些不相信，他用力再把床鋪掀，甚麼也未找出來。

「走！」程百里率人退出泰山客棧了，他走了很遠還回頭，有些無奈的樣子。

張水柔關上門，她拍起手來吃吃笑了。

「小郎哥眞機靈，把我弄的金銀藏起來，便是我的那套坑人的鶴嘴迷煙壺也收去，唔，還眞被他料中了，哈！」

張水柔又上床，她這一回睡得舒服透了。

* * *

叫天驢套上車，張水柔抖動韁繩駕車直到街中心，她早已把一應東西辦好了，這最後一樁事便是到錢家藥鋪把要的幾樣藥買到，原是講好的，今天買藥。

驢車就在藥鋪門口停下了，張水柔發覺藥鋪裡面呆呆的坐着錢大夫，仔細看，好像錢大夫大病剛癒，滿面的焦黃還帶着一雙黑眼圈。

「大夫，我今天買那幾樣藥了。」

錢大夫冷冷道：「不賣。」

張水柔也一怔道：「不是講好了今天來買的嗎？」

錢大夫道：「早晚市價不同，藥漲價了。」

張水柔道：「噫，漲價呀，漲了多少？」

錢大夫道：「比昨日定的價多一倍，要不就悉聽尊便！」

張水柔道：「如果再等一天，怕是你又要漲一倍。」

「也許可能，妳的幾樣藥，只有我這兒才有。」

張水柔淡淡的道：「大夫，你便是再漲三倍我也非買不可。」

她把銀子取出來，重重的放在櫃枱上，又道：「照單抓藥吧！」

錢大夫見了銀子也不高興，這光景張水柔的心中最明白，任何人失去那麼多積蓄都會傷心得同錢大夫此刻是一個樣。

張水柔把幾包藥收在袋中，她這才對錢大夫道：「似你們當大夫的人，自以爲是半個閻王爺，拿病人的銀子像喝涼水一樣那麼容易賺，便賣了藥也猛加錢，沒錢你們就藥不賣病不看，人命當成你們的搖錢樹，太混蛋，小心你破產。」

錢大夫聽得一瞪眼，他張口欲罵，張水柔已呵呵笑着出了門上了車，「得」的一聲趕着驢車出城去了。

遠遠的，武小郎看着張水柔出城而去，他才匆匆的走向縣衙門口，武小郎又到衙門口幹甚麼？說穿了他是來向劉押司請假的。

武小郎要出城，他該辦的事情多着吶！

* * *

武小郎尚未走到衙門口，守門的捕役一聲吼：「喂，幹甚麼的？」

武小郎彎腰打躬走上前，未發言先是一聲哈哈道：「小人來找劉押司的。」

「找咱們押司，幹甚麼？」

武小郎道：「我來請個假。」

那捕役似乎想起武小郎這個人，他冷冷的道：「噢，我起來了，你就是看守凶宅的那個大膽小子呀！」

武小郎道：「我同閻王爺是拒絕往來戶。」

那個捕快脾氣大，沉叱道：「少與老子貧嘴，你小子在此候着！」他走進衙門去了。

武小郎心中也冷笑：「甚麼玩意兒。」

不旋踵間，武小郎被叫進衙門口內，那劉押司還以爲武小郎在凶宅發現甚麼前來向他報告，便很小心的低聲問武小郎道：「小聲說，甚麼事？」

武小郎把這個劉押司當成眞的，低聲道：「押司，我是前來向你告個假呀。」

「你，要請假？」

「是呀。」

「你請假幹甚麼？」

劉押司這是多餘問，請假的理由太多了，只不過武小郎的請假理由不一樣，聽了就知道。

「押司呀，昨夜我做了個十分不吉利的夢，我夢見山中厲鬼在叫寃，你猜有幾個厲鬼？」

劉押司道：「甚麼厲鬼？幾個？」

武小郎伸出一個巴掌，只把大拇指頭捲手掌道：「不多，四個呀！」

「四個？」

「是呀，四個厲鬼叫寃枉，他們要我去燒香，他們才能魂飄滄州府。」

劉押司一聽滄州府臉色一變道：「你他娘的別是對我胡謅吧！」

武小郎道：「我怎麼敢呀，我若不去荒山上，今夜他們來拖我。」

劉押司道：「去吧，去吧，早去早回來。」

武小郎點頭答應了，他轉頭便出了縣衙大門，再回頭，劉押司已不見了。

* * *

那人眞瘦，瘦得很適合「皮包骨」這三個字。

那人眞夠矮，也許比武小郎乾爹武大郎稍高些。

瘦有甚麼關係，精神固然最緊要，且看他雙目精湛有神光，一對鼠鬚一寸長，細而長的鼻子下，那張嘴巴也泛紅光，沒肉的胸脯挺得直。

個頭矮也沒關係，他跳起來蹲在櫈子上，巴掌拍得桌子叭叭響吼道：「好酒好肉快快的送上來，時爺吃過要趕路的。」

「咚」的一聲，一個錢搭褳重重的擱在他身邊。

於是，兩個伙計迎上來，笑對這姓時的道：「黃酒高粱二鍋頭，客爺呀，你喜歡的是那一種酒？」

矮子吃吃笑道：「娘的，小小野店眞齊全，那好，來上半斤二鍋頭。」

另一伙計又問道：「客爺，咱們這兒小菜也不少，葷素雜八着湊一起，有醬牛肉，牛舌牛心肝外帶滷肉十幾樣，素的最清腸也是十幾樣，粉皮黃瓜煮花生，葱白大蒜薑絲小豆腐，豆乾豆皮豆腐腦，當然啦，咱們這兒的招牌活兒是肉包子，你……三個包子就夠了，因爲你……」

那人鼠鬚一翹，叱道：「老子我又瘦又矮是嗎？娘的，先來二十個包子墊墊底，雜炒素雞來兩盤，酒嘛，天冷得慌，給我送上半斤吧！」

兩個伙計吃吃笑，兩個伙計也去忙忽了。

便在這時候，門外傳來驢聲叫，嚄，有個伙計奔出去大聲叫：「老板娘回來了。」

是的，張水柔趕着驢車回來，原來這兒正是十字坡，張水柔女承母業開的野店在十字坡。

（未完・五）

上文提要： 慧因、慧果攔路欲借徐元平手上短劍一觀，但徐元平見慧果有强奪之意，便婉拒了。客棧燈下觀劍，慧因出現，大略告之劍名「戮情劍」，為七十年前一女俠所擁有，但殺戮太重。徐元平欲轉贈他，慧因不受，只囑他小心收藏。慧因去，慧果出現，巧言强奪均不成功，只好忿憤而去。爾後徐元平又被人誘至亂葬崗……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綠林魔頭心狠毒　奪得劍匣滅同伙

徐元平心中一動，伸手點了她左右雙肘間「曲池穴」，然後才解開她被點的「肩井穴」。

祇見白衣女子長吸口氣，緩緩坐起身來，兩隻小臂却如癱瘓一般，軟垂難動。

徐元平舉劍在她臉上一揮，冷冷的問道：「我劍匣那裏去了？快說！」

白衣女子「肩井穴」被解開之後，已能說話，微微一笑，道：「劍匣已被人搶去啦！」聲音雖然柔婉動人，但那一笑却是觸目驚心，醜臉上疤痕聳動，難看至極。

徐元平祇看得全身一顫，皺起眉頭，問道：「劍匣被誰搶去？他向那裏去了？」

白衣女子忽輕輕嘆息一聲，道：「告訴你也沒有用，那人不但武功奇高，而且鬼計多端，我們姐妹都上了他的當啦！」

徐元平怒道：「哼！要不是妳裝鬼嚇我，怎麼會丟了劍匣。」

白衣女子道：「我左右雙肘『曲池穴』都被你點制住，已不能再打彈指迷魂粉了，妳還怕甚麼呢？」

徐元平道：「誰怕妳了？」

白衣女子道：「你既然不怕我，為甚麼護胸橫劍，如臨大敵一般呢？」

徐元平聽她盡說些不着邊際之言，不禁大怒，雙肩晃動，直欺而上，左掌一舉，當頭劈下。

那知這一次白衣女子竟不再閃避，雙目圓睜，望着那下落掌勢冷笑道：「你眞敢一掌劈死我嗎？」

徐元平掌勢一停道：「我為甚麼不敢。」

白衣女子格格一笑，道：「你一掌把我劈死了，你就永遠找不到那古銅劍匣。」

徐元平心頭一凜，暗道：不錯，如果一掌把她擊斃，當今之世祇怕再無人知道那古銅劍匣落入甚麼人的手中了，不覺猶豫起來，高舉的左手，停在半空，落也不是，收也不是。

白衣女子嬌笑道：「拿走你古銅劍匣之人，乃當今綠林有名魔頭之一，平常的珠玉古玩，均不屑瞧上一眼，連你這削金切玉，武林中人人珍愛的寶劍，也不肯要，單獨取走那劍匣，那劍匣定是珍貴無比的了。」

這一番話，有如鐵鎚敲心，句句都擊在徐元平的心上，離開少林寺，不過一日夜的工夫，却丟了古銅劍匣，如不把劍匣追回，何以對慧空大師陰靈。

他乃至情至性中人，想到為難愧疚之處，頓覺滿腔熱血沸騰，星目中滿蘊淚光，濡濡欲滴。

白衣女子看他聽得自己話後突然神色大變，望天出神，舉掌不落

不收，呆呆的站着不動，心頭大感奇怪。柔聲問道：「你幹麼那樣傷痛，一個古銅劍匣又有甚麼大不了的，莫非這短劍，是你愛侶相贈的定盟之物不成？」

徐元平悚然一驚，由傷痛悔恨中清醒過來，怒道：「你胡說八道些甚麼？這短劍乃一位老前輩賜贈於我，而且賜劍之時再三告誡於我，要善自珍藏，如今丟了劍匣，縱然我不惜一死謝罪，也無顏見他老人家於九泉之下。」

白衣女子微微一笑道：「怎麼，那位送給你短劍的人已經死啦？」

徐元平道：「哼！講話沒輕沒重，眞是言詞如面，和妳那形貌一般的醜怪難聽。」

白衣女子微微一笑道：「你怎麼知道我醜呢？」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怎麼？妳還覺得妳長得好看嗎？」

白衣女子聳肩一笑，扭轉話題道：「看你傷痛之情，想來那古銅劍匣對你是十分重要的了？」

徐元平道：「那是當然，無論如何，我非得把劍匣追回不可。」

白衣女子低頭沉思一陣，道：「你如信得過我，就把我兩肘間穴道解開，我幫你去尋劍匣。」

徐元平聽得怔了一怔，暗自忖道：這醜怪女子看去武功雖然不弱，但我還不致怕她，祇是她那些彈指迷魂粉却是厲害無比，如果解開她兩肘穴道，她要故技重施，那可是防不勝防。

白衣女子看他沉思良久不答，知他心中憚忌自己，當下冷笑道：「你猶豫甚麼？剛才我若趁你傷痛失神之際，猝然施襲，你自問能夠躲得過嗎？」她微微一頓後，嘆道：「我無緣無故的施展迷魂粉，把你迷倒，盜取你身懷寶劍，自難怪你懷疑，不過，我也是受了人家的欺騙，那引你來此之人，才是眞正謀奪你寶物之人，想不到那老魔頭陰險無比，事先就想好了對付我們姐妹的計劃……」

徐元平驚道：「甚麼？妳還有姐姐？她現在何處？」說完，轉頭四面張望。

白衣女子接道：「她已遭人暗中點了穴道，至於移放何處，我也不知道，等你解了我兩肘穴道之後，我們還得去找她。」

徐元平道：「哼！我幾時答應妳活解妳的穴道了？」

白衣女子道：「不解就不解，那你就別想追回古銅劍匣。」說罷，緩步而去。

徐元平忽的縱身一躍，探臂抓住白衣女子衣領，提了起來，掄轉一週，借勢肘撞掌拍，活了她肘間被點雙穴，振臂一摔，把一個玲瓏的嬌軀投出去一丈多遠。

他怕在拍活那白衣女子穴道之後，再又着了她的道兒，是以，一解開她穴道，立時把她投擲出手。

祇見白衣女子空中柳腰一挺，一連翻了兩個觔斗，頭上脚下的輕飄飄着落實地，格格一笑，道：「我知道，你一定會給我解開穴道的，果然我沒有想錯。」說着話，緩步走來。

徐元平不自禁的向後退了幾步，橫掌當胸，喝道：「站住！再往前逼近，在下可要開罪了。」

那知白衣女子對他那大聲厲喝，却渾如不聞一般，仍然蓮步款款的直走過來，一面舉起右手，往臉上一抹，那張醜怪無比的赤紅臉，登時換上了一副秀目柳眉，瑤鼻櫻唇的姣好人面，祇見她揚了揚手中人皮面具，展顏一笑，接道：「你怕甚麼？我又不是眞鬼。」

她雖已除去了臉上面具，徐元平仍存戒心，右手一揮戮情劍，夜色中立時閃起一道銀虹，森森劍氣，直逼數尺。

白衣女子似是未防到徐元平有此一着，驚駭的疾躍而退，笑容一斂，怒道：「你要幹甚麼？」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哼！妳還想重施故技嗎？可是在下決不會再上當了。」

白衣女子先是一怔，繼而微微一笑，道：「你可是怕我施展彈指迷魂粉，再把你迷暈過去，是麼？」

徐天平道：「旁門邪術，算不得武學正宗，有甚麼值得誇耀之處。」

白衣女子道：「看你年齡不大，口氣倒是不小，哼！當今武林之世，有誰不知我們雲夢山鬼王谷，迷魂藥物天下獨步……」

徐元平冷冷接道：「借重藥物迷人神智，縱然得勝，何足為奇，鬼蜮技倆，豈足言武，說來竟然還沾沾自喜，看妳那份模樣，眞是不知人間還有羞愧二字。」

白衣女子被他的幾句話罵得眨眨大眼睛，呆在當地，半晌工夫才嘆息一聲，說道：「我活了這麼大了，就沒有聽人這般尖刻的責罵過我。」

徐元平聽她說得天眞幼稚，忍不住嗤的笑出聲來。

白衣女子嗔道：「你笑甚麼？我說的都是眞話，難道又錯了不成？」

徐元平道：「看來妳倒還是個心地純潔之人，尚有藥可救。」

白衣女子笑道：「那也未必，我發起狠來，殺人連眼也不眨，我姐姐更是强我幾倍，不少綠林中武功甚高之人，都送命在她手中。但她在心裏高興之時，對人却是極

好、溫柔、和氣……」

徐元平聽她愈扯愈遠，心中甚是不耐，截住白衣女子的話道：「恕在下無暇聽姑娘談這無謂之事，但請相告偷我劍匣之人去處，在下追尋失物要緊。」

白衣女子道：「那人居無定址，行踪飄忽，世界這等遼闊，你一個人到那裏去找，還不如先把我姐姐救了，讓她幫着找你劍匣，她不但見聞廣博，而且智計百出，定然有辦法可想。」

徐元平心知急也無用，此女年紀雖然不大，但却似久在江湖上闖蕩的人物，如若一味迫逼於她，翻臉成仇，以自己這等毫無江湖閱歷之人，祇怕眞的無法追回那古銅劍匣，何況她又堅不吐露那竊走劍匣之人的姓名，看來祇有暫時和她應付一段時間，待偵知了竊取劍匣之人姓名住處，再擺脫她不遲。

白衣女子看他一直沉思不語，忽然嘆息一聲，說道：「你這等沉默不言，是不是仍對我存着戒心？唉！這也不能怪你，我無緣無故的扮鬼嚇你，又用彈指迷魂粉把你迷倒，害你丢了劍匣，你心中自然是恨我入骨，不過，事已至此，急在善後。金老怪和我父親本是很好的朋友，平時，我們都稱他一聲叔叔，那知他竟見利忘義，不惜施用極卑劣的手段，暗算了我們姐妹，如你清醒之後，一劍把我殺死，不但我死得不明不白，而且也再無人知道你那古銅劍匣的下落，他這用心，可算絕毒無比，他所以點了我的痲穴，目的就是使我口不能言，無法和你說明事情經過，你在初醒之時，神智尚未全復，驟然見到了迷倒你的仇人，和我這可憎可怖的面目，定然會陡湧殺機，猝下毒手，當場把我殺死，就是日後我父親查問此事，也找不到他的頭上，這種移仇嫁禍的手段，其陰險無以倫比，那知天不從人算，你竟然會替我解開穴道，追問事情原因……」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我替妳解開穴道，是追問劍匣下落。」

白衣女子道：「不管你用心如何，但沒有猝下毒手，置我死地，我心裏總是感激你的。」

徐元平道：「那倒不必，我祇望妳能告訴我那竊取劍匣人的下落，我就心滿意足了。」

白衣女子道：「你這人怎麼搞的，我講過他居無定址，行踪飄忽，難道還會騙你不成，哼！再要這般多心相疑，我就轉身而去，今生今世都不再理你。」

徐元平冷哼一聲，暗道：「不理我打甚麼緊，難道我還希望妳理我不成……」他心中雖如是想，但因劍匣下落不明，口裏却未出言頂撞。

白衣女子忽然展顏一笑，接道：「別說你還不認識他，就是我聽聲就能分辨出是他的人，也一樣沒有去處找他。此事非得我姐姐想辦法，才有希望。」

徐元平忖道：妳姐姐有甚麼了不得，哼！要是眞有本領，也不會被人點了穴道啦……心裏在想，口裏却答道：「妳姐姐現在何處？咱們又如何找她？」

白衣女子低頭想了一陣，突然啊呀一聲驚叫，轉身就跑。

徐元平微一怔神，白衣女子已到兩丈開外，徐元平祇當她借機逃走，急忙提聚眞氣，正待施展「八步趕蟾」輕功追襲，忽見那白衣女停了脚步，回過頭招着手道：「快些來吧！再遲了我姐姐就沒有命啦！」

徐元平祇得放腿趕去，他心中仍怕她陡然回身，重施故技，再把自己迷倒，是以不敢過於逼近，始終和她保持了五六尺的距離。

兩人輕功均屬上乘，一施展開，疾如閃電流星，片刻之間，已跑了三四里，到了一處長滿了枯草的荒涼所在。

白衣女子收住脚步，略一打量，直向一處堆積的枯草處撲去，兩手齊揮，那堆積的枯草被撥得紛紛亂飛，探手抱出一個全身黑衣，長髮散披，臉如金紙，難看至極的女子出來。

她剛躍出那堆積的枯草，忽見火光一閃，一堆枯草已熊熊燃燒起來。

徐元平倒抽了一口涼氣，忖道：這人眞是陰毒，這片枯草方圓足有二里大小，燃燒起來，勢必把這黑衣女子燒個屍骨無存不可，當眞是死無痕跡。心念轉動之間，人已疾躍而上，想把火勢撲滅，但因那堆積的枯草都是極爲乾燥，火苗已起，瞬息大作，那裏還搶救得及。

祇聽那白衣少女大聲喝道：「快退出來，那老魔頭陰險得很，別再上了他的當……」

她話還未完，忽然見一道火光，在枯草之間閃穿而過，霎時間四面火起，三四丈方圓內，盡成火海，濃煙漫空，燻得人雙目難睜。

徐元平一面提聚眞氣，一面閉住呼吸，雙臂一振，施展「一鶴衝天」身法，由四面火勢圍困中，凌空而起，半空一個大轉身，變成「八步登空」，脚不沾實地，橫飛出二三丈遠，脫出火海圍困，饒是他身具上乘輕功，應變迅快，衣服亦被燒着數處。

這時，那白衣少女已把懷中的黑衣女子放置在地上，奔來相救，見他已脫圍困而出，臉上忽現笑容，急搶兩步，伸出一雙纖纖玉

手，拍滅他身上幾處仍在延燃的火勢。

徐元平見她這般相待，甚覺不好意思，正待說兩句感謝之言，忽見白衣女子微微一顰翠眉，雙手在衣服上輕擦了兩下，笑道：「你的輕功眞好，要是我定然出不來啦，就是不被燒死，亦必被燒成重傷。」

聲音清脆悅耳，神態無限溫柔。

徐元平初次被人恭維，心中大感受用，厭惡之心登時減去大半，訕訕一笑，道：「在下這身武功有限得很，算不了甚麼，姑娘祇怕被燒着手了？」

白衣女子嫣然一笑，道：「燒是燒着啦，可是一點也不疼。」急步奔到那黑衣女子身邊，抱她過來，接道：「火勢已成燎原，難以救得，咱們先找一處地方，解開我姐姐穴道，再一起去找金老怪，追回你的劍匣。」

徐元平轉臉望了那黑衣女子一眼，急急的別過頭去，問道：「妳姐姐可也帶的面具嗎？」

白衣少女笑道：「我姐姐比我好看多了，不相信，你再轉過頭來看看。」

徐元平依言轉頭望去，果然她懷抱中玉人面目已變，輪廓秀麗如畫，雖在暈迷之中，仍可看出是一位絕美之人，不禁微微一笑，道：「妳們姐妹兩人，個個玉容如花，爲甚麼偏要帶上那等醜怪的面具，扮鬼嚇人？」

白衣女子道：「我們鬼王谷的門人，都有一套人皮面具，我和姐姐從小就扮鬼遊戲……」話至此處，忽然住口不言，側臉望了徐元平一眼，臉上浮現出無限歉疚之色，接道：「咱們不要再談這件事好嗎？因爲我們鬼王谷中隱秘，是不能隨便告訴別人的，一旦被查出之時，我就要受極慘酷的門規制裁。」

徐元平啊了一聲，未再追問，默默相隨那白衣女子身後。

白衣女子走了一陣，突然停住步，回過頭道：「你心裏不高興了？」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沒有。」

白衣女子忽然幽幽說道：「當今江湖之上，很少不知道我們雲夢山鬼谷的大名，可是眞正去過我鬼王谷的人，却是少之又少，除非得到谷主的允許，由我們派人接迎，否則縱然是進了谷中之人，也不會知道自己已進了鬼王谷……」

徐元平不待白衣女子說完，就搖着頭笑道：「我不信，天下會有這等事情。」

白衣女子似想再說甚麼，但她啓開櫻唇之後，突然又改變了主意，長長吁一口氣，不再接言。

夜風吹飄着那黑衣女子長髮，也助長那燎原火勢，熊熊烈焰照紅了半邊天色。

白衣女子奔行到那宏偉莊院前停住了脚步，笑道：「咱們進這莊院之內，替我姐姐解開穴道再走。」

徐元平望那聳立碉樓，沉吟一陣，道：「這等深更半夜，私入人家宅院，有些不大好吧？」

白衣女子格格一笑，道：「看你那份文縐縐的樣子，就不像是跑江湖的人，這莊院之內，早就沒有人住啦，你不信，咱們進去瞧瞧。」

徐元平又望了望四週的景物，暗道：「這等荒涼所在，也許眞的沒有人在……」他心念還未轉完，白衣女已縱身躍過圍牆。

夜色中，但見層層屋脊重疊，這莊院規範竟是不小。

白衣女子有如回到自己家中一般，抱着人直向後面闖去，徐元平跟在身後，看她走得毫不猶豫，似是十分熟悉，不禁心生疑竇，這等鬼氣森森的大莊院，一片漆黑，她走來如此順暢，顯然是早已熟悉，莫要再中了她甚麼鬼計，當下暗中運氣，留心戒備。

她一口氣穿過兩重院落，到一處滿置盆花的小跨院中，回頭笑道：「不知是甚麼人，在這荒涼破落大莊院中，佈置了這處精雅的所在。」說話之間，人已登上三層石級，推開了兩扇房門。

徐元平走到門口，忽覺一陣脂粉幽香迎面襲來，不禁心頭一凜，退了兩步，暗道：房中脂香粉氣襲人，分明是女子閨房，我豈能隨便闖入。

忽見火影一閃，房中燭光大亮，白衣女子回頭叫道：「你怎麼不進來呢？」

徐元平道：「女子閨房，在下不便擅入。」

只聽那白衣女子格格一陣嬌笑道：「除了我和姐姐之外，房中並無別人，但請進來無妨。」

徐元平忖道：眼下二女，都是闖蕩江湖之人，倒不必對她們謹守俗凡禮法。當即舉步進室。

只見檀桌錦墩，綾壁玉玩，藍緞遮頂，白毡鋪地，佈置得雅貴無比。

那白衣女子把黑衣女子放置在木榻上面，盤膝而坐，施展推宮過穴的手法，推拿她被點的穴道。

金老二點穴的手法似是很重，那黑衣女穴道被解之後，精神仍甚萎靡，先睜開一雙眼睛望了望，才緩緩的坐起身子。她由死亡邊緣被救回來，既無驚異之感，又無歡愉

之情，冷漠得像一塊堅鐵寒冰雕刻而成。

忽聽那白衣少女說道：「姐姐，咱們都上了金老怪的當啦，要不是他救了我，我們都將被那金老怪置於死地。」

黑衣少女冷漠的一笑，目光緩緩移注到徐元平臉上，問道：「你是甚麼人，幹嗎要救我們？」

徐元平聽的一怔，道：「在下並沒有救人之想，只不過想追回我古銅劍匣罷了。」

黑衣女子望了他手中寒輝奪目的戮情劍一眼，說道：「你劍匣那裏去了？」

白衣女子搶先說道：「他劍匣被金老怪拿跑了，咱們去幫他把劍匣追回來。」

黑衣少女道：「哼！我們爲甚麼要幫他追回劍匣，念他相救咱們一場，讓他帶着寶劍去吧。」

徐元平聽得胸中熱血一衝，正待發作，白衣女已搶先說道：「我已經答應了他。」

黑衣少女舒展一下雙臂，舉起右手理理散垂長髮，走下木榻，直對徐元平慢步走去。

徐元平心頭一震，右掌潛運功力，暗自戒備。

就在瞬息之間，那黑衣少女已到他身前，冷冷的說道：「你知道拿走你劍匣的金老怪是甚麼人，我看你趁早別想取回劍匣了。」

徐元平因運氣閉住呼吸，不能開口說話，只好搖搖頭冷哼一聲，以示反對。

黑衣少女看他欲言又止的神態，忍不住微微一笑，又道：「你幹麼不說話呀？那金老二乃當今綠林之中，聲威卓著之人，武林道上個個敬畏，你想找他追回劍匣，豈不是自尋死路。」

徐元平已嚐試過那迷魂粉的厲害，那裏還敢出聲答話，但聽她言詞之間，又不似心存惡意，正感爲難之時，忽見那白衣女躍下木榻，接口笑道：「姐姐，他的武功很好，只怕要在咱們姐妹之上，縱然他一人打不過那金老怪，但由咱們相助，那是一定可勝。」

黑衣女子臉上流露出不信之色，道：「金老二的武功何等高強，咱們姐妹都勝不了他，加上他又有甚麼用？」言下之意，十分輕藐徐元平的武功。

白衣女子道：「他武功不會弱於咱姐妹，不信妳就試試。」

黑衣女子冷笑一聲，我不信，當眞有這等事？」突然一側嬌軀，雙掌連環拍出，分襲徐元平兩處穴道，猝然出手，迅快絕倫。

徐元平雖早已凝神戒備，但看她出手之快，認穴之準，心中亦覺駭異，此女武功，果比妹妹高出不少，如不施出絕技把她制住，只怕得很長時間的拚搏，右手仍然握着戮情劍，氣沉雙足，身子忽向左側斜臥下去，左手施展慧空大師傳授十二擒龍中一記「縛龍北海」，在身子斜臥的同時，由後背疾伸而出，一把扣拿黑衣少女右腕脈門。

徐元平心中惦念着追回劍匣之事，不願和二女鬧出不愉快的局面，掌心微一用力，發出二成暗勁，把那黑衣少女震退三步，人却一挺而起，雙足寸步未移，仍然站立原處。

黑衣少女呆了一呆，歎道：「我妹妹說得不錯，你的武功當眞是比我們强些，合咱們三人之力，也許勉强可以對付金老怪了。」

只聽那白衣女子嬌笑一聲，偎入那黑衣女子懷中，問道：「這麼說，姐姐是答應了？」

黑衣女子微微一笑，點頭說道：「人家既然救了咱們姐妹性命，咱們幫他追回劍匣，那也是應該之事，剛才我擔心他武功太差，就是找到了金老怪，咱們三人也打他不過……」

白衣女子格格一笑，接道：「現在妳知道他的武功，比咱們强多吧？」

黑衣女子突然笑容一斂，冷冷的說道：「那也未必，如要他一個人對付金老怪，仍然是打不過人家。」

白衣女子似是很怕姐姐，不敢再接口反駁。

徐元平目睹那黑衣少女忽喜忽怒的神情，心中暗自忖道：「這兩個嬌艷少女，忽冷忽熱，喜怒難測，自己要留心一些，別再着了她道兒，劍匣不能追回，連劍也被她們竊取而去，那可是大不上算之事。」

只見那黑衣少女凝神仰首，思索了一陣，忽然跳起來，說道：「快走，再要遲了只怕金老怪已携劍匣遠逸，那時，再想追踪找他，可是大不容易之事。」

她這沒頭沒腦的幾句話，只聽得徐元平和那白衣少女大感莫名其妙，白衣少女怔了一怔，問道：「姐姐，咱們到那裏去找那金老怪呢？」

黑衣少女冷笑一聲，呼的一口氣，把房中燭光吹熄。

徐元平心頭一驚，怕二女在燭光忽暗，目難視物之時突然施襲，不自覺向後疾退了兩步。

祇聽那黑衣女子冷冷的說道：「你怕甚麼？哼！我要施展彈指迷魂粉，不熄燭光，還不是一樣把你迷倒。」

徐元平被人一語道破心事，甚感不好意思，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措詞回答，祇好訕訕一笑，一語不發的站在一側。

夜暗之中，不知黑衣女子是否看到徐元平尷尬模樣，祇聽她繼續說道：「金老怪從不做沒把握的事，他不肯親手把咱們姐妹兩個殺死，以絕後患，無非是怕爹爹日後查出此事，找他算賬，他一身武功雖然高强絕倫，但對咱們鬼王谷還是忌憚幾分，想用移仇嫁禍的辦法擺脫自身關係，他第一次點我穴道的手法，並不很重，我雖不能掙動，但神志並未昏迷過去，看他點燃的火香，足有半尺長短，能燃燒一個時辰左右，當然，我心中還笑他過於小覷了我，以他點我穴道的輕微手法，我在半個時辰之內，就可自行運氣活開，所以，雖處極險之境，我心中並不害怕，那知金老怪老謀深算，陰險無比，佈置好了枯草火種之後，又點了我兩處暈穴。」

徐元平輕輕嘆息一聲，忖道：江湖之上眞個是險惡重重，一步錯失，就招致殺身之禍。

但聽那黑衣女子冷冷的笑道：「有甚麼好嘆氣的，我所經歷的兇險之事，較此更有過之，哼！這也值得大驚小怪。」

徐元平聽得一怔，暗道：此女生性如是冷怪，實難相處，心中大生厭惡之感，但因正需人幫助謀奪那古銅劍匣之時，祇得忍受着熱諷冷嘲，一語不發。

黑衣女子接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料那火起之後，金老怪必將暗中返回查看，你們倆仍去躺在原處，裝做還未清醒過來，我隱身在你們附近暗影之中，待他伏身下手之時，妹妹可用彈指迷魂粉出其不意把他迷倒，既可收回劍匣，又可省去一場激烈拚鬥，萬一此計不成，我再躍出助戰，合咱三人之力，雖未必定能勝他，但總自保得住，祇是這一來，那奪回劍匣的希望，祇怕不大了。」

說完之後，也不問徐元平和那白衣少女是否同意，立時催着兩人快去。徐元平雖感到此舉有欠光明，但想到那古銅劍匣的重要，心中急於早些收回，當下隨在那白衣少女身後出了室門。

兩人奔行到適才相鬥之處，白衣女子首先橫臥地下，徐元平猶豫了一下，才跟着躺下，把手中短劍放在身側。

白衣女子轉臉望着天上的星河，突然嘆息一聲，說道：「我想那金老怪最好是不要再回來啦！」

徐元平奇道：「爲甚麼？」

白衣女子黯然一笑，道：「他要是回來了，祇怕逃不過我的彈指迷魂粉去，那你就可以收回劍匣了。」

徐元平道：「是啊！我這劍匣是一位老前輩賜贈之物，萬萬不能丟掉。」

白衣女子幽幽歎道：「你收回劍匣之後，就要和我們分別了，是麼？」

徐元平聽她轉彎抹角的扯到這上面去，語言凄惋，似甚感傷，陡然之間，倒是想不出適當勸慰之言。

忽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喝道：「甚麼分別不分別的，別再說啦！」

白衣女子似是甚怕姐姐，果然不再言語。星光之下，祇見她目中淚光閃動，緩緩由懷中取出人皮面具，套在臉上，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驟然之間，變成了一副可憎可怖的醜怪面目。

徐元平雖已知她帶的人皮面具，但因那怪臉太過難看，瞧了兩眼，不自禁別過頭去。

天色已三更過後，這荒涼的郊野，又恢復了它原有的恐怖，林木蕭蕭聲中，不時傳來了夜梟長鳴。

微微抬頭望去，祇見正東方燎原野火愈發猛烈，飛焰騰空，火舌亂竄，聲勢十分驚人。

正自看得入神，忽覺一粒沙石輕輕擊在手上，轉臉望去，只見正南方一條人影閃電流星般疾奔而來，趕快屏息凝神，微張雙目，暗中監視來人。

來人身法似迅快至極，倏忽之間，已到了兩人倒臥之處。

他低頭望了望徐元平和那白衣少女，冷笑了兩聲，抬起頭來，又望着烈焰瀰空的火勢。

徐元平暗中打量來人，只見他空着雙手，穿一件青色長衫，顎下留着半尺長短的花白鬍子，身軀修偉，微現駝背，仔細的看了他全身的每一地方，但却始終未發現他的古銅劍匣。

他茫然投瞥了那白衣少女一眼，想從她神情之中，測度來人是不是取走自己劍匣的金老二。那知白衣少女亦似茫然無所知，醜怪的臉上眼珠流動，不時偷覷那微現駝背的老人，顯然，她亦不認識來人。

那隱身暗處的少女，亦不見有絲毫動靜。

這情景使徐元平大感迷惑，既然確定了對方並非取走自己劍匣的金老二，勢不能這樣長時間躺在地上裝出昏迷的樣子，但又不便陡然間挺身躍起。

正感爲難之際，突見那修偉駝背老人仰面一聲清嘯，嘯如龍吟，直衝雲宵，劃破了夜空向四外傳播開去。

徐元平只覺心頭一震，暗道：「此人內功這等精深，武功定是不弱……」

心念初動，遙聞四下長嘯應

和，連續傳入耳際，此起彼落，人數似是不少。

徐元平暗中睜眼望去，只見四個黑衣勁裝的中年大漢由四面八方湧到，在相距駝背老人丈餘左右之處站好，八道眼神微一掃掠橫臥在地上兩人，立時垂手靜立，形態之間，似對那駝背老人甚是恭敬。

忽見駝背老人右脚一伸一挑，徐元平放在身側的戮情劍，突然離地飛起。

這一着大出了徐元平意料之外，因那駝背老人自現身之後，一直就未望過那寶劍一眼，此刻，陡然出脚挑劍，實使人難以預防，徐元平心頭一急，顧不得裝昏之事，忽的挺腰而起，右手迅疾向劍把抓去。

這當兒，那駝背老人的右手也同時向劍把上抓去，兩個人的動作都快得異乎尋常，徐元平右手指尖觸及劍柄時，那駝背老人的手指亦到，他由搶握劍把，忽的變成施襲之勢，食手二指一駢，逕向徐元平搶劍右腕上脈門要穴點去。

這一招不但迅快絕倫，而且變生突然，徐元平武功再高，也不能不先護脈門要穴，只得一翻右掌，橫向駝背老人手腕上切去。

兩人這一變招相搏，誰也沒抓到劍柄，寒光奪目的戮情劍，又向地上掉去。

這駝背老人的武功的確是有驚人之處，右腕疾縮，讓開了徐元平一掌橫切，驀的欺身而上，指戳肘撞，兩招並出，右脚也同時飛起，疾向戮情劍把上面踢去。

徐元平側身讓開了駝背老人一肘橫擊，不退反進，也往前欺了一步，右手「金剪斷梅」，食中二指疾出，合擊駝背老人點來一指，右腿一抬，脚尖突向駝背老人踢劍右脚「衝陽穴」上點去。

駝背老人似是想不到對方一個年輕的娃兒，竟然身具這等上乘武功，驚駭的向後疾退了兩步。

徐元平怕那駝背老人把寶刄踢飛出去，好讓同伴撿取，是以那攻出一腿，用力極猛，駝背老人突然收腿疾退，徐元平一脚點空，他畢竟是欠缺搏鬥經驗之人，力道收發之間，難以控制得恰到好處，不自禁身軀向前一傾。

待他右腿着地，回身取劍之時，突覺寒光耀目，兩柄長劍一上一下攻到。

原來那站在週圍的四個黑衣大漢，有兩人拔出背上長劍攻到。

徐元平對失去劍匣一事，已痛心疾首，豈肯讓這戮情劍再被別人搶去，當下大喝一聲，側身避開兩劍，揮掄左手，呼的一掌，向右面一個黑衣大漢劈去，右手施展十二擒龍手中一招「鎖龍東嶽」，硬搶左側大漢手中長劍。

他在情急之下，劈出掌力極强，勁風似輪，直撞過去，把右面黑衣大漢逼得直向後躍退，右手却奇快絕倫，搭上左側大漢右腕，一轉一震，已把長劍奪到手中。

徐元平初試絕技，得心應手，不禁精神大振，揮劍一掃，架開了另兩柄急襲而來的長劍。

原來另外兩個大漢目睹徐元平一出手，就把一名同伴襲退，奪了另一人手中兵刄，驚震之下，雙劍一齊出鞘，振腕刺出。

徐元平封架開兩人長劍，左脚踏進半步，左掌潛運眞力，劈出一記掌風，右臂一探，長劍疾出，挑起了地上的戮情劍。那知這長劍一和寶刄相觸，却如朽木遇上利斧一般，斷了一截。

四個黑衣大漢武功均非弱手，領教了徐元平厲害後，出手更是不敢大意，三劍各站一個方向，彼此呼應，徐元平揮舞半截斷劍，力敵三人聯攻，又要保護地上的戮情劍，一時之間只有招架的局面。

激鬥之間，忽聽一聲厲喝：「住手！」三個大漢一齊收劍而退，徐元平正待伏身取劍，驀聞啊呀一聲嬌呼。

轉頭望去，只見那駝背老人左手扣住那白衣女右腕脈門，右手却放在她背後「命門穴」上，冷冷的說道：「你如敢探臂取劍，我就一掌震碎她五腑六臟。」

徐元平心頭一凜，暗道：這白衣少女雖非正人，却對我總算不錯，我豈能害她一命。當下挺胸一站，怒道：「哼！」一把年紀之人，欺侮一個女流之輩，算甚麼英雄人物。」

駝背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夫如要傷害於她，易如折枝反掌，只不過借她要閣下答應老夫一件事情而已。」

徐元平聽得呆了一呆，道：「你要以她生死之事，威脅我獻上寶刄？哼哼……」

駝背老人突然怒道：「老夫是何等之人，豈肯做這等不屑之事？」

徐元平道：「那你要甚麼？請予明言相告，在下力所能及，決不推辭就是。」

駝背老人臉色轉趨緩和，微微一笑，道：「老夫已數十年來未逢過敵手，今日目睹閣下武功，心中大感佩服，想和閣下一較身手，不知是否見允？」

徐元平未開口，駝背老人又搶先說道：「閣下但請放心，這場比試，只以我們兩人爲限，單打獨鬥，彼此不准有人相助，如果閣下勝得，老夫回頭就走，如果老夫僥倖得勝，那就請閣下留下這柄短

劍。」

聽那白衣少女叫道：「不要上他的當，快些拾起短劍。」

駝背老人一揚雙眉，怒道：「此乃各憑武功，以分輸贏，有甚麼上當之處？」

白衣女道：「那寶劍原是我們之物，你贏了可以拿走，你輸了也不要賠償甚麼，世界上那有這等便宜事情。」

駝背老人突然哈哈大笑道：「這等千古難遇寶刄，那有一定的物主，如是武功不足以佩此劍之人，帶此寶刄，足以招致殺身之禍……老夫不願强取豪奪，無非是看閣下剛才出手招式不凡，年紀輕輕有此身手，實在難能可貴，因而動了惜愛之心，才提出各以武功決定寶刄誰屬，舉世滔滔，像老夫這點武功之人，經常可見，如果你連我也打不過，携帶此劍，無疑是招致死亡的標誌，即是老夫勝得閣下，也不能擅用此物，我要把它贈送於我們那位武功舉世無二的主人，使此神物利器得遇良主，也好爲武林之中放一耀目異彩。」他說到主人二字之時，突轉莊肅，神態言詞之間，大是恭敬。

徐元平道：「此劍是晚輩一位大恩人相贈於我，我如不能保得此劍，還有何顏見天下英雄，老前輩提議甚好，在下如不能勝得，也好讓我早死去洗雪沉寃之心……」他在情急之下，不覺失言。

駝背老人微微一笑，道：「此劍這等鋒利，自是大有來歷之物，懷劍之人，亦當有一番離奇動人的遇合，老夫以數十年江湖閱歷推斷，此言大概不會離譜太遠……」話至此處，突然目光凝聚在短劍之上，神情隨着一變，厲聲喝道：「這短劍可是戮情劍麼，劍匣那裏去了？」目光炯炯，轉投在徐元平身上，上下打轉，似欲找出劍匣所在。

徐元平心頭一凜，暗道：「此劍有關慧空大師一生清譽，豈能隨便洩漏。」當下大喝道：「老前輩既有以武功奪劍之心，怎的還不出手？」縱身一躍，左手呼的一掌劈去，右脚順勢一勾劍把，挑起寶刄，右手迅快的操在手中。

駝背老人身軀倒轉，讓過擊來一掌，手上突一加勁，驟聞一聲嬌呼。

徐元平怒道：「既然相約比武決定寶劍誰屬，何以又暗下辣手，加諸一個女流之輩，哼！你如妄圖以人作質，逼我交劍，可莫怪在下出手狠毒了。」

駝背老人冷笑一聲，道：「你既答應以武功決定寶劍誰屬，何以又先把寶劍搶到手中？」

徐元平道：「你們人手衆多，我如不先把寶劍拿到手中，在下勢難兼顧比武護劍兩面，不過，你盡管放心，只要你眞能勝我，在下决不推賴。」

駝背老人冷笑一聲，道：「老夫也不怕你撒賴。」鬆手放了白衣少女玉腕，忽的踏步搶攻，左掌「推波助瀾」，右手「橫斷雲山」，一攻之中，兩招齊出，直擊橫打，用出兩種不大相同的力道。

徐元平看對方出手一擊的威勢甚强，不敢大意，左掌一引對方直擊掌勢，身軀斜躍五尺，讓開橫裏一擊，雙腿連環踢出。

只聽駝背老人冷哼一聲，振臂搶攻過去，雙掌連番劈出，着着逼攻。

徐元平氣運左臂，右手握劍不動，單用一隻左掌拒敵。施出十八招羅漢掌法，和駝背老人搶攻。

這套以剛猛見稱的武林絕學，威勢極大，但如功力不到火候之人，最忌施展這套掌法，因爲這種至剛極猛的掌法，威力雖然驚人，但却最耗內力，每一掌拍擊出手，都帶着劃空的嘯風之聲，力能碎石開碑，徐元平見那駝背老人出掌威猛，靈機一動，想起了慧空傳授自己武功口訣之中，有這套剛猛的掌法，糊糊塗塗就施了出來。

這駝背老人本以陽剛之力見長，掌勢雄渾而馳名江湖，想不到今宵遇上了徐元平，竟以其人之長，還治其人，硬以剛猛的掌勢和他力拚，這在徐元平本是無意，而那駝背老人却誤會他是有心，陡的一提眞氣，全力出手，雙掌威勢陡然加强，掌掌如巨斧開山一般。

徐元平見對方越打越是英勇，掌力也愈來愈是强猛，不禁心頭大駭，暗道：「此老究竟有多大氣力，怎的精神愈鬥愈長。」當下一提眞氣，掌勢也加强了幾成。

兩人又鬥了一陣，駝背老人偷眼向徐元平瞧去，只看他氣定神閒，毫無困倦容色，心中暗自忖道：這娃兒只不過十八九歲的年紀，就算他一出娘胎，就開始習練內功，也難有這等深厚綿長的內力，和我硬拚力搏這麼長時間，難道他也和我那主人一般的天生異稟得道天助不成？

他心有所思，精神一分，忽覺一股勁力逼他的掌勢直擊過來，心頭一震，急忙向旁側一躍。

就在這一讓之勢，已被徐元平搶得先機，欺身直擊，連續劈出三掌。

雙方皆以極强猛的掌力相搏，一着失神，立落下風，駝背老人這一失機，幾乎敗在了徐元平的掌下，幸虧他對敵經驗豐富，臨危不亂，當下雙掌平胸推出一招「移山倒海」。

（未完・五）

五彩傳奇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七惡等人要小五子去闖天下，在他們的教導下，小五子的心中認爲：只要自己被人叫做惡人就快樂，尤其是七惡的羅老大指着罵他是惡人，他就更快樂了。因此他要不斷爲七惡製造麻煩，令他們不得安寧。途中小五子碰上「大漠黃風」石成玉的妻、女、兄弟要尋七惡報仇，小五子開心地答應帶他們上天山不老峯去找……

巧言令色誆七惡　以助成家覓仇苦

如果能平息內心的抱歉，大概祇有帶他們找到七大惡人，讓他們雙方大幹一場。

小五子當然能找到七大惡人，他更願意幫助石家找到七大惡人，他祇擔心一件事。

小五子擔心石家的人是否能敵擋住羅老大七個人，動上刀子，總會有死傷，他不希望石家的人再有死傷，就像不喜歡「絕一鏢」劉言死在不老峯一樣。

他雖然有此想法，卻很難阻止雙方一場搏殺，他甚至還要促成這場殺戮。

小五子有內疚，也有無奈，更有矛盾。

現在，日正當中。

現在，小五子又把石家六人帶到了不老峯的後山荒林邊，那個地方對石老太太而言，並不算陌生，他們已來過十次以上了。

雖然他們來過十次以上，但比起小五子在這兒住了十六七年，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荒林中有幾條小道，彎彎曲曲縱橫交錯七八里，但實際上還是在那片樹林子裏，就好像玩狠背豬遊戲。

小五子就常同錢一串幾個人在荒林中捉迷藏。

站在荒林邊，小五子對石老太太幾個人道：「每次，我都是在這片林子裏遇上惡人，林中有小道，我們分頭走，祇要聽到口哨……」

他的嘴沒有動，但尖尖的哨音已發出來。

小五子一笑，又道：「祇要聞得這哨聲，大家立刻圍過來，你們的暗號……」

老太婆道：「我們也以口哨爲號。」

於是，石家把六個人分成兩批往林中小道走，小五子也進入林子裏，旋即失去踪影。

* * *

「天塌啦，進洞吧！」

小五子站在那塊上面長滿青苔的大石頭前面，擧首四下裏望。

他確定沒有人跟踪他的時候，便大聲的叫了。

就像他在念佛咒一般，那塊大石頭開始發出轟隆聲。

大石頭移動了，移動得很慢。

小五子四下看，他不能不擔心有人暗中跟過來。

石家的人不一定會跟過來，但那個叫王不邪的人卻難說，還有個鷹目如炬的祈大山，好像都是老江湖了。

小五子猜得不錯，祈大山與王不邪與當年石成玉乃一齊成名人物，他們的一言一行，一擧一動，當然流露出老江湖的模樣，那種模樣是日積月累而成的，不是初出道的人能學得來的。

小五子就學不會那種老氣橫秋的老江湖樣子。

他雖然學不來，但他卻能看出來。

就在他四下又仔細看了一陣，立刻錯身擠進石洞裏。

洞中仍然是兩個腳被鐵鏈鎖着的空見和空明和尚。

小五子進入洞中，立刻拍拍空見和尚肩頭，笑道：「勞駕二位了。」

空見臉無表情的道：「阿彌陀佛，小施主怎麼又回到惡人洞來了？」

小五子已走出三丈外，聞言回過頭來，道：「二位不希望我回來？」

空明忙笑道：「沒有的事，小施主一定遇到困難了，回來是應該的。」

小五子道：「不錯，我正遇上困難的事了。」

空見立刻問道：「是甚麼人能把小施主又逼回來？」

兩個老和尚的表情十分緊張，就好像來人是找他們的一樣。

事實上，空見和空明一直就在希望能見天日的一天快快到來，二十多年了，少林寺的模樣幾乎已在他二人的心中成了模糊的幻影。

小五子笑笑，道：「駱駝販子，找來報仇的。」

空見與空明頓感一陣失望。

其實他二人早就不抱希望了，希望已隨歲月的流逝而漸漸的成了泡影，也許少林寺的師兄弟們，早已把他二人淡忘了。

小五子大步奔向洞內，就快奔到谷底洞深處的那個圓形盆地了。

「我回來了，羅大叔、白阿姨，小五子回來了。」

立刻，就聞得木門開啓，四週的幾處洞室木門拉開來了，除了「大頭鬼」包藍與「瘋狗仔」陶民二人沒有出現之外，該來的全到齊了。

羅老大第一個抓住小五子，他冷冷的道：「好小子，叫你出去闖一闖，見見世面，你怎麼又回來了？」

白爾艷吃吃笑道：「這孩子一定捨不得離開我們，他想到我們便回來了。」

小五子道：「錯了，我爲甚麼想你們？」

一怔，白爾艷道：「小沒良心，你怎麼說這種話，阿姨不高興聽。」

小五子道：「我爲甚麼要讓你高興？」

白爾艷幾乎氣結，張口說不出話來。

小五子卻淡淡的道：「你們的本事我都學會了，我還找你們做甚麼？」

羅老大瞪眼咬牙不開口。

錢一串立刻問道：「小五子，烏鴉尚知反哺，羔羊還要跪下吸乳，你小五子可是我們七人拉扯大的，怎麼了？翅膀剛硬就不認人？」

小五子笑道：「我若不認人，回來幹甚麼！」

錢一串道：「休忘了，你是我們七人的未來，我們可全指望你了。」

小五子笑笑，道：「那當然，天底之下，那有人長命百歲的？等你們老死之後，我還得替你們收屍，更要花一番心思保存你們那麼多的財寶，我可是任重而道遠，沒有一日或忘你們未來給我的麻煩！」

「屠夫」金太保越聽越不是滋味，不由沉聲道：「噢，照你這麼說，將來我們的寶物會帶給你麻煩呀！」

小五子道：「那當然啦，寶物那麼多，我一個人怎麼花得完？」

白爾艷道：「還有小彩幫你花用。」

小五子道：「八邪的財寶一定比你們還多，我以爲小彩也擔心寶多了花得很辛苦。」

羅老大嘿嘿冷笑道：「我們玩命弄來的財寶，你卻擔心花得不痛快，花得辛苦，你甚麼意思？」

小五子道：「第一：我得花心血動腦筋，妥善的保存這些得之不易、充滿血腥的寶物，第二：我用的時候也要擔心被別人認出來，找我的麻煩，第三……」

「夜貓子」丁大川怒叱道：「別再第三了，個小雜種，我們怎麼調教出這麼一個大壞蛋！」

羅老大怒道：「可惡，他是回來誠心要氣煞我們了！」

小五子立刻拍手笑起來。

錢一串道：「小五子，你還笑得出來？」

小五子道：「我爲甚麼不笑，我應該開懷大笑，我要笑出眼淚來，哈……」

金太保厲吼道：「氣死我了，個小雜種！」

小五子聞言，不但笑，而且還拍起手來了。

五個大惡一面面相覷，彼此看着小五子，他們業已氣得變了臉，變得冷漠的樣子。

小五子收住笑，他不能再笑下去了。

五個惡人的樣子，就好像要把他吃了一樣。

小五子在跟他們學習武功的時候，他們的臉色就是這種樣子，每次看到他們這臉色，小五子就要挨揍了。

七大惡人都曾多次打過他，他們打他的時候就是現在這種樣子。

小五子忙對羅老大道：「能被你們稱我是小壞蛋，小可惡，這證明各位對我小五子的調教成功了，也祇有聽到各位如此謬讚，我才打自心眼裏高興，我成功了，你們的栽培也成功了，哈……」

他的話立刻引起羅老大幾人的共鳴。

是的，能戲弄得七大惡人叫壞蛋，這個人一定比他們七惡更可惡！

於是，谷底的洞內傳來一陣哄然大笑。

羅老大恍然大悟的狂笑，道：「我們的接棒人，怎會是個大好人？如果是個大好人，我們十多年的心血，豈不是白白冤枉了！」

白爾艷已拭着笑出來的清淚，抱着小五子的雙肩，道：「你眞是我們的接棒最佳人選，你沒有令我們失望，對於你的表現，果然可圈可點，你竟然害到我們幾個培育你的恩人身上來了，忘恩負義的人當然是惡人，這麼說來，我們自然不會再恨你，唔，你長得如此之高大了！」

白爾艷又仔細的看小五子，她像是在替小五子相面摸骨看相一般，吃吃笑道：「又高又大，長得一身結實肌肉就像栗子一般圓鼓鼓的，可愛極了。」

羅老大臉皮一緊，立刻沉聲道：「萬人迷，你莫非想打小五子的主意了？」

小五子也吃一驚，他最清楚白爾艷。

小五子在惡人洞中十幾年，他當然明白剛才白爾艷的話中含義。

果然，白爾艷的雙目在冒火。

小五子每次看到白爾艷目光中噴出這種能燒死人的慾火，這個人就會很快的同她滾在一張床上了。

小五子當然不願意，但白爾艷的雙目中出現了他的人影子，就像兩個小小反光鏡一般，把小五子的人影嵌在裏面，一動也不動的嵌在裏面。

白爾艷已吃吃笑道：「久未嘗過童子雞的味道了，小五子，你這一回來，立刻令我心神搖蕩，不能自己。」

羅老大忙道：「萬人迷，你祇是摟抱了小五子一下，你就慾念高漲，不能自己了？」

錢一串道：「不可以，小五子是我們的金童，他要把他的第一回交在無憂島小彩姑娘手上，就好像小彩也要把她的第一回送給小五子是一樣，這是我們七惡八邪的心願，你可不能破壞。」

白爾艷無奈何的嘆了口氣，她彷彿大病初癒的樣子，慵懶的伸了個懶腰。

小五子立刻笑道：「白姨，你若高興，我小五子鞠躬盡瘁，祇是……」

白爾艷精神一振，道：「祇是甚麼？你快說！」

小五子指向洞口，道：「祇是外面找來一幫報仇的，我就是因爲這件事才回來的。」

羅老大等臉色立寒。

「屠夫」金太保沉聲道：「是些甚麼人物？」

羅老大也問道：「來了多少人馬？是否官家的人？」

小五子道：「若是官家的人，我早把他們引向惡狠谷了，更不會再回來。」

錢一串道：「那會是誰？」

小五子笑道：「你們一定猜不到！」

羅老大叱道：「廢話，我們的仇人有多少，我們自己也記不清，誰會猜得到。」

白爾艷道：「莫非又是百花谷的人？」

錢一串搖搖頭，道：「百花谷要找上不老峯，不會有那麼快。」

小五子道：「錢叔猜對了，不是百花谷的人，他們是大漠中人。」

羅老大皺眉頭，道：「大漠中人？誰？」

小五子道：「記得十年前我們往西京奪寶之事嗎，就在西京外面城邊，錢叔殺死了石成玉，如今石家的人找來了，一共來了男女老少六個人。」

錢一串哈哈笑道：「來送死的！」

羅老大道：「他們要報仇，由他們去吧，別理他們。」

小五子道：「你怕了？」

羅老大道：「我怕誰？」

小五子道：「你不去面對石家的人，就表示你怕了，羅叔，你本來不是孬種，怎麼……」

羅老大嘿然怪叱道：「好小子，你想送我上刀山！」

小五子道：「來的人又不多，你們何必當縮頭烏龜？」

羅老大氣得一瞪眼，道：「你敢罵我縮頭烏龜！」

小五子笑道：「因爲我是你們調教出來的，我比你還可惡，所以我應該罵你，我看不順眼就罵人，管你是天王老子與地王爺，我小五子照罵不誤。」

羅老大幾個人全楞住了。

小五子面對羅老大道：「你知道我爲甚麼要你們出去應戰嗎？」

羅老大道：「說來聽聽！」

小五子道：「我知道你們的仇人有許多個，要不然你們也不會躲在這惡人洞中不出去了，但你們也

應該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能消滅幾個仇人，便會減輕你們不少壓力，難道非得等到你們所有的仇人大結合，一起找上門來？」

羅老大道：「找上門來我們可以不出去！」

小五子道：「爲甚麼不去各個擊破？」

白爾艷道：「也有道理。」

小五子道：「這不是道理，這是實情，如果你們殺光了你們的仇家，便天子腳下的京城，你們也敢去橫肩膀斜眼睛走路。」

他一頓，又道：「當然，你們能消滅一個仇家，對我的將來必然也減輕不少負擔，因爲我是你們的繼承人，你們有一天會對江湖上宣稱：『小五子是你們七惡的接棒人』，江湖例律，父債子還，我既是你們七位的接棒人，你們的仇家就是我的仇家，到了那時候，我小五子還有好日子過？」

羅老大幾個人先是楞住。

白爾艷眨着一雙妙目，自語似的道：「這小子，他怎麼洞悉我們心中的秘密了？」

羅老大瞪着丁大川幾人沉聲道：「是不是你們平日裏說溜了嘴？」

原來羅老大就是這個主意，他們商議，先由小五子在江湖上闖蕩一年，然後找個地方爲他與小彩完婚，他們要在小五子的婚筵上，正告天下，江湖上再也沒有七惡八邪，祇有小五子夫妻了。

這眞是一套十分完美的計劃，也祇有像羅老大這種人才想得出來。

小五子也想得出來，因爲他長大了，更因爲他是由羅老大幾人共同調教出來的，所以他也早就想到了。

羅老大重重的道：「小五子，當你明白你將來的處境之後，你還有甚麼打算？」

小五子笑道：「發揮你們七位之長，淋漓盡致的表現出惡人之最，因爲我是各位的希望，未來惡人洞之洞主，你們的接棒之人。」

於是，羅老大等又開懷的瘋狂大笑起來。

小五子手指洞外面，道：「快去呀，別叫姓石的那些人又找不到走了。」

羅老大道：「你說清楚，姓石的一共來些甚麼人？」

小五子道：「一個老太婆，是石成玉的老婆，有個大姑娘，是石成玉女兒，四個大漢，其中兩個是石成玉兄弟，另外兩人是……是祈大山與王不邪……」

丁大川哈哈笑道：「把那姑娘摟進來，大伙新鮮新鮮！」

羅老大臉色一寒，道：「這些人皆是大漠精英，武功一流，不過……」

白爾艷道：「不過還不放在老娘心上！」

小五子笑道：「石家找了十年，爲的就是要報仇，各位可以去向石家的人證明了。」

錢一串道：「證明甚麼？」

小五子道：「證明他們千里尋仇，是一件多麼愚蠢的事情。」

錢一串哈哈笑道：「對，他們找來，正是不自量力。」

「屠夫」金太保嘿嘿笑道：「夜來我的一對宰牛刀便發出叮噹聲，顯然在等喝人血了，嘿……」

「夜貓子」丁大川道：「也是我們出去鬆散鬆散筋骨的時候了，我們還等甚麼！」

小五子笑拍手道：「爲了不被人發現惡人洞，還是由我先出去，你們聞得我的哨聲再趕過來！」

錢一串道：「就像是對付百花谷的人一樣，你先出去把摸近來的敵人引遠。」

小五子衝着五人一抱拳，正要舉步往外走，忽聞得附近一聲厲吼，道：「小五子，個沒良心的東西，你回來了，也不過來看看你的包大叔，太不夠意思了。」

小五子抬頭看過去，祇見包藍以杖支地，身上包白布，頭上也纏白布帶，顯然這一回他傷得不輕，也吃足了苦頭。

笑笑，小五子道：「包大叔，你傷得那麼重，應該躺在床上靜養身子，我不去打擾你，你怎麼可以起來走動？太過份了。」

沒理變得有理，包藍哭笑不得。

另一個石室中，「瘋狗仔」陶民大吼道：「該死的小雜種，我挖心肝的傳你一套陶家拳，回來竟不探望你受了傷的陶大叔，太可惡了！」

小五子高聲道：「陶叔，我知道你受傷了，而且傷得不輕，還以爲你睡了，就不去探望你了，如今聽你這麼一聲吼，中氣十足，好像比沒有受傷還有勁，你要不要也出去鬆散一番？」

陶民叱道：「放屁，你過來看看，陶叔傷得不輕吶，小子！」

小五子道：「那就更不用看了，我又不會治傷，看了徒增傷感，我要走了！」

陶民的石室中傳來獅吼聲，道：「這小子眞可惡，氣死我了！」

小五子邊走邊大聲道：「你不會氣死的，你應該高興，因爲我比你陶叔更可惡，這不就是你最高興的事嗎？所以我的陶叔應該高興呀！」

石室中果然傳來哈哈大笑聲。

那是「瘋狗仔」陶民的大笑。

包藍也笑了，笑得直叫頭

痛——他頭上有個包。

* * *

小五子走在最前面，白爾艷在他後邊問道：「小五子，你是怎麼遇上石家的人？」

小五子不回頭，但他的回答可妙了。

「當然是在路上遇到的。」

「甚麼地方？」

「通往不老峯的三岔路口上。」

「怎有那麼巧？」

「如果不湊巧，這個世界多沒意思，江湖就算有風，也不會興起三尺浪了。」

白爾艷吃吃笑道：「憤世嫉俗的話你也記得不少。」

小五子這才回頭一笑道：「全賴各位平日教導有方，這些話聽多了，便也自然的記下來了。」

白爾艷道：「你們遇上以後呢？」

小五子道：「我見他們要到不老峯，便問他們去不老峯幹甚麼，不料有個老太婆眞厲害，她拿刀指我，問我可否認識你們幾個！」

白爾艷道：「你怎麼說？」

小五子道：「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白爾艷道：「你這說的甚麼話！」

小五子道：「我若承認識得你們，豈不變了正人君子，有違你們的教訓？但若是否認，又怕滅了自己威風，因爲江湖七惡的接棒人，一出世就怕人，豈不是大笑話，我還有何面目再去闖一番事業？」

白爾艷嘉許的拍拍小五子後肩，道：「好，我們幾個沒有白疼你，哈……」

羅老大卻問道：「你怎麼說？」

小五子道：「我說曾見過你們幾個，就在天山不老峯上見過的，而且就是最近。」

羅老大道：「所以他們拿刀逼你替他們帶路？」

小五子笑道：「我怎會把老太婆的刀放在心上？我是情願帶他們來的！」

羅老大嘿嘿冷笑，道：「老太婆必然許你甚麼重酬了吧？小五子，你可要把話全說出來！」

小五子輕鬆的道：「也沒甚麼啦！老太婆有個女兒長得不錯，她有意把女兒許給我……而且，還有……」

他話未完，羅老大等立刻把小五子圍在石洞裏。

幾個人不走了。

羅老大嘿嘿冷笑道：「好小子，我曾經想過制住你的方法，祇有在這地洞之中才能行得通！」

丁大川冷冷道：「把你圍在山洞裏，兩邊堵住，中間揍活人，你就算比我們的武功高，也休想全部施展出來。」

白爾艷已冷沉得宛似一頭欲噬人的母老虎，咬牙叱道：「你答應了？」

小五子雙手一攤，淡淡的道：「王八蛋才答應！」

他重重的看了五個人一眼，又道：「你們應該明白我的心，我的心中祇有個小彩，如果連你們都不明白這一點，這十多年你們白疼我一場了。」

羅老大第一個哈哈大笑起來。

白爾艷吃吃笑道：「果然沒有叫我們失望，哈……」

錢一串拍拍小五子的背，笑道：「人在外面闖，甚麼壞事你都可以幹，就是不能上女人的當，小五子，可別叫小彩對你失望！我們傷心！」

小五子笑道：「你把話說顚倒了，應該說『叫小彩傷心，你們失望』！」

又是一陣大笑，笑聲已傳到了惡人洞口，祇見守洞口的兩個和尚已躬身站在洞一邊。

羅老大低聲對小五子道：「出去要小心了，我們等你的口哨聲再出去，千萬別叫人看出惡人洞在甚麼地方。」

小五子點頭道：「各位放心，就算石家的人站在洞口大石頭上，他們也不會知道惡人洞就在他們腳下面，各位，我要走了。」

錢一串一把拉住小五子的手臂，道：「你等等！」

小五子心頭一緊，道：「錢叔，你還有交代？」

錢一串道：「你不會像上次對付百花谷上官蘭花他們一樣，開溜吧！」

小五子道：「我以爲敵人祇有劉言三人，你們一定輕易打敗他們的，所以我就先走一步了！」

錢一串道：「這一次呢？」

小五子道：「聽那石老太太說，他們會在這十年之間，來過此地不下十次，他們顯然報仇心切，這種仇人，應該及早殺掉，各位才能高枕無憂，所以……」

錢一串道：「所以你要留下來助我們，是嗎？」

小五子道：「我是有這個意思，可是……」

錢一串道：「可是甚麼！」

小五子道：「我怕萬一再有人活着離開不老峯，往後對我在江湖上走動，必然大爲不利，你說是不是？」

羅老大冷笑道：「你說他們一共六個人，是嗎？」

小五子點點頭。

羅老大又道：「那老太婆要把她的女兒送給你，是也不是？」

小五子祇好又點點頭。

他甚麼話也不能說了，他心中十分明白，羅老大的心眼最靈光，白爾艷六個人加起來也鬥不過羅老大一個人。

小五子瞪着一雙幾乎失神的眼光看羅老大。

羅老大傳授小五子黑風掌的時候，就曾令小五子有這種模樣，尤其是羅老大的三把短刀絕技，更令小五子驚訝得雙目失神。

如今羅老大不是在傳授他武功，但小五子也一樣的表現出失神樣子。

羅老大字字鏗鏘的道：「我們這裏祇有五個人，加上你才湊足六人，爲了一舉消滅來犯敵人，我就叫你去對付石家姑娘，她是你的了！」

小五子心中猛一震，羅老大果然出了個難題。

如果自己同石倩打起來，不就證明自己是七惡一夥的！那時候別說是石老太會拚命，石家所有的人都會同自己玩命。

羅老大顯然在趕鴨子上架。

小五子道：「如果我不是見你們收拾不下石家的人，我是不會出手的！」

羅老大道：「你非出手不可，這也可以證明，你心中祇有小彩，而沒有別的女人！」

羅老大終於說出他心中的陰謀。

小五子當然也早已知道了。

羅老大叫他專門去對付石倩的時候，他就明白羅老大的心意了。

小五子道：「好吧，我就去對付石老太太的女兒！」

羅老大嘿嘿笑了。

於是，石洞口又移動了，小五子錯身閃出石洞外，石洞立刻又關起來。

小五子在洞外四下看，四週一片沉寂，不老峯上的皚皚白雪，就好像新娘頭上頂的白紗一般潔白，山風自峯上壓下來，叫人有些冷颼颼的……

小五子騰空而起四丈餘，擰身上了坡脊，祇見峯的另一邊似有人影在移動。

人影移動在那片荒林邊，正是石家的人。

小五子展開身法奔到不老峯後面，他立刻發出尖而響亮的口哨聲。

他一連吹了七八次，便立刻又回頭。

繞到惡人洞口，小五子又吹了三次口哨方才拔腿就走。

又是那株大樹，小五子騰身躍在樹上面。

不旋踵間，祇見雙方又在那片斜坡上碰了面。

小五子在樹上笑了。

因爲他發現石家的大姑娘沒有來，來的祇有五個人，其中一個就是老太婆。

* * *

小五子心中可眞得意，祇要石姑娘此刻不出現，他就有理由在羅老大的面前混過去。

就算是短短的一盞茶光景，他就會高興不已。

他可以不必同石家的人再見面。

更不必同石姑娘搏鬥了。

因爲他根本就不想同石家再爲敵。

小五子在樹上四下看，他很想看到石倩，他不明白石倩爲甚麼不來。

遠處，羅老大等已與石老太婆雙方敵我分明的站開來了，動手之前的氣氛就是那樣子。

小五子要細看雙方的決鬥，卻又想去找石倩，所以他隱藏在樹上也在急。

此刻，雙方見面先鬥上嘴。

羅老大雙手插在兩脅下，嚴然老大姿態，嘿嘿冷笑道：「各位，可是在遊山玩水呀！」

石老太太面目酷冷的道：「老天有眼，成玉有靈，總算被我們兜住了，嘿……不錯，我們是遠道而來遊山玩水，不過，更重要的是來兼辦一件大事！」

羅老大心無所動的道：「那一定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情了？」

石老太太咯咯咬牙，道：「你猜對了，如果這件事情不重要，天下還有甚麼事情更能令我老太婆江湖中一找便十年的？」

羅老大笑了。

他笑得好像很開心，但還是難掩其陰險的一面。

他比起「笑裏藏奸」文公度的笑容，就要差一截了，文公度的笑總是叫人猜不透他心中秘密。

石老太太道：「你還笑得出來？」

羅老大道：「我爲甚麼笑不出來？是甚麼事情令你在江湖上瞎摸十年？你能說出來嗎？」

石老太太道：「就是爲了找你們七惡，如今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所以應該笑的是我們，嘿……」

石老太太的笑是包含了多少的辛酸，滲雜了多少的仇恨，所以聽起來不但令人不痛快，簡直還叫人起雞皮疙瘩。

羅老大道：「找我們？」

「不錯，一共找了十年。」

羅老大眨眼睛，道：「找我們幹甚麼？」

石老太太忿怒的大聲叱道：「你們幹的好事，你們殺了我的丈夫石成玉，難道你們忘了嗎？」

羅老大回過頭來問錢一串道：「會有這種事情？石成玉石大俠是我們殺的？」

錢一串搖頭道：「沒聽說過呀！」

錢一串見羅老大如此一問，立刻明白羅老大又在動歪心眼了。

雖然羅老大事前未言明，但相處幾十年，祇要羅老大放個屁，錢一串就知道是香是臭。

當然，白爾艷幾個人也會知道，所以他們都故意裝着迷惘的不開口，且看羅老大導演下去。

羅老大沉聲問錢一串，道：「看看生死簿，上面是否記載石大俠的大名！」

錢一串果然取出個小摺子，他攤開來仔細看，從頭看到摺子尾，上面是寫了不少字。

「沒有，沒有石大俠的名字！」

錢一串收起摺子來，又道：「石大俠不是我們殺的！」

其實那摺子上面記載惡人洞的各種開銷，吃花用等全在上面。

羅老大面對驚訝的石老太幾個人道：「你們聽到了，我們並沒有殺你丈夫石大俠，這一定是誤會！」

石老太忽然咆哮的道：「酒肉和尚不是說假話的人，百花谷的四女婿更是君子，他們明明說你們七惡殺了我丈夫石成玉，這不會是假！」

「怒崑崙」王不邪搔着滿嘴鬚子，冷冷地接道：「能殺得了石大俠的人，江湖上並不多，你們七惡難道敢否認嗎？」

「大漠飛鷹」祈大山閃動着一雙烱烱鷹目，厲聲叱道：「羅老大，眞人面前休說假話，我那石兄當年抱着一腔熱血趕赴西京，爲的就是去助人的，不料卻被你們害死在西京城外，此事之後，西京總督府的一批寶物，便被你等中途在華陰劫走，十年了，你們卻遠走高飛的藏起來，今日遇上，還有何話好說？拿命來吧！」

羅老大忙搖手，笑道：「等等，且聽我一言！」

石老太太道：「你還有話說？好，看你還有何話好說！」

羅老大脖子一硬，道：「我當然有話說，西京的那批寶物確實被我們七惡與八邪聯手劫走了……」

石成金厲聲道：「承認了！」

羅老大道：「我並未承認殺石大俠！」

一頓，又道：「而且我們最近也殺了百花谷的四女婿，上官蘭花的丈夫劉言！」

石老太太忿怒的道：「百花谷絕不會就此甘休！」

羅老大淡淡的道：「我們不怕，是他找上門來，我們絕不會伸長脖子挨刀吧！」

他重重的看了對面幾人一眼，又道：「就如同各位，你們如果不相信我的話，定要玩狠的，我以爲吃虧的必是你們！」

白爾艷指着附近大石頭，笑道：「看，那石頭上還留有血跡，劉言的血。」

石老太沉吼如虎：「你嚇誰！」

羅老大道：「你別吼，我可以告訴你們，青衣江上無憂島的八邪，他們當年最先探聽出那批寶物，所以他們提早了兩年便開始佈置，我以爲，石大俠如果被殺，必定也是文公度他們幹的。」

石老太臉色一緊，道：「你否認不是你們七惡幹的？」

羅老大道：「有誰能證明？有道是：『强盜沿街走，無贓不定罪』，可不能憑猜吧！」

石老太道：「你又怎麼能證明是文公度他們幹的？」

羅老大道：「有人如果妨礙他們劫寶，必會遭他們的毒手！」

石成剛抖着彎刀，喝道：「你們也參與了劫寶之事！」

羅老大道：「我一開始就承認劫寶，但文公度他們早已在西京潛伏兩年之久，什麼風吹草動他們不知道？」

於是，石老太幾個人怔住了。

（未完・廿六）

小子統吃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　士・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大相國寺中至空大師與艾慈、勞克商討計策，爲了保護寺中一對龍珠不至被劫，定要削弱丁百年、勾鴻、崔大娘等聯合的一股力量，故設妙計派人送密函，向勾、崔兩家告急，說明艾慈乘虛往崔家莊及勾家寨掃蕩，兩家曾吃過艾慈大虧，驚怒交加，即刻趕回莊去，艾慈則便在半途攔截，痛打喪家犬……

一舉殲滅衆梟霸　關洛道上慶太平

如今就是這樣，崔家兄弟就是不識相。

甚麼叫「不識相」？

就是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的結果就是找死。

但無論如何，艾慈也不會去追趕崔志虎，人總要厚道一點，崔家四兄弟三死一傷，給崔家留條根，指望這頭虎以後不再傷人就好了。

艾慈這時候就是這麼想。

夕陽焦黃一片，照在老黃河的河道上的陽光總是一片片的金黃色，那是非常迷人的色彩。

艾慈的心中打算，快馬加鞭，能不能趕着二更天進入汴梁城。

不過，眼下可得找家小飯店，只因一大早帶的五斤饅頭，過午就已經全都吃光了。

艾慈能吃，也是他的長處之一。

＊　＊　＊

當艾慈快馬加鞭趕回汴梁城的時候，汴梁城的城門剛關上不久，他心中明白，自己在途中吃飯，眞的躭誤了不少時間。

他本來可以及時趕到的，就因爲飯店裡臨時趕着吃了三碗麵條，才把時辰給躭誤了。

隨着城裡有人在走動，艾慈就在城門外低聲下氣這打商量：「看城門的軍爺，你只要稍稍行個方便，抬抬手，在下就過去了，在下有着急事要進城呀！」

「你這個人也很囉嗦，汴梁城的大門是隨便一句話就能開的嗎？再等三四個時辰城門就開了。」

艾慈低聲道：「外面風大露水重，等幾個時辰會凍出病的呀！」

另一守門的冷冷道：「等幾個時辰就生病，爺們長年熬夜，替一衆百姓守大門，爲的甚麼呢？朋友你可知道，咱們這是天天守夜盼天明，冬夜還得喝西北風，那才叫苦上加苦呢！」

突然，門裡壓低聲音道：「朋友，有句話你也應該聽說過！」

艾慈早已心中雪亮，却故意問：「甚麼？」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朋友，難道這種事也用得着明點嗎？」

呵呵一笑，艾慈道：「啊！我明白了，何不早說，這簡單。」

艾慈摸出了碎銀一塊，突然後面馬蹄聲傳來。

艾慈回頭看。

哪！還眞巧！

可不是楊剛與兩個大和尚回來了。

三人見城門外來了艾慈，不由大喜過望，艾慈打過招呼，便對城門內道：「爺們開門吧，這點銀子足夠買兩斤燒刀子，慢慢飮，到天亮也喝不完。」

眞是應了那句不算罵人的罵人話——有錢能使鬼推磨。

城門被兩個守城門的拉開了。

一邊推着大門，守城的伸手接過銀子，笑嘻嘻地道：「行路在外最是辛苦，能摸黑趕夜路，一定有重要事情辦，大爺們快進城，別誤了重要事情。」

艾慈一馬當先馳進城。

楊剛三人隨後跟着進。

艾慈根本不看守城的人，他以爲守城的人是可惡的，但也怪可憐的。

他們的行爲是不當，但比之拿刀在山中打劫可要善良多了。

他們至少也比「馬痳子」要可愛得多了。

馬痳子的本事不大，但會帶上二三十個人在山中打劫，他也不放過寺廟，如今這些守城的只是伸手討小錢，你能說這種人可惡？

這世上有許多官家的人伸手要小錢，可憐嘛！

＊　＊　＊

四個人夜裡拍馬馳到大相國寺，至善已在門外高聲叫，立刻寺門大開。

一行人走入大相國寺，那至善與至仁當即迎着大殿佛像長跪三叩拜，口中還唸唸有詞呢！

艾慈就着大殿燈光，可以看清兩個大和尚的面孔。

那是兩張興奮而又充滿感激的笑臉。

至仁在前導，四個人來到後面的方丈室。

至空大師已與勞克二人站在門口相迎。

至空見至仁背着黃緞包不由大喜，他抖着雙手接過一對龍珠，口中喃喃，慈目中微見淚光。

龍珠再度出現，大相國寺的後殿上，那條八丈長的長形盤柱雕龍的雙目，又將出現神光了。

楊剛似是無動於衷，他只關心一件事，那便是他的八方鏢局，因爲林火烈的拉攏，出力保這一趟鏢，而闖門大吉，中途被丁百年拆鏢，這在江湖上從未有過的事，造成他的奇恥大辱。

楊剛不是省油燈，他關了八方鏢局的大門，目的就是要找回顏面。

他把丁百年存放的羅漢藍寶石告訴大相國寺，然後與石魁商議，想出另一計謀來。

大相國寺的大銅鐘鳴放了。

一百二十個大小和尚，一齊擠跪在大相國寺的後殿上面，團團的圍在巨柱盤龍的四周。

那仰視於半空巨龍，一爪上揚，另一爪虛空下壓，只是雙目已用黃綾覆蓋着。

此刻，至善與至仁各托一個龍睛，騰身而起三丈有餘，二人雙臂互攀在高處。

於是黃綾被拉開了。

就在這時。

大殿上至空大師率領衆僧開始唸着大悲經文，一殿的嗡嗡之聲。

外面的鐘聲更嘹亮了。

夜空中，幾乎整個汴梁城都聽得到。

巨柱上面的龍頭又現出來了。

所有的衆僧仰着頭，至善與至仁已將龍珠用力嵌進空洞的目眶中，剎時一片光芒夾着溜溜極光暴射出來。

那眞是令衆僧歡騰的一刻。

唸經之聲更加嘹亮了。

＊　＊　＊

艾慈跌坐在方丈室不開口。

勞克却在同楊剛低聲地說甚麼。

半晌，楊剛才把着說完。

勞克已笑道：「果然不出所料，你們遇上勾家的人了，嗯！幹得好。」

楊剛道：「你早料到了？」

勞克笑笑道：「也可以說是我的安排。」

不料，艾慈竟然冷冷地道：「你的餿主意，令我白白幹麼一場，半紋子也沒有撈到呢！」

勞克道：「別撈銀子了，我們能把敵人兵力分散掉，已經等於撈到大把銀子了。」

艾慈一瞪眼，道：「怎麼說？」

勞克道：「你怎麼又不機伶了？把敵人兵力分散，然後各個擊破，如果他們一齊來，不定我們吃大虧，萬一死了人，你那麼多娃兒叫誰養？」

艾慈一拍大腿，道：「眞有你的。」

大相國寺的鐘聲不響了。

這時候從外表看，寺內一片沉寂，所有的和尚，大部份懷着興奮的心情入睡了。

透着禪室窗子，艾慈引頸伸頭望出去，不由自語道：「乖乖！莫非那話兒來了？」

一旁的勞克一楞，一口便吹熄了房中的油燈。

於是三個人自窗眼望出去。

楊剛只瞥了一下，便低聲冷笑，道：「二位，趕快抄傢伙吧！」

艾慈道：「走，咱們先迎上去再說。」

眞快，拉開門，三個人便溜上正殿外的三尺高大台階上，三人併肩站在一起。

他們個個激昂。

勞克雙目直視牆上翻落下來的幾條人影兒，冷冷地喝道：「各位的消息還眞夠靈光，也夠快的。」

楊剛也冷冷地說道：「而且選的時辰也非常適當，不論是偷還是

搶，也只有這個時辰是最好下手的。」

低沉地吃吃笑，丁百年一身短紮跨步走了上來。

灰慘慘的月光下，丁百年振一振手中劍，道：「老偷兒，你眞不是東西，一大早就把勾崔兩方面人馬騙開這汴梁城，你不只是三隻手，更是個大騙子。」

勞克呵呵笑，說道：「紙上明明寫着騙他的話不是人，怪的是他們根本就不是人，你怪誰？」

他一頓又道：「要說你丁大堡主應該謝謝我才是。」

丁百年沉聲道：「謝你？」

勞克笑嘻嘻地道：「因爲龍珠只有一對，試問，若是他們兩家也一起來，龍珠到手你該怎麼分？」

丁百年嘿嘿笑，道：「他們不要珠，他們只要那小子的命。」

他伸手指着艾慈。

楊剛則嘿然冷笑道：「丁百年，你好沒來由，八方鏢局一向對飛龍堡不薄，而且又答應按你定的利潤抽成，黑道上的規矩再怎麼歪也歪不出一個理字來，想不到你老小子抽了成得了好處，還要中途截我的鏢，當場拆鏢。你可曾想到過，拆鏢就是拆我的鏢局的招牌，今日大家照上面，姓丁的，你得給楊某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交代。」

丁百年嘿嘿一陣笑。

剎時，他的人馬全都來了。

丁百年嘿嘿笑道：「楊剛老兒，休得在那兒自以爲是而理直氣壯的指天罵地一味的派大爺不是，當時，我沒有把東西留下來，已經給了你足夠的面子了，你應該感恩圖報才是。上回還帶了兩個和尚找上我飛龍堡，兩件寶貝都已弄到相國寺，說來說去你老小子背後出的餿主意，你能說你不該死？」

楊剛悲壯地厲吼道：「住口，你眞的以爲你就是當今道上的領袖人物了，哦呸！狗屁！你是甚麼東西，你只不過養了幾個殺手爲你效命，橫行在山野小鎮上而已，你老兒就狂傲得不知自己是老幾了，你砸了人家的招牌，斷了別人的生計，竟說別人該死，你這老兒眞是太狂傲了。」

楊剛抬手戟指在丁百年身後的石魁，道：「石魁，想不到你自甘墮落，投靠飛龍堡，我眞爲你可惜！」

石魁頭兒一仰，道：「石某總該要找碗飯來吃吧，再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丁堡主出手就是四千兩銀，石某幹副總鏢頭，那得幹上多少年？總鏢頭，人都是爲銀子拚命，你多包涵了。」

楊剛掄動金背刀，道：「石魁，一個人的志節，不是用銀子可以買到的。」

石魁嘿嘿笑道：「冠冕堂皇的話誰都會說，那當不了飽，也無法充饑，總鏢頭，你就省省勁吧！」

緩緩的，丁百年身後走出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來。

細看之下，敢情正是「閻王舅」米長風夫婦。

「誰是『黑桃愛司』呀？」

聲音低沉而有力，不像風燭殘年老人開的口。

艾慈微微笑，道：「二位老仙翁，有甚麼指教？」

米長風在台階下走上兩步看，不由點點頭道：「這娃兒透着一臉的機伶樣，比天剛那個挑吃撿喝的兒子中看多了。」

天剛當然就是熊天剛了。

也就是寶山城的大豪。

米大娘道：「你是說殺了這小子有些可惜呀！」

她頓了好一會，抬起了頭看了米長風一眼，道：「老頭兒，別忘了，咱們趕來汴梁城是幹甚麼的。」

米長風點點頭，說道：「我不會忘記的，咱們是來這兒提他的腦袋瓜回寶山去的，怎麼會忘呢！」

艾慈聳聳肩，笑嘻嘻地道：「我尊敬的兩位壽星老，二位怕已過了八十大關吧？」

米長風糾正道：「八十五了，孩子。」

艾慈笑笑地道：「八十五的歲月有多悠久，能夠活上這麼大一把，可眞不是容易的，小子佩服之餘還透着一股的羨慕，因爲二位活得老變成小，老天若是再把二位蛻層皮，那就更年輕了。」

米大娘沉聲道：「小子怎麼說話？」

艾慈道：「我的米大祖奶奶，你們老皺皮下包的是一顆童子心，外乾中强，人若活過了八十，死也是閻王座上的嘉賓，單就二老火氣盛，雄心高，兩手似乎仍想沾血腥，就令人吃一驚。」

嘿然一聲笑，米長風道：「二十五年未曾走出大門，江湖上眞的烏煙瘴氣，亂七八糟，這種烏鴉落在猪身上的局面，是需要我老人家出來大力的整飭了。」

艾慈道：「江湖上牛鬼蛇神俱成精了，既然二老拍胸出面，可好，那就烏龜過門檻——且看二老這翻(番)了。」

米長風拐杖沉重地一頓，道：「小害人精，老夫先拿你開刀，你可知罪？」

艾慈大感滑稽，也覺得實在好笑，說道：「老祖宗，你說在下敝人人小，是個小小的害人精？」

米長風怒叱道：「你還不承認？你抄了我侄兒熊天剛的家，殺了他父子兩個人，招搖撞騙，殺人

蠻幹，道上那個不恨你入骨的？如今，你在老夫的面前，不但不認罪，反倒嘻皮笑臉，振振有詞，歪理原本不值錢，被你說得有三兩三，心狠手辣之外又奸猾成性，似你這種陰險小人，留在世上，還不知要有多少人受你的禍害，遭你的毒手，你想我老人家今晚會放過你嗎？」

艾慈也火大了。

他頭一偏，雙手叉在腰眼上，道：「呵呵！原來你是替熊天剛那個吃肉不吐骨頭的人熊來報仇的呀！小子倒是要問問，寶山城中五十多可憐的姑娘在他開的怡紅院爲他賺大把銀子，他還不滿足，自己還在關洛道上幹獨行盜，殺人越貨，難道你這侄兒也該活得同你二位一樣高壽？」

米大娘叱道：「管你娘屁事，你是甚麼東西？」

艾慈無奈地道：「二位老仙翁，像我艾慈，只不過在他們的身上弄那麼一點點的油水而已，原也沒有打算要他的命，可是他們堅持一定要切我身上的肉，挖我的心肝，我這麼的年輕，誰想死，便也只有卯足勁幹上了。」

米長風沉聲叱道：「小子，年紀輕便是個害人精，你若活到八十整，那得死多少人呀，所以你別活了。」

艾慈怒目相對道：「你二人才眞是老壽星吃砒霜——活膩了，說了半天，口沫飛滿天，一心還是要我的小命，娘的，我一路尊賢敬老，你這兩個老不死的拿我小子當小鷄，你們別以爲自己不得了，乾脆，大伙豁上幹吧！」

雙方這是開場白，好戲就要連台了。

突然，大殿的一角黑呼呼的衝出一羣光頭和尚來。

仔細的數一數，總有三四十個。

每個和尚手持齊眉棍，一下子把場中的人圍了起來。

「阿彌陀佛！」

只見，至空率領着大相國寺兩位大護法至仁至善，大步的走出殿來。

至空雙掌合什，道：「米老施主別來無恙？」

米長風擧首看過去，冷冷地道：「至空，你還沒有死？」

至空笑道：「米施主眞會說笑話，論年紀，米施主比老衲大上七八歲，排隊也還輪不到老衲呀！」

他頓了頓，又道：「爲了息事寧人，莫過於各位施主立刻離開大相國寺。」

丁百年道：「不難，只要交出一對龍珠來。」

至空冷冷地道：「龍珠乃是佛門之物，經過了這次的奔波，業已重歸龍體，怎好再取下交施主呢！」

丁百年嘿嘿梟笑道：「佛門之物又怎麼樣，丁某並非在乎龍體本身的價値，但却不能放棄上面的武功秘笈，老和尚，你應該明白，將絕世武功秘笈留在龍體之內，那是對大家及武林都沒有好處的。」

至空道：「以訛傳訛，丁施主上當了。」

丁百年嘿嘿冷笑道：「單單憑你這麼一句話，就想動搖了丁某人的奪寶心意，嘿嘿！沒那麼簡單。」

至空一怔，道：「看樣子你是志在必得了？」

丁百年道：「包括那尊羅漢藍寶石在內。」

勞克忽然笑道：「强取豪奪，打家劫舍，他娘的只有一個想法，你的是我的，我的當然還是我的，誰若口說『不』字，一刀就叫他去見閻王，去你娘的六二五，到了免不了幹一場，那就動手吧，我說兒。」

米長風的拐杖一陣搗，地上的方磚碎了好幾塊，他戟指艾慈道：「你是第一個，下來受死吧！」

艾慈道：「老狗，你劃下道來吧！」

老祖宗一下變成了老狗，氣得米長風一哆嗦。

他重重地說道：「小子，我可有言在先，一出手，我們就是老夫妻兩根杖，非把你搗爛搗碎不可。」

勞克也笑笑道：「這下子可好了，江湖上誰也都知道小子與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你們來個一對夫妻檔，正好碰了我們的合夥檔，二對二誰也不會感覺到吃虧的，來吧！幹吧。」

米大娘叱道：「別他娘的窮磨了，你們一人，我們夫妻倆，你們千軍萬馬，我們仍是夫妻倆，你們二人就出手吧！」

艾慈對勞克道：「我可敬的勞大叔，你老是不是覺得這場面夠偉大，想力求表現一番，以求流芳千古？」

勞克道：「就算不能流芳千古，至少也算死得其所，大相國寺一羣和尚會超渡我老人家的，對吧！」

米長風嘿嘿地笑道：「好！好！快人快語，又有自知之明，我老人家也決心給你一個痛快。」

「阿彌陀佛！」

至空說道：「各位施主一定要在這大相國寺裡血流五步，橫屍當場，造成各人終身遺憾的事來不成？」

米長風一甩衣袖，冷冷地道：「至空禿驢，你既然不願割愛寶物，又不願見我老人家提走這小子項上人頭，盡在那兒放閒屁，管鳥用！」

他一甩手，叱道：「退一邊去，我老人家已經等不及殺人了。」

丁百年見米長風要打頭陣，又是勁敵艾慈，心中自然就高興。

當下對自己率來的殺手道：「大家朝後退一點，看米老夫婦先將那不知死活的小子給收拾下來。」

勞克也動了。

他沉聲地對艾慈道：「有道是，回鍋的油條特別香，小子，今晚就來領略一下這種香的滋味吧！」

艾慈道：「別管甚麼香不香，小子見大叔這種爲我兩肋插刀之擧，衷心的感動得想哭了。」

米長風勃然大怒，未等艾慈站定，便快如附體的遊魂一般，灰影晃蕩中已經罩上了艾慈。

只見他手中的鋼拐只一點上面，便是一頓敲、砸、搗、撞、碰、打，一招二十一式，立刻把艾慈圈在他的杖影中。

光景還眞是凶！

利刀幻化出團團堅實的刃芒，刀背盡在打上來的鋼拐上撥、擋，發出了叮叮噹噹打鐵聲，碎芒便也像五月花炮似的爆開來。

艾慈聚精會神的使出一溜刀法來。

不過，這一回他一反常態，守的多，攻的却少。

原來，他在琢磨着，如何弄幾個……

勞克兜上了米大娘。

勞克憑着一雙肉掌幹，偶而發出了一聲悶哼來，就是沒有艾慈這一邊那麼的熱鬧、刺激。

勞克並不求勝，當然也不會敗，他只是把米大娘鬥得發火了，再把她與米長風二人之間的距離拉開來，也免得這兩個老傢伙來個大結合。

勞克硬是拆散這一對老鴛鴦，逼得米大娘與丈夫各自爲「政」，互不相干，要互應更是不能。

米長風一番搶攻之後，艾慈未被逼退半步，老臉上眞的有些掛不住了。

不禁大吼一聲。

只見他身隨杖轉，杖影虛幻，就在一路變化多端中，夾着一股渾厚力道，凌厲至極的又是一番狠打。

從外面看來，那杖影銜接得密密層疊，有如一排排海上長浪，聲勢不但驚人，而且又凶猛萬分。

艾慈本來不退讓，他要硬打硬拚的。

但，當他發覺敵人這種精猛老辣兼而有之的打法，招招實在沉穩凶狠，比之一般的花拳繡腿，可中用多了，實在多了。

於是，艾慈陡然彈起三丈高，利刀也撒出了一片極光流閃，自米長風的頭頂飛掠過去，聲勢駭人。

米長風乃是識貨家，大吼一聲，一拐刺向上空，身隨艾慈去向橫跨一大步，光景只等艾慈落下來，便要搗他個措手不及了。

然而艾慈却在電光石火中，已覷準敵人企圖，不等敵人站穩脚步，便已下壓身子，從敵人左側落下來。

米長風嘿嘿一聲撩杖後打，左脚後抽，連打帶躲，應是恰當好處，不偏不歪的最好佳作。

不料，艾慈就好像是米長風肚裡的蛔虫一樣，他捏拿住米長風的意念，就等於拉住了敵人的小辮子一樣。

就在米長風一拐打空，他却使了個空翻，又自敵人頭上翻過去，利刀便也在此時平削而帶起一蓬血雨。

他在躲閃中刺殺敵人，用的正是刀譜上最難的那招「普渡衆生」。

血自米長風的右脅帶上後背，老傢伙的血還眞不少，洒了一地。

一聲破空淒厲大叫，米長風雙手緊抓拐杖東搖西晃，就是不願倒下去。

在此同時，與勞克拚命的米大娘，却仍然對空手搏鬥的勞克沒辦法。

勞克就是用他那傲視江湖的「八步遊魂」，盡在米大娘的四周悠悠蕩蕩，幾乎弄得老太婆眼花撩亂。

米大娘聞得丈夫的叫，收起拐杖便撲向艾慈，不料勞克借機在她身側一晃，鐵拐已落入勞克手中。

米大娘火大了。

她尖叫着一飛衝天，一個觔斗到了丈夫邊，正好扶住了搖搖欲墜的米長風。

她的雙手一托，米長風已歪在她懷裡。

米長風已暈過去了。

米大娘一把抱起米長風，也不管丈夫正在流血，頭也不回的越過人叢，翻過了寺牆，轉眼之間不見了。

和尚們不會出手攔，就是艾慈也不會出手的。

誰也看得出來米長風傷得眞不輕，以後是死是活，難下定論，不過米大娘對她大妹子已經有交代了。

* * *

丁百年本指望米長風一擧放倒艾慈的。

剛剛開始的時候，米長風的架式還眞叫丁百年「魔心大悅」，却不

料老一輩的玩意兒久藏生銹，不太靈光了。

二十來個回合，已血光崩現了。

勞克手上抓住米大娘的拐杖，本想擲還米大娘的，但見米大娘抱起米長風越牆而去，心中生起了無限的感觸來。

這是人性的反應。

人老了，眞的那麼怕死麼？

那種年輕時候的衝勁而不畏死的決心，早已因歲月的增加而腐蝕殆盡，尤其是成就大、銀子多的人，更不願意遽然而死。

當然死了就是不會動了，一死百了，這百了二字就表示你再是有權有勢，一旦死了，還是要光着屁股走了。

朱長風夫妻倆實在是不該在如此高齡還看不開，拋頭露面死而「有」憾，實在是不值得的。

丁百年這時候才看到勞克的眞面目。

他重重地道：「老偷兒，本堡主看走眼了，想不到你還眞他娘的深藏不露，天山八步遊魂，你是在那兒偷學來的？」

勞克呵呵笑道：「丁大堡主，甚麼是八步遊魂？你別逗趣了，老偷兒只是用上七手八脚看家本領而已，認眞說來，在咱們偷字界中，能使出七手八脚也算尖而又尖的高手，如此而已，如果眞刀眞槍，那得看我的小夥計『黑桃愛司』的了。」

小夥計指的當然是艾慈。

但丁百年的心裡已經很明白了，勞克的武功可是不比那黑桃愛司小子差，也許他比那小子更難對付。

只聽得丁百年冷冷哼道：「別管甚麼八步遊魂，甚麼七手八脚，今夜總得拚出個結果來，拋開生死榮辱，何妨來一次玉石俱焚。」

楊剛厲聲道：「丁百年，少在那兒慷慨激昂，遑論生與死，咱們先算一算拆鏢的舊帳吧！」

丁百年嘿嘿冷笑道：「楊剛，老夫看你在爲和尚們包攬是非了，老夫就成全你。」

他回頭對賀天鵬與于上雲道：「你二人進寺奪取龍珠，卜總管、齊副總管力阻老偷兒與姓艾的小子，石魁抵擋衆和尚，如有阻擋，格殺勿論。」

他一口氣將任務分配完，便揮劍指向楊剛。

劍身發出了「嗡嗡」之聲。

只見三朵劍花品字形的指向楊剛胸前三大要穴。

楊剛金背刀迸射出一片金芒，密密的佈在身前兩尺地，刀背刀刃交替上下翻轉，一溜的演出推、搗、撩、撥。

轉眼間，刀身已十八翻，硬生生的把丁百年的三招十八式阻於一層層的金光之外。

兩個人交上手，立刻盡展所學，深厚的武功，加上搏擊的經驗，而使得二人在一時間難分勝負。

賀天鵬與于上雲揮動兵刃往寺內殺，至善和至仁也迎了上去，力阻其攻勢，四個人就在台階上狠幹起來。

卜在冬與齊中岳人打橫攔住了艾慈與勞克人，却並未立刻出手。

爲甚麼不出手？

原因很簡單。

這二人心裡各自都很明白，合二人之力也不一定打得過一個黑桃愛司，何況還有一個老賊偷！

只要二人不出手，應是僵持局面。

勞克呵呵笑道：「這他娘的在打羣架嘛！沒意思，你小子一人去玩吧，我陪大和尚喝茶去。」

艾慈伸手讓，道：「大叔請，恕不送。」

勞克衝着虎目圓睜的卜在冬咧嘴笑，緩步走向台階下，一逕來到至空前，道：「大和尚，喝茶去吧！」

「勞施主請！」

這二人正往大殿內走。

賀天鵬暴喝一聲：「那裡走！」

他五指似爪，出掌如風，光景正是他的絕活「撕破天」。

他本來正與至仁交手，才不過五招，發覺勞克與至空要往寺內走，唯恐二人去隱藏龍珠，是以拋下至仁，便撲擊過來。

賀天鵬的右刀劈左手抓，眼看就要擊中至空，却不料至空雙肩一垂，並不當一回事，仍然舉步往前走。

就在這時候，勞克斜身出掌交互前伸，宛如老鴨振翅水面走一般，那麼巧妙的擦着賀天鵬的身邊閃過。

賀天鵬幾乎已經得手了。

但突然右腕一麻，砍刀「噹！」一聲跌落地上，接着便是右腿彎一屈，人已匍匐在地上了。

看去像是跪在至空面前似的，一時間站不起來了。

突然，四把飛刀迸射過來。

正射向勞克落脚的地方。

四把飛刀實在快，也出乎勞克想像之外，等他發覺，飛刀已至身前不足兩尺遠。

「叭！」一聲。

勞克正應了他說的七手八脚，但見他手舞足蹈，身子猛搖，勉強躲過了飛刀，但雙掌已滴血不已。

勞克對雙手的保護，比對任何部位要小心，如今拍落四把飛刀而使雙手滴血，眞是心痛不已。

不由高聲對艾慈大吼，道：「小子，你在搞甚麼名堂，吃寃枉糧呀！」

艾慈當然知道大叔在吼他，只是當「飛刀手」齊中岳的飛刀出手以後，他才看到，因爲齊中岳是躲在卜在冬身後發刀，他未看到。

艾慈發現大叔的手在滴血，不由大怒，按不住心頭火起，怒叱道：「娘的，佛渡有緣人，老子專殺黑心的，我說兒，拿命來吧！」

利刀不見閃耀，利刀平實的指向敵人的大砍刀點過去。

卜在冬的大砍刀一圈疾砍，而齊中岳四把飛刀也抖然出手了，他的人也跟着翻向艾慈的後面，就在他尚未落地前，又是兩把飛刀出手，光景要把艾慈弄成個馬蜂窩了。

艾慈的身子前衝，利刀不見閃耀，那只是誘招，他逼使卜在冬的大砍刀走位，也同時引誘齊中岳的身形暴露，然後他才能捏準敵人的去路再下手。

果然，卜在冬的砍刀上撩，而齊中岳已將兩飛刀打出。

艾慈使了一招雲裡翻，人自卜在冬的右上方掠過，落地半旋，巧妙的又繫落追來的兩把飛刀。

於是，雙方只是換了個方向，仍然呈敵對狀態。

不過，艾慈可不再等敵人再拔出飛刀，一聲怒吼，直如天外流星，衝勢之快無與倫比，那種架式，果然氣勢如虹，可吞沒河嶽。

只見他利刀撒出一片流光，那幾乎追回逝去時光般刀芒就在他龍吟虎嘯暴喝中，突然「噗叱」之聲連着響。

緊接着血花四濺。

三個拚鬥的人，宛似成了要好哥們似的，竟一下子聚攏在一塊兒了。

三個人都是彎腰直瞪眼，目迷十色的樣子。

艾慈的利刀握在手上幾乎握不穩的樣子。

他的刀尖夠快，刺在卜在冬的肚皮又疾刺入齊中岳的胸上，但他以爲人的肚皮被刺破應該不會出刀了，然而卜在冬就是在肚皮被刺的利那，揮動了砍刀。

艾慈未躲過卜在冬的砍刀最後一擊。

他應該躲得過的，如果他不在最後一刻貪功，如果他殺了卜在冬以後疾閃，他絕對不會挨上寃枉的一刀。

而卜在冬在利刀入腹的瞬間，狠命的一刀刺向艾慈的心窩。

艾慈總算眼明手快，他猛一偏上身，砍刀劃過前胸，帶起一道血口，而砍刀微彎，刀尖便已洞穿他的左臂。

卜在冬的眼也直了。

他再也沒有力氣去刺第二刀，他甚至連拔刀的力氣也沒有了，他只一個勁的張着大嘴巴。

另一面，齊中岳也卯上了。

他不打算再有活命的機會，他在胸腔被利刀刺進去的刹那，一把飛刀已不及出手而狠狠的刺向艾慈的肩頭。

那只是一把三寸飛刀，如果是匕首，艾慈也完了。

半旋身，艾慈閃退三大步，他看着兩個敵人往地上倒下去，他的神情木訥。

立刻，就見幾個大和尚撲上來抱住他，急急的把他抱進大殿中。

路上，艾慈的鮮血往下滴。

他毫無反應，也沒有表示。

因爲他十分清楚，殺人的人也準備被人殺，打人的人也免不了被人打，這就是江湖上的平常事。

這時候，在台階上拚殺的于上雲，已被至善與至仁搶攻合擊，殺得披頭散髮。

他與賀天鵬根本走不出大殿的門。

如今賀天鵬仍然跪在地上起不來，乾瞪着一雙豹眼。

而于上雲也已經是強弩之末，就在他的長劍平掃出一招「野戰八方」想逼退敵人的時候，不料至仁的佛珠已穿過劍幕絞上劍身。

至仁手腕猛抖，至善更不怠慢，施出一招「鎖五龍」，也把佛珠繞上敵人劍身。

兩串佛珠用力收，便聞得「卡」一聲響，于上雲的劍斷了，就是右手握劍的地方也隱隱發出斷骨聲。

他的劍掉了，右腕也垂下難以上提。

于上雲臉色一寒，強忍着徹骨錐心的疼痛，立刻雙足暴抬，連環踢出，却又被至仁佛珠疾繞，抖手奮力一送，早被摔出三丈外的台階下。

那地方正是丁百年與楊剛二人搏殺的地方。

那楊剛與丁百年一番對殺，二人早已成了血人。

但丁百年似稍佔了上風，因爲楊剛本是以雙手握刀，狂攻猛劈，如今已是左臂下垂，血染衣衫，全杖右手掄刀抵抗，而丁百年不時地冷笑，肩頭淌血只是被楊剛削去一塊皮肉，並不影響他的搏鬥。

但就在于上雲被摔至丁百年足前，石魁一個箭步衝到了丁百年身邊，急切地道：「堡主快進去奪取龍珠，姓楊的由我對付。」

丁百年回顧望向台階上，正感一怔之間，突然，長髯抖動，身子前傾，「哇」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他暴伸左手，戟指石魁，道：「你……你……」

「咚！」

丁百年倒在磚地上，他雙目暴睜，滿臉迷惘，死不瞑目。

楊剛餘怒未息，一脚踢在于上雲的頭頂上，就像踢一個爛西瓜似的，只是西瓜裡是紅色的，于上雲的頭殼裡流出的是白色的。

于上雲叫也未叫出口，就死在丁百年身邊，光景是伴隨他主子同赴陰曹地府了。

丁百年的身子被推向仰面，胸口上只見一支刀柄，那是石魁刺進去的。

出刀疾閃，但丁百年連追殺石魁的機會也沒有了。

結局是淒慘的。

有時候淒慘的結局未嘗不是一種重新自我。

因爲既然淒慘的結局無可避免，那就去面對淒慘，去衝破難關，爲未來再重訂新生。

江湖生涯本就是你爭我奪，其結果就是一種無奈。

「飛天蜈蚣」丁百年不一定要那一對龍珠，他要的是一口霸氣。

如果他能把龍珠鑲在他大廳中巨柱的龍目上，那就表示他有力量領袖武林，就好像他把那尊三尺高的羅漢藍寶石明擺在大廳上炫耀是一樣。

丁百年就以爲自己高人一等，所以他明敵着來到大相國寺豪奪。

他要在血腥中追求榮耀，只可惜他把自己的力量估得太高了。

估高自己本就是一件危險的事，如果再估低了敵人，這個人的命就不長久了。

丁百年就是死在這種情況之下。

江湖上有許多這種人，至死還不會有所覺悟。

* * *

天亮了。

從大相國寺裡緩緩的馳出一輛篷車，車門前坐個虬髯大漢，他一手掛吊在脖子上。

這個人還傷得不輕。

再看看那輛馬車，前後車簾用繩子串連着，密密的看不見車內是甚麼。

篷車馳出南門往西了。

西方正是赤陽鎭。

然而西方也被人稱之爲「極樂世界」。

因爲篷車內正放了四具屍體。

而四具屍體也正是飛龍堡堡主丁百年，飛龍堡的兩位總管——卜在冬和齊中岳，以及飛龍堡殺手于上雲。

車前坐的是賀天鵬，淚眼汪汪，他那來時不可一世的威猛樣，便也隨着轆轆遠去的車聲消失在一片黃沙的原野中了。

* * *

這一回艾慈可傷得眞不輕。

卜在冬的砍刀比剃頭刀還要鋒利，左胸上半尺刀口，三根肋骨也露出來了，翻捲的血肉紅嘟嘟的，令人看了起鷄皮疙瘩。

左臂貫穿的一刀，還不知大筋斷了沒有，而肩頭上插的那把飛刀，還好未插進肩窩裡面，全被肩胛骨承受住了，這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就算他大幸，但也會在睡夢中痛醒過來。

三天後，楊剛石魁回棗縣的時候，曾到艾慈床前辭行。

只見艾慈人在發高燒，他只是把頭轉向楊剛與石魁二人，眨幾下無神的大眼睛而已。

* * *

自從艾慈重傷後，眞可憐了紅心老克。

勞克坐在艾慈的床前，他雙目紅腫，佈滿了血絲，那可不是哭紅的，他已兩日夜來未闔過眼了。

他還眞怕艾慈棄他而去。

萬一如此，他怎好向王家姐妹交代？

至空甚懂醫理，在細審艾慈的脈象之後，低聲地對勞克道：「兩天後未有任何變化，就等熱一退去，艾小施主就會好多了。」

他一頓又道：「小施主身子骨硬實，不出一月，應可重新奔馳於江湖上了。」

勞克面無表情道：「他小子如果撒手西去極樂，丟下那麼三兩處爛攤子，那可怎麼得了？」

至空笑道：「小施主菩薩心腸，我佛必然保佑，勞施主儘管放心，倒是你雙手的刀傷，也該換藥了。」

勞克雙手纏着布，但心痛比手痛更爲厲害，他那想得到大相國寺一場拚鬥，他與艾慈雙雙掛彩，這若是勾崔二家也在，那還得了？

不過，他想到經這一戰，關洛道上將會太平許多年了。

他想着想着也笑了起來。

* * *

果然，第三天艾慈的高燒退了。

他開始喝着老山人參湯，更吃着至空爲他配的藥。

最高興的還是勞克，因爲他有許多話要對艾慈說，也有許多事情等着二人合作呢！

艾慈有點兒想家了。

他想着寶山城住的兩個嬌妻。

兩個嬌妻都比他大，可是老婆大幾歲，丈夫當寶貝，如果他回去養傷，王家姐妹一定侍候得比這兒的和尚舒服得多。

* * *

秋陽冬升。

天空蔚藍。

微弱西風下，偶爾掀起地上落葉滾滾。

人心也在滾動，艾慈新婚不久，他在重傷之後最想家。

他也想山中兩處寺廟中的娃兒們，多天未去看他們了，娃兒們一定在翹首盼望了。

勞克在馬上無表情地道：「小子，如果我是你，寧願先回赤陽，先在小三船上養好身子，再回去。」

「爲甚麼？」

「你看你這一身傷痕纍纍，元氣大傷，而且還流了不少的血，成了個空架子，怎能經得住那火鳥燃燒呀！」

「火鳥？燃燒？」

勞克道：「你的鳥能見了美妻不燃燒的呀？才怪！這要是一旦鳥變火鳥不停的燃燒，你的身子吃得消？我看還是回赤陽的好。」

艾慈拍拍口袋，笑道：「你不知道，至空大師送小子靈符一道，我甚麼也不怕。」

兩個人又開始笑話逗趣了。

艾慈還來了一段梆子腔，反倒使勞克笑歪了嘴。

梆子腔也有一段黑白講：

「那西邊的太陽往東邊落，

媳婦上床給公公暖被窩，

小丈夫下河去抓魚，河裡摸出一隻鷄，

公公上山去打柴，打得一擔活鯉魚，

那婆婆上街去買葯，袋子裡裝的是大蒜，

你若問這是那門子的事呀，

咳……

這就是十八扯的前一段呀……

咳……」

勞克沒聽說過這一段，但他却呵呵笑了起來。

* * *

二人終於回到了寶山城。

當二人緩緩騎馬來到寶山城南門牆邊的王家飯店前，發現老岳父正與人坐在桌邊品茗話家常。

一見艾慈變了個人似的那麼乾瘦臉黃，王老頭還眞大吃一驚，他重重地道：「大夥正盼你回來過中秋呢！」

王家姐妹聽了忙從店裡走出來。

一看艾慈模樣，王小倩鼻子一酸，道：「你是怎麼變成這樣子了？」

她的淚水眞快，一下子掛兩腮。

勞克道：「這一回他傷得不輕，我把他送回來，切記看牢他，別叫他再往外面玩命了。」

艾慈那能住得安心的？

他還有那麼多娃兒在等着他呢。

就在兩個嬌妻細心的呵護下，過了中秋，人已好得就像個沒事人似的，甚麼火鳥的，狗屁。

不過，他還是被兩個大妻拖住不放，直到又過了一個月，他們才往大山裡奔去。

這一回，連上心庵的女娃兒們也知道勞爺爺與艾大哥一齊來了。

艾慈滿懷愜意，左擁右抱笑瞇瞇的。

突然，附近傳來勞克的聲音，道：「小子，我老人家先走了。」

艾慈猛一怔，道：「大叔要走？」

勞克道：「老克不想叫愛司吃掉，所以我要走了。」

艾慈笑道：「甚麼意思？」

勞克道：「五五分帳我也覺得吃虧呀！」

艾慈已知道勞克的銀子也花在這兩個寺廟裡，便高聲道：「若不五五分帳，你要怎麼分？」

勞克的聲音微微傳來，道：「我獨吞。」

艾慈立刻明白，獨吞就是不分，銀子兩人去弄，又何必再分？

他立刻大聲道：「大叔，就依你的，三兩天我去赤陽三道灣找你，等着我喲！」

沒有回音。

但艾慈心中明白，勞大叔就是趕回去調教白小三去了。（全文完）

上文提要：閻王灘的江邊，白虎堂總堂主王偉山守着三艘大船，派出總管石升與高手林不凡帶着二十幾個人，分四批進入森林密處，他們以爲不消兩個時辰便可結束君不邪等四個人的性命，沒料到去的人全陷於君不邪等預先選好佈置好的深潭或泥沼中，連石升、林不凡也喪命在屠仁刀下，待王偉山知道上當了，已經過了一晝夜……



義海搏命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短兵相接見眞章　官家追捕退後方

君不邪道：「王總堂主，我們在決鬥之前，我再問你，那個玉獅子到底你把他藏在什麼地方了？」

王偉山冷笑道：「娘的，早被你們上次盜走，還他娘的回咬一口血口噴人呀！」

他此言不似假，聽得君不邪看向李凱，而李凱也在鎖眉，好像不太相信。

王偉山指着君不邪，道：「眼前形勢，雙方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但老夫忘不了一目之恨，小子，你接招吧！」

他就要出戰了。

但段昌洪却攔住，道：「不，老夫這斷臂。」

他大步迎向君不邪，又道：「亮出你的火焰刀吧！」

他「火焰刀」三字出口，王偉山急叫。

「等一等！」

王偉山問君不邪道：「你眞的手上有一口火焰刀？」

君不邪左手拿籐杖，右手已拔出那把噴出紅光芒的尺半長火焰刀了。

王偉山驚怒的道：「火焰刀，火焰掌，兩種武功合併，江湖上無人能抵擋！你從那裡得到的？說！」

君不邪的火焰刀得自於江南雙魔介子仁之手，爲介子仁所贈，那王偉山也曾聽段昌洪說過他的銀網被火焰刀所損，連帶也斷了一臂。

當時的王偉山並不十分相信，然而此刻他相信了。

王偉山不但相信君不邪手中有了火焰刀，更發現君不邪手上的老籐仗。

王偉山全身一震，又指着君不邪另一手上的籐杖，急急的問道：「小子，你另一手上是不是蛇郎君的東西？快說！」

君不邪道：「是又怎樣？」

王偉山道：「如何得到的？」

君不邪道：「算是巧遇吧！」

王偉山道：「怎麼說，又是刀又是杖的，都被你這潑皮小子巧遇上了。」

他逼近一步，又道：「小子，你說，蛇郎君的人呢？他人在什麼地方？」

君不邪道：「你以爲我會告訴你嗎？」

王偉山道：「小子啊，你知道什麼，那蛇郎君手上擁有一件稀世之寶，另一座玉獅子，只要這兩件玉獅子在手，兩獅相對照，便會顯出一種絕世武功秘笈，全是以蠅頭小楷所寫，每個字只有小米大小，十分考功夫，但如果只有一具玉獅子，誰也看不出玉獅子本身原來是件稀世寶物兼具武功秘笈。」

他似乎說得忘了現在是要雙方以命相搏的決鬥了。

雙方的人聽了他的說詞，一個個無不動容，便也急於想知道這玉獅子的下落。

君不邪不動聲色，因爲蛇郎君身邊的玉獅子已經在他的腰上口袋中了。

只是，王偉山口中他擁有的那個玉獅子，爲什麼不是假的？那麼，如果連王偉山也不知玉獅子的眞假，而定要尋到另一件玉獅子到手，那麼，王偉山的玉獅子有兩種可能。

一是他當初得到的就是一件假的玉獅子。

二是，王偉山的玉獅子被人調了包，調包之後，王偉山並不知道。

那麼，是誰會把王偉山的玉獅子調包？

君不邪忽的一瞪眼，他脫口而出的道：「是他？」

對面的王偉山已暴喝道：「小子，老夫問你話，爲何不回答？」

君不邪正在想，對於王偉山的話，下一半未聽到。

「你問什麼話？」

「你是否已得到了蛇郎君手上的玉獅子？」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一定得到了，你是得到了，要不然蛇郎君的手杖爲什麼會在你的手上？」

一邊的江中石道：「王兄且少激動，蛇郎君東方不哭已失踪江湖二十年，今日他的兵器在此出現，兄弟以爲他必已死。」

王偉山道：「他的生死不重要，玉獅子才要緊吶，如果他把玉獅子埋入地下，那該多麼的可惜呀！」

江中石道：「這件事應該去問兩個人，也許他們會知道，還有個蛇郎君的老朋友『江北黑梟』鐵占山，或許那個半瘋老兒知道。」

王偉山沉重的道：「另外二人，嘿嘿，必是那『邪神』司馬太白與『江南雙魔』介子仁了。」

江中石道：「對，當年九華山武林大會上，大伙爭的就是這兩件寶物，天知道得到手的人成了衆矢之的，早晚吃喝不寧，睡覺不穩，東躲西藏，不得安寧之日，倒不如兩手空空的離去爲妙。」

他哈哈一笑，又道：「司馬太白失去了玉獅子，他便發下誓，誰若把玉獅子亮出來，他寧願爲此人做三件事，不論什麼事，可是無人願意拿出來。」

王偉山道：「一個玉獅子輾轉七次落在老夫手中，消息傳到江湖上，司馬太白與一干魔頭們，反倒一夜之間失踪了，哈！」

他得意的笑着，又道：「他們知道老夫心中欲除掉的幾個仇家，那司馬太白功夫奇佳，怕我亮出玉獅子以後，命他去殺那些他不願殺的好友，是以早躲得遠遠了，哈！」

段昌洪道：「可是這玉獅子，聽說原是一位百歲喇嘛之神物。」

王偉山獨目怒視君不邪，道：「是他們，盜去了我的玉獅子，押入當舖，幸我早已暗中通知各地當舖賭坊多留意，找到了我重賞。」

王偉山戟指君不邪四人，又吼起來，道：「我的玉獅子呢？怎麼會出了你們這四個潑皮的小狗操的！」

段昌洪道：「王兄，至少這姓君的小子知道司馬太白躲在什麼地方，否則，他怎麼會乾坤刀法與羅漢步？」

王偉山道：「閻王坡我派七名殺手圍殺他，當時他的功夫不過爾爾，兩年之後大變，功夫已列武功一流，我相信教他的必是司馬太白那老兒。」

君不邪忽的哈哈大笑，道：「這麼說起來，司馬前輩又可以行走江湖了，哈！」

王偉山道：「司馬老兒果然未死？」

君不邪道：「吃喝拉樣樣順暢，走跑跳宛如行雲流水，順暢極了。」

「在什麼地方？」

「你沒了玉獅子，你敢去找他？」

此言一出，王偉山一怔。

江中石忽的沉聲道：「王兄，這小子今年二十出頭吧，年紀不大口氣大，人不粗氣粗，如果假以時日，他修習了司馬太白與東方不哭二人的武功以後，只怕江湖上就是他的天下了。」

王偉山道：「所以今天絕不能放過他。」

這時候了塵大師向君不邪點點頭，道：「小施主，和尚見你深具慧根，你如果答應跟我出家，這一場災難就會立刻化干戈爲玉帛，要知江湖鬥爭無休止，回頭是岸養長生，怎麼樣？」

李凱笑對君不邪道：「叫你當小和尚呢，哈哈！」

牛天剛道：「和尚是唸經的，是不是？」

了塵大師道：「唸經就是養生，打坐乃是養身。」

「和尚是六根清靜，對不對？」

「大施主，你開竅了。」

牛天剛冷冷叱道：「你不是和尚，至少你不是眞心眞誠的和尚。」

了塵大師臉皮一緊，道：「大個子施主休開玩笑。」

牛天剛道：「我問你，你不在廟中唸經打坐，跑到這閻王灘來殺

人，你他娘的會是個六根清靜的和尙？操，花和尙，惡僧還差不多。」

了塵大師一聽，立刻漲紅滿面，道：「說話太過刻薄了，你怎知老僧前來的目的？我和尙乃是點化你們才來的。」

君不邪只是冷笑，李凱却已接道：「就算你把我們阿邪點化入佛門當和尙，阿邪身上背了幾十條官家捕快的人命，他們如果找去你廟裡，你能保護得了我們的阿邪？」

了塵大師一聽也震住了。

李凱立刻冷叱：「少放閒屁了！」

君不邪道：「今日局面，各位如何過招？」

牛天剛道：「何需多問，各找對象，動手搏殺，刀子一出血肉飛標，誰能挨刀誰命大。」

他把大手指向段昌洪，又道：「獨臂人老傢伙 我們哥兒幾個的功夫，就屬我不成材，所以我找你幹，你只一條臂，咱二人正合適相配。」

他橫跨一大步，道：「王八老蛋，過來呀，你他娘的是不是怕了？」

牛天剛的這種叫陣，實在不把段昌洪看在眼裡記在心上，有些瞧不起人的樣子。

段昌洪原打算找君不邪報仇的，但這牛天剛令他氣結，不由咬牙咯咯響。

「個狗熊，你想死在老夫手下，老夫自不會令你失望，來吧！」

他緩步往前移，另外雙方的人各自閃退。

他們也各有心機，不即出招。

王偉山也一直在動心機，如何在出手之間便能收拾了這可惡的君不邪。

江中石早就怒視着屠仁了。

屠仁在四個之中，最冷酷不過。

江中石十分粗壯，一上來他就對屠仁不順眼。

屠仁也盯上姓江的，只是尙未動上手。

李凱剛才頂了和尙幾句，令了塵大師心中氣惱，而了塵大師此刻却又對他微微笑，宛如一位慈祥長者對小輩一般。

李凱不理會了塵，李凱關心的是牛天剛。

站在王偉山附近的大護法陶南，一臉的瘀腫，雙目變成了一條綫，脖子上的毒好像令他僵硬了。

陶南很痛苦，但又凶殘的怒視着君不邪。

石灘上有碎石聲，段昌洪驀地衝天飛起，他動作之快，果然是黑道高手，他人在半空中，使出一招「鷹搏兔」的怪招，人在半空中閃掠間，下面的牛天剛已七刀撲空。

「刷！」

只見段昌洪半空中單臂疾抖，一團銀芒罩向牛天剛。

牛天剛便在這時候拔身而衝上去了。

他的動作，不應該由他那麼高大的漢子使出來，誰見過大熊跳起兩丈高的？

牛天剛就躍起兩丈高下，大砍刀不但在半空中攔下了那尙未全部張開的銀網，而且刀刃帶着一團銀網，狠狠的砍劈而下。

一邊的江中石大叫：「不好！」

但却爲時已晚，就聽卡的一聲，段昌洪幾乎沒有叫出聲，就被一刀劈死在石堆上了。

那幾乎頭連臂脫離軀體的模樣，實在令人吃驚。

其實這其中有原因，不應該如此快的了帳。

原來牛天剛聽了君不邪談起這段昌洪之後，他就下決心要卯上這位江上漁隱了。

牛天剛一夜只想一件事，如何殺段昌洪。

段昌洪的銀網只一旦出手，敵人只有閃躲，從來不會有人迎撞而上。

牛天剛就如此狠勁，加上牛天剛大刀猛，段昌洪人又在半空中，他再也無法閃躲的挨了致命一刀。

牛天剛殺了段昌洪，他雙手抱刀舉向高空哈哈狂笑得連閻王灘也變了形。

「哈……你們那一個再來，哈……」

他的這種架式，這種厲烈，宛如一尊神，幾乎把王偉山幾人震住了。

忽聽王偉山叱道：「殺了一個傷殘老者，你有何高興可言、可樂！」

他把手一揮，對陶南道：「陶護法！」

陶南忙回應，道：「屬下在！」

王偉山道：「去，殺了這狗熊。」

陶南早就想殺人了，他被毒蜂螫得滿肚子的怨氣正無處發洩，聽了總堂主的吩咐，雙手抱刀衝上來了。

李凱急叫：「大牛，小心！」

這時候牛天剛才不聽李凱呼叫，立刻也抱刀衝上去了。

這二人誰也不讓誰，你一刀，我一刀的對砍對掄，足下傳來碎石沙沙響，二人口中還咒罵。

陶南罵的是：「操你親娘的，快死吧！」

牛天剛罵的是：「快死吧，操你親姥姥。」

兩人狂砍得沙石飛揚，天昏地

暗。

君不邪想到牛天剛的胯上還受了傷，那是被「快槍」林不凡臨死前回馬一槍扎的。

他皺起雙眉喃喃道：「大牛受了傷，他……」

李凱道：「我去把他換下來。」

君不邪道：「不，姓陶的傷更重。」

就在這時候，只見陶南忽的賣個破綻，牛天剛一刀疾往陶南的左肩砍去。

陶南一聲冷笑，塌肩甩手間，反手一刀切中牛天剛的腰下方。

牛天剛身子高大，陶南的一刀本是切他的腰眼，因爲那地方只有皮和肉。

不料却切在牛天剛的胯上，更妙的是切中昨日挨一槍的舊傷。

君不邪一聲「不好」剛出口，牛天剛發了野性似的雙手抱刀一路狂砍不休，直把個陶南砍到了江邊江水中。

陶南拚刀阻攔間，足下一滑，人往水中倒。

牛天剛跟上一刀殺，江水中立刻血紅一片。

「哈……」

牛天剛又是一聲狂笑。

君不邪對李凱道：「快扶他去一邊，看他傷在甚麼地方，上藥。」

李凱奔到江邊，下水拉住牛天剛，道：「大牛，快上來，跟我來！」

牛天剛走上岸，他戟指王偉山三人吼道：「我不要緊，老子今天非殺他們不可！」

牛天剛的吼叫，却引得江中石的不快。

「大開碑」江中石大步走出來了。

王偉山道：「江兄出陣，必把此獠立斃江兄的神掌之下，絕無問題。」

江中石重重的道：「他死定了。」

不料他走出五七步，迎面忽的出現一個瘦大個子，這人不是別人，屠仁是也。

屠仁雙手握着尖刀，他冷笑道：「若是打車輪戰，休想，要動手，屠大爺接下。」

江中石大怒，戟指屠仁罵道：「你是甚麼東西，娘的，江大爺早就看你不順眼了。」

屠仁毫不稍讓的道：「你也令老子噁心。」

忽聽牛天剛道：「阿屠，且看你的了！」

屠仁道：「絕不令兄弟們失望。」

江中石更怒，大吼一聲立擧雙掌，交替閃晃中，空中發出呼呼聲。

他大踏步中，足下石頭立碎，足印足有半尺深。

屠仁却發一聲喊，舞着雙刀衝殺而上。

「殺！」

「可惡！」

這是江中石的怒叱，他在屠仁快要殺到的時候，左臂力圈，右掌帶起一股強大的掌力疾拍而上。

「叭！」

「哦！」

屠仁的肩頭挨掌，也把左手的尖刀震落在石堆上。

屠仁的口角流出血來，但他呼嚕一聲再把血又嚥下去，而且好像吃得津津有味。

屠仁挨掌，刀落人也吐了血，但他猛然身子一挺，擧着唯一的右手尖刀，忽的平飛而上。

他本是個拚命三郎脚色，如今這一刀，他發了狠的向江中石和身撞過去。

江中石一聲怪叱，道：「脫手！」

「叭」的一聲响處，屠仁應聲刀再落，身子也滑出一丈八尺遠而匐倒地面。

江中石得意的一聲洪笑，奮起一掌，着力的往屠仁的背上拍。

江中石有碎碑力道，一旦中上，五臟盡碎，斷無生理，屠仁似乎無力移動了。

李凱大叫一聲：「屠仁吶！」

就在這時候，屠仁忽的彈身挺起，就如同他睡上的不是亂石灘，而是彈簧床。

江中石再也想不到屠仁身上還藏有兩把更尖的刀，當他大模大樣的出掌拍下的時候，一道流電銳芒，快得幾乎令人無法看出那是甚麼光芒，「颯」的一聲扎人江中石的肚子裡去了。

江中石的巴掌再也無力拍下去了。

他發出一聲「唔……啊……」

雙手也捧住了肚子，左右前後地搖晃着，那一對迷失的瞳孔在渙散。

「你……還有刀……子……」

屠仁緩緩的爬起來，他吃力地在地上拾起他的刀子，一把一把的拾起來，然後……

然後當江中石「轟」的一聲倒下去的時候，他又自江中石的肚子上拔出他的尖刀，鮮血十分鮮艷，屠仁却在江中石的身上把血抹掉。

屠仁的這一切動作，都相當的自然，也十分木訥，當然，他也很吃力。

李凱奔上去扶他，却被他推開了。

「別扶我，我還能出刀。」

王偉山也看得動容，他心中在

想，這幾個在南京混日子的潑皮，自己怎麼沒有發現，如果他對自己也如此忠心，如此義氣，白虎堂的尊嚴也就十足了。

江湖上太多遺珠之憾的事情。

江湖上有許多人才，被當權者摒棄於門外。

而當權者只知道高高在上，他們也只愛下面的人逢迎拍馬而已。

現在，君不邪硬生生的對李凱吩咐。「你替我看牢屠仁，我要他好生歇着。」

李凱對屠仁道：「聽到沒有，阿邪是咱們頭兒，如今是在幹甚麼，這是兩軍陣上在交鋒呀，你敢不聽將軍令？快坐在阿牛一邊，安份些吧。」

屠仁無奈的只好坐下了。

他又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水來。

* * *

君不邪走上去，他對了塵大師道：「大師父，你是出招呢，還是退出？」

了塵大師看看王偉山，怔了一下，道：「本來我和尚無緣渡化你，打算退走，但見你手上的那根籐杖，令我和尚想起當年東方不哭賜我一杖之羞……」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麼辦，我們就在你的籐杖之下過幾招，完了不論是輸是贏，我和尚立刻走人。」

君不邪却看向王偉山，道：「你好像今天註定要完蛋，姓王的，這就叫善惡到頭終有報。」

「嘿……」王偉山冷笑連聲，道：「這世上甚麼是善，甚麼又是惡，各憑本事而定江山，小子，善惡二字不合由你來評斷，你是甚麼東西？」

君不邪道：「我是無名小卒，但江湖上小卒立大功的事到處可見。」

他指着了塵，又道：「你不會趁我與大師過招的時候，對我突施毒手吧？」

王偉山道：「你把老夫看成甚麼人了？」

君不邪笑了。

他擺開了籐杖，杖指南天起手式，然後對了塵大師道：「大師，請進招吧！」

了塵雙目一亮，道：「果然是東方不哭的打蛇杖法，老和尚多年未領教過了。」

他邁步側身，忽的一頓手上禪杖，舞了個「一輪明月照九州」，霍然一聲直往君不邪砸去。

君不邪的籐杖貼上禪杖猛一滑，正是那第二式中的「打蛇順桿上」！

了塵一聲洪笑：「來得好！」

於是，兩個人立刻戰在一起。

一個籐杖，另一個禪杖，雙方打到急處，忽的了塵又發話：「施主已是第二遍了。」

是的，君不邪也只會那刻在籐杖上的十二式。

其實他初學，如是東方不哭出手，這十二式的變化可就浩瀚了。

忽的，了塵跳出兩丈外，他收起禪杖，道：「雖然你來來回回的只有十二式，但我和尚仍然無破解之法。」

他衝着王偉山一禮，道：「和尚無能，和尚回金山寺了！」

他果然大步的走了。

李凱就拍手笑了：「這和尚眞奸，比划幾招，找個理由走人，也就不會挨刀殺了。」

他這是故意說給王偉山聽的。

王偉山左手赤紅，他亮出火焰掌來了。

他的右手却是一把罕見的寶刀，刀身上還有刀眼，刀把上却也有一顆藍汪汪的寶石。

他逼向了君不邪，冷沉的道：「小子，我們決一死戰的時候到了。」

君不邪道：「如果一開始就由我二人決一死戰，那也就免去別人的死亡了。」

王偉山道：「那是你以爲。」

他忽的又道：「你如果不用火焰刀，你會後悔的！」

果然，君不邪拋去手上的籐杖，反手拔出火焰刀。

火焰刀一旦拔出，王偉山的面孔在抽動，雙目也露出了貪婪之色。

是的，火焰刀與火焰掌，得一可霸一方。

王偉山便是練成火焰掌而稱霸江南，領袖白虎堂，如果他再擁有火焰刀，江湖上已無出其右的人物了。

王偉山面對君不邪手上的火焰刀，抖着手上寶刀，舉着赤紅透血的火焰掌，帶起隱隱的白煙，冷冷道：「君小子啊，你應該告訴我了吧，你從甚麼地方得到的這把久已不在江湖出現的火焰刀？」

君不邪道：「我會告訴你嗎？」

「你必須告訴我。」

「憑甚麼？」

「在這即將生死立判的時候，不論是生是死，已無必要不將之公開了。」

君不邪搖搖頭，道：「那是你以爲。」

「怎麼說？」

君不邪道：「如是我勝，自不必擔心甚麼，如是我敗，敗則必死，而你，必會去找他們。」

「他們？」

君不邪心中一緊，道：「他們就是很多人。」

王偉山道：「兩個人以上都稱之謂他們，是不是？」

君不邪道：「不錯！」

王偉山忽的仰天梟笑起來！

「你笑甚麼？」

王偉山道：「是他們，哈……原來刀在他們之手，哈……必是他們！」

「誰？」

「『江南雙魔』介子仁夫妻，是不是？」

君不邪全身一緊，他張口不出聲！

他的這個表情，正說明了王偉山猜對了！

王偉山又是一聲大笑，道：「這兩個老東西，怕我殺了他們，更怕我逼使司馬太白殺了他們，才會暗中保存這把火焰刀，準備與我一搏，哈……太好了！」

君不邪心中一震，今天這一戰，祇有勝沒有敗，祇許成功，不許失敗，萬一不幸，也不能叫這惡魔活着。

心念間，他忽的一聲吼：「兄弟們！」

李凱三人在一起，全場注視着石灘上的王偉山與君不邪二人，忽聽君不邪一聲吼叫，李凱跳起來，回應道：「阿邪！」

君不邪道：「掠陣！」

李凱道：「掠陣不如合力殺，不就是這個老狗了嗎？他的人全死了！」

君不邪道：「不，那是白虎堂的人幹的事，我們不能，也不屑如此做，祇需一邊掠陣，絕不能放走敵人！」

君不邪這話，立刻引得受了傷的牛天剛與屠仁二人也挺立起來了。

李凱三人很快的站了三個方位，祇有江邊不把守！

這光景，令王偉山更是一陣冷笑不已。

「不需如此故示大方，你們四人一齊上吧！」

君不邪道：「咱兄弟不打落水狗……」

他呵呵一笑，又道：「你不以爲你已是頭落水狗了嗎？」

王偉山道：「不，死了這些白虎堂弟兄算得了甚麼，要知我白虎堂人馬上千，分堂七處，祇需花些銀子，不難網羅到更多的武林高手爲我效命！」

君不邪有些憤怒的道：「娘的，死了這麼多白虎堂的主力，你他娘的好像一點兒也不見悲哀呀，操！」

王偉山怒叱道：「他們爲白虎堂而死，實踐了他們當初進入白虎堂的誓約，程序上我會爲他們公祭，爲他們收屍，至於悲哀，那是婦人之仁，你可曾聽過一將成名萬骨枯這句名言嗎？」

君不邪大怒，道：「你可眞坦白，可惜你的人已死了，他們如果早聽你如此說，誰還會爲你效命？」

王偉山道：「你錯了，他們的生命已不存在了，他們的名字會列於白虎堂的忠烈塔內，而活着的人却要爲死者把仇報！」

他咬咬牙，又道：「老夫此刻就爲他們報仇了！」

隨着他的厲吼，但見他刀劈掌飛間整個人「忽」的斜翻而起，右手冷芒划出一道光焰中，有一股炙熱的氣流也在迴旋。

「叮噹」之聲甫起，君不邪的身形也同時凌空暴橫，他居然悍不畏死的一頭衝上去了。

半空中，王偉山大吼如雷，寶刀划出無數光弧，宛如在他面前出現千百條東升的日光，而火焰單掌就是那片日光的本體般，聲勢驚人！

然而，君不邪在使出火焰刀迎上的時候，半空中狂吼之氣不亞於敵人的吼叫。

「劈天門！」

想也知道，天門也劈得的刀勢，天下還有甚麼刀法敢與之對抗？

祇見一道泛赤紅的光焰，隨着他動作的急速衝撲飛擊，瞬間凝聚成一道像自火山口噴出的一條火焰紅柱，展現出眩目的光華。

兩把寶刀在半空中相交互纏，金鐵撞擊聲帶起的是點點碎芒，就在幾乎二人停滯在半空中的那一時刻，王偉山的左掌疾穿而入，他要去奪君不邪手上的火焰刀！

君不邪早知王偉山會有這一手。

君不邪的劈天門祇是虛叫，並未竟全力。

王偉山就是以爲君不邪的功力尚差一大截，所以他獨目圓睜，伸手疾奪火焰刀。

君不邪下盤使出羅漢腿，那一招「劈天門」尚有三式在後面，但見他握刀手腕猛一震斜殺之間，就聽王偉山狂嗥如嘶的抖着幾乎快斷的左手，轉身騰空，直往大江中躍去。

王偉山的口中也連聲的吼：「袁大人，賊子交由你們捉拿了！」

隨着他的這句話聲，祇見江面上一條大船邊有人回應了：「上岸去，捉拿死囚們啦！」

兩條小船已在上人了。

君不邪四人本欲追殺王偉山，而君不邪已往江水欲下，忽見這光景，他刹車不追了。

君不邪回頭急急的道：「快走！」

牛天剛道：「去那兒？」

君不邪道：「小舟！」

李凱道：「閻王灘火光一片已是火海呀！」

君不邪道：「我相信天無絕人之路，快走！」

哥兒四個傷一半，此刻如何能對付官家的人？

君不邪當先奔到小舟邊，他扶着屠仁與牛天剛，分別上了小舟。

當然，這操舟之事便由李凱與君不邪二人擔綱了。

四人上了小舟再回頭，祇見由江面上匆匆的搖來兩條小船，就快近岸了。

君不邪四人把兩條小舟划入閻王灘中了。

前面，果然是一片火海，斜風吹得火笛子發出忽忽聲，一撥一撥的自半空壓下來。

李凱划舟大聲叫：「阿邪呀，火太大了！」

君不邪大聲吼叫。「快把咱們睡的毛毯沾濕，頂在頭上，更把毛毯沾濕，把牛天剛也包起來，快！」

他邊說，邊把毯子泡在水中，沾得濕濕的覆在屠仁身上，再把一床毯子沾濕了自己頂起來。

風嘯火急，樹幹傳出辟嚦叭啦聲，閻王灘一片火海中，兩條小舟悍不懼死的衝入裡面去了。

閻王灘內的地形地貌，君不邪四人也最清楚不過。

兩條小舟一旦衝入火海裡，很快的划了半里縱深，直到一處寬六七丈外的河灘才停下來。

四條毛毯已毀，差幸人未被燒着。

四人回頭看過去，嚄，那火勢之猛，令人吃驚，再看附近，那些焦土、汚水也變成黑色了。

李凱指着火燒猛烈的地方，道：「王八蛋，眞陰狠，原來兩條大船上，其中一條藏着官家捕快們。」

屠仁道：「惡師爺的毒計果然陰狠，我饒不了這個狗東西！」

君不邪道：「咱們還得快走。」

他指着閻王灘深處，又道：「眼前稍有喘息機會，但是，那唯一的出口已被官家腿子們堵死，咱們祇有冒險往內闖了！」

李凱道：「閻王灘這一把火燒得很慘，便是再留下來，也缺少掩蔽之處了。」

牛天剛道：「還是往裡面衝過去。」

君不邪四下看，閻王灘大火正在往四下蔓延開來，從視線上看過去，除了焦黑一片，反而覺得空曠了，看得也遠了。

君不邪指着前面道：「兄弟們，往河上游衝去，總有盡頭的時候。」

李凱道：「咱們還得要趕快，一旦狗腿子們追來，娘的，祇有以死相拚了！」

牛天剛道：「要走我在最前面，眞正幹起來，我大牛仍然一個殺他三個！」

屠仁重重的道：「我已喘過氣來了，吃了傷藥一大包，自覺元氣順暢了，來？誰怕誰呀，操！」

兩條小舟又划了三里半，已過了他們設伏的地方，那兒早已不見毒蜂飛舞了。

忽的，君不邪指着遠處，道：「你們看，那個地方是無人敢去的閻王潭，潭水變成淤泥，淤泥下面浮沙，上面的荒林燒得好凄慘，濃煙蔽天……」

李凱道：「過得去嗎？」

君不邪道：「過得去要過，過不去也要過！」

牛天剛道：「火燒得太猛了。」

君不邪道：「快，再把毯子沾飽水，大家披着全身，咱們立刻再往火中衝過去！」

幾個人自己動手把已破了的毛毯沾得更多水，甚至還把汚水往頭上身上潑澆。

君不邪一聲喊：「衝呀！」

後面的李凱也隨之一聲大叫：「衝呀！」

祇見兩條小舟，箭一般的衝向那閻王潭中了。

潭是圓形的，潭中却塞滿了淤泥，汚水自上面徐徐漂向江的那一面，水不深，帶着稀稠如黑雲在移動。

小舟自上面划過，撞着許多枯樹與未燒盡的斷椏。

烈火一片片的壓過閻王潭，兩邊在燒得猛烈，也算幸運，君不邪兩小舟越過閻王潭的時候，風未吹，一下子衝到潭的另一面！

祇是這兒樹密葉茂，燒得更烈，火勢蔓延中，有一股難聞的焦臭味傳來，令人欲嘔。

李凱在毯中大叫：「吃不消了吔！」

君不邪回應：「忍着點，衝過這片火再說！」

操槳聲發出嘰嘰察察響，忽然間空氣一新，君不邪當先拉開頭上毛毯，看得他不由驚喜起來。

這時候，他才大大的喘了一口氣。

「兄弟們，命又撿回來了，哈……」

李凱幾人忙把頭上蒙的毛毯拉開，那李凱的眉毛也焦了，與君不邪一樣，看上去帶點滑稽。

祇因爲二人還得操舟，免不了被火燒到。

牛天剛抬頭看過去，不由訝異的道：「那條河通甚麼地方？怎麼

這閻王灘是由河的那面分支進入這片土崗上，這土崗又是……甚麼地方？」

君不邪道：「閻王坡！」

李凱道：「這兒原來是閻王坡呀，眞荒涼！」

屠仁道：「荒涼地方好動刀，噫……」

君不邪道：「是的，我兩次在坡上與白虎堂的人動刀子，而且是以死相搏！」

他指指身後的閻王灘，閻王灘火光衝天，閻王灘內正燒得兇，大片的濃煙在飛流，大羣的飛鳥振翅在長空怪叫不休，想是牠們的家園完了，再也找不到如此好的地方了！

山溝的附近有個死水窪，小舟划到石窪裡，君不邪幾人匆匆的上了岸，也上了閻王坡。

哥兒四個眞狼狽，你看我，我看你，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來了。

* * *

四個人相視在大笑。

君不邪笑着笑着不笑了。

「兄弟們，別笑了。」

李凱道：「爲甚麼不笑了？」

君不邪道：「有件事情我在想，想着想着想通了！」

大伙齊聲問：「甚麼事？」

君不邪道：「玉獅子！」

李凱道：「有一個玉獅子不是在你袋中嗎？」

君不邪道：「我是想的另外一個玉獅子！」

李凱道：「另外一個在王偉山的手中。」

君不邪道：「不！」

他這個「不」字出口，李凱三人也一怔。

「不？怎麼不？」

君不邪道：「兩次聽王偉山說玉獅子又被偷走，甚至他寶貝兒子王定國也說玉獅子不見了。我以爲他們說的是實情！」

李凱笑道：「你別上他們的當，他們豈會承認玉獅子會在他們手上？自找痲煩不是？」

君不邪道：「我的好哥們，我說個人，你們聽一聽，怎麼樣？」

三人又齊聲，道：「誰？」

君不邪冷冷的道：「就是那開當鋪的趙其田！」

李凱道：「你怎麼想起這開當鋪的來了？他已賠了十萬兩銀子，怎好再找上他！」

冷笑連聲，君不邪道：「開當鋪的朝奉，最會鑑定寶物，這姓趙的發覺玉獅子是件稀世奇寶，如是你我，祇是驚嘆一聲而已，但姓趙的就不一樣了。」

李凱聽得一瞪眼。

君不邪又道：「姓趙的接過白虎總堂的通知，他不敢獨吞玉獅子，所以他找來巧匠，仿雕一隻假的，而且雕刻得維妙維肖，之後，他把眞的留下來，假的送去白虎總堂，他是以瞞天過海手法，留下了眞的玉獅子，你們以爲這是不是有可能？」

李凱自言自語道：「太有可能了，娘的老皮，這姓趙的王八操的狗東西，眞夠他娘的陰呀！」

屠仁道：「想個法子宰他！」

君不邪道：「我以爲八成是姓趙的動了手脚。」

李凱道：「看我去折騰這狗東西！」

君不邪道：「不，我去，祇不過如今風聲緊，咱們兄弟先找個地方躲起來。」

屠仁道：「過江去，柳條溝後面的大石洞。」

君不邪道：「我也以爲那是個好地方。」

他指向前面一條河流，又道：「咱們快沿着那條河往下游，繞過去以後再找船過江。」

哥兒四人奔到山坡下，那兒也沒有小路，但認準了方位就走過去了。

四人沿河走了七八里，那小河已是入江了，河口與江水滙合，比之閻王灘與江水滙合就不一樣了。

閻王灘入江處一片汚黑。

這兒却是清水入江一片藍！

四個人剛到河口與江水連接處，忽聽遠方江中傳來一聲大喊。

「李凱呀，果然你們生還了，哈……」

李凱四人抬頭看，一條小船過來了。

四個人再細看，敢情是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搖着小船往這面急急而來。

李凱吃驚的道：「李兄他們眞是有心之人，江面上暗中支援咱們，也算夠義氣。」

君不邪道：「有時候無意間幫人一把，也許會種瓜得瓜，當初聽你在快活賭坊助他，我並不放心上，想不到人家才是『受之點滴，報以泉湧』之士！」

小船已抵在江岸邊，小船上的李大山急叫：「快些上船來！」

君不邪四人上了小船，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也笑了。

李大山道：「果然老爺子神機妙算！」

李凱道：「怎麼說？」

李大山道：「老爺子斷言，如果你們生還，必不會再去下游南京城，官府的人不會放過你們，那麼，你們會沿着一條河往上游，而且那也是過江去柳條溝的好地方，所以派出我二人前來協助，咱們已等了一天了。」

劉永山道：「江中出現五條官

船，停在閻王灘口，那閻王灘已是火光一片，官家的人已把那兒附近圍上了。」

君不邪四人一聽，個個會心一笑。

李大山又道：「咱們這兒，吃的用的已齊備，送你們快回柳條溝。」

君不邪甚是感動，他對李、劉二人道：「回去上覆白雲山老爺子，咱們心存感激了。」

劉永山道：「兄弟們同白虎堂幹上，咱們無從協助，本來心中有愧……」

君不邪道：「快別這麼說，咱們已經夠滿意了。」

李大山搖着船，道：「白虎堂這一回慘了吧！」

李凱道：「幾乎殺盡白虎堂的高手們，便是那王偉山，只怕也要痛苦個數月之久。」

李大山道：「太好了，浦口漁市場，咱們也該收回來了，他娘的，你們不知道，那幾個混蛋多囂張！」

匆匆的，小船過了江，君不邪四人上了岸，又把李大山早已爲他們備下的東西包起來，便匆匆的往柳條溝走去，四個人傷了兩個，但還是哼呀咳的唱山歌。

就在天快黑的時候，四人已到了柳條溝。

不料剛剛走入溝中半里遠，忽的遠處坡上奔來一個人，這人生得小巧嬌媚，一邊跑一邊叫，張開雙臂哈哈笑。

「君哥，阿邪，我等到你了，嘻！」

嚄，那人不是別人，張小燕是也。

張小燕不知道閻王灘有大戰，她聽過君不邪說的柳條溝，於是，她在昨天就來到柳條溝。

她也辛苦的在于大戶的大宅中找過，她當然什麼也沒發現。

她也在四山坡上到處找，甚至找到石洞口，她當然又失望的一無所獲。

今天她在山上仔細找，天快黑了，才發現君不邪四人從遠處奔來。

張小燕叫得眼淚也流出來了。當她猛烈地投入君不邪懷中時，她更是「哇」的一聲哭了，哭得好傷心。

就如同受盡委屈的孩子，一旦見了親人一樣，她盡情的哭了。

君不邪把老籐杖交在李凱手上，道：「你們帶着吃的先回洞中，千萬別出來，絕對等我回去。」

李凱指指于家大宅，笑笑道：「洞中不舒服，你們可以住到于大戶的那間精舍中，咱們不來打擾！」

他與牛天剛三人嘻嘻哈哈的上山坡去了。

那當然是回去山洞了。

* * *

君不邪扶着流淚的張小燕，道：「別哭，別哭，找我什麼事？」

張小燕抹着淚道：「幾天前找不到你……」

君不邪苦笑道：「如今眞的成了喪家之犬了。」

張小燕道：「我以爲你們必會再來此地，所以我就在這柳條溝到處找你！」

「妳現在找到了。」

他乾乾一笑，道：「妳看我，我這狼狽樣子，就如同泥巴坑裡爬出來的臭泥人。」

張小燕道：「便是臭氣薰人，只因我們倆臭味相投，我便也不覺得你臭了，是不是？」

君不邪感動的吻了張小燕一下，道：「找我什麼事？是不是你娘……」

張小燕道：「我們有了那麼多銀子，我娘不叫咱們拉場子跑碼頭了，她請來個老先生，教咱們識字讀書。」

君不邪笑笑，道：「那太好了！」

張小燕道：「我娘說了，她決定把我許給你了，是生便是恩愛夫妻，是死我便爲你守寡吃齋一輩子，所以……」

君不邪怔住了。

張小燕又道：「我知道阿邪哥義氣看得比命重，又聽了白虎堂大擧出動對付你們，我要通知你們小心，才會來找你們……」

君不邪哈哈笑道：「白虎堂又怎樣，這不是被咱兄弟四個殺了個稀里花啦，王偉山也一樣成了夾尾巴狗。」

張小燕喜道：「眞的呀？」

君不邪道：「話是我說的，我會說假話嗎？」

張小燕道：「眞是太好了！」

她高興得攀住君不邪的脖子又道：「可以回南京了嗎？咱們回去南京城！」

君不邪道：「官家却不會放過我們，阿燕，我說過，我們是喪家之犬了。」

張小燕有些黯然了。

* * *

那是一間大灶房，這兒有鍋灶，有乾柴，女的繞着鍋台在燒熱水。

那女的正是張小燕。

君不邪需要清理一下了，這幾天四個人混在閻王灘，過的日子既辛酸又緊張，便是呼吸，也覺得臭氣發嘔，很不舒服。

張小燕找來一個大木盆，可以

坐下兩個人，她熱水燒了三大鍋，木盆放了水。

「下水吧，我去爲你找來幾件適合的衣褲。」

君不邪坐在灶台後燒着火，聽了張小燕的話，也不再猶豫的脫衣褲。

張小燕嘻嘻哈哈的走出灶房，匆匆的走入那早已塵封的于大戶睡房中，她拉開衣櫃仔細找，有大掛，有綢褲，內衣也有十幾件，這些東西沒人要，因爲這是死人的。

君不邪不在乎，什麼衣褲也可以。

君不邪是動刀的，什麼鬼怪見了他也頭痛，不敢招惹他，因爲君不邪專門製造鬼。

灶房中，君不邪正在木盆中冲洗着，張小燕靜悄悄的走來了。

她放下抱來的衣褲靴袜之類，挽起袖子爲君不邪擦背，她好像就是妻子對待丈夫一樣的溫柔、體貼。

君不邪但覺一身輕鬆、自在，他不時的回眸一笑。

「阿燕，難爲妳了。」

張小燕道：「如果找不到你，我這一輩子必痛苦，我會後悔的。」

君不邪道：「爲什麼後悔？」

他回頭一笑，又道：「後悔認識我？」

張小燕道：「我後悔那兩夜，我們在閻王灘的小舟上，我們擁睡在一起，我們親吻，我們愛撫，我們緊抱，但就是沒有更進一步的把我的身子交在你手中，而我又是那麼愛你，你又那麼照顧我們，想想看，如果我再也見不到你，我怎麼辦？」

她侍候着君不邪，好好的洗了個痛快，然後，她指着後廳臥室，道：「那兒地上盡是坑，有人挖寶留下的，所以我把被子弄來舖到一邊的廂屋床上。」

君不邪道：「這幾天確實累壞了。」

張小燕道：「走，先好生的睡一覺去。」

君不邪與張小燕走出灶房，她侍候着君不邪睡在床上，她沒睡，她又回去灶房，因爲這三天的奔跑，她也需要洗個身子了。

其實便是沒有跑這三天，她也要洗個痛快。

* * *

山間夜來涼風起，房外發出呼嘯聲，于大戶的宅子到處破落塵封，只有一個地方乾淨。

君不邪與張小燕睡的這張床乾淨，那是張小燕着意抹拭過的。

大被子舖兩床，上面蓋的雙人大被是錦緞，燈熄了。

其實燈早已吹熄了，因爲張小燕進來的時候，她曾擧燈站在床前觀看着微微鼾聲的君不邪。

然後，她把燈吹熄，然後她脫衣。

張小燕光溜溜的身子，宛如一條潔白的大泥鰍，只一掀起大被一角，便滑入被下了。

玉體光滑帶着香味，張小燕先是抖散一頭秀髮，輕巧的貼在君不邪的身邊。

張小燕很想睡着，但她心中產生一種緊張，她雖已裸體袒露，君不邪却是內衣加身。

先是，她慢慢的爲君不邪去褪內衣，脫短褲，羞答答的臉泛紅。

黑夜如何知她面紅？那是因爲觸及之後有些燙。

君不邪便是被她的一身躁熱而醒過來了。

君不邪懷中臥着赤溜溜的小綿羊，你想想，君不邪年紀二十幾，這樣的年紀火力旺，這樣的身子難控制，更何況君不邪又不是聖人，更非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幾天的殺戮寒了心，便也看透人生了。

人生不就他娘的這麼一回事嗎？

便聖人也免不了說上一句「食色性也」用以搪塞他的更愛漁色。

於是，沒有聽誰說話，沒有哼呀咳的叫，一切都是十分自然的在進行，如果你有夜視的本領，當然你會看到那床大被子在抖動，而且越抖動越厲害，抖到下半段露出四條糾纏不清的光腿露在外。

上面的君不邪似乾柴，下面的張小燕是烈火，乾柴烈火湊在一起，沒過多久，兩個人已溶化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的一聲深長的浩嘆：「啊！」

那是君不邪與張小燕二人同時發出來的。

美妙的嘆氣，也是美化人生的一種反應，嘆息不一定非痛苦不可。

懷中摟緊了嬌媚動人的阿燕，君不邪道：「阿燕……」

「嗯！」

「我終於得到妳了。」

「是我得到你了。」

君不邪一笑，道：「當那一年過年的第三天，我在夫子廟看妳在繩子上翻觔斗的時候，我的心中就想到，如果妳是我的妻子，那該有多好。」

張小燕道：「我現在就是你的妻子了。」

君不邪忽又抱緊了張小燕，他又衝動了。

張小燕更衝動，她主動的採取行動。

她是江湖兒女，有着男子的作風，這樣的作風是令男人很難拒絕的。

（未完・十五）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陰美華遭李照斷臂，幸被義母霍金花救出，並獲得傳授一招天下無敵絕招，她誓報斷臂之仇。李清女扮男裝與小原相會，告知小原，她只會輕功，不諳武功，其父研習錢洞功夫時失控墮崖身亡，其母發瘋不知去向……李照詭傳李清被囚錢洞地牢，誘小原入「坤幫」營救，欲以人多勢衆挫敗小原，但反被小原一一擊敗……



錢洞權益本屬李　詎料車氏有說詞

小原在這小院中的廚房中。

聽聽人已去遠，正要自追出的人相反方向逃出，忽然發現黑暗的廚房中有個人站在那兒，小原嚇了一跳。

就像是眨眼工夫凝聚而成似的道：「是哪一位？」

這人低聲道：「我是『坤幫』的人！」

「妳不是秋玉潔？」

「當然不是。」

「聽口音妳也不是女僕金梅。」

「更不是！」

「莫非妳是李伯母？」

儘管是對頭，禮數不失。

這女人的語氣緩和了一點道：「你爲什麼要悔婚，你不是和李照訂了婚？大丈夫要言出必踐才行！」

「伯母是眞不知道還是明知故問？」

「我知道什麼？」

「伯母知不知道李清這個人？」

「知道……當然知道……」

「伯母知不知道晚輩和李清有婚約？」

「你們有婚約嗎？」

「是的。」

「既和她有婚約爲何又和李照訂婚？」

「晚輩曾一度失去記憶，訂婚就是在失去記憶時進行的，記憶漸復，就想起了前事。」

「你還知道一些『錢洞』的事？」

「是的，例如李清之母瘋了之事……」

「對這件事你有何感想？」

「聽說趙雲卿伯母之瘋是外力所造成的。」

「所謂『外力』是什麼意思？」

「可能被人施襲……」

「你懷疑是我所襲的了？」

「伯母爲什麼要往自己身上攬？」

「妻妾同室，自古以來能相安無事者少之又少，趙雲卿被襲變瘋，很自然地別人會以爲是我幹的。」

「晚輩就不以爲如此！」

「有什麼理由？」

「即使聽前輩的口音，也可斷定前輩不是小人。」

「怎麼？你會相人？」

「不敢！只是相法中有面相、骨相以及聲相等等，前人經驗之累積，怎可不信呢……」

「你小子的嘴很甜。」

「光是嘴甜是不行的，如果嘴甜心辣呢？」

「你是那種人嗎？」

「如我說，伯母昔年欺負過趙雲卿長輩，你會不會對我改變觀感而以爲我是嘴甜心辣的。」

「你小子好詐！」

「伯母，我詐嗎？我以爲我說的是實話。」

「小子，你接我一掌。」

霍奇花一出手就是第七招以外的招式。

小原也只好以他剛想起不久的一招來接。

兩人都用了陰柔內力，一接之下，沒有聲音，但小原連退三大步了，霍奇花只退了一步。

優劣十分明顯，他們差了一大截。

小原見過很多人施展「錢洞」的武功。

如李照、羅旭、齊東海、胡葉、金梅以及「二奇」和「七子」等人，甚至也包括楊金虎在內，各有所長，但比霍奇花，都大有遜色。

這當然也包括小原在內。

霍奇花才是最正宗的「錢洞」絕學。

「前輩技藝超絕，天下無雙。」

這話使霍奇花心中十分受用，道：「你也是除我之外，『錢洞』武功最有成就的人。」

「前輩可知趙前輩生死下落？」

「我也在找她。」

「前輩找趙前輩的動機是……」

「依你看呢？」

「大婦愛小妾，賢名天下聞，這種事少之又少，眞有如鳳毛麟角。」

「你可以不信我找她不是基於關切。」

「很難使晚輩相信這一點。」

「如你有一天能遇上趙雲卿，你對她說：『肝姐問膽妹好！』看看她有什麼反應？」

小原一怔，道：「這是甚麼意思？」

「目前說了你也不信，到時便知。」

「前輩乃『坤幫』龍頭，難道能放我一馬？」

「我正在考慮這麼做。」

「多謝前輩高抬貴手。」

「不必客氣，他們追出的人快回來了。」

「前輩是不是同意晚輩取銷和李照的婚事？」

「我不干與此事，你們各憑良心。」

小原深施一禮，道：「晚輩深受前輩的寬宏大量所感動，永難忘懷，也大出意料。」

「這是必然的，你以前必然把我看成是一個女魔頭或者陰謀詭計多端的老女人是不是？」

「至少不以爲伯母如此寬厚。」

小原正要出屋，霍奇花道：「原野！」

「伯母還有什麼吩咐？」

「有件事我不能不提醒你。」

「謝謝前輩！」

「你的最大敵人並不是我們母女，另有些人不會放過趙雲卿母女和你，當然，那些人也不會是我們的朋友。」

「前輩知道他們是哪些人？」

「我也不太清楚。」

「那些人似乎晚輩從沒見過。」

當然，那些人是外子的對頭，外子走火後，他們消沉了一段時間，如今『錢洞』在江湖中崛起，當然又會有人側目了。」

「那些人只是嫉妒『錢洞』武功大出鋒頭？」

「只怕不僅僅是爲了這一點。」

「那是爲了什麼？」

霍奇花想了一下道：「也許『錢洞』的主權有點糾紛吧！我只能說到這裡，因爲我也不很清楚。」

「謝謝伯母指點，晚輩有個看法，我們應該是一家人，同心協力對付外人才對，伯母以爲如何？」

「對！理應如此，但人們往往會被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所困惑，例如你和李照的事。」

「伯母開導她一下，不就……」

霍奇花搖搖頭道：「你以爲我這個作母親的有那份尊嚴嗎？李照不是個孝女啊！」

「這……」小原就不便多說了。

這是人家的家務事，外人不便置喙。

小原在霍奇花的指導下脫出了「坤幫」。

不久，在外面又遇上了楊金虎。

這才知道，楊金虎也受過霍奇花的指點，要不，也沒有那麼容易脫出重圍擺脫追踪。

「小原，眞是怪事啊！」

「是不是有人助你？」

「小原，你眞是料事如神。」

「因爲我是個半仙，所以我可以用『諸葛武侯馬前課』的方法算出，指點你的人是位婦人。」

「嘿！小原，你果然是個半仙了。」

「而這夫人可能就是李照之母對不對？如果不對，你自管提出反駁。」

小楊吶吶道：「小……小原，以前我怎麼不知道你還會這一手，你簡直是鐵口直斷哪！」

小原道：「將來退出江湖，我準備擺卦攤！」

「那保証能一炮而紅。」

「小楊，你以爲那婦人如何？」

「我以前以爲李照之母必是個渾帳的女人。」

「不可以沒大沒小的。」

「至少我以爲必和李照一樣，胡攪蠻纏地不講理。」

「對，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

「你也見過她？」

「見過。」小原說了一切。

小楊道：「原來你是假仙假道。」

小原道：「小楊，世上的事眞是不可逆料，霍前輩不是大敵，本來我鬆了一口氣，但……」

「還有什麼困擾的事？咱們的死敵不就是『坤幫』？而『坤幫』的主兒不就是她們李氏母女？」

小原道：「聽霍前輩之言，她和李清之母並無仇恨，而是另有一撥人要爭『錢洞』之產權。」

「也許爭的人很多。」

「據說這撥人以爲『錢洞』是他們先發現的。」

小楊道：「反正這種事總會發生的，如果那不是『錢洞』而是個糞坑，看看還有沒有人爭爭搶搶？」

* * *

這是個美好的夜，月明星稀，山中呈現一種迷濛的美。

歌聲由林中傳出，在原野上空迴盪。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一個長髮披散的少女，聞聲而來，只不過她在林外聽了一會才小心翼翼地入林。

她似乎還不敢確定唱歌者的身份。

歌喉很美，但因山谷中聚音較難精確，認定是不是她要找的人唱的，現在她進入林中了。

林中果然有個人背向而立。

這人的身材也很像她的心上人。

這工夫歌聲已停，而李清却唱了起來：

「妾家谿口小迴塘，

茅屋籐扉蠣粉牆，

記取榕樹最深處，

閒時過來吃檳榔！」

她唱着也一邊緩緩前進。

直到她唱完，那人才緩緩轉過身來。

此刻雙方相距已不足十步了。

一輪明月，正照林梢，林中甚是明亮，可以看清對方的面貌，李清突然驚叫了一聲：「你……」

「對！我不是小原，但我會唱歌！」

「你騙人！」

「怎麼？這山野是姑娘家的私產？」

「當然不是，可是你唱的歌是我的曲子。」

「這就不對了，這詞是古人的作品，曲子嘛！誰都可以譜出，姑娘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李清不願和他爭吵，回頭就走。

只不過她忽然打住了。

因爲後面站定了兩個人。

一個是李照，一個是女僕人金梅。

加上後面那個年輕人，正好是鼎足而立。

李清心頭一驚，掉頭疾掠。

她相信，背後這個，也就是唱山歌誘她之人，功力絕對不能和李照及金梅相比，但李清也不是正面逼近，而是由這人左邊逃走。

這年輕人一擋，慢了一步，因李清的輕功太高。

躲過了這年輕人本以爲已經脫困，但心頭一驚，羅旭又在前面攔住。

看來對方眞下了工夫，非抓到她不可。

也可以看出，對方知道她輕功了得，就撒下了天羅地網。

李清往右一偏，老女僕又逼上來。

李清往左，當然李照又擋住了去路。

李清不會武，只能逃不能打。

她緩緩後退，對方就縮了包圍。

落入李照之手，很可能毀了她的容。

李照恨的就是李清那張臉。

李清突然拔身上了樹。

她想在樹上憑超絕的輕功脫出重圍。

這辦法也頗高明。

樹的枝椏較暗，輕功高的人在上面穿來穿去，輕功低的人就追不上，比較容易脫身。

可是對方有四個人。

這四個人也大都是頂尖高手。

一個只會輕功的人要脫困也眞難。

當然，四個人在樹上也累得直喘氣，稍一眨眼，人就不見了，但其中二人經驗豐富，隨時報告李清所在的方向，互相呼應，彼此支援。

如此以來，李清還是未能脫困。

雖然不能脫困，四人却也不敢太接近她。

一旦逼得太近，而使李清找到孔隙，再追就難了。

就這樣雙方僵持了一個更次，雙方都累了。

因爲李照這邊有個庸手。

這年輕人是羅旭的師弟，身手平平。

他只學了「錢洞」武功兩招，名叫章捷。

他們似乎想以「疲兵」戰術把李清的體力消耗掉。

然後再捉活的。

這辦法很管用，甚至再有半個時辰就行了。

在枝椏間穿梭要體力，體力一盡，動作就沒有那麼俐落了，有好幾次李清差點失足掉下去。

汗水透衣，眼睛也被汗水迷住了。

就在這時忽然多了一個人。

首先，這個來人把羅旭的師弟章捷砸下樹去。

原來是失去一臂的陰美華。

她失去一臂，功力未減，反而精進。

這是因爲她發奮圖强，苦練不已。

但是，失去一臂在樹上穿掠就吃虧了。

一個人不要說失去一臂，就是少一根指頭都極不便。

陰美華以「蟻語蜨音」道：「李姑娘快走，妳走了我才能走。」

李清也以「蟻語蜨音」道：「這位姐姐貴姓？」

「我姓陰，妳快走，往西走。」

「不，我走了，妳也逃不了，我不能連累妳。」

「李姑娘，妳不走才會連累我，要快！」

李清只好服從她，往西北方向逃竄，否則一旦體力用盡，一個也逃不了。

這是因爲陰美華把他們引到東面去。

李清一走，三人知道上了當。

章捷掉下去受了點傷，無法去追。

李照追去，如今羅、金二人合擊陰美華。

這當然是無法招架的。

陰美華的身手充其量只能接下三十招。

就在陰美華被逼下樹來，已經失招挨了一脚時，又來了個蒙面人，一聲不吭就攻向金梅。

羅旭一眼就看了出來道：「齊東海，你可要酌量點，看清楚在和什麼人作對呀！」

蒙面人不出聲，攻勢更加凌厲。

金梅也會七招，但女人的體力終是差些。

這麼一來，雙方勢均力敵。

陰美華也知道，如果李照趕回來，他們二人一個也走不了。

陰美華道：「不管你是誰，都不能久留，我往東你往西，快走！」陰美華砸出兩掌震退了羅旭。

齊東海也想震退金梅，只不過這女人很潑辣。

她忽然貼上來一抓。

齊東海由於急於配合陰美華撤退，有點慌張，竟然動作稍緩，右耳被金梅揪住一撕。

「刷」地一聲被撕了下來。

齊東海只感到耳處微痛。

撕得太快，就會來不及痛，他向左邊狂竄。

金梅看看手中的東西，不由一震，再追也就追不上齊東海了。

當然，羅旭也未追上陰美華。

而陰美華却在七八里外，遇上了齊東海。

她發現齊東海在擦頰上的血漬。

她一接近，齊東海就狂奔。

他有一份深厚的自卑。

容毀了，有一張醜惡的臉。

如今又少了一隻耳朶。

他今夜助陰美華，就是贖他玷汚了陰美華的罪孽，他一無所求，也不要陰美華感激他。

陰美華助李清，也是因爲她欠小原的情，助李清就等於助小原，更要比助小原更重要些。

「齊東海，別跑，你受了傷是不是？」

齊東海不停地跑。

他對不起陰美華，也無顏見她，對於汚辱了陰美華的行爲感到痛心，因爲他是絕對不配的。

一個追一個，而陰美華又在樹上打了很久，消耗了體力。

齊東海逃過了陰的追逐入了鎭，却被另一人看到，那就是小楊，兩小也在這個鎭上。

小楊過去聽說過，齊東海和羅旭一鼻孔出氣，因此對他打了個問號，他發現了齊東海就暗暗跟着。

齊東海進入一家客棧，要了個後院。

此刻他閉上門立刻療傷。

耳朶被撕去，要療傷必須把面罩取下來。

他的鼻骨塌陷，左眼斜視，右顎上一個大洞，前額上也有一個兩寸多長的疤痕。

這是一張比鬼更醜的臉。

血還在流，他擦上藥，又流下血來。

他似乎無法止血，而又不願去找大夫。

他從未讓任何人看過他的臉，即使死了他也不會破例，這工夫他忽然發現鏡中人影一閃而至。

他的反應雖快，却仍然稍慢了一步。

他被來人制住穴道，倒在人家的臂彎中。

來人正是小楊。

今夜兩小聽到有人唱山歌，二人分頭去找，因此二人分了手，小楊以爲齊東海也有點可憐兮兮地。

「齊東海，是誰傷了你的？」

「你滾！快滾！」

小楊道：「我對你沒有惡意！」

「誰看到我的臉，就是我的死仇大敵！」

「這又何必？我又不會笑你！」

「你滾！」

小楊道：「我走了你可能流血過多而死！我身上有止血藥，你還要趕我走嗎？」

「滾！我不要任何人幫忙！」

楊金虎用面巾蒙上了他的臉，

道：「我不看你的臉成了吧！我不能見死不救啊……」

「我是小原的仇人，你救我幹什麼？」

「至少你救過陰美華是不是？」

「你到過現場來？」

「什麼現場？」

齊東海就不再出聲了，他不願說出助陰美華的事。

小楊身上有好多刀創藥及止血藥，爲他上了藥，包紮起來，還爲他解了穴道，但他並未起來。

齊東海頹然道：「我欠你一份情……」

楊金虎道：「這算不了什麼！」

「如果你要我的左耳，我馬上送給你！」

「我要那個幹什麼？」

「嗨！我已經夠醜的了，如今又少了個耳朵。」

「是怎麼發生的？」

「李清姑娘被人家唱山歌誘入山谷林中……」

小楊大驚。

他知道李清是小原的命根子，道：「是不是李照？」

「還有羅旭及李照的老女僕金梅。」

「怎麼樣？李清呢？」

「李清的輕功高絕，在樹上穿來穿去，但時間一久，還是不成，後來陰美華趕到了幫助她。」

「那就好多了。」

「陰美華斷了一臂，加上她也不成。」齊東海道：「後來我也上了。」

「怎麼那麼巧？」

「那是因爲我一直跟着陰姑娘。」

「莫非你想吃她的『三鮮』？」

「你胡說什麼？只是因爲我……」齊東海忽然打住，停一下道：「我欠她的人情，隨時都想報答她……」他不便說出玷污她的事。

「你也上了，應該不成問題了！」

「因怕他們還有支援，所以叫李清先跑，我們二人纏住他們，結果李清是脫了困，我一時大意被李照的老女僕金梅揪住了耳朵……」

「齊東海，你放過李清，即是小原的恩人，他會報答你的。」

「我不需要報答，但我會報仇。」

「找金梅？」

「還有羅旭，他們一個毀了我的容，也等於毀了我一生。」

「對！」

「另一個撕我一耳，使我醜上加醜！」

「齊東海，你和小原是好友，他很思念你！」

「我現在不想見他！」

「齊東海，雖然你會『錢洞』的武功，但大敵環伺，你隨時都有危險，我勸你和我們一起吧！」

「不！」

「我和小原要組織一個幫會，他們叫『坤幫』，我們就叫『乾幫』，由你先去籌備很合適。」

「我不是那種辦事的料子。」

「你行，建了『乾幫』之後再報仇不遲。」

「以後再說吧……」他又說了陰美華斷臂之事才匆匆離去。好像唯恐被小原遇上似的，眞是個怪人。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當年他們三人，齊東海和小原的人品差不多，而今却變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楊金虎返回客棧，小原在等他。

「小原，你是不是很焦急？」

「不焦急！」

「也許你也是剛回來吧？」

「對！因爲我知道你去了何處。」

「不可能吧，你說我去了何處？」

「和齊東海在一起！」

小楊一震道：「你……你看到我爲他療傷了？」

「正是。」

「你爲什麼不現身？」

「不大方便……」

「你們可是好朋友啊！」

「這還用你提醒？」

「那你……」

小原道：「齊東海太自卑了，在他還沒有想通之前，我最好不要看到他的臉，免得一份好意反而變了質！」

「我的看法是……」

「聽其自然是對的！終有一天他會主動來見我。」

「李清差點上當。」

「李照這個女人太毒了！」

「你必須儘快找到李清，要不她很危險。」

「上過一次當以後，李清會特別小心的。」

「上次我們在太湖上看到陰美華，我說她少了一臂你還不信，結果証明她的確是少了一臂。」

「是怎麼斷的？」

「在李照的第八招之下斷的。」

「我和李照之間，本可以善了，可是如今越來越難以善了哩！」兩人相對唏噓不已。

* * *

陰美華此刻比李清還危險。

她和「坤幫」即使不作對，李照也不會放過她。

這天日正當中，她在一個前不夠村後不夠店的小野舖子裡打尖，叫了一盤鷄蛋炒飯一碗湯。

即將吃完，來了兩個人。

正是金梅和羅旭。

他們的任務就是到處去搜捕李清和陰美華。

兩人往陰的桌前左右一站，呈包夾之勢。

陰美華道：「眞是陰魂不散！」

羅旭道：「如妳到『坤幫』去，妳的地位不會比我低！」

「我算什麼？」

「妳可別妄自菲薄，除了李照就數得着妳我了。」

「你把小原放在什麼位子上？」

羅旭道：「小原也高明不到哪裡去！」

「少吹！你是他手下的敗將……」

羅、金二人立刻出了手。

一個缺了一臂的人當然不是二人的敵手，立刻撤出刀來。

以刀來施展「錢洞」絕學，威力大增。

羅旭撤出金蛛爪。

金梅用劍。

這兒場地遼闊，金蛛爪是輕兵刄，鐵鍊長七尺半，可以充分施展，陰美華立刻就吃緊了。

一旦吃緊，不出十招就會失招。

這工夫齊東海忽又出現了。

由於齊東海的耳傷還沒有好，大力震動還會痛以及流血，二人接了近六十招，又趨於下風了。

陰美華見他耳處流血，不由大驚。

因爲陰美華還不知道，他少了一隻右耳。

只以爲剛才被金梅的劍刺傷，道：「齊東海，你先退，我馬上就退。」

齊東海道：「妳先退！」

陰美華道：「你受了傷，快退！」

「這點傷又算什麼？」

陰美華本來恨他玷污了她，但那是一次誤會，只不過那次誤會對她的未來影響太大了。

她還未忘記小原。

甚至她發誓今生不能和小原重合，就獨守一生。

只不過被齊東海佔有了之後，此念立刻打消了。

齊東海兩次在她生命交關時出現，知道他是在盡一切努力來補報她，贖他的重大罪孽。

這工夫金梅又把齊東海逼退了七八步。

齊東海心理上雖恨這老女人毀他一耳，但也有悸懼之心，金梅畢竟也是霍奇花親手教的。

齊東海和羅旭的武功却不是霍奇花教的。

此刻陰美華獨戰羅旭，勢均力敵。

齊東海被金梅一脚踩中左腿彎，他單膝一跪，立刻就地一滾，金梅的長劍連戳五六下。

這五六下雖未戳中，却有一劍戳中齊東海的衣襟。

衣襟被戳中，劍尖插入土中。

齊東海一滾未滾動，金梅獰笑一聲，一脚踩向他的肋部。這一脚如果踩中，左邊肋骨必會全塌。

齊東海知道這一次不能倖免。

他雖全力掙脫，却已在這一脚的威力範圍之內了。

就在這生死一髮之時，他的肋處已挨了一脚。

但却並不如他想像中那麼嚴重。

原來有人在金梅左後側抽了一鞭。

金梅也能體會到，這一鞭的威力並不太霸道，然而，傷人還是比自保重要些，所以她的這一脚九成力道收回了五成以上而急閃了開去。

來人竟是「花花公子」喬賓。

他也是不離陰美華左右的。

男女間的事，有時是很難說的，張三看李四是天仙或潘安、宋玉，但換了別人却又覺得李四平平淡淡，根本沒有什麼。

喬賓心目中的陰美華是天仙。

自陰、原二人親密之後，他本來恨極了小原。

只不過後來他發現，小原不是個可恨的人，而且是陰主動送上門的。

陰也對喬賓說過，小原不理她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絕非始亂終棄，是她自己對不起小原。

自那時起，喬賓又升起了無窮的希望。

金梅回頭一看是這小子，由於不認識喬賓，大喝一聲道：「你是何人？」

喬賓不願說話分神，全力接下金梅這一劍。

「噹」地一聲，喬賓的九節金鞭被盪開。

要不是齊東海自後攻上接應他，只怕他接不下完整的一招。金梅目前已不能佔絕對的優勢了。

至於羅旭，他和陰美華打成平手。

他們由屋前打到屋後，陰美華忽然使出絕招。

這正是霍奇花(她的義母)傳她的。

羅旭也用上第八招，他想不通爲什麼兩人的第八招不一樣？

甚至他以爲陰的這一招非但不一樣，威力也比他的大。

他以他學的第八招迎上，「刷」地一聲響，長衫大襟被扯破，嚇了他一跳，攻出一爪而急退。

陰美華追出里許又折了回來。

她剛才發現齊、喬二人在此合戰金梅，此刻却不知去向，對喬賓的執着，她既感動又無奈。

只不過齊、喬二人都不在野舖子中。

一問野舖子的老掌櫃，說是二人追那女人往西南方去了，陰美華恐怕他們有失，立刻追去。

追出七八里，並未發現二人。

此刻齊東海和喬賓在一座破廟中歇息。齊東海的耳上在流血，喬賓要爲他止血上藥。

「算了！死不了的！」

「齊大俠，上藥會好得快些，我這兒有藥！」

「不要了！」

「齊大俠，你別固執，我會治外傷的！」

「別囉嗦了！」齊東海吼叫着。

喬賓驚得一楞，這眞是好心變成驢肝肺了。

齊東海也知道自己失態，嘆口氣道：「喬兄，恕我無禮，我的心情太壞了，太壞了……」

「我能諒解您！」

「好吧！你來給我治傷。」

「齊兄，你坐下來。」

「喬兄，你可不要被我的鬼樣嚇壞了！」

「齊大俠，我見過的太多了，在武林中，刀頭舔血，劍來刀去地，誰也不敢說不會如此的。」

這麼一說，齊東海就心平氣和了。

喬賓爲他上了藥包紮好之後，齊東海道：「喬兄，你是非陰姑娘不可嗎？」

「是的，齊大俠，你別笑我不自量力！」

「不！其實你很能配上陰姑娘的！」

「只不過我的武功，和她差了十萬八千里。」

「不妨，我傳你五招！」

「五……五招？」

「對！就是五招『錢洞』的武功！」

喬賓心頭大震，吶吶道：「齊大俠，無功不受祿，您可別開玩笑！」

「這事怎可開玩笑？而你又怎會是無功不受祿呢？」

「齊大俠，我這種料子……」

「在我未得到『錢洞』武功之前，我這種料子還不如你靈光，由於你情有獨鍾，處處爲陰姑娘設想，不顧自身安危，我最敬佩你這種人！」

「齊大俠，請受我一拜……」

他要跪下，齊東海拉住了他，道：「不必行禮，我也無資格收徒，你今年貴庚了？」

「二十七歲！」

「我二十五歲，我就叫你大哥，你叫我一聲老弟吧！來！我們這就開始，但你一定要記住一件事，不論如何，你要對陰姑娘永不變心！」

喬賓道：「若有貳心，五雷擊頂，天地不容！」

齊東海道：「我傳你武功，全是爲了陰姑娘！」

「我知道！」

「你知道甚麼？」

「你似乎欠陰美華的情！」

齊東海沒有進一步說明，傳了他五招。

喬賓的底子厚，學來很容易也很用心。

他作夢也未想到，人人夢寐以求的絕技，竟能在不費任何心機之下就學到了五招。

五招足抵他的武功五百招。

＊　＊　＊

兩小在下棋，這是這家客棧的西偏院。

院門本是內鎖的，此刻正院門外却站定二人。

這兩個人都在三十以內，二十五六以上。

衣著花梢，混身都是飾物。

縮髮的簪子是金和玉合鑲的。

手上有金鋼鑽戒指。

胸前有粗大的金鍊及金牌，約十兩左右，腕上有翠環。

一個男人渾身珠光寶氣地，看來很不順眼。

楊金虎道：「嘿！是不是哪家珠寶店的少東，來推銷珠寶及金飾生意？」

二青年之一道：「哪一個叫原野。」

小楊指指自己的鼻尖，道：「區區在下就是。」

「你就是原野？眞正是聞名不如見面。」

楊金虎道：「甚麼意思？」

「不怎麼樣嘛！」

「沒玩幾手就能一眼看到底？」

「貨色如何，一眼就能看個八九不離十兒！」

楊金虎道：「二位猜猜看，在下對二位的看法又如何？」

二人道：「你說說看。」

楊金虎手握那東西一甩，道：「和我這東西差不多，能軟能硬。只不過該硬時不一定很硬，不該軟時却不時會軟下來。」

二人爲之色變，其中一個高且英俊的人道：「姓原的原來是個下三濫！」

楊金虎道：「對！至少見了下三濫人也下三濫，你們也不想想你們初次與人見面的言論，到底誰是下三濫？」

矮的那個道：「姓原的，我要你向爺們求饒！」

小楊道：「二位不請自來，而

且不由大門進來，如今要我求饒，我才不會饒你們。」

「總不須報名而進吧！」

小原道：「二位的來意還未說明，却『咄咄』逼人。」

高的道：「這是因爲傳說外人學了『錢洞』武功後成就最可觀的是他，所以我們……」

小原道：「傳言未必可信。」

「我們要印證一下。」

「二位到目前爲止，還未說出來歷及大名呢？」

矮的道：「爺們姓車……」

高的似想阻止，已經不及，但矮子仍然打住。

「二位姓車？」小原皺眉凝思了一下。

似曾聽過這個姓，而且和「錢洞」有點關連。

小原道：「二位和『錢洞』有點關連？」

「當然！」

「不知有甚麼關連？」

「你們還不配過問。」

小楊道：「我們所學不多，二位要印證，可以去找李照母女等人，那才能印證個結果出來。」

矮的道：「就找你們也成。你退下，叫原野來！」

小楊道：「原野不輕易出手，由我替他接客人幾招也成，二位一起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上。」

「放肆！」矮的往上一撲，施出的招術很陌生。

既非中原的一般招式，却也不是「錢洞」的武功。

小楊以第三招破解。

這人再攻擊，也是怪招，小楊以爲這人的招式雖怪，比之「錢洞」武學，自然遜色。

十五六招下來，高而英俊地道：「老二退下。」

矮的不退，又打了七八招，還是佔不到便宜。

這時他才退了下去，高的道：「在下要原野出手！」

小楊道：「勝了在下，原野一定會出手！」

「我們來找的是原野！」

小楊道：「爲甚麼一定要找原野？」

矮的道：「因爲原野奪人之所愛！」

小原脫口而出，道：「我奪誰的愛人了？」

「他媽的！莫非你是原野。」

小原道：「正是！」

「無怪我看那小子流里流氣地，不像塊料！」

楊金虎道：「不信叫你妹子和我上床，看看我夠不夠料？祇有你妹子可以證明一切！」

矮的撲向小楊。

高的已和小原糾纏在一起。

小楊和矮的不分上下，至少百招內難分高下。

高的仍遜小原一籌。

只不過三四十招之後，此人忽然施出了更奇的招術。

這一招不太像「錢洞」絕技，却又有一點影子。

小原一驚之下，就用上了第八招。

第八招連李照、羅旭、金梅及齊東海人都接不下來，此人怎麼成？

這人一驚疾退。

小原往上一逼，此刻才施出此招的第三式。

還有兩式正要施出，對方也變了招。

對方這一招更怪，也顯示了威力。

「蓬蓬」兩聲，二人各砸了對方一掌。

小原砸中對方的左腋下肋骨處，砸得對方齜牙咧嘴地退了四步半。

小原挨了一下，是在左肩上，也退了四步。

可以說，二人勢均力敵。

姓車的十分敬佩，小原也暗暗心服。

要是論人品外形，這個高的不比小原差些。

小原心想，如果他還有更絕的招式，那就要顯出原形了，而此刻，此人又暗暗吸氣，慢慢逼上。

此人雙掌前後交錯掌尖朝前。

這和一般的掌尖朝上的開門式大不一樣。

他不但如此，兩手還左右晃動。

小原不敢大意。

此刻，剛用過第八招，他想以第六招試試看。

姓車的冷漠地笑笑，似乎看出，小原無法有效地破解這一招，一步一步地進逼，小原則緩緩後退。

把小原逼退了一周，還沒有出手。

這工夫小楊和矮的動手，也落了下風。

對付一些怪招，他就不如小原沉着了。

高的忽然冷冷地道：「你是不是以爲，祇有你可以和她對唱山歌。」

小原一怔，吶道：「我從未以爲，只有我會唱山歌！」

「只不過你爲甚麼要賣弄你的歌喉。」

「歌喉好，就不須賣弄，不好的話，賣弄也不成。」

「你可知道我認識她比你早。」

「你是說李清？」

「這世界上還有哪個女人值得

眷顧的。」

「我不知道你比我認識她更早些！」

「我比你早認識七個多月。」

「這麼說，你和『錢洞』有來往了？」

「也可以說，『錢洞』是我們兩家共同發現的，甚至可以說『錢洞』是我們車家的。」

小原心頭一驚。李照之母霍奇花說的，果然不錯，又鑽出一些與「錢洞」有瓜葛的人來了。

小原道：「世人只知有『錢洞』主人李楚，却未聽說過姓車的與『錢洞』有關，所以我不信。」

「你會信的……」這人忽然退後五步。

小原以爲他要罷手，那知他這後退只是攻擊的再準備，再出手，怪招閃電似地展開。

小原駭然後退，絕招一出即可感覺到。

他知道，用第七招以前的招式是接不下來的。

只不過他也不願再用第八招了。

此刻對方已施出了這一招的第一式。

小原忽然靈犀一動，隱隱覺得這一招頗熟，至少他以前見過，甚至隱隱猜到第二式及第三式的路子。

正因爲對方這一招勾起了他的回憶，忽然又記起了「錢洞」的「天門玄功」第八招來。

似乎過去曾用過這一招破過對方所用的這一怪招。

當然，昔年向他施這招的人不一定是此人。

此人有把握地踏中宮，走洪門硬上。

這是一種輕敵的表現。

事實上他的確也有這份輕敵的實力和本錢。

只不過輕敵是一種劣習，不論你的身手有多高，都不要輕敵，馬有失蹄，人也有一脚踏空的時候。

小原的第八招乍出時，二人都卯上了勁。

年輕人都有一股子銳氣，一往無前。

他們算是情敵。

小原從未想到，李清還有這麼一個男友。

他不以爲此人全屬吹牛，他和李清的交情即使不如他和李清深，至少也非泛泛之交吧！

兩人全力以赴，又是「蓬啪」一聲，各自踉蹌退了七步半，小原又多退了一步。

隱隱看出，這小子似比小原高出那麼一點點。

此刻，小楊已挨了好幾掌，眼看要不支倒地。

小原和對方互視了一會，小原道：「大名是……」

「車雲……」

「你們和『錢洞』還有甚麼糾紛？」

「這是我們兩家的事，只希望外人別插手就是了。由你所會的招數看來，你已經學了不少，侵犯了『錢洞』的權益，你已經脫不了干係了！」

「即使如此，却未必侵犯了你們的權益！」

「由於我們和李家共同擁有『錢洞』，甚至是我們先發現『錢洞』的，所以你要交出七招以上的武功。」

「我的看法是，你更要交出。」

「可是我剛使用的不是『錢洞』的武功！」

小原冷冷一笑，道：「不過是把你們自己的武功摻入了『錢洞』的『天門玄功』之中而已！」

車雲沒有回答這句話，道：「老二，走人！」

兩人離開了現場，小楊躺在地猛喘。

「小楊，霍前輩說的果然沒錯。」

「甚麼沒錯？」

「果然有另一撥人，自稱『錢洞』的權益是他們的！這些人眞是非同小可，甚至比『錢洞』中人更難纏！」

「去他娘的！我……我還說『錢洞』是……是我的哩！」

「此人說的又不能不信，他們能把『錢洞』的武功揉入自己的武學之中，而且極其犀利，就不是泛泛之輩。」

楊金虎道：「這一點……他娘的我信！那小子用的招術沒見過……可是很管用。」

小原道：「他說和李清早已認識了，你信不信？」

「我不信！李清不會脚踏着兩條船。」

小原喃喃的道：「我有點信了！」

「小原，你對李清沒有信心？」

「小楊，不是不信任李清，而是剛才重施出那怪招時，勾起我的回憶，又想起一招，也同時想起一些往事……」

「甚麼往事？」

「關於李清，似乎還有個男友的事！」

「另有朋友，如果確是在認識你之前所認識了，你應該驕傲才是！」

「爲甚麼？」

「她有了男友，仍然會和你建交，不是證明她對你另眼相看？」

（未完・十九）